

# 施 公 案

(清) 佚 名 著

卷 下

出版社

## 第一一五回 请天霸行路遇险 施贤臣住店逢贼

且说这些官员，甚觉无趣，面面相觑，只得散出公馆，各自回衙，耽惊骇怕。不表。

施公回至后面书房，叫人看坐。令天保、小西、殿臣、起凤等，一同落坐，有话商议。四人告坐。贤臣带笑望天保说道：“义士，如粮船来到，时至放赈，倘于六、于七真来搅乱皇粮，若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？”天保见施公有难色，随说道：“此事大人不必为难，小人保举一人，可保无事。”施公闻言，忙问何人。贺天保说道：“要降服于六、于七者，必得复请黄天霸出世。若论黄天霸本事，乃是祖传武艺，比我等强盛百倍，真乃是心真气爽。”施公说：“烦驾壮士同往如何？”天保说：“大人若不弃小人，情愿效劳。”施公吩咐殿臣，去外面访问粮船何日得到。大人又吩咐施安、郭起凤、关太：“你等在公馆内，勿得泄漏。有人若问，就说施某身体不爽，等候痊愈，才出公馆。”

施公安排已毕，一同天保更换衣服，扮作行客相似。被套盘费，应用物件，俱都装好。到了天交五鼓，吩咐备马十匹，命八人跟随，一同混出城去。只说有公事出城，各要小心。吩咐已毕，王殿臣前来禀道，说：“小人探访粮船，十日之外可到。”大人摆手，殿臣连忙站起。施公催促起身，



王殿臣同亲随人等共八人，跟着施公、贺天保出门。大众上马而去。施公与天保二马，匆匆行有二十余里，堪堪红日东升，清气凉爽。施公只是两眼望着遍野荒村，不住的长叹，说道：“年岁饥荒，黎民涂炭。可恨赈济被那赃官污吏尽力私卖扣折，不顾民命。此皆酷吏虐民者也。纵不想阴鹭，下民微贱，虽易虐命，对上苍造下罪孽，寿命不保，银钱何用？此乃迂之甚者也！”施公对景伤情，见得荒村寥落，民多面黄肌瘦，有感于官民之际，不觉发声长叹，原无意与贺天保言。天保闻言，说道：“想我等小辈，屈身于绿林，亦非本性，究竟是出不得已而为之。”施公闻言，自觉失言，安慰说：“你们原是无罪之民，干系者小。再者，你们诸人，皆有向善之心，改过之念，转正破邪，即所谓安分者也，其功亦非浅显。且人孰无过，改之为贵。除恶安良，致君泽民之道，亦在其中矣！必当尽其力而为之，自有福荫子孙后世。今日若请得天霸来了时，那时是你奇功一件。施某得一臂膀，康熙老佛爷得一忠臣。保住皇粮，即万民得了全赈。”此时天已昏黑，不见村庄，只得往前行走。

约有数里之遥，偏北有一座漫洼，名叫张家洼。原来张豹、张虎兄弟二人。张虎少亡，只剩张豹一人。娶妻刁氏，自娘家跟他父兄，学了一身好武艺。论他拳脚、刀枪、棍棒，也够八九，只是不守妇道，要讲穿吃玩耍。张豹本是务农，家中衣食丰足。自娶刁氏，日日教习枪棒，田园荒芜。张豹武艺学成，家业凋零。刁氏叫他开座劫客小店，有人投宿，夜间杀死，得些衣服行李，变卖度日。当时贺天保同施大人赶路，时至更深，正自心中焦灼，远远望见灯光，偏北不算甚远。天保与大人忙说道：“前面必是村庄，暂且借宿一宵，明日再走。”大人在马上，□的身体瘫软，四肢无力，连说：“甚好。”主仆竟向灯光而来。乃至近前一看，不是村



庄，只有一家草房数间，开了一个大门，两边白灰的墙，大书“张家老店。”贺天保下镫离鞍，前来搀扶大人下马，转身上前叫门，说是行路人前来投宿。可惜施公忠正，天保义气，此一叫门，祸灾不小。此处好比当年的十字坡一般。

且说店主张豹合刁氏，正在灯下饮酒，听得有人叫门，便觉喜从天降。张豹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我去开门，先瞧瞧肥瘦。”起身就走。刁氏怒道：“回来！你知道怎么瞧法？还有个住不住呢！你等我去看，自有主意。”张豹不敢多言，躲在旁边说：“你就去看，你可别出大门。”刁氏说：“出门怎样？”张豹说：“你出门；怕你瞧着顺眼的，可就不好。”刁氏说：“你不准我瞧，我偏偏要去瞧瞧。”说罢，点上灯笼，走到院中问道：“外面叫门的，可是住店的么？”

贺天保听得妇女声音，心中有些不安。只得问道：“你家可有男子么？”刁氏说：“没有，只我一人。”天保望施公说道：“没有男子，却不可住。”施公闻言，倒觉为难，也不答言。刁氏恐怕散了买卖，又连忙问道：“有的味，你快出来！”张豹连忙跑出去，招呼众客人。施公往前行，天保后面拉马进院。刁氏手执灯笼，说道：“客官爷不要见怪，我们是两口子开店。他们说伺候人不行。我说，有客来，我独自伺候。他说这个不便，家有男子，客人岂不要问？正说之间，贵客叫到，我叫他藏在一边，不许他出来。故此才说家中没有男子。偏遇客人，是正大光明的君子，就说不住。我想着夤夜更深，道路难行，因此连忙叫他出来，好留贵客。”天保说：“既有男子，可都方便，不必多说。”

张豹早将马拴在挨墙的槽头之上，引客到了西厢房内，说：“就是这屋。”施公上炕里坐，天保坐在下面。刁氏赶紧端来一小盆净面水，说道：“客官洗脸罢。”大人在灯光之下，看那妇人，甚是凶恶：满面大麻子，官粉涂了有钱厚，



扫帚眉，母猪眼，巴掌似的大耳朵，蒜头鼻子，紫又红，两膀宽厚，身体肥胖；绿布中衣，蓝布褂。施公说：“你家有男子，叫他来伺候，方才是理。”刁氏说：“客官不知，这是个偏僻小路，也没有多少行客，也雇不起伙计。我夫妻二人，开此小店。”天保说：“一家居此开店，岂不孤单？若遇歹人住店，便怎么？”张豹说：“是祖居在此，父母、哥嫂去世，剩我夫妻二人，故土难离。皆因年景不好，开店度日艰难，就有歹人，看我家穷，也不生心。”天保又问道：“这是一灶二锅，这是何故？”张豹一惊，怕是问出破绽，有些不便，说道：“一个锅台，安两口锅，不过省钱之法。这里作菜作饭，那里添水洗菜洗脸，就全有了，不过为省些柴草。”天保闻言，心中想道，别忙，少时必要搜出你的弊病来。一面念道着，想鸡肉必得，伸手把锅盖掀起一看，果熟。便叫：“张大哥，拿些盐来。”张豹把火止灭，取了一碟子盐，放在炕桌上。天保亲自动手，把鸡捞出，放在盘内，回手取出尖刀，将鸡拆开。他二人连吃带喝。施公用了不多，剩下的天保都将他吃尽，才叫张豹将家伙收拾下去。天保道：“我们不用什么东西。实告诉店东，我走乏了，也要早些歇息。”张豹自去。天保说：“老爷请睡罢，我丢了东西，找着便睡。”

施公不解其意，放倒身体自睡去。贺天保见大人睡下，又伸手把那个锅也捧下来，放在地下，掌灯细看，又惊又喜。乃是砌就的夹壁墙，隔开火道，那里任凭烧火多少，旁边总无烟气，也不热。往里看，却是黑暗的大窟窿。天保想道，此贼合该倒运。从此处上来一个，就杀一个。把锅搁上，将身倒在锅台上，手内拿着兵刃，竟等拿贼。不表。

再说张豹回到自己住房，叫声：“贤妻，今天来的这宗买卖虽好，只怕有些棘手。那残疾瘦羊，手到成功；那个肥



的，只怕有些费事。”刁氏闻听，说：“你也知道买卖了。起初我也不给你出这主意，作个营生，只怕你早就讨了饭了。你看行李马匹，都送到家来，你说倒是好哇不好？”张豹说：“好是好，就是这个肥的，生成的雄壮，且又精细。咱们也得留神，别弄的发不成财，惹出大祸来。”

且说张豹来到西房门口，但见里面有灯，知道未睡，即来叫门。天保早知其意，将门开放说：“你这才要去，为何又来？”张豹说：“方才忘了水瓢，故此又来惊动。”说着把屋里看了个一遍，方才出去。天保复又把门关紧，来至大人面前，附耳低言。告诉施公，须得留神，你不可头向锅台，往里挪挪才好，随着用手将大人往里推了一推。施公虽不知他心意，料想也必有事。贺天保脱去长大的衣服，头向锅台，倒在那里，手执吹毛利刃，也是鼾声不止。要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一六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张豹儿一旦遭擒

且说张豹夫妻二人商量动手。刁氏说：“你看见肥羊在哪边睡，瘦的在哪里？”张豹说：“肥的，头冲着锅台。瘦的，必在里面了。”刁氏说：“你看真切，千万不可撒谎。”张豹忙说：“我看准了，哪有撒谎之理？”刁氏说：“你快去把顺刀取出来，老娘好去办事。我再去听听动静如何。”遂蹑足潜行，来到西房窗棂外面窥听。听罢，又用手暗暗推门，门也紧闭。抽身回来说道：“方才我听的明白，俱都睡熟，门户也是紧闭。老娘不得动手，你去从地沟进去，先拣肥的下手；剩下瘦的，我好试刀。两匹大马鞍鞞，合那褥套内，必然银钱不少。你要发财，就在今日。但有一件，你可在那肥的身上，多加小心方妥。”张豹见贺爷雄壮，又兼精细，早就怕在心里了，却又不肯明言。听得刁氏叫他在肥的身上多加小心，更觉着担惊。说：“贤妻，从来咱们两口子度日，全是商量，你出主意，我无不从。今日你去杀那肥羊，瘦的即便一就势儿办了。你看如何呢？”刁氏闻言，骂道：“我把你这自在乌龟，你去忙置办酒菜，好给老娘庆功。”张豹答应，自去收拾。

刁氏换了一身青衣，带了兵刃，入了地道。慢慢来至锅膛底下，伸手取过一个替身——何为替身？就是地沟一旁放



着一个葫芦，大如人头，拿在手中。又往上走了几步，摸着锅底，轻轻把锅挪开，放在一边。不敢就出来，拿着替身，往上晃了几晃，蹲在一旁，听听动静。

且说施公在炕里头，口中打着呼声，眼不敢闭上。影影见锅台上有物件挪动，施公吃一大惊，心中也是乱跳。天保早看准了，如何挪锅，如何晃替身。他想着暗笑：这是你爷爷办的旧招数，今天若不拿你们开张发市，枉为世间英雄。遂轻移身形，蹲倒挨墙，站立不动，圆睁二目。施公暗瞧天保离炕，心下着忙，身已无主，却也轻轻的起身，慢慢的走到炕后面蹲着，口中仍不住了打呼噜。

且说那地道里面的刁氏，听了半刻光音响声，暗自欢喜。手扒锅台，往上探身。听着打呼之声，由锅腔内抖身上来。轻移莲步，实指望临近，就是一刀，断送他们的性命。也是恶贯满盈，大数将终，他万没想到有人暗算。适才贺天保目不转眼，瞧定他出了锅腔，未上两三步，贺爷把刀抡起，只听扑咚的一声，顶门上着了，脑浆迸裂，刀已落地，身子倒在尘埃。天保趁势又是一刀，结果了他的性命。将刀掖好，连忙打火点灯，低头来看，果是那个恶妇，连头带脑，削去大半。天保劈腿站在矮墙之下，抬头见施公蹲在炕后面，圆睁着那只好眼，口内仍是打呼，还带着哼哼之声。连忙上前安慰，禀道：“大人休要害怕。此店只有张豹夫妻二人，方才杀了个女的，剩下男的，也不过手到成功。我从锅腔下去，大人把锅安好，坐在锅上面。”

单说贺爷顺着地道，摸着墙，慢慢的而行。到了上房底下，洞口透出灯光，不敢出头。只听上面有刀板之声。探头一看，只见张豹面向里边切菜，口内念着说：“此时必定杀完了回来。若是酒菜不得，又要我晦气。”正想那之前的几个行客，阴魂必来缠扰，忽又听见有动作，却不敢回头看，



口中只说：“贤妻回来，必然成功。”言还未了，左肋下就挨了一切。“哎哟”一声，扑咚倒在地下。天保说：“这是你怕女人的好处！你的余党，现在何处？快快的说来。”张豹哀告道：“并无他人，只我夫妻二人。求好汉爷爷饶命罢！”天保说：“你们杀了多少人？”张豹说：“杀的不多，只有四人。好汉爷爷饶命罢！”天保说：“你劫杀人的性命，这是报应循环，天理昭彰。”扑咚的一刀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

好汉这才开门，手执钢刀，来到院内。到了西房门首，就叫：“老爷开门罢，全杀完了。”话言未了，从房上跳下一人，抡刀便砍。飞山虎招架不及，往外一蹿，跳在院中，举刀相迎。又喊道：“老爷别开门，还有余党。”登时马棚上又跳下二人，一齐来战贺爷。天保前遮后拦，上下翻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事虽如此，究竟心内也是纳闷。

且言施公锅上坐着，又不取动转，恐怕锅底下钻上人来。方才闻得天保叫门，心内稍安。才要动身，忽听外面又喊不必开门。听得外面战斗的声音乱响，心中不由的又怕起来了。怕的是倘若战败，二命皆休。

不言施公耽惊。且说那三人却也不软，二人使刀，一人使棍，围住贺爷，死也不放。紧紧往上杀来。天保毫无惧色。正杀到难解之中，忽听一人喊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看这东西，有些扎手，你我须要小心才是。若拿不住他，咱们回去，怎么见得众弟兄们？”二人齐说：“哥哥放心罢，大约他也跑不了。”言罢，越加奋勇，上前围裹。飞山虎虽在核心，倒也围裹不住。天保一口刀神出鬼没，来往冲突，并没有一点落空之处。抡开宝刀，如翻江搅海一般滚滚的浪，无奈众寇紧跟不舍。飞山虎想着不能伤他们，心中着急，喊道：“小辈们休得逞能，今日若不斩你们这些狐群狗党，枉称四霸天之名。贺祖宗如何惧你们，来来来，咱们决一死战！”



忽见二人停刀，一人止棍，遂说道：“莫非是贺大爷么？”贺爷闻听，倒觉吃惊，遂说道：“你们是何人？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一七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施大人觅径求贤

且说三名强盗与贺爷动手，不分上下。忽听说四霸天姓贺，三人收住了兵刃，内有一人，问道：“你可是飞山虎贺天保么？”好汉说：“正是，你等是何人？”那人说道：“我等是卧虎山飞熊峪黄老叔手下李俊、陈杰、张英便是。曾与大哥见过，你老人家可曾想得起来么？”天保说：“你等到此何事？”李俊说：“因有人传说此处有个贼店，劫杀过往客官，有碍咱绿林之名。黄老叔差遣我们前来收拾了他。不料与大哥相遇，却不知大哥到此何故？”天保也将来意说了一遍，彼此欢喜。

天保叫开房门，与施公说明其故，施公这才放心。天保带领三人，走到屋内，见了大人。见礼已毕，天保把酒菜取出，饮至天明。李俊等三人还有别事，不能亲送，把卧虎山道路说明。天保拉马，捎好行李，先扶贤臣上马，然后，然后取火把店点着。不消一刻，那房屋俱成飞灰。

贺爷上马，保着施公，向飞熊峪道路而来。忽听犬吠，料想相离不远。天保将马拉到树下，顺着崎岖小路，来到庄院门首，上前扣门。但见从里面走出十数岁的童儿，生的倒也伶俐，带笑开言说：“爷台是哪里来的，到此何干，说明我好进去禀报。”贺爷带笑回道：“你说是贺天保，同着一位



姓施的，前来拜望。”小童应声而去。不多时，天霸与王栋出来。天霸看见飞山虎，忙紧抢了两步，执手言道：“哥哥，你可想煞小弟了。不知哪一阵风儿，把长兄刮来。不知恩公施大人现今在何处？”贺天保遂说道：“现在外面团瓢之内等候，你我一同速去相见。”天霸、王栋说：“是！是！”三人一同前往，后面有几名伴当，跟随天霸。三人望见团瓢不远，只见施公早站起身，出外迎接。天霸、王栋急忙向前，走了几步，曲背躬身说：“恩公老大人，宽恕小人未曾远迎，望大人恕罪。”说罢，连忙跪倒。施公赶紧用手相搀，只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快快请起，还求担待。施某来得仓卒，殊为非礼。”说罢，用手搀起。二人站起说：“老大人太谦，我们都是蠢笨愚人，不晓得礼法。”言罢，让施公前行，大家跟随。从人后面拉着马匹，进了庄院。

施公今日观看那两层房，多是薄板盖的；又是两厢房相称，清静幽雅，另是一番世界。只见天霸、王栋躬身说道：“大人贵驾到此，我等礼仪不周，多求宽恕。请归正坐，我等好行大礼。”施公说：“实不敢当。”二人行一常礼，一同落坐。贤臣坐到上面，左边是贺天保，右边是天霸、王栋。从人献茶。天霸说：“大人到此荒山，并无别物，请大人吃杯水酒。”遂吩咐抬开桌椅。不多时，从人摆设已毕。天霸掌壶，王栋把盏，满满斟上，双手擎杯，放在施公面前。又斟一杯，递与贺爷。然后，自己斟上。只见从人用油盘托来，俱是煎炒油炸的珍馐美味。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我施某无故又来讨扰，何以克当？自从恶庄上与三位壮士分别之后，时刻思念英雄救命之恩，刻骨难忘。无奈总未相会。幸得与贺壮士同来。”又向王栋说道：“不知令弟有何贵干？”王栋欠身说道：“大人不知，劣弟去年已亡故了。”施公说：“正在青春年少，真正可惜。”天保说：“恩公现今升了仓厂



总督。”天霸二人笑说：“恭喜。”施公说：“何喜？虽说奉旨前来山东放赈，皆因大芽山中，住了贼盗。此人名唤于六、于七，手下招聚贼兵数百，独霸山东一带，打劫商民，施某日夜焦愁。贺义士替某分心，知道二位贵寓，这才舍死忘生，奔到宝山面请。”

黄天霸闻听，心中一想，原不是念旧恩，却为这粮怕贼劫，此来你是枉费心机了。压住怒气，带笑开言说道：“恩公，忘了恶虎庄中的话了？小人至今未忘：‘命里不该朱紫贵，不如林下做闲人。’请大人不必往下言讲了。此时心灰意懒，情愿老死山林，永不出仕，誓无二心。”施公听了，半晌无言，只是发怔。手擎酒杯，懒往下喉。天保听的明白，说道：“大人，我等栖身绿林，大碗酒，大块肉，要分金银着秤称。情性狂放，举动俗野。皆因天霸遵父遗训，故弃绿林，归了正道，才投江都，保着贤臣。关家堡他合小人又救了爷台大驾。活命之恩，非同小可。黄天荡内，擒拿水寇，老大人功高爵显。我们大众，成全天霸成功，也非容易。若说官卑职小，也是实话。因为此他不上北京。后来赶到恶虎庄上，他想大人必有危难，舍死忘生，救了大人，比着前次，倒觉更难。那天虬、天雕，本是同盟一拜。算他一片心痴念旧，失了江湖信义之真，逼死两家人的性命。江湖上的朋友无不怨恨。大人请想，他为何情意？”施公连说：“是不错，贺义士说的句句全不假。此时官居二品，可以面君奏事，正好提拔恩人。你一定要安心苦守宝山，我施某也就无意于功名了。我也在此山寻些清闲自在何妨。”天霸说：“老大人莫生退心，别比我等之辈。我们是生成的野性。”

贺天保心中暗想说，你若不去，我与大人怎么出你这个门呢？想罢，开言说道：“老兄弟，不必着急动气，是事都有三说三解。”天霸带怒说：“兄长言之差矣！叫我好不明



白。”天保专用反激之计，激动英雄。复望着施公说：“大人不知，小人与天霸自幼的朋友，他的性情，我一概尽知。不论谁有不平之事，叫他知道，他是闹个翻江倒海，总得他顺过这口气，才算撂手呢！这如今晓得时务了。”天霸说：“兄长，我自从十五岁出马，没玷辱绿林。兄长这话，小弟倒不明白。”贺爷说：“这个自然要说明白。自从你与那武天虬四人结拜，胜似同胞弟兄，先叫你逼死二位兄长，剩下天保一人。江湖上最重的是信义，那时节你不顾信义，要救恩公。这时候你不顾恩公，更无信义。”这一句，黄天霸急的火星乱迸，说道：“兄长这些话，说死为弟了！朋友也算在五伦之内，死战荆轲，至今不朽。我天霸无父，就从兄长教训。背了人伦，枉生天地之间。生死存亡，皆听教训。就是跳油锅去也听命，那怕立刻就走，又何必用反激之计！”天保说：“不然，日后如若见面之时，便知于六、于七厉害！实有此话，他弟兄在大芽山落草，招聚数百喽罗。还有一个方小嘴，足智多谋，人称赛姜公，那于六使的是混钢枪，力大无穷，还有败中取胜的飞抓。于七使的是铜锤，蹿跳蹦跃，还有一把软鞭，更精巧。虽则传言，临阵必须小心。”天霸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漫说他弟兄两个，就是十个八个，我天霸也放不到心上。”现时天气不早，吩咐从人，将残席撤去，掌灯搭铺，各自安歇，不提。

次日天明起身，净面更衣，用过酒饭，天霸吩咐备马。手下人连忙将马备好。施公、贺天保、黄天霸、王栋四人，乘马出山，竟扑奔济南大路而来。一路无话。到了济南府，入城，进了金亭馆。贤臣下马，天保、天霸、王栋一齐下马，跟随施公，来至里面。早有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等，齐来恭见。天霸、王栋见礼毕。施公吩咐排酒宴来。不多时，酒筵齐备。仍是施公的首坐，大众各按次序落



坐。霎时间将酒吃毕，大家散坐，从人将残席撤去。天已不早，各自散去，安歇了一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施公梳洗已毕，即忙升坐。文武官各按仪注，行礼毕，分左右侍立。施公眼望知府开言说：“贵府可晓得粮船何时可到济南？”知府躬身说道：“不过三五日可到。”施公点头，说道：“贵府把那已结未结的案卷备齐，一并拿来，本部堂看过。”知府答应，令书吏呈上。施公闪目观瞧，内有一案，是金有义无故杀死赵三，但死鬼与凶犯，素不相识，并无仇恨，凶器又不见。问成抵偿，现在案内。施公看罢，心中暗想，这宗事叫人可疑。正自沉吟，忽听一只雁落在对面房檐上，不住的乱叫，令人诧异。



# 第一一八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新坟一祭旧恨方消

且说施公看得金有义一案，正自沉吟，忽听对面鸿雁来叫。施公暗想，这事定有屈情。伸手往签筒内抽了一根，见姚能名字，便叫：“姚能听差。”只见下面一人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你拿此签，随着大雁前去。必要留神，落在何处，有什么人物，只管报来，倘有徇私，追你的性命。”

姚能大吃一惊，跪爬半步，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下役这两条腿，怎能跟他那两个翅膀？他是穿街越巷出城，从空中而过。请大人开恩，他若展翅腾空飞没了，叫小人何处去找？”施公拍案，用手一指，高声大喝说：“奸大胆奴才，竟敢搪塞钦差！本部堂自从初任审无头疑案，审土地，他会说话；判官小鬼都问清；石头、水獭猴儿能告状，虾蟆与狗都能诉冤。做知府，斗智捉旋风。顺天府断清人参案，罗鼓巷我审过皂君。今日，我看金有义这一案，必有屈情。偏遇大雁鸣之怪异，这乃信义之鸟，天差他前来鸣冤。叫你跟去，即当速往，竟敢抗差不遵！给我拉下去，重责三十大板。”姚能见势不好，连忙叩头：“下役愿往。”施公即忙吩咐住刑。姚能起身拿签，来到鸟栖的廊檐之下，说是“老雁呀！哪有冤枉，快领我前去寻找。老雁只待慢飞，我才可跟了。你要一展翅，穿街过巷，明月芦花，可无处寻觅”，说



是“大雁爷爷，咱们走哇”，只见孤雁点头，飞起看看姚能。众人无不惊疑称奇，道：“异怪，不枉人称赛包公，真是不错。”

不言众文武衙役议论。众目观瞧那只雁，慢慢的飞转，真是等候公差的一般。那雁出城去，姚公差远望那雁，飞到大树林中。公差往上看那只雁，仍是对着他乱叫。姚能看罢，笑了一声，说：“老雁哪，你在馆驿中，没听见大人吩咐，要找到一个水落石出，也好消差。”只见那雁不动，只是点头，姚能不懂其故，不住的着急。正然胡思乱想，忽见林外来了一人。

公差连忙将身躲在树后偷看，却是半老的妇人，面目焦黄，愁眉泪眼。年岁在五旬上下，穿一件蓝布夹袄，青布单裙，鞋尖脚小，手拿香镞纸钱。来到坟头前，将壶放下，双膝跪倒，斟上酒，点着纸镞，带泪说道：“三哥，你死不久，若有灵有应，听我一言。我丈夫名叫金守信，我娘家姓任。夫主已去世十数年撂下孤儿寡妇。我儿名叫金有义，年方二十，素日奉公守法，贸易为生，孝养寡母，并没有行凶杀人。三哥，你是被谁杀了，亡魂该知道。你要有点灵，当叫杀人者偿命，为何冤枉好人？”直将那后来儿子如何入监，如何处斩，前后诉完。公差句句听的明白，心中暗暗称奇：大雁他会伸冤！抬头一看，大雁早已飞去。又想，见施公怎么说金有义这案冤屈呢？看这妇人哭的实是可怜，我去劝劝他。

忽从远地又来了个妇人，三旬上下，身穿重孝，白布漫鞋。满脸的怒气，走进林来，直奔那年老的妇人。不容分说，一把揪住那年老的妇人，摔倒在地，口中不住的骂道：“你那狗种无故的杀我夫主，你老娼妇还不解恨，又来找到坟上，下镇物。”把掌抡拳，不住的乱打。那年老妇人，满



地乱滚，口中不住哀告说道：“不亲不友，无仇无恨，我来祭奠阴魂叫他显个灵应，拿住杀人的凶犯，免的屈了好人，并无别的。”少年妇人，仍是不听，直是乱打。

姚能出来，向前说道：“这位娘子，不必动怒，方才是我先来的，看见这位并没别意。”年轻妇住手，说道：“你是何人，在此何事？”公差说：“我叫姚能，在济南当差。方才我跟大雁前来，寻找屈情，领我到此。想你丈夫，不是金有义所杀。适才施总督在济南放赈，由公馆看过招呈，看出金有义这案必有屈情。就去了个大雁，叫唤鸣冤，大人差我跟大雁前来到此地。你们二人也不必争吵，跟我前去见大人。”

两妇人跟姚能进城，来到公馆。公差说：“你二人略等一等，我进去禀明。”走到大人面前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下役奉谕跟雁出城，遇见老少两个妇人，正是金有义那案。现今将他带来，候钦差审问。”施公心中欢喜，先把姚能问了详细，然后叫带妇人回话。公差答应，站起身来，来到外面，说：“你二人进去，把情由细细说明。”二人进角门，到案前跪倒。

施公座上开言说：“你们各报姓氏。”妇人说：“青天大人，小妇人丈夫金守信，十年前身亡。小妇人娘家姓任。所生一子，名叫金有义，年方二十，只因家贫，尚未娶妻，就是母子度日。儿子倒也孝顺，随小妇人苦守清贫。也是该当有事，住的是独门独院，三间正屋，一明二暗。小妇人住东首，我儿住西首。那日，母子晚间在东首闲坐叙谈。忽听西首有妇人说话声音，小妇人生疑，只当金有义在外面勾引无耻妇女，引到家中窝藏。金有义听见这话，急的跺脚捶胸说：‘我要有这些事，叫五雷把我轰死！’无奈何，母子掌灯，往西屋去看。真是奇怪，有一铜锁木匣，锁上挂一把钥匙。小妇人一见，又起疑心。我想此匣来的奇怪，把锁开放



一瞧，是五个元宝，各各缚着红绳。我儿欢天喜地，口中念佛。小妇人心中害怕，怕是来路不明，因财起祸。”施公说道：“这银子乃是天赐，为何害怕？”妇人说：“头一件怕的是我儿瞒着我。再说俗语‘外财不富命穷的人’。我母子再苦，也是前生注定，岂能更改？老爷，你老人家请想，小妇人寡妇失业的，带着孩子，过这苦日子。虽然说夫死从子，却何能尽由着他一个年轻的孩子！见了此事，如何有不追问之理？要是他偷来的，也就装不知道，跟着他吃喝，久后直是犯了事，我也有个教子不严之罪。这不是明中王法，就死后也愧见亡夫。故此屡次的追问，他又说不出来历。因此小妇人叫他捺出去，恐生出是非来。他金有义只是不舍。小妇人说，你要不说出这银子来历，连你带银同送到衙门去！金有义就依妇人，不要这银子，说：‘自然有个来历。那日晚上刚睡觉，耳旁只听见人说话，唧唧喳喳，听不准。想这银子必定是说话的送来。他就枕着匣子睡倒，试试他是财帛，可是邪怪。’小妇人只得听从他，把匣子抱到东屋去。他枕着匣子就睡了。小妇人熄了灯光，也是合衣而睡，不能睡着。那天不过三更时分，忽听金有义大叫‘不好’，说是‘母亲快来’！小妇人连忙起身，点着灯，来到西屋一看：只见金有义惊惶失色，只嚷有鬼。他说：‘我枕着金描匣子，合眼朦胧，并未睡着。看见五个白胖的小孩子，穿着红缎子兜兜，手拉手儿，笑嘻嘻的说道，金有义，可叹你大运不通，押不住我们五个。今日给你个信，你可记清去处：离此三里之遥，有个富家洼，我们俱在那里住。你要想到我们，那里去找。说完了话，手拉手儿出外去了。为儿惊醒，一身冷汗，回手摸匣子就不见了。’”

这些文武官员、差役听得直是发愕。施公坐上开言说：“后来却又如何呢？”任氏说：“青天老爷，以后总是我儿财



心太重，不肯听我说。那日，天有五鼓，一人出了门，找银子去了。小妇人在家候信，等到天亮，也未回程，恐怕冤家惹祸，倚门盼望。邻舍告诉，方知准言，把民妇人的魂也吓掉了。”说到此处，泪如雨下，大放悲声。施公沉吟说道：“金任氏再把邻人告诉你的话语，细细说来。”任氏止悲，口尊：“大人，那时有人告诉，说是：‘金大妈，可不好了！你儿子在富家洼杀了个人，把脑袋装在匣子内，抱着走呢！正撞见府尊太爷，将他锁拿进城，送入监中，单等秋后低偿。’民妇无法，自己回家，只是打点往监中送饭。今日想起儿子冤枉，预备钱镲，往赵三坟前祭奠，求他阴魂有灵，保佑拿住凶手，好叫金有义不遭冤枉而死。祝赞未完，不想他妻来到。他说民妇来下镇物，揪住就打，不容分说。多亏大老爷的公差劝解。他说有鸿雁鸣冤，带领民妇前来。这是已往从前的话，并无半句虚言。”

施公暗想前后的话语，沉吟了一会，说是：“贵府，你差人去把犯人金有义提出监来，本部堂亲审。”知府答应，连忙差人前去。不多时，但见公差锁来一人。施公说：“金有义！”有义看见他娘在公案前跪倒，金有义跪爬半步，口称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容小人细禀。”遂把始末原由，细说一遍。施公听罢，母子一言不错，真是字字相同，一字不讹，可见真是实情。施公又叫金有义：“你不该贪心妄想，以致平地起祸。你枕金漆匣子，梦见五个孩儿，他既说不在你家住，醒来不见，就该他自去自来，你又贪心去找，不听母训。又你在何处拣那匣子？俱实禀来。”金有义说：“小人不听母言，走出门，到富家洼。三里之遥，顿饭之时，到了富家后门口。星月之下，瞧见匣子。小人怕人瞧见，抱在怀中，回头就走。走不甚远，抬头看见一片灯笼火把，原来是府尊太爷。吓的小人才要躲避，谁知已被太爷看见，叫公差



把小人叫到轿前。太爷追问匣子里面是什么东西，夤夜孤身往哪里去？小人见问，心慌意乱，吓了个张口结舌。待说是银子罢，又怕官府拿去算赃入库。那时小人话就迟了。太爷叫公差把匣子打开一看，并无一个元宝，原来是血淋淋的人头。府太爷叫人立刻给小人带上了锁子，跟到衙门，问小人为何害人，死尸存在何处，凶器现在何处，首级为何装在匣内？小人见问，心胆俱碎，本无此事，怎能应承？任凭说破唇齿，府太爷不听。各样刑法，全受到了。只急的无奈，这才招认。府太爷问成死罪，这才收监。”

施公眼望知府说：“贵府，金有义杀死赵三这一案，诉词内有隐情，你听听怎么样？本部堂审问清浑，内中有不到之处，只管提说。”陈知府曲背躬身说：“老大人人才学深如渊海，卑职实不如也。又兼才疏学浅，卑职倘有不到之处，求老大人指教。”施公微微的冷笑，说：“贵府此言差矣！府州官尽说‘小的学疏才浅，不堪民命’，你不想这小民性命，都拿在府州、县令手内。屈枉民命，苍天不容！”施公又问：“看见匣子天有几时？”说：“天有二鼓。”施公说：“叮咛睡觉，到了何时？”说：“正到三鼓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儿去追赶银子，却又何时？”说：“在四鼓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儿出门，手拿何物？”说：“是空手而出。”施公说：“贵府在何处与金有义相逢？是何时候？”陈知府说：“卑职正是四鼓撞见。”施公说：“这话就不明了，金有义四更离家，贵府四更拿的凶犯，时候不对。再说这四鼓夜已深了，手内又无凶器，难道他空手杀了不成？金有义倘挟仇把赵三杀死，再没有把人头盛在匣内，抱回家去的道理。本部堂不明，请问贵府，杀人是何凶器？”知府曲背躬身说：“卑职把金有义拿到衙门内审问，他在当堂招认：忽因挟夙日之仇，把赵三用刀杀死，凶器捺在河内，打捞不着。就是画招，卑职才敢定案。”施公微微



冷笑，说是：“贵府，本部堂有几句话，请听明白。你我既食君禄，即当报雨露之恩。审问民情，当然仔细。人命重案，再得留神。待施某审明此案，自有分晓。”

施公又问赵三妻子说道：“你夫被人杀害，其中必有情弊，你也该知一二。金有义与你夫不亲不友，哪里的仇呢？男女一样，都有天理良心，不许刁唆。明有王法，暗有鬼神，今日在本部堂下，若有一字不真，本院查出，定是不容。”梅氏见问，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民妇年三十岁，父母双亡。十八岁嫁与赵三，算来十年有余。膝下无儿无女，公婆早已弃世。丈夫嫖赌吃喝，狐朋狗友，任他所为。无论怎么不好，总是结发夫妻，恩情似海。一旦被人杀死，民妇岂有不痛之理？要说金有义本是素不相识，非亲非友，无仇无恨，他倒有个朋友，甚是相好。”施公连忙追问。不知梅氏说出何人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一九回 朱蠢妇直言无隐 郑公差应变随机

且说梅氏说出他丈夫有个朋友。施公问道：“他那朋友是谁？”梅氏说：“小妇人夫主在世，因为家贫，才搭伴去打牲以为糊口之计，哪里还有银子？那金有义因仇害命，必不是图财。再者亡夫那时，并未在外。”施公赶紧问道：“你丈夫不在外，必是在家丧命。”梅氏说：“皆因常去打牲，交了一个朋友，住在前村，名唤冯大生，比亡夫还大两岁。时常来往，穿房入屋，亲兄弟一般。往日进来，同来同去。这天亡夫带酒，睡在家中。他说打牲要起早，手拿一根闷棍，出门而去，说他去找冯大生，临行叫民妇将门关上。小妇人天明起身，有人告诉，说我丈夫被人害了，首级不见。民妇同乡保进城禀报。那晓得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凶手金有义，凑巧被府尊拿住，受刑不过，尽皆招认。民妇看见有人偿命，也就是了，不知其中别情。”说罢叩头。施公点头说：“梅氏，本部堂问你，须要实说。这冯大生他住在哪里？你家叫什么地名？”梅氏说：“小妇人家住后寨。两座村庄，一里之遥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你夫被害，是何地名？”梅氏说：“就在后寨村东富家洼，庄外有片芦苇。小妇人丈夫在那里丧命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夫主离家，什么时候？”说：“是三更。”施公问金有义，金有义说：“我出门就奔富家洼。富家的后



门首，就瞧见了匣子；抱起匣子回头往北奔家，就遇见知府太爷。”说轻，往上叩头。

施公眼望知府，说是：“贵府听见没有？你是四更天拿的人。金有义却是四更天离的家。这赵三也是三更天出的门。这是死鬼离家在先，凶手出门在后。金有义是四更天离的家，拿了匣子，就被你拿住。这时辰前后不对，而且又无凶器。你把金有义问成死罪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知府躬身说道：“钦差老大人，是天才神断，卑职实不如也。万望大人宽恕。”

施公微微的冷笑道：“赵梅氏，你说赵三实寒苦，打牲度日，还有伙计冯大生？”梅氏说：“只此一位，并无他人往来。”施公说：“既然同行，大概都有约会。还有你夫主先找冯大生去，还是冯大生先找你夫主呢？”梅氏说：“他二人谁先起来，谁就去找谁，不分你我，总要同行。”施公说：“你说那日才交三鼓，手拿一条闷棍，去找冯大生，但不知找着冯大生否？”梅氏说：“民妇见他去后，将门关闭，睡到炕上。只不多时，忽听外面叫门，说是‘三婶子，三婶子’，连叫数声。民妇听来，就是冯大生。我说，他早就去咧。冯大生他说：‘没找我去呢？’他在门外念念叨叨就走了。”施公听罢，说是：“梅氏，冯大生素日来叫你丈夫，他是怎样叫法呢？”梅氏说：“他素常来到门前，便大声叫道说：‘老三哪！该起来罢，不早呢！’就是这个叫法。”施公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”伸手抓出一支签来，说：“速去锁拿冯大生来听审。”

公差接签，出了馆驿，直奔前村。进村见有几个庄民，内中有一个认的郑洪的。郑洪带笑开言说：“在下有一点公事，才到贵村。借问一声，这前村有位打牲冯大生么？”那人说：“郑大爷，你问那冯大生哪！他先合死鬼赵三搭伴。



自赵三死后，冯大生也不打牲咧。如今他连门也不出，终日在家，闭门静坐。郑三爷，你往北走，第六个黑门，便是他家。”郑洪带笑说：“多蒙指教了。”走到冯大生的门首，用手拍门。

且说那冯大生坐家中。他妻子朱氏，总算是造化的，得了一笔外财。忽听得外面有人叫门，把冯大生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贤妻，你去瞧瞧是谁。若是生人，问他姓甚名谁。若要找我，你就说这几天没回家来。”朱氏说：“不必叮咛，我自会说，你放心罢。”边说边走，来到门前，将门开放，出来一看，见一人头戴红缨帽，身穿蓝布袍子，站在门前，架子不小。看罢，将门一掩。那郑洪看这妇人，不觉暗笑，开言说：“我与冯大生，又亲又友。今日有件事托付他，大娘子把他请出来，我们哥俩见面好说。”朱氏本是蠢人，听着此话，不辨虚实，带笑开言说：“既是亲友，且请到里面叙话吃茶。那冯大生就是我的夫主，终日在家闷坐，常想宾朋。”郑洪久惯当差，连忙走到近前打躬，叫声：“嫂嫂，头前引路。”

冯大生倾耳听得朱氏说话，听不甚真。又听外面呼兄唤嫂，直往里让，像是熟人。暗想必是来了亲友。顷刻抬头一看，却是官差，心中好不着忙，手足慌乱。朱氏说：“当家的，快出来接进去罢！我给你领个兄弟来，不用愁闷了。”大生只得出来迎接。郑洪作揖，执手陪笑说：“大爷，你好清静，坐家中许久不见。”冯大生无奈，说是“不敢，在下实是瞎睡，一时懒得起来，望乞尊驾宽恕。请问尊兄贵姓高名，住居何处？”郑洪说：“你我相别不久，你就竟忘记了。想是你发了财了，不认得旧兄弟。有个衙门弟兄请你去。一提，你就想起来。我的名字叫郑洪。”冯大生说：“原来是郑大兄弟，总就是我的眼珠儿瞎，慢待你了。你可别恼人，都



有个忘记。你说那个内司，倒是姓甚名谁，我怎么总想不起头绪来呢？”郑洪说：“我也不知底细。大料既想他请你，你一见自然明白了。”说着脸色一变，满屋里瞧了一遍，腰内取出锁练一条，说是：“带上的好，我怕太爷逃席。”一伸手，把冯大生套上。大生立时变色，朱氏也自着忙。郑洪说：“他在外面做的事，想来嫂子也明白。”大生说：“既把我锁上，一定要打官司。”郑洪说：“把话语留下，我把你锁给开了如何？”大生说：“求上差开恩！”郑洪说：“好，依兄长的话。哪里不交朋友？况且你这也是不要紧的事。我看你也有些朋友，解下来，叫乡亲们也好看些罢。”二人一同进城，来到公馆。

此时施公用饭已毕，正然喝茶。差人回话说：“冯大生带到。”施公即刻升堂。任氏、冯大生、梅氏一切邻居，俱各传到，方好结案。施公说：“你叫大生么？”冯大生回道：“小人冯大生，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说道：“你作何生理，有几个伙伴呢？”大生说：“小人原系前村人氏。父母双亡，娶妻朱氏。打猎为生。有个伙计，名叫赵三，每日一同来往，谁知他被金有义杀死。剩我一人，难以打牲，在家中闲坐。奉公守法，非理不为。今日大人差役把小人拿来，不知所因何故？”施公微微冷笑，说是：“贵府，你细留神听听。你是科甲出身，与捐纳不同，问事不可粗心。赵梅氏自言金有义非亲非友，又无仇恨，赵三又系寒苦之家，他杀人为何？就是无故杀人，把头装在匣子内，去往家内抱，又是何意？再说更次也不对，尸首又有别的因由。从富家洼前屯到后寨，三处离河多远呢？”陈知府躬身说道：“离河有二里之遥。”施公大笑说：“贵府这话说来，益发不通情理了。”要知大人怎样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〇回 传邻右曲直共证 听堂词泾渭皆分

且说施公问事，是一片爱民之心。明知情屈，仍怕有隐匿，故意惊喝金有义。金有义叩头说：“小人赶元宝是实，并不曾杀人。小人哪知晓赵三往富家洼去，就往那里等着杀他去呢？少时大人叫了邻舍人来，一问便知。”施公说：“你今日堂上回的话，何不在知府堂上如此说法？”金有义叩头，说：“青天老大人，小人在府台太爷那里，也是这样回法。怎奈府太老爷一句不听，百般拷问。小人实是受刑不过，这才招认。”霎时间，差人跪倒，说：“回钦差大人，三姓邻舍，俱已传到。”

施公抬头，但见几个老民，跪在堂下。施公说：“传你们来，不为别的事，要分辨金有义这一案，是非曲直，全要实说，分毫不碍你们的事。若有虚言，保不住就有牵连。”又叫冯大生：“既是你伙计他被人害，你也必然知情。今日事犯，速行招认。”冯大生说：“小人虽与赵三是伙计，他被人家害了，小人实不知情。求大人详察。”施公说：“你们说来，谁是谁的街坊？”下面说道：“小的赵大、王二，是金有义的街坊。”施公说：“金有义母子，素日好歹，实回上来。”二人说：“大人请听：他母子俱皆安分，母慈子孝。”施公说：“是了。”又有二人说：“小的李永、孙昌，是赵三的街



坊。”施公说：“赵三生前行为怎样？”二人道：“赵三生前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。他妻梅氏，却倒贤慧。”施公说：“是了，是了。”又有二人说：“小的王四、张六，是冯大生的街坊。”施公说：“冯大生为人如何？”二人说：“冯大生为人也好也不好。怎么说呢？外面却会生事，家内倒还安静。”

施公吩咐六个人下去。又问冯大生说道：“赵三是你打牲的伙计，他叫人杀死，你知道不知道呢？”说：“回大人，赵三与小人一同打牲。他被人杀死，小人不知道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既是同伙，若打牲去，你叫他不叫他呢？”说：“小人两个作伴，他也叫我，我也叫他。”施公说：“那日呢？”大生说：“小人起早呢！约有四更天就出门。到了赵三门首，高声喊叫：‘三婶子，三婶子’，叫够多时，里面才答应，说道‘他去咧！’就回家等着他。”施公说：“赵梅氏，你夫主是几时出的门，你可记得清吗？”说：“亡夫离家，时有三鼓。”施公说：“冯大生，赵三三鼓离家，你去找他是四更，到了赵三门首，如何叫法，要你说来！一字有差，重责不恕。”说：“往常叫他：‘老三起来吧！该走咧，天不早了！’”施公说：“赵梅氏，听冯大生之言真假？”说：“他说的倒是实。那日晚间，他来叫，民妇正在睡朦之间，忽听见叫‘赵三婶子，三婶子，你把老三叫一声儿。’民妇说，‘他早去了。’他在外面说：‘怎么没碰见呢？我走了，碰见更好；碰不见，我在家里等他。’说罢，他就走了。”施公说：“冯大生，你同赵三打牲，是使什么家伙？”说是：“飞禽走兽同打。打飞禽是下网下套子；打走兽，赵三一根齐眉棍，小的一口腰刀。”施公说：“那日你在家中等他，他去了没有呢？”说：“小人等他个大天亮，也没见他到。后来听见人说，他被金有义杀死了。”

施公冷笑，眼望众官衙役人等，说道：“你们细听，凶



手不是金有义，定是冯大生。不知因何将赵三杀死，又往他门首去叫，遮掩人的耳目。往日去找，叫赵三；那日去找，叫三婶子。分明是知道他不在家，假意去找，为的是瞒哄众人。再者，有赵三杀身之祸，也必去找冯大生。人头装在匣内，抛于外边，谁拾他那匣子，算中了他的牢笼计。你们详察是不是？”众官曲背躬身，说：“老大人的高见，卑职等实不如也。”施公说道：“还没有真对证，少时间便有分晓。”说着，提笔写了个红纸帖，用纸封好，说是：“郑洪。”“有。”连忙答应，跪倒。施公说：“你认识字不认识？”说：“认识几个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你拿此字去，照帖行事。不准叫旁边人。有走漏风声，从重治罪。”“是。”

郑洪接了字帖，往外就走。后跟六七个衙役，全要见见世面。郑洪把舌头一伸，说是：“这可实在瞧不的。等我回来，自然明白。”说着，走到无人之处，打开一看，心内明白，出城竟扑前村冯大生门首拍门，说：“大嫂子，快开门来。”朱氏赶紧出来开门一看，认的是公差。郑洪跟随就往里走。说：“嫂子，可不好了！他杀赵三事情犯了，当堂招认，画了口供。这还算好，没说有你，只他一人。他暗暗的求我，叫我告诉嫂子，趁着你家有这点底儿，叫你快去打点。省的他受刑不过，连你也拉出来，那时也就不好了。”朱氏闻听此言，想着倒对，说是：“你要不跟你哥哥相好，他也不叫你来。我实对你说罢，这宗底本可也有，我也瞧透了，你们俩人必是亲兄弟一般。你来罢！”说着，把这口缸一挪，那个底下，用刀铲开，取一个布包，拿到炕上。打开一看，是五个元宝。朱氏才要说分银之事，那郑洪把脸一翻，将锁子掏出来说：“快走罢，到衙门再说！”朱氏真魂吓掉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二一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金有义提审出监

且说公差郑洪见拿出元宝，朱氏总要想分开，他说道：“给他三个，也使不了。我留下三个，也使不了。不如他两，我两，郑叔叔一个。给他两个，打点官司。我这两个，买些嫁妆，好留着嫁人。”郑洪见元宝对了数儿，说：“嫂子，这么分不行的，你跟我进城去，见了大人，那里分去罢。”说着就把脸一翻，掏出锁子，把朱氏锁上，说：“嫂子走罢，当堂等问口供呢！”朱氏自知难脱，遂把银包好，扛在肩上，将门锁上。二人竟奔公馆，直到堂前跪下。

大生一见朱氏，不住的着忙害怕。施公一见，并非善良之妇，遂问道：“那一妇人，从实的说来，哪里来的银子？若要与你夫主言语有差，便要重重责打。”朱氏闻听，跪爬半步说：“小妇人不敢说谎。奴的夫主冯大生，与赵三是伙伴。那日他来叫我夫主去打牲。我夫主起来，拿了腰刀，出门去了。约有两个更次，天没亮，他回来叫门。小妇人将门开放，他走到屋里，连忙打火点灯，从怀内掏出五个元宝，用红绳捆成一包。”小妇说罢，磕头碰地。冯大生听了这一片言语，真魂早已吓掉。

施公说：“冯大生，你有何曲折，细细讲来。”说：“大人容禀：那日赵三前来叫小人出去，那时天尚未明，不过三



更以后。想着要回家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来。往常起早，路过富家洼，常听有小孩吵闹。小人去看，却是富家一个菜园子，里面有五个小孩，浑身精光，都穿着红兜肚。屡次走到切近，都不见了。那一天，小人就将此事告诉赵三。我们两人去追赶小孩，又不见。赶到芦苇坑边，赵三踢着个匣子。拿起来看，却有现成钥匙，开了一看，里面是五个元宝。我们二人看见了元宝，他也要多，我也要多。谁知财多是祸，我们二人争吵起来。我一刀把他砍死，元宝我独揣在怀内。把他的首级砍下来，放在匣内。小人想着这场官司，叫姓富替打，将匣子放在富家门首。我又去叫赵三的门，为的解人心疑。人是小人杀死，谁想青天大老爷驾到，可巧又有鸿雁鸣冤，可见善恶都有报应。这雁替金有义鸣冤，内中也有个原故：小人那日与赵三打了一只雁，可巧金有义走到跟前，他用三百钱买去，放了生咧！哪知他遭屈，就有雁来鸣冤，救他之命。真乃是行好得好，作恶恶报。求老大人也不必追问咧！小人这都是实招，情愿领死。”

且说施公，听了冯大生所招的口供，料无虚假。带怒说道：“金有义，你母子可曾听见么？”他母子叩头说：“全都听见。”施公说：“金有义背母贪财，致有此祸，险些作了刀头之鬼。”金有义母子望上磕头，说：“多亏青天大人，判明此案，我儿死去重生。不但小妇人深感大德，就是民妇亡夫在九泉下，也感念大人恩德非浅。”施公说道：“梅氏，你夫主赵三被冯大生杀死，你还不知，诬赖好人。”梅氏连忙说道：“大老爷在上，此乃府尊老爷亲拿的凶犯，当堂审问，金有义当堂领罪，与小妇人无干。”说罢叩头。施公说：“贵府，你可听见？请问赵三是金有义杀的不是？本部堂这等问法，是与不是？倘有不到之处，贵府只管明言，施某绝不自是护短。”陈知府深打一躬说：“卑职无才，求大人宽恕。”



施公又提笔判断：“冯大生杀死赵三，暂行收监，俟放粮之后，斩首示众。金有义贪财背母，应有罪过；念其遭屈冤，今释放回家。这几个元宝，虽然天赐，乃富家之物，也有金姓之分，赏与任氏两个元宝，以为祭奠赵三受梅氏痛打，为子悬心，家业困苦之费。”任氏连连叩头，说：“金有义今日蒙老爷救了性命，就是莫大之恩。又蒙赏赐银两，叫民妇刻骨难忘。只是焚香叩拜天地，愿老爷世世官高爵显，扶保朝廷。”言罢，连连叩头。

施公说：“梅氏，你娘家还有什么亲眷？”梅氏说：“小妇人亡夫在世，尽交狐朋狗友，并没有连心亲人。小妇人七岁丧父。出嫁之后，我母亲身亡，并没姑舅两姨亲眷，无倚无靠，孤苦伶仃。”言罢，泪如雨下。施公说：“梅氏不必伤感。我看此事，是一举两得：金有义精明务正，他母亦有贤德，你的素行，道也守正。可与金有义成就夫妇，贤孝一家，倒也相当。赏你三个元宝，为你夫死养身、夫妇过活之助。愿不愿即刻言明，我不嗔怪。”梅氏哭道：“青天大老爷，与亡夫辨明冤枉，得着正凶偿命，小妇人应当尽节才是。奈因赵三为人，也当不起尽节之妇，此时但凭青天老爷作主，恩深四海，愿依遵命，不敢有违。”施公闻言，满心欢喜。说是：“金任氏，你子虽遭冤枉，总算是前因后果。元宝为媒，证梅氏该当入你家门的。”任氏说：“叩谢老爷天恩，小妇人谨遵老爷之命。”

施公扭项，望知府说道：“贵府，你问此事，乃是诬良，应该降罪。这是你粗心之过，还有可恕——并不是贪赃。本部堂念你是两榜，正非容易，姑开恩赦你。以后事事须得留心仔细。”知府唯唯的听从。施公说：“罚你一宗银子：梅氏改嫁金有义，花烛之费，须得你办。”回说：“卑职领命。”施公吩咐，将冯大生收监，余者尽释放回家。



施公退堂，归书房坐定，与天保、王栋、天霸、小西、殿臣、起凤等大家相见，言讲此事。说罢，更衣，吩咐家丁设坐，叫众好汉一同落坐，献茶。茶罢，又吩咐设摆酒席。施公亲自把盏，奉敬诸位英雄。众人领谢，各按次序归坐。手下人把酒盏酌上。施公带笑擎杯，说道：“你们几位英雄，与施某情同骨肉。自从江都天霸行刺，被我一片纲常大义之言，劝他弃邪归了正道。本有志气，要急功名。关家堡同着天保二人，救我出了火坑。这黄天荡擒拿水寇，黄壮士真算一举成功。斩犯，多亏了贺天保酒楼上泄漏机关，杀了盗寇。恶虎庄上，施某堪堪危险，幸亏又遇英雄。后来不知哪件事，是我的错，叫义士寒心。这如今康熙老佛爷，钦点施某前来放赈。听说山东出盗寇，于家兄弟大有威风，施某心中为难。贺壮士一言提起，这才一同天保前去敦请。走张家洼投宿，又遇强盗。贺义士一夜未眠，才得拿住此贼。又到卧虎山，见了黄、王二义士，不忘旧义，幸来相从。这没的说，仍求众位扶保施某，放粮无事才好。上与国家出力，下能保养饥民。事完，回京覆旨，施某定要奏明圣上，绝不埋没英雄的功劳。施某若有一点忘恩负义之心，临危必不得善终。列位皆是正人君子，必是一样。”当时黄天霸不跟施公进京，以为施公负义，虽不能说，暗想跟到进京也不过白效力，所以心中有些寒透心。搭着王栋、王梁当中懈怠，彼时施公本无保奏之任，故此好汉辞了贤臣，云游山水。虽则如此，可总不提贤臣过处。想着既跟过大人，再说大人不好，岂不落江湖朋友耻笑？莫若自己善退了，彼此都不漏着方好看。这是英雄行事过常人的地步。哪知他的命中，是个显发之运，不该闲散，又遇贤臣拜访，义不容隐，故又有这一番贤良相济。要知天霸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二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千总报漕运米粮

且说黄天霸，听得天保防备于六、于七的话头，不由心中火起，说：“任他于家有多少狐群狗党，也不怕他。咱们只要同保恩公，各尽忠心奋勇，哪虑他小小寇盗！”大家齐说有理。施公带笑开言，说：“我也听见说于六、于七招聚人马不少，附近居民皆受其害。怕的是粮到之日，生出乱来。倘有疏忽，大大不便。上有愧于朝廷，下有负于饥民，何以尽为国为民之心？必得商量万全之计，方得放心。”贺天保带笑开言，说：“钦差大人，须垂明训。我等无才，不能远虑，恐怕临期误事。”施公点头笑道：“公事大家同理，不要拘束。谁有主意，说在当场，大家计议，可行则行，可止则止。”大家齐说：“谨遵钧谕。”施公说：“此事关系重大，倘然有差，可就不小。众位虽是武艺高强，总是人少势孤。不如调武营马步精兵，相与保护，方保无差。不知英雄以为如何？”天霸闻听心中不悦，道：“大人！小人不是斗胆，依我拙见，既有我们六人，也就不必调官兵。凭着我甩头一子，三支飞镖，众哥哥们齐心努力，拿于六、于七易如反掌。皇粮若有失错，我黄天霸誓不为人也！”

常言说：“艺高人胆大。”天霸这话，全是一味高傲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。若论这话。施公听着欢喜。一则说的雄



壮，二则忠良深知他的本领，这些话当真说的起。再者只为保护皇粮，施公不惜辛苦，亲身到卧牛山，请了他来，这件事十成仗着他八九。当时说出这话，施公闻听，暗自欢喜，口中说道：“黄义士之言，果然是实在之话，真说的起。你的声名，天下皆知。从前说过，一件公事，大家商量，黄义士休要多心。不知你们几位，意下如何？有话须说到当面。黄义士万不能多心。”这一些话，道得黄英雄收起暴躁，使出和平来，带笑开言，说：“大人，我是年轻的人，没有深谋远虑，不过是一味忠直热心，有勇无谋。原来这事关系重大，不是一人意见可成的。贺大哥与众位，有话只管讲。只要保得无事，大家的脸面都算有光。”施公大笑数声，连说好好：“这真是英雄之言！无论上下，有话便讲。保住皇粮不失，不枉你们受辛苦，黎民可沾皇恩。”贺天保带笑开言，说：“若无于家众盗贼，也不必费这番心机。皇粮来到河沿，贼徒聚众人来抢夺，黄老弟虽则英雄，怕的是首尾不能相顾。”施公说：“‘能狼难敌众犬’。于家兄弟人多，喽卒有数百，倘然一时防不到，必然皇粮有失。”贺天保带笑开言，说：“在下倒有一计，可保无虞。”施公满心欢喜，说是：“英雄有何妙计，快快说来。”

却说天保，带笑说道：“老兄弟他不知于家虚实。不是我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今为保住皇粮，非比平常剿寇，别弄的顾了打仗，顾不得皇粮。贺某尽晓那于六，绰号叫作赛袁达，使一根混钢枪，门路精通，对面相争，管保取胜别人；外有一把飞抓，三十步之内，善能打人。于七的绰号叫作赛野龙，使两把铜锤，分量不小，善能取胜；又有一把软鞭，马上步下，全能取胜。还有一位姓方名成，因吃壮药，吃的牙关紧了，吃饭不能张大口，人都叫他方小嘴赛姜公。这人颇有歪才，机谋巧算，众贼中的谋士，有名的头



目。还有二十余人，喽兵数百，在红土坡结寨，是个易下难上的去处。贤弟想想他的势力若小，本地官员岂不去征剿他们。不怕恩公嗔怪，若无我们在此，好歹却不管了。既有我们这些人跟随大人，要叫贼盗抢了粮去，不但是英名软透，还把前功尽弃。不但众人枉费勤劳，且耽误大人的事。若依我，明日大人升堂理公事，对府县官就说户口人名，全造成册，河粮到了好开放。男女大小，全要公平。再差人打听粮船几时才到。那时我有一计，管保一阵成功。大人即差人上卧虎山，将陈杰、李俊、张英三个人叫来，作我们的帮手，好并力成功。”施公遂教黄天霸写书信一封，差人即往卧虎山去，叫陈杰、李俊、张英等三人前来，不表。看官，黄天霸一则重义，二则他虽耿直，可不是那宗浑浊闷愕的样子，偏不依人的话，必要碰硬钉子才算住手的人。英雄重义不是如此，听了贺天保的话，依计而行。

次日，施公升堂。文武官齐来伺候。吏役排班，文武接着仪注，行过了礼。知府陈魁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有催船的报信：三日之内，粮船当到。”施公闻听，说是：“贵府，这粮船到日，先从济南放起。各处行文造册，送至省城。看守堆房，多加仔细。本部堂放完济南，然后挨次放去，全要亲身验看。沿河速搭芦棚，多派官兵衙役。官斛官斗备好，定日亲身开放，严查行私有弊，先派你先行。本部堂文书，出示兖、登、莱、青，以及泰安、沂州、曹州、武定，挨次放去。”施公说罢，退堂回后更衣。来到书房，与众好汉相见。

忽又听该官回说：“明日粮船准到。”贺天保说：“大人如何分派？”施公还把吩咐知府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贺天保说：“粮船来到河沿红土坡，必无动静，再不肯登船抢掠。必待收完，堆在岸上，须得留神。于六、于七，他若抢粮，必着



人家前打探消息，防备全在此时。”施公说：“这话却是不错，必是这样。但虑此时擒贼、保粮不能兼顾。”天保说：“船到，只管去收米，也得十天半月功夫。米若收完，贼人必来抢夺，多半是夜间。我管保临期无事，请大人放心。”施公更不究问，知道他的才能可当，遂吩咐摆酒饭，就在书房，六家英雄陪着施公共饮。黄天霸擎杯，带笑说：“贺天保是四霸天中头一位，不但武艺精通，而且机谋广有，见识颇多。既说敢保无事，大人请放宽心。”施公笑道：“但得放粮无事，回朝交旨，施某敢保列位都有高迁之望。”天保说：“蒙大人提拔，只要我等有命。”施公说：“义士何出此言？列位俱是功名有份的。”说着话，酒饭已毕，漱口喝茶。

且说陈知府奉钦差之命，先催促府内合州县差役，俱各全要精细公平。又往各府县，都行知会，速速造成清册，送至省城。河沿盖大芦棚，花红结彩。左右两溜小棚。斗行经纪有数百人。棚外席片堆成大垛，许多兵丁衙役看守。芦棚内设摆公案，新制朱笔砚签，大红缎桌帷椅垫，团龙飞凤，新绣鲜明，设摆齐整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正坐叙话，门上报道：“有运粮千总拜见。”施公说：“叫他进来。”门人退下。须臾，千总们进来跪倒。施公说：“本部堂明日出城收粮。搀糠使水，抛欠数目，俱各不准。”千总说：“全无此弊。”一个个叩头，出了公馆。施公又望知府说道：“明日预备，我好出城，一应天明齐备。”知府答应，告退而去。次日天明，只见轿马执事，摆列满街。施公坐上大轿，前面大炮三声，十三棒锣响，本府守备，骑马前引，参将跟赶，顺大路前往出城。众好汉俱在公馆，施公出城收粮。这个消息，早有红土坡细作报知于六、于七，必是一场大祸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三回 贺天保备兵擒寇 方小嘴设计抢粮

且说这日，于六、于七在寨内闲谈，闻听粮船不远来到。赛袁达说：“兄弟，你我生在济南，家中富足。习学把式，吃喝嫖赌，不务正经，家业凋零以致栖身绿林，打劫些行商客旅。”于七带笑开言，说：“现在山东有赈济，若得了这宗粮米，足够吃几年。”于六说：“别听你七哥一片浮言，你是诸事不深思量。”说罢，叫摆酒来。小卒设摆桌椅，三人挨次坐下。

这红土坡势派不小，足有喽罗数百余人。方小嘴分派的井井有条，各有执事，并不错乱。说声摆酒，须臾齐备。三人坐下，于七先满一杯，递与方成，又与于六斟上，然后自斟。于六说：“赈济粮船已经到了。依方兄弟是怎样抢法？必得想个万全之计，才好行事。”方成带笑说：“兄长要抢这项粮米，事干重大，必得商议周全，方可行事。若依七哥，立刻就要行事，看得探囊取物一般，不想其中曲折，登船去抢，必不中用。”于六说：“上船抢米，总是不成。必得容他堆上河岸，方可成功。但是那里必有准备，须得细心。”小嘴说：“那散粮，一人能带多少？若有官兵赶来，还得捺了。抢过一次，若不济事，再去更是不成，他必添兵守把。”小嘴言犹未尽，于六、于七各自发愣，倒想着没个主意。于六



说：“方贤弟始终都想到咧，句句说的不错。这个粮米，抢来实难。但是这山中缺粮，也是要紧。还得方贤弟再想妙计。”方成说：“二位兄长，此事可就难了。这钦差仓厂总督是康熙佛爷最心爱的人。他是镇海侯爷的亲生子，官讳叫施仕伦，人人称他赛包公，在朝常参大臣。听他手下许多能人，武艺精通。咱弟兄下山抢粮，更得加意小心。”于七一旁发躁，说是：“我有一言，贤弟不要嗔心。这粮若不去抢，岂不叫江湖朋友笑话，说咱弟兄无能，尽欺良民客商，遇着大买卖，不能去作。”他又说：“为这事丧了残命，也是大大有名，叫江湖中称名道姓。”方成说：“此时必要抢粮，须让他收完粮米，堆积河岸。静夜前去，攻其不备，事方可成。”于六说：“全仗贤弟调用，为兄无有不从。”小嘴说：“看他那米，得收些日子呢！六哥急速差人下山，治办所用之物，莫要迟挨。务要十日之内办来。”于六立刻吩咐头目，带领小卒下山，四路附近村庄，抢骡、马、驴、牛、车辆。十日之内，俱要回来听用。众头目领令前去，不表。方成又说：“头目十日回来，我另有一番调度，管保抢粮到手，也令钦差心惊。叫他知道山东有好汉，知道于家弟兄是英雄。”于六、于七满心欢喜，说道：“此事全仗你一人。”

再说施公收粮，直到天黑，方才上轿回来。到了公馆后面，与众英雄相见，说些收粮的事情。每日去到芦棚收粮，晚上来归公馆。那日晚门上报说：“外面有人来见。”贺天保出来一见，乃是陈杰、张英、李俊三人。躬身问好。天保引进，见了施公行礼。施公赐坐，合众英雄分坐两旁。不多时，叫摆酒宴，大家共用酒饭。次日天明，施公又收粮。

那日收粮已毕。红土坡细作报入山寨。这寨中于六、于七，自那日分派头目、小卒，四路抢夺牲口，俱是十日回来，见寨主缴令。各将抢来车辆、口袋、马匹，共有多少数



目，各写一单呈上。三寇观瞧甚喜。方成说：“这些物件，不但劫粮，连山中也足使用了。”重赏头目小卒。又使人探听河粮。那日有人来报说：“粮米收完。”方成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言过，若粮米收完，须待夜间行事。一拥齐上，他不知人有多少，自然心慌。趁势动手，再无不得之理。”于六点头说：“下山须得何日？”方成说：“这件事要作，还迟不得，迟则有变，就是今晚前去。叫手下将瘦羊、病马，杀了做饭煮肉，至天晚俱各饱食。我将年轻力壮会武艺的小卒，挑二百名，跟咱弟兄三人在前，赶散看粮人役。再挑二百人，一百赶车，一百随着运米车辆，以挡追兵。来回搬送，到天明，岸上米管保全完。”方成说罢，于六连声夸奖说：“有理，真有奇谋！不枉人称赛姜公。”于七说：“众家头目，就照着方爷的话，吩咐兵卒。”二十名头目，就去挑选四百兵卒。将方小嘴的话，又传说了一遍。满山中乱哄哄，杀牛宰马，喂牲口，预备兵器。余着在山上看守寨堡。天色黄昏，俱各吃饱，备马套车，全俱停妥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，收完粮米，在公馆中与天霸、天保、小西、王栋、陈杰、李俊、张英等商议防守粮米之计。”贺天保说：“大人粮米收完，到了夜间，贼必抢粮。以后日夜严加防守。大人速传钧谕，拨精兵三百名，弓箭、挠钩、短刀齐备，天晚俱来馆外伺候，一齐出城。大人就在馆内，明天一亮，静听消息。只管放心，小人管保无事。”施公说：“这些英雄，俱是帮我，我岂有在公馆安居之理。我要亲瞧着壮士立功才是。”天保闻听，心内着忙。欲要阻拦，话语来得结实；有心任他出城观看，众贼争战，料无轻敌，夤夜之间，若有失闪，如何是好？又想着大人话不可拦，说：“大人要出城看我等拿，借钦差的虎威，更又容易了。黄老兄弟，必须保护大人要紧。我们动手相争，你别管，只在棚中保护大人。”



天霸连忙答应。天保眼望王栋说：“贤弟，你与李俊带领官兵五十名，看守米场东面，留心精细。炮响一声，速带兵到，奋勇先拿为首的人。若是被贼逃脱，须受处分。”王栋、李俊一齐答应。天保又吩咐说：“关老弟同陈杰，领兵五十名，在米场南面守住。炮响一声，奋勇杀来，务要先擒为首贼将。若有疏失，自刎人头来见劣兄。”小西、陈杰连说“遵命”。贺天保又望王殿臣、郭起凤说：“你二人，带兵五十名，出城散步，米场西边站住。炮响为号，杀奔中场，拿为首的强人要紧。若把强人放走，自提首级来见大人。”起凤、殿臣答应。又望张英说：“张贤弟，你我领兵五十名，在米场北方守把。”贺天保吩咐已毕，又说：“大家这一出城，都要小心。奋勇拿住贼首，便是头功；放走贼头，就是大罪。各人不必恋惜。”看来个个答应。

施公一旁惊问说：“义士此话，我不明白。定谋设计，所为保米，为何舍米擒贼？”天保曲背开言说：“大人，这于六、于七、方成，红土坡的寨主，把他三人拿住，余者全都散心，粮米再无人抢了。即便抢去，一见寨主被擒，必然扔下逃命。大人请放心，小人管保无事。”施公点头。不表。

再说红土坡众寇，那天才一鼓，方成说：“此刻就该下山。”于六便吩咐备马，各人带好兵器，一齐跨鞍上马，后跟二百名喽兵，一直竟扑米堆而来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四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天保力追于六

话说方小嘴，传下令来：听他的哨子响，齐往上撞。众贼依令。方小嘴领着众贼，来到米堆不远，只见高搭芦棚，桅杆上高挂灯笼，十几处米堆，高似山峰。巡逻兵丁衙役，不住往来。猛听哨子一响，众人惊疑，不知其故。又听呐喊声音一片，似有几千人一般。兵丁衙役，吓的魂不附体。声过处，又听一人高声喊叫说：“大王爷是太行山寨主，竟来借米，你们快快远走！若少迟延，尽死刀下！”兵丁衙役害怕，又不能脱身，也是乱嚷，只叫：“拿贼！”早惊动施公，暗暗吃惊，想着天保真有见识。黄天霸暗恨强贼，真是胆大。正自思想，听得北面锣声响亮，他连忙点着大炮。二个炮响处，早惊动了四面好汉兵卒，各整器械，抖擞精神前来。

这里众寇如入无人之境，来到米堆跟前。那二十名头目，二百小卒，赶着车辆，紧跟进来。众人一齐动手，撮米的，撑口袋的，往车上装的，七忙八乱。贺天保等八名好汉，带领二百兵丁，从四面围裹上来。那五十个火把，全都点着，照耀如同白昼；外有五十名，暗外呐喊。这众寇只顾抢粮，猛听似雷的大炮连响，又一阵呐喊声音，又瞧见红亮一片照眼。众贼不知虚实，大大吃惊，无奈不敢违令，只得



拼命抢米。方成暗说，“不好！就白来一场！事到其间，只得闯着去了！”想罢，高声助威，说是：“山上的喽兵，不必胆小！现有我们挡住官兵。六哥、七哥，把手下兵分开两路，只要奋勇当先，战败官兵才好！小弟这里催促小卒抢米，已经走了一起了。”于六、于七答应，忙把小卒分开两路，各领一支，迎将上去。灯笼火把，呐喊声音不断，猛见一人，马上高声大叫说：“你这强贼，坐山为寇，打劫客商良民。官兵不征，也就是了。竟敢擅动皇粮，多么大胆！棚内坐着钦差，四面都有官兵，英雄好汉，二十余位。大太爷姓贺，名天保，四霸天中第一人——绰号人称飞山虎。前日曾在绿林，如今改邪归正，跟随施老大人，专杀土豪恶霸。”

方成听了，冷笑几声，说：“姓贺的听着！我与于家兄弟，同称寨主，山东省人人皆知，手下喽卒无数。你等能有几个能人，狗党狐群，鸟能济事！”天保听罢，晓得必是小嘴方成，先把他拿住，好见钦差。才要催马，张英回答说：“哥哥，这件功劳让与我罢！”一催坐骑，更不答话，双举画戟，迎胸刺来。小嘴举刀相迎，一来一往，两马盘旋五六个回合。方成手快，张英些虚漏空，左耳着了一刀，削下半片，疼痛难忍，一倒身落下马来。天保见势不好，连忙催马，口呼：“兵丁，快救张英！”官兵一拥前来，救起张英，扶着退后去了。

贺天保敌住方成，与他交战，冲突十数余合。天保一心想道，贼人若战败逃走，黑夜之间，无处寻找。再者，自己有令在先，眼看方成刀法稍缓，天保奋勇，抢他的上首，提马跟紧不放。小嘴觉势不好，怕难招架。好汉越发逼紧，贼将方成心下发慌，手迟眼慢。只听“唰”的一刀吹去，正中左背，深有四寸，小嘴翻身落马。余者逃命，四散而去，全都顾不得要粮米。倒有些驴马驮着的粮米，抛洒遍地。



天保带领官兵，押着方成，合那二十名小卒，竟奔官棚。黄天霸远远望见一群人马，直奔前来。天霸叱咤说：“呔！何处人马，少往前进！”天保听准声音，说：“老兄弟，天保来也。”赶至切近下马，就把拿住方成的话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此时我也不回棚，张英也不看了。留下三十名兵，看守贼徒。那二十人，点着火把，看守米堆，瞧着那边打仗，往那边高举。”天霸答应，叫官兵把贼送入小棚看守。天霸进芦棚，对施公说知。

且说天保，重复上马。那二个官兵高举火把，跟随着好汉，接应众人，来拿于六、于七。

又说王栋、李俊二人，把赛袁达挡住，动手交锋。赛袁达于六，把浑铁枪挡住二人的刀棍，不放在心上。三人往来冲杀，有半盏茶时。谁知李俊漏了一空，被于六一枪，挑于马下。王栋见了，不由害怕耽惊，暗说这名盗寇真是骁勇，二人并战不胜，何况一人？怎奈天保号令又严，欲战实难取胜，强弱不敌。正自为难，忽听盗贼大叫：“那厮休得逞凶，我乃高山赛袁达，姓于，行六是也，特来抢米。大胆鼠辈听着，避我者生，挡我者死，你别枉送了性命！”王栋暗说，这就是于六，更放不得他了。只得跟他拼命一战。一着急，催马抡刀，直取于六。于六举枪相迎。王栋左拦右遮，来往五六个回合，气力又乏，只是招架而已。王栋心内着忙，一旁又来一骑马，耀武扬威。两支火把，头里直跑。王栋心中好不着忙，真是寻路无地。却听一片声喊：“飞山虎贺爷爷来也！”王栋一听，倏然将心放下，精神渐长。

天保从旁一看，不见李俊。忙问兵丁，方知被枪挑死，大吃一惊！又见王栋刀法散乱，贼将越战越勇，近前叱咤说：“王贤弟，请暂歇马，让我擒命此贼。方小嘴早被我拿住，又来拿于家弟兄。”王栋说：“这就是于六，哥哥须得留



神。”天保催马抡刀，直冲上来，就是一刀。于六用枪当啷一声架过去，复又旋转马头，唰儿的一声，钢枪高举，过去征战。天保又回头，一闪寒光，刀早砍去。枪复避开。于六听说方成被擒，心中发惨，从怕中生出一股浊气，把心一横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奋勇征斗十数回合，无奈天保刀法门路精巧。于六暗暗点头说，这口刀，与那二人大大不同。虽然不能胜我，我想赢他，也是为难。何不施展飞抓，早早成功为妙。于六拿定主意，拧转枪杆，催马如风。飞山虎抡刀把浑铁枪磕开，往来劫战三、四回合。于六圈回坐马，败将下去。天保一见，认作真败，战马如飞，赶将下去。且说于六却不是真败，掏出飞抓——全是活骨节，纯钢打造，打出去，可就张开，把人抓住；往回一掖，比如人捏上拳头还结实，再也摘不开。不知飞抓把好汉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五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

且说于六熟习飞抓，贺天保久已知晓，今日却没想起防备。一则满腔忠义，一心恨贼，自己号令的甚严，心急立功，为是好对众人。二则好汉命该如此。两马相离几步，并不言语。贼人下了毒手，使飞抓对准打去，正中面门，抓住脖项，钻皮刺骨，鲜血迸流。贼人于六，双手劲力一拽，天保马上一晃，坐牢雕鞍，说声“不好”，伸手拿住绳，用刀一挑割断。于六只顾拽绳，绳断，猛然一闪，除些坠下马来。一见好汉中伤，忙勒马回来。正要加害英雄，只见灯笼火把，呐喊声音，官兵齐至。料想不能成功，抽枪催马回来，又想要打听方成真死假死，兼去接应他兄弟。不表。

再说贺天保双手摘抓，只觉疼痛难忍。王栋赶来一看，心下着忙，速跳下马来细看，已不成模样，真是浑身血梁一般。吩咐官兵：“把贺爷搀下马来。”有几支火把照耀。王栋亲手轻轻摘抓，好容易摘下去，王栋收起。把好汉疼个昏迷不醒。王栋说：“大哥伤重，且请回棚歇息。”天保答应。王栋吩咐十名官兵去送，千万小心留神。兵丁答应，扶着天保上马，竟回官棚。好汉只觉风大，吹得脑浆子痛疼。不多时，来到棚前，官兵扶持天保下马。

天霸正在棚口站立，见官兵来到，连忙问故。兵丁将追



赶上六，误中飞抓，王栋叫他送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天霸闻听了，吃了一惊，连忙说：“快搀下马！”施公细看分明，着忙用手扶天保依着东墙椅上坐下。施公低言问道：“义士想必是贪功，误中暗器，轻重快些说明。先回城去，好叫请医调治。”贤臣连问几遍，天保慢慢开言，说：“大人，小的因为追赶于六，误中飞抓，十分沉重。”那天保叫声：“老兄弟呢？”天霸连忙答应说：“小弟在此伺候。”天保说：“你我自幼结拜，情同弟兄。我今误中飞抓，死而无怨。但愿你侍奉恩公，不可懈怠，必要始终如一，方是正人。后来你必前程远大。先拿于六、于七，好报仇恨。破木为棺，便可就殓我尸首。烦劳仁弟走一遭，把尸首送到我家，交与你秦氏嫂嫂。你侄儿今年十四岁，名叫贺人杰，会使两把短练铜锤，异人传授。孩儿无父，就是犹如你儿子一样疼。贤弟啊！别说人在情在。你且过来，我摸摸你。咱弟兄还要相逢，除非梦里来。”这一派托付天霸照应贺人杰的话，言有尽，意无穷，真是倾心吐胆之言，并无半点虚假。说的合棚人等。皆不能止住眼泪。天霸不觉捶胸蹬脚，施公也是恸泪直流。

天保说罢，“嗷呀”几声，须臾气断。黄天霸往前一扑，栽倒在地，痰气上壅，背过了气去。施公正想义士的好处，两眼垂泪，忽见天霸栽倒，大吃一惊，忙令用手扶起掖着。众人忙作一团，掖了半晌。施公附耳叫唤不止。天霸渐转过气来，叫声仁兄：“你可恸死我也！”上前抱住血脸，哭叫不止，立刻就要去拿于六，便恳钦差开恩：“小人暂告一时之假，去拿于六。”施公见问，连说很好。不表。

且说于七，但见迎面有支官兵，灯笼火把，拦住去路。这支兵，原来是王栋带领的。于七一见，心中大怒，说：“于七爷爷要回去，哪个胆大敢来找死！”王栋听说于七，忙令官兵放箭。忽听一阵弓弦响处，于七早中了几箭。未伤致



命之处，也是刺肉钻皮，筋骨疼痛。正在为难，没法可使。忽来一阵狂风，飙的不能睁眼，灯笼火把都灭。贼于七趁势逃走，是他命不该绝，才遇这个巧机会。

不言王栋隐姓瞒名退去。再说天霸心慌意乱，往前催马，正遇着于六寻找于七、方成。迎面正遇天霸，此时两下相迎。于六先通姓名，这也是鬼使神差。天霸一见，两眼全红，恨不得一口把他咬死。取出飞镖，恶狠狠对准于六，“唰”的一声，打将过去。后人有一段词句，专赞黄天霸的飞镖，云：

号飞镖，猛英雄，纯钢打就两三支。凭百炼，却非轻，昼夜操练苦用功。战败中，能取胜；纵百发，能百中。专取敌人命残生。父传授，子用功；远合近，都可行。流落江湖传美名。是暗器，都有名：回马锤，箭与弓，有飞抓，有流星，还是野史混起名。祭法宝，混天绫，串心钉，晃魂钟，念念有词就腾空。这飞镖，迥不同：手头准，腕下轻，浑如巧匠运斤风。门路熟，武艺精，保护贤臣立大功。

用说于六，正在找人之际，遇见战将，手按枪杆，预备争斗，听的面门上一声响亮，头迷眼黑，翻身落马。恰好小西、陈杰带兵来到，把于六立刻上绑。又有王栋兵至跟前说：“于七逃走。王栋抱愧在心，往他方去了。”

此时，东方已亮。天霸令小西追赶余寇。小西等率众连忙追赶，跑至红土坡，烧了山寨，即回官棚。天霸自己押着于六，来到官棚，见了贤臣，回说一遍。就在棚中设下贺、李二位灵位，把于六、方成斩首摘心祭灵。复又备木为棺，



将贺、李二人收殓已毕。把李俊择了块地埋了；把天保的棺木，存在古庙内。

忠良爷连忙差人上一道表章。康熙佛爷怜其义勇，就封天保世袭指挥之职。

且不言贤臣上表，皇上追封。却说黄天霸安置了灵，忠良又嘱咐天霸送灵。一面分派众人回衙。

众人伺候贤臣坐轿进衙。将至衙，只见有一匹马跑到眼前。才要令人去问，忽听有人喊叫，说道：“快报钦差大人，前来接旨！”施老爷闻听，吩咐急速进衙。差官下马，把圣旨请下，供奉在正面。众文武在圣旨香案前，行三跪九叩首礼。这位差官，手捧圣旨，高声朗诵云：

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谕尔放粮钦差施仕伦，据奏山东红土坡著名草寇作乱，一省被害，擅夺皇粮。幸而爱卿擒贼，保住皇粮，无负朕念民生之至意。贺天保为国亡身，追封世袭正指挥之职，赏银安葬。黄天霸等功劳，待卿回朝之日，另行封赏。本地文武官员，纵容贼寇，殃及平民，本应褫革，永不叙用。朕姑开恩，暂行革职留任，以示惩戒。倘再疏忽，依律治罪，决不宽容。钦此。

随读罢圣旨，文武山呼，叩头谢恩。拜毕站起，闪在两边。贤臣设席，款待差官。酒饭毕，不敢少留，起身告辞，回京交旨。不表。施公复派兵将，速领人马，剿灭红土坡散处余寇。武职官领命前去不表。施公出衙坐轿，文武相送。回至金亭馆驿，天晚用毕茶饭，安歇不提。

天明，施公带领合省文武，摆祭食祭奠贺天保，按指挥职分。祭罢，叫黄天霸送灵回家。施公率领文武，送出城



外，才回到东门米场。州官早把饥民传齐伺候，此时真是人山人海。州官将册子呈上。老爷展开，按册放米。不消数日工夫，将赈放毕。大小应役官差，俱不敢作私弊。万民欢悦，无不称颂圣德，夸奖施公。

那日黄天霸送灵回来，参见施公，说：“贺天保一家大小，叩谢老爷天恩。”施公点头，说：“你坐下，我有话说。”吩咐从人摆酒。天霸陪着施公共饮。饭毕，撤下献茶。施公传出话去，明日便要回京。众官得信，连夜搭上送官棚，悬灯结彩。次日天明，施公吩咐免去执事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在路登程，逢州州送，逢县县迎，晓行夜住。那日来到德州境内，早有州官多远的就双膝点地，跪在道旁，口内高声报名，说道：“州官穆印歧跪接钦差大人。”内丁轿旁说：“起去。”州官答应，刚然站起。猛抬头见前面滴溜溜的起了一阵旋风。施公轿内，看得明白。

风定尘息。大人说：“跟着旋风走。”家丁内班一齐催马，赶到庄后，霎时旋风止息。现出稻田，轿到跟前站住。施公细看，并无别物，只见一丛稻米秧儿，穗叶全青。跟役连忙取来。大人接过一看，见稻穗甚是饱满肥大。又叫人来说：“你们进村去，找锹锄使用。”众人答应，进村找来。施公说：“从秧稻处往下刨。”跟役一齐动手，只刨有六尺深，竟刨出一个死尸。众人吃惊。毕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六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

且说内丁在稻秧下，掘出尸首来，连忙回明大人。大人又叫埋上，吩咐州官派人看守。又叫：“穆印歧，快速派你手下能干的差役，速拿‘旱道青’带到德州官衙，候着听审。”“是。”吩咐已毕，排开执事进城。不表。

且说穆印歧见轿去远，忙叫人：“来来来！快着。”跟役答应，跑到面前报名说：“小的张岐山、王朝凤叩头。”州官说：“快起。去、去、去……，快拿去呀！”差人说：“老爷吩咐明白了，好去拿呀！”州官着了急，说：“你们耳朵里塞上棉花咧？没听见叫快拿‘旱道青’吗？”公差说：“小的二人，讨老爷示下，什么叫‘旱道青’呢？”州官一见差人追问，更急了，说：“你们这些糊糊涂涂的混帐东西，我知什么叫‘旱道青’？赶明日大人还要呢！”说完，便叫拉马过来，带领役人，赶上施公，跟随轿后而去。

那两名公差，见本官走了，爬起来，发愣说：“这是哪里来的怪事？咱俩跟随十几年官，没见过这个糊涂虫，偏又遇着这宗奇事！合该是你我倒运。‘旱道青’，也不知是一人，是一物？州官浑虫，不问明白，便要差人去拿。”王朝凤说：“不难不难，我有妙计，不用为难。”张岐山紧紧追问。王朝凤只说：“走走，进衙自有主意。”一人捣鬼，一人



追问。进了大街，找一酒馆，二人坐下，要了壶酒，两碟子菜，喝着酒闲谈。张岐山放心不下，又问：“王哥有何妙计，快快说来。”王朝凤笑而不言，只说：“你多喝几杯，我才告诉你呢！”饮的时候不早，岐山忍不住又问。王朝凤手摸大腿，说是：“这宗差使，就得杠杠屁股，就算是妙计。”说着，二人大笑不止。

不言公差酒馆闲谈，且说施公坐定大轿，前护后拥，甚是威严。锣鸣震耳，清道的旌旗，乡长、地方在前喝退闲散人等。大人在轿内观看，只见跑过一群人，道旁跪倒，齐嚷“冤枉”。施公闻听，忙叫：“人来！”“有！”说：“快接喊冤状子。尔等众民人下去听传。”大人起轿入城，进了公馆。不题。

单言拿旱道青的公差，在酒馆叙谈。酒馆掌柜姓郝，名叫三道，其妻白氏。作这个买卖，带着卖豆腐、挂面。郝三道一见，就知是衙门的朋友，便就另眼看待。王朝凤说：“郝大哥，咱这村中牌头，怎么不见？”郝三道说：“他呀，老和尚代罄钟呢？”公差点头，又问：“郝大哥，你们这路北那三间房子无人住么？”郝三摆着手，说道“休提，休提”，低言说道：“那三间房，原是皇粮庄头盖的。有人曾住，无人敢问津。先有一家王姓，管家乔三爷常合他来往，住了二年，忽然不见踪影。里面并无值钱的东西，有些破碟烂碗，全都摔了。后又有人搬进去，夜里闹鬼，又走了。因此无人居住，关了有一年多咧！”公差闻言点头。郝三道说：“这房主，是咱德州一路诸侯——有名的黄隆基黄大太爷，谁敢惹他？”王朝凤说：“别说闲话咧，散散罢。这明日上堂，尝尝施不全的竹笋汤什么滋味，这是我的一条妙计。”说说笑笑，各人散去不表。

次日天明，公馆内施公早起，传出话去，今日进州衙办



事。有司答应，立刻传到外面，公堂预备停妥。八人大轿，喊道鸣锣，不多时来到州衙。至滴水落轿，去了扶手，施老爷下轿，升公位坐下。文武行参已毕，两旁伺候。施公吩咐人来，带昨日那些告状人上回来话。州官一旁答应，着忙往下跑，到外面说：“人来！来，来，快些把昨日告状的全都带进来。”公差答应，走出角门以外，高声大叫：“快快带昨日告状人进见。”外面听见，哄的一声，跑过几人，领着那些人进了角门，高叫道：“告状人带进。”堂上接音：“哦！”那等威严，不亚到了刑部，真堪畏惧。那些人进来，一字跪倒。施公留神一看，老少不等，各各愁眉不展，衣帽各别。看来诸民都有冤。

打开头张状词一看，上写“小民马滕壁，呈控皇粮庄头，无故殴伤人命，不准领尸一事。强霸不遵王法，倚仗势力，侵占夺抢……”种种灭法，俱写明白。施公越看越恼，往下开言说：“你这呈词，写的虚实，照此回话。如有假情，立追你命！”那人说：“不敢虚写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再说上一遍。”

马滕壁两眼含泪，口尊：“大人！庄头黄隆基，住在城外，万岁爷爷三等庄头。家有良田一千多顷，房舍成堡，墙壁坚固，磨砖到顶，三丈多高。村两头搭桥两座，磨砖大门，盖的齐整。桥上若有人走，先得通报打锣。家有獒犬如虎。都叫他霸王庄，又叫他恶狗庄。他绰号叫乌马单鞭尉迟公。上交王公侯伯、五府六部，还有个七星阿哥是朋友。招众天下绿林客，窝藏一群响马贼，州县官员不敢惹。霸占人家房子田园地亩，还叫房主交纳租银。若是不交，送到衙门，板打枷号，还得应承。此人专好美色，妻妾十几个不算，要瞧见别人妻女，略有姿色，叫人去说亲。本主若是不应，他说欠他多少银两，因不还才折算抢夺。若是出门，恶



奴围随，一群民人，见他全都站起。若是不遵，就是一顿鞭子，抽的满地下乱滚。有个管家，叫赛郑恩乔三。他一日能行五百里，见人妻女，有些姿色，他硬跑去强奸。小人不尽他的过恶。那日我父赶集，茶馆坐定，并未留神，没瞧见庄头。恼他不站起来，乔三叫他家人拉下来就打。一时被他们打死，可怜他年老，又不禁打。打死不叫领尸首，拉到他家，说是叫狗吃了。小的告遍了衙门，全都不准。老大人可怜小人无处伸冤。”说罢叩头。

忠良听见，脸都气黄，暗暗切齿，说：“哪有这样恶人，真是可恼！”又把别的状词，一张一张看过，言词虽是不同，却都是告他的多。施公暗想，此人万恶多端，无奈势力过大，若要明拿，只怕不妥，必须如此如此，方能除暴安良。老爷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你们暂且回家，各安生理，五日后听传对词。”众人答应，叩头出衙而去。

施公眼望州官，开言说：“你把昨日拿‘旱道青’的捕快叫上来，本部堂问话。”州官回身到堂外，高声叫道：“捕快张岐山、王朝凤，速来进见回话！”公差答应：“有。”来至跟前。州官说：“随我上堂去见大人。”“是。”“要小心回话。”“是。”公差来到案前，左右跪下，自己报名说：“小人张岐山、王朝凤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点头，下问道：“你二人拿的‘旱道青’呢？”二公差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小人领了钧谕，各处留神细访。城里关外，查了一日夜，并没见行踪。”施公见此光景，便抓了八支刑签，捺将下去。门子连忙拿起，指名叫道：“某役某役，快请头号刑来伺候。”一齐答应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七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家口收监

且说施公，摔下八支刑签。门子拿起，叫掌刑的伺候。皂班答应，立刻将二人撂倒在地，退下中衣，皂班举起竹板，唱号五板一换，打的血流满地，每人二十。公差说：“打死小的，也没处拿去，不知什么叫‘旱道青’！”施公更加气恼说：“再掌嘴！”又是每人五个大嘴巴，打的公差不敢出声。施公道：“抬出去，五日之内，要交‘旱道青’。如再违限，便加重责，连官都有不是！”州官说：“是，是！”不提。

单言那受刑的二名公差，方才板子、嘴巴，却不过瞒哄本官眼目。他们一马三箭，喝唱的劲儿，虚打的劲儿，官瞧着打的劲，撕皮掬肉，鲜血外冒，只是肉皮受苦，伤不着筋骨。两人见施老爷去远，忙叫人打了壶烧酒，喷在上面，用手揉了一阵子，便觉好了多半。扎挣起来，走了几步。张岐山、王朝凤拍掌，各玩笑臭骂一阵。

内中有个班头，姓曹，名叫栋虎，搭言说：“二位老弟，玩笑是玩笑，正事是正事。你们这差使，是奉钦差的命。依我想，这无名少姓的，哪里去找？今日受了比较，刑又太重，又给了五天的限期，期内就要办好。如何是好？你们俩跟哥哥走罢。”说话之间，天晚，忽见小马儿跑进酒铺说：



“三位爷们，不用喝咧！官府回衙去了。”三人闻听，忙忙站起。张、王二人，也不顾疼了，同到柜上，曹栋虎写了帐，奔至衙门，到里面回明了州官。

穆印歧也牵挂着这宗事情，由公堂伺候大人回来，到了衙中。听见差人回来，只道是拿住了“旱道青”，令人忙把差人传进。三人上堂，叩见州官已毕，站在旁侧。州官连忙说：“你二人拿住‘旱道青’？”这公差说：“大爷听禀：这‘旱道青’无影无形，实没法拿去。钦差大人传谕甚严，各处遍查并无影形。限满了，拿不到，大人必怒生嗔，打死小的不算，还怕的是连累了大爷的前程。求闪批出城，昼夜找寻。三天内得着‘旱道青’，保住老爷前程，我小的免受重刑。别的呈词由他办，事到临头再理论。”穆印歧听说，思前想后，说：“你们混帐东西，哄我来咧！我出闪批倒不要紧，好比开笼放鸟，你们无影无踪无音信，捺下鱼头，还是叫我搞不清。我想你们三人这般心眼，倒不如我先下这绝情。”叫：“内丁！”“有。”“快快看大刑！”曹栋虎着忙，说：“二爷暂且止怒，容我三人细禀。”内丁止步，又递过一阵眼色。曹栋虎一见，满心欢喜。怎么说呢？从来官向官，吏向吏。又都知道州府是个糊涂虫子。三人紧爬了半步，口尊：“老爷，暂息盛怒，容小的三人细禀。求老爷开一线之路，我三人感恩不尽。”言罢，咕咚咕咚叩头。印歧闻听，眉头一皱，生出一计，说：“罢咧，既是你们苦苦哀怜，老爷从宽。你同他两人，立刻把你三人家人入监，本州这才放心。”遂吩咐内丁，立刻传出：将他三家人口入监，盘费官领。内丁答应。又吩咐书吏，写了闪批，急速拿进用印。霎时写完拿来，用了印。州官说：“他二人领批拿‘旱道青’，你随本州办事。”又吩咐：“赏他二人京钱五吊，以作路费。三人叩谢爬起。内丁送出后堂，吩咐：快把他三家人口，押赴监



禁。只吓得三家男女老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众伴们看着，俱皆叹息。

张岐山、王朝凤二人，看着光景，谁人不伤心？也是无可奈何。硬着心肠说：“曹哥，你老人家为我们受累罢了！连老嫂子跟着受些囹圄之罪，我等于心何忍？”曹栋虎闻听，带笑开言，说：“这不甚要紧。你们俩放心去办差。使他们姐们、孩子，要受一点委屈，我就不是朋友咧！”总而言之，一言难尽。直到天亮，分手出监。

曹栋虎随着官府，办着差使。张岐山、王朝凤散淡游魂，出了衙门，信步而行，说些前后事故，愁眉不展。王朝凤说：“老弟，依我说咱们离了德州，进北京城里。我有亲眷，咱俩上那住几个月，再托人打听钦差信息。纵拿不住，差使完不了，还把家口定了什么罪名不成？施大人圣旨很紧，就不完案，他也得进京。咱们不管糴子州官，他坏不坏，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等他去了，咱们再露面接差，你看如何？”张岐山哈哈大笑，说是“好计，好计！施不全厉害，他杀不了家口，是时候他得进京交旨。只有一件，俗语投亲不如访友，访友不如下店。现今的世态浅薄，见咱把差使捺了，不免冷淡。咱们想着禹城有座辛集镇，集上有座小店，店东与我相好，咱投了去。慢说住两三个月，就是住一年，他也不好意思要房钱。快跟着我走罢！”

二人说话之间，走到太阳平西，到了禹城的北门之外。不多时，来到辛集。到了店门口，二人闪目观看，只见店门收拾齐整鲜明，门柜上有一付对子，左边是“兴隆客投兴隆店”；右边是“发财人进发财门”。影壁上四个大字：“张家老店”。看罢，正往里走，店小二早瞧见，说：“大叔从哪里来？哪阵香风刮到贱地？”张岐山说：“相公，你可好？二三年不见了，你们爷们这买卖越发兴旺咧！你父亲在家，可是



出外去了？”小二说：“我父上北京去了，目下就该回来了。大叔先进店罢。”二人走到店内。小二说：“请上房里坐罢，待小侄灌茶去，打脸水来。”回身拿了，送到上房，说：“我到外面招呼招呼行客，你多住几天。”说罢，笑嘻嘻跑到店外去了。二位公差，净面，吃茶，随时就拿过酒菜饭。二人用罢，觉着困倦，早早安歇。

到了次日，红日上升。他二人早早起来，净面吃茶。王朝凤说：“你这里熟，你去弄只尖嘴来，再弄上三两斤肉。咱老哥俩解解愁闷。”岐山说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遂拿了三吊京钱，去到街上，拐弯抹角，赶到集场。闹闹哄哄，只听吆喝：“黑大豆、高粱、小米、大米、芝麻、棒子！”又往前走，瞧见驴马市，牲口不少。霎时又到鸡鸭市，成筐成担。也有几个杂货摊子，设立两旁，有干鲜菜蔬，筐箩、簸箕、条筐、竹篓，诸盘器用不少。暗说这乡村小集镇这样热闹。忽见鸡鸭市站着一位老翁，鬓发皆白，有六、七十岁，浑身褴褛，声声咳嗽。他抱着一只鸡，二目模糊。岐山看了，良心发动，取出一吊京钱，叫声老者：“你这鸡卖给我，给你一吊钱。”老者闻言满心欢喜，说：“我这鸡，哪里值这些钱。爷们是行好的人，叫我多买几升食米。”千恩万谢的去了。

张岐山提鸡往回走，猛抬头，瞧见一锅猪肉，暗说我买生猪肉去。又走，见路南有两间土房，开着板搭，架子上吊着三四块肉，有几个人围着买肉呢。公差看罢，忙走到跟前，闪目看那卖肉的屠户：生的状貌凶恶，身高八尺，膀阔腰圆，麻面无须，粗眉恶眼，约有三十多岁；身穿蓝布衫，腰系蓝围裙，土色布的袜子，青布尖鞋，手拿一把砍刀，不住的割肉。这个一块，那个一块，只见那些人接过来就走，并不上秤，也不争论。张岐山看罢纳闷，暗暗称奇。这禹城



离德州不远，怎么就两样呢，莫非是肉贵不成？正自思想，人都散去。张公差把鸡放下，用脚踏住，拿出小钱一吊，前来说：“卖肉的大哥收钱，给我割三斤硬肋。”那屠户伸手接钱，也并不数花，随手捺在大钱桶内，回首把猪肉端详端详。不知怎样惹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二八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王朝凤饮酒得差

且说屠户韩道卿，往肉上端详端详，喀哧就是一刀，割了一块硬肋，回手递给了他，把砍刀插在架子上，回身就往里走。岐山一见，就说：“大哥先别走。这肉可倒好，就是骨多肉少，没点油，怎么下锅炒呢？你再添上块油。”屠户闻听，心中不悦，说：“尊驾必是远方来的。此处又是一样风景，买肉连油，此处不行。不信你去访访，外号就叫一刀，没有两样。”公差又气又恼，想着人在外乡，目下是孤身，且又心中烦闷，压下火气说：“大哥不用生气，买卖人有三分纳性。算我乍进芦苇，不知深浅。俗语说‘现钱买的手指肉’，再者，古人留下斗合秤，为的是公平。我原是德州人，相离不上七、八十里地，就是两样行事？实告诉大哥，说要在我们德州，别说饶油，就是白要，还得给一块呢！我心不明，请示大哥，怎么就立下这个规矩呢？”屠户见问，回嗔作喜，说：“哦，这就是了。尊驾知道，姚通砍肉煮汤。有个屠户叫黄一刀，不论人要三五吊钱肉，就叫黄一刀，再不用还手。人回家去秤称，每斤足有十六两，因此卖肉不用称。”公差说：“古人姚通买肉，遇见黄一刀罢了。如今我买肉，也遇见黄一刀咧。”屠户说：“虽然我不是黄一刀，怎奈众亲友赴了我的酒席，公议也送了几句号儿，尊驾



访访便知。”公差说：“你把几句号告诉我，我也明白明白。”屠户说：“你问此说，听我道来：‘辛集韩道卿，卖肉不用秤；准斤十六两，无欺更公平。’尊驾听真，并非我自夸，是此方乡亲们抬举于我，才定下肉规。请罢，不用唠叨了！”言罢，回身干他的去了。把这公差说的傻呆呆发了会子愣，无奈一手提鸡，一手提肉，只得回去。心中有气，暗暗思想：他论姚通，是《汉书》上有个姚二愣——招灾惹祸充军的人，马清、杜明陪着他住在店内。遇着恶屠户黄冈，割下一刀肉着他算。近方居民，不敢争论。他自称黄一刀。后终于恶贯满盈。如今又出了韩一刀。有心合他弄气，又怕耽误了大事。

正自叨念，忽见店门不远，迈步进店，来到上房。王朝凤一见，带笑骂声：“小猴儿崽子，去了这大半天，必定是叫黄莺撅伤腿咧！”张岐山说：“你们瞧这只鸡三斤肉，买的如何？”朝凤说：“好好，算你是吃嘴的好手儿。你快去罢，交了与他们白烫着。再叫他打一斤酒，烙三斤饼，叫他急快。”岐山说：“都交与我咧！”拿将出去，到一顿饭之时，小二用盘端来，全都齐备。小二笑嘻嘻说：“二位爷请用罢。要什么说话，小侄前面有事，不能伺候，担戴侄儿罢。”二人说：“咱是自家人，不怪你咧！请罢。”小二答应而去。

这二公差饮着酒，岐山说道：“你方才怪我来迟了，我在外遇见黄一刀。”王公差笑说：“什么叫黄一刀？”岐山说：“不论多少钱，要买三五斤，只割一刀，并无回手之理。”朝凤说：“你这全是鬼话，我不信。”岐山说：“若有句虚言，就是个忘八羔子。”王朝凤吃惊说：“有此事？特奇怪了！你细说我听。”张岐山遂将买肉前后话，怎么接钱不许饶油，并屠户模样，怎样说话，细说一遍。王朝凤听了，也是气恼。二人说说笑笑。王朝凤猛然想起，说是：“大喜大喜，



咱今日吃的是喜酒，快着吃罢！”岐山纳闷说：“这怎么算喜酒呢？”朝凤说：“有差使，岂不是喜酒呢？”岐山说：“又该你说鬼话了，这里哪来的差使呢？”朝凤说：“只管开怀畅饮，要没有差使，我就是鸡蛋，叫你生喝了。”岐山仍不解，又饮数杯。王朝凤说：“你想起差使没有？”岐山摇头。朝凤说：“你方才说那屠夫名字，叫什么？”说：“叫朝道卿。”朝凤说：“咱正是拿韩道卿来咧，岂不是有了差使？”岐山又念几遍说：“就是这字不同。”韩凤说：“这个音倒是全同。他必定是霸道一方。就有点不同，这差使我想交得下去。”岐山细想说：“王哥，倒是你参透，比我胜百倍。”二人遂低言商量一会，预备停当，叫小二收拾饼面，全不要了，说到外面走走再来。

二人遂即出了店门，直奔城里衙门投文。文、武官员，见是钦差公文，各派兵丁衙役前来，只言往辛集查集去。张、王二公差，忙的早就走下来了。二人共议，如何拿法。朝凤说：“咱哥俩到那里，先把他稳住，再等他们文武衙门的人，料他插翅难飞。”一路说些前后的话，不觉来到辛集街上。看看天有晌午，集尚未散。乱乱哄哄，男女老少，旗民僧道，买卖喧哗。二人无心观看，越巷穿街，走到肉铺门口。张岐山一丢眼色，低声说道：“就是这个卖肉的大汉，他叫韩道卿。”王朝凤吃惊说：“真长的凶恶！”二人一旁低言，定下了计策。忽听有人喊说：“老爷、二爷来查集呢！”二爷是常在街上行走，众人也不大理会。有人就过去先把街口查住。王朝凤拿了五吊多钱，来到肉铺，说：“大哥，我今日可不是唠叨，这可是好几份子呢！”张岐山说：“韩大哥，真有你的。昨日我割那三斤肉，到家一秤，足有三斤十二两。怪不得不肯饶油，再给我割三斤。”王朝凤说：“你是哪的，这么急呀？是我先递过钱的。”把钱往回一拉，串子



断了，把钱撒了满地。屠户瞧看，就去拣钱。王公差说：“拣钱不忙，你先割肉。钱丢了算我的。”屠户手执砍刀等候。王公差说：“我割五斤，我二姨妈三斤，厢房三大妈二斤半，倒座房大嫂子二斤。”屠户一咧嘴笑了。说：“我割一份，你再说一份。说了个乱七八糟，把砍刀捺到肠子里了！”王公差说：“咱们先把钱拣起来。”屠户闻听，这就弯腰拣钱。岐山用大棉袄头上一蒙，掏出铁尺。未知胜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二九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探隐情偶遇佳人

且说屠户韩道卿，弯腰拣钱，已是中计。张公差忙将大棉袄脱下，往屠户脑袋上一蒙。王公差踢起一脚，把他跌倒。张公差身后拔出铁尺，照手腕上打去，又照脚膀骨打了几下。打的那人大声喊叫：“乡亲们，快来救人！”王公差用脚蹬住，说：“你的事犯了！打你不算，还给你个地方。”但见铺外兵役一齐上来，绳缚二臂。登时人报官府来了。人忙设下坐位。两名公差上前打千回话：“小的二人回老爷：此人乃是钦犯。多派几个人，押送德州去见钦差大人交批。”文、武官回答：“二位上差，略等片时，我们自有办理。”公差答应，站在两旁。

县官与守备，吩咐带过屠户来。下役答应，把韩道卿搭来。县官说：“屠户，把你所犯原由说清，我好差人行文解你去见大人。内中干系我们考程。照直说，你如有一句虚假，文书轻重难分。”屠户见问，磕头碰地，说：“小人祖居河间府任丘县。父母双亡，并无弟兄。小的一人，飘流外乡，习学买卖，积攒数年钱财，娶妻许氏。丈人、丈母去世，并无别的亲眷。住在此地，卖肉为生，已有三年。童叟无欺，奉公守法，不知所犯何事？他两个人买肉，并不为什么，他们动手就打。叩求老爷作主，给小的鸣冤。”



这守备乃步兵出身，幼年习学武艺，拿弓把子，捕盗拿贼，数立奇功，争到守备前程。这位老爷，姓张，名光辉。知县乃捐纳出身，姓周，名文魁。二位爷说：“屠户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屠户说：“小人叫道卿，姓韩。”守备说：“周老爷，你听听名字，与来批不对，文书上写‘旱道青’。”这位县爷，一肚子臭屎，自保身家，哪管别人生死，遂即答道：“张老爷，你我何用耽此惊怕？钦差、州官，俱是上司，德州来人拿的。不用追究，令人抬到车上。”又派地方看守肉铺。

且说张、王二公差，先跳上车去，县里的捕快丁兵全上车，半夜就到德州。官差进店歇息。那天将亮，忽听炮响，就知是开城，照旧上车押送，穿街越巷，来到州衙门外。

且说德州州官穆印歧出州衙，下役跟随。张岐山、王朝凤见老爷出来，忙忙上前，跪倒报名说：“拿住‘旱道青’。”州官说：“好好好，快带他来。”下役答应，搀着屠户，来到角门。该值人喊报犯人进去。前有两人提着脖子，推推拥拥，到了滴水檐下，一齐用力。把屠户咕咚摔在地。众役退下。州官侍立一旁，容他苏醒过来，哼哼有声。施公说：“抬起头来说话。”屠户叩头说：“小的祖居河间府任丘县，搬到辛集，娶妻许氏。开猪肉铺度日，并不为非作歹。这公差何故把小的浑身打伤，拿着个大铁尺打人。不知小的犯了何事？无赃无证，是差役错拿人了。求老爷作主释放，得命归家，焚香念佛。”磕头碰地。施公坐上暗想，没有对证，如何招认？一扭头，说如此如此，速去快来。不多时，带一个人来，跪在一旁说：“小人是地方，在黄庄居住。李家的房后，有个韩道卿，伊妻许氏偷跑，并没音信。房子里以后闹鬼，无人敢住。”施公一摇手。地方叩头，起身而去。施公发怒，说：“我看你满脸凶恶，定是个匪徒。应该先打



后问，姑宽恕一日，自有公断。人来！”“有。”“带下去，暂且收监，明日再问。”下役把韩道卿收监。施公吩咐州官说：“两名公差拿犯人有功，每人赏银五两。家口受惊，不论老幼，每人赏钱一吊，免差一月。”“是。”穆印歧答应，退步回身，出了公馆回衙。

再言施公与天霸闲谈，说些放赈红土坡的故事。又说旋风引路，掘出尸首的事，施公略有为难的意思。又说道：“本要拿‘旱道青’，虽则是韩道卿，三字不同，看他相貌，绝不是好人。没有对证，如何他肯招认？但听得他妻许氏；姓李的妻，亦是许氏。二许之中，或有隐情。但此事必须暗访，恨无其人。”黄天霸欠身说：“恩公这是何言，此事亦不甚难，小人情愿效犬马之劳。”施公惯用此法，明是满心叫他去，偏说不敢劳动。天霸改换行装。施公吩咐，传张岐山、王朝凤示谕明白，一同天霸，暗暗出了公馆，直扑德州大路，关乡而去。

路上，张岐山说：“将爷，咱此去先奔黄庄。”天霸说：“先访李姓妻许氏的年貌，素日的行为，合李姓的形影。访真了好上辛集，再访拿韩道卿妻许氏，年纪形容。两下一对，便知详细。”岐山说：“我们听将爷主意而行。”天霸说：“是是，快赶路罢！”说说笑笑，来到黄庄。进村，进了酒店。岐山说：“大哥，给点现成酒菜来。”酒保说：“有有有，油炸果子，全都现成。坐下，坐下，我拿火，先吃袋烟。”

三位坐定，忽见又进来三人，公差认的是二个看尸首的，一个是地方周义。见了笑说一阵，坐一桌，让天霸上坐，众人一围。岐山说：“周哥，你是此方地理图。有偷跑的姓李妻许氏，你可知道么？”说是：“上差，你不问我，我也不说。我是此方根生土长的，谁家我不知道？偷跑的男子，姓李，名贵，名号醉鬼，赶边猪为生。”岐山说：“李醉



鬼赶边猪？”周义说：“不错，常不在家。他住的是黄隆基的房子。管家常来往，无人敢撵。不知因何逃走。他妻许氏，真是风流人物。不是我说戏谑话，我倒常去。男的不在家，我们就去见许氏，叔嫂相称，爱斗个嘴唇，说些皮磕笑话拉倒咧！没别事情。那许氏的容貌，乡村之中，并无二个：长细软的杨柳腰，发如墨染，柳眉杏眼，耳戴排环，容长脸面似银盆，牙齿如石榴子，十指尖如春笋，玉腕佩金镯，满手的金银戒指，金莲不到三寸，曲儿唱的更妙。这许氏岁数，今年二十六岁，他是三月初六日子时。就是一样，可恨月下老天不公平，配了一个丑汉李贵。我说并不是虚言，这里有个原故。德州城东北有位黄庄头，他有两管家。一个叫乔三，一个叫刘德。这个美人，就是乔三包着。”天霸说：“同有公事，酒要少吃。叫他们拣去，咱好赶路。”岐山说：“离辛集不远，咱到了，就住张家店。我那里相熟，好会店主人，打听打听事情。访着实犯，好回去夸功。大人一喜，至少又赏银五两。”天霸心中不悦，说：“大丈夫当求名节，赏银几两，我都不要，全是你们的。今晚我去，大事就成。夤夜我进内院，你俩在外听候。若有知会，不可怠慢，凡事要加小心。”公差连说“是是。”正走，抬头看见辛集，直奔张家店。

店小二笑道：“昨日得了美差，连被盖都不要咧！”岐山说：“昨日押着犯人回去的，哪得工夫？快拿脸水、茶壶。”“是。”登时全都运来，说：“请问三位爷，先用酒，先用饭？”天霸说：“一齐用。”“是。”答应着，随即端来。说：“爷爷，请用罢。这又是一只鸡，三斤肉白煮的，三斤饼随后就到。先喝酒吃肉。”

张岐山想起，说：“将爷，想跟我们走这一遭，还没有领教爷爷贵姓高名，哪里人氏？”天霸微微冷笑，说：“祖上



家乡，不必细表，子不言父讳。愚下姓黄，名天霸，初在江都跟知县。不说有名人尽知。黄某年幼习武，家传刀法，外有镖枪三支，百发百中。剿灭贼寇，飞檐走壁。方在山东，拿住红土坡贼人于六、方成，几百喽兵全都赶散。今保钦差到此。”二公差吓得魂飞魄散，忙站起来，躬身施礼，满脸陪笑说：“我两人实无知，是失敬，求爷爷耽代恕我们愚蒙。”天霸说：“岂敢，岂敢。咱们同是当差，无分彼此，请坐请坐。”依旧坐下共饮，让酒让菜，倍加钦敬。

饮毕，三人出店。公差引路，登时来到韩屠户门口。天霸闪目观瞧，见两边有夹道，通后街，铺后就是住房。看罢，说：“二位少待，等我越墙而过，听听动静，千万不可声张。”二位说：“是是。”天霸遂走到墙根，一伸虎腕，纵身上去，轻便如猫。二公差点头，说：“他的话，果然不错。咱们藏在暗处等候。”那天霸，在墙上移动时，听见房中有人咳嗽。爬身轻移后坡，依房脊伏身听了一会，院中无人，移身前檐，伏身静听。屋内有人说话，咳嗽一声，姣似鸟音，说：“相公不要害怕，拙夫被人拿去，并无别的亲故，只管放心。就是昼夜同欢，也没人来哼一声！若同外人，就说你是我的亲兄弟，还怕什么？奴为你，常在门前望瞧。一时不见，我坐卧不安。忘了亲夫，废了人伦，总是爱你的心盛。”又听一男子说：“自从那里瞧见你，我的魂就飞了。”天霸在房上句句听真，只气了个肺炸，一翻身轻轻落地，回手拉刀，要把狗男女一刀一个，立时杀了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三〇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韩道卿恶满遭擒

且说许氏，勾引情郎，正说到情密之处。天霸哪里容得，恨不能刀剁两段。又听姣声说：“我的真心，都掏出来了。你可别对外人说。别嫌我残花败柳，侍奉郎君，管叫你称心如意。我那本夫叫李贵，同着韩道卿作伙伴，赶边猪为生。因此人常到我家，不分内外。这就是奸从夫勾引。奸人入门，背着我夫，把奴奸骗。奴家不准，他就是要命。把奴拐到此处，叫奴家日夜愁思。那日看见相公，必是好人，你我到了一处，到老我也没二心。我叫许金莲，又叫三姐，今年二十六岁。本是屠户强占，我也没法。可喜他被人拿去，一定当堂拷打问话。”不表。

且说张岐山，自从天霸上屋，忍不住叫王朝凤托着他上墙来，探头听话。只听见有男子声音，心中纳闷：屠户被拿，该剩他妻一人，哪里的男子声音？想是天霸也行苟且呢。必得下去瞧瞧，我才放心。想罢，双脚落地，咕咚的一声，惊动屋里淫妇，说道：“有人！”奸夫怕是捉奸的，急忙站起，也不要美人咧！开门往外就跑。天霸见了，一个箭步伸手抓住，说：“你这娼妇养的，往哪里跑！”只抓的他浑身筛糠相似。屋内淫妇，大声喊叫：“街坊爷们，了不得了，



有贼了！”这一喊叫，前面看铺子的二人惊醒。连忙爬起，穿上衣服。一个使铁尺，一个使擗子，忙开后门出来，竟奔天霸。好汉一见，忙把狂生往张头那边一捺，咕咚栽倒。张岐山上前按住。天霸回身，不慌不忙。瞧见擗子，就将身子一闪让过，随跟进步，去使了个黄莺掏嗦，抓住了复又一推，咕咚摔在地下，只是哼声不止。后面那人着急，一个箭步上来，抡起铁尺照脑袋打来，天霸一闪。铁尺打空，使的劲猛，往前一栽。天霸趁势一拳，打了个嘴按地：“嗒哟，嗒哟。”张岐山按着狂生，猛然想起，那两人必是看铺子的人。连忙说：“将爷，别打咧！问问他们，是作什么的。呔！我们是奉钦命前来公差。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二人听得这说，连忙爬起，说：“我们是县中捕役，奉命看守肉铺。忽听里面有贼，哪有不管之理？哪知道全是自己人。求上差息怒，算我们在圣人门前卖《百家姓》。”天霸带笑说：“方才二位直撞过来，我若不急闪，早着了重伤。”捕役说：“不知上差到此，求恕，求恕。”天霸说：“天大亮，你们去一人到县，如此如此，急去快回。”回说：“是！”一人先到肉铺，取了几条绳子。天霸吩咐把这奸夫捆上，再去捆那许三姐。

且说那三姐，早听见好汉告诉县差那一片言语，自料自己的事情，遮掩不住了。听得浑身冷汗，粉面焦黄，也不敢浪叫咧。又见公差进房，知道无法可使，只得任凭差人绳拴粉项。此时衣襟没扣，把县差也招出邪僻来了，不住的给他拉衣裳，趁机摸他两乳，叫：“小娘子慢慢的，别穿歪着鞋尖。多蒙你昨晚上给酒喝，你敢是耍朋友，叫你瞒哄了许多。不是上差在外，早把你按下了。快些走罢，好给你我对词去。”拉过奸夫，拴在一处。

霎时天亮，招惹的闲人齐来观看。也有说武禄春宦门弟子，不该这样下贱的；也有骂淫妇欺夫偷汉的。众人正围着



看笑话，忽见狂生的寡母跑来，见儿子犯法，一阵子大骂：“武禄春，好小子！放着书不念，干出这无耻之事，看你怎么见人！”又骂声小娼妇：“我好端端的儿子，叫你这无羞的小娼妇引诱坏了。你心下何忍！”骂着，赶上去就打，被众人上前拦住。

又见县中那名公差回来，望天霸说：“将爷，我们县主说，多多拜上。县主有皇差，不能面会。令派大车一辆，马一匹，护送兵四名。这还有点茶资，望你将爷笑留。”言罢，双手送过。天霸一见，笑而不言，望着岐山、朝凤说：“你们两哥替我收着罢。”张、王闻听，满脸陪笑接过去——是一大包银子，真是喜出望外，入了腰包。黄天霸换了衣服，说：“我先骑马回州去见大人。你们随后押解速走才好。”二公差回答说：“将爷，诸事交给我俩罢，放心先请。”县役引领出门，好汉上马，一抖丝缰，骑马如飞而去，先回德州。

且说天霸沿路加鞭，早进了德州城，来到公馆。正遇施公办理公事，看见天霸，满面堆欢。天霸单腿下跪，口内称恩公，把一往从前，细禀了一遍。施公点头说：“此事已定，且请坐下，多受辛苦。”黄天霸侍立一旁。

且说二犯人的车，到州衙门首。那些同事的，见张岐山、王朝凤得了差使，上前问明白原故，无不欢喜。岐山叫声曹头：“你去替我们回一声，好交差销票。”曹头点头说：“交与我罢，少等片时。”言罢，回身进衙。不多时，只见他笑嘻嘻出来，说：“你二人大喜，官府很喜欢。少时出来，就带你二人去见钦差大人。”说话未了，只见州官乘马，带领跟役出来见了。朝凤、岐山带奸夫淫妇，跪在马前，把一往从前的事，回明了。州官闻听大悦，连珠般说：“好好好，起来起来。快着快着，带他们去见大人。”言罢，打马先走。青衣喊道说：“闪开，闪开！太爷来了。”吓得军民人等，往



两旁一闪。张、王二人，带着差使下役，跟随来到公馆。州官下马前行，率领犯人，来到仪门，知会门上，通报进去。不多时，传出话来：“外面当值人听真，钦差大人吩咐了：州官急速回衙，全班伺候。大人立刻上州衙升堂理事。”穆印歧连嘴说：“是是是。”急忙回身出公馆上马，带着众人先回。内丁又吩咐：派执事全班，伺候搭轿。“哦！”该值答应。只见仪门大开，走出贤臣，上了大轿。地方吆喝，青衣喝道，来至州衙堂口落轿。州官、三衙跪倒迎接。施公摆手，二人站起。

施公转上升公位坐下，三班喊堂。堂规已罢，站班齐整。州官、三衙站立公堂左右。施公吩咐：“带奸夫、淫妇！”“哦！”三班答应，跑至堂口，大叫：“原差呢？带奸情！”张岐山、王朝凤一人站着，一人进角门，高声报道：“犯人当堂！”外接声，公差来至月台，手提铁锁，往前一撻又往后一拖，把二犯咕咚摔倒，跪在地下。施公说：“抬起头来。”两旁施威。奸夫淫妇，战战兢兢，一齐抬头。施公细看奸夫：年岁不过二十上下，白面焦黄，两眼垂泪，相貌透着斯文。又看淫妇：虽是惊恐，尚不甚怕，香消粉退，暗藏春色，不过二十多岁，像有淫行，举止不稳。施公说：“武禄春，要你实说原委。若要虚假，立刻就动大刑。”武生见问，垂泪说：“我父举人，早已辞世。剩下寡母孤儿。子不言父讳。文生武禄春，自十六岁入泮，今年二十一岁，闭户读书，不敢招灾。隔壁住着韩屠户，他妻许氏太轻狂。他夫被捕役拿去，家内无人。文生一时心昏，被勾引过去，说些淫词，勾引邪情。我想要跑，被他闭门拦住。这是实情，并无虚假。”言还未了，许氏听得，真气得柳眉直竖，杏眼圆睁，忘了在大堂上咧，大声骂道：“娼妇养的！别混赖人。你常从铺前来往，见了奴家，就发浪声。几次调戏，我不理



你，怕人耻笑。你见我夫被拿，你才安不良之心，夤夜跳墙去行奸骗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三一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黄庄头闻名添喜

且说许金莲一派抵赖之词，惹恼钦差，一声吩咐：“皂班，把他揪住！”扯开青丝发，用手搬住头，跪在地下。可怜他瘦小腰儿，雪嫩粉脸，挨着磕膝盖。掌刑的这位少年，曾受过他害，弄的家产尽绝，亲友稀少，时常抱恨。今日见此淫妇，不由心中发恨，说：“我耿布顺也不顾大人嫌疑，我是要多费点力气。”只听吧吧几声，可怜打得他粉面含青，玉牙活动，“哎哟，哎哟”，连声不止。姣嫩脂肤，如何禁得住这样重刑？施公看的明白。

只见淫妇说：“不用打咧，我全招了，等我从头实说罢。小妇娘家姓许，奴叫三姐，今年二十六岁。嫁与本村李贵，成就夫妻。夫因家贫，与人抱鞭赶猪。搭了个伙计，名叫韩道卿，常来常往，不分内外。那日李贵不在家，他硬行奸淫奴家。孤身妇女，实是无奈，才把贼从。谁知屠户大胆，把我亲夫杀死，暗暗埋在后院。他怕庄头知道，才把小奴拐到辛集。奴与韩道卿同床共枕，其实不是本心情愿。后来才勾引武禄春，郎才女貌。天意该当丢丑，并无一句虚言。”说罢，叩头。施公听罢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不怕不招。”随吩促进把韩道卿提来。众役答应，登时提到。

韩道卿一见许氏，又有一书生，就知他又续了情人，事



必坏了。他跪在地下，施公叫许三姐，把前话又叙了一遍。施公叫声“屠户”！那屠户怕受刑法，俱各招认。书吏写了口供。施公提笔判断：“韩道卿谋奸拐骗，伤害人命，该当斩罪。许氏通奸，谋害亲夫，照例应劓。文生武禄春，有玷孔孟，虽未成奸，应发本学，革退秀才。死尸掩埋，俟等尸亲再领。”判毕，拿下，把三人亲笔供招画完，立刻带下收监，解学的送学。

诸事毕完，正要退堂，忽见前面那一群告黄隆基的，一齐上堂跪倒。口尊：“青天大老爷！小的们等了数日，不听呼唤。今日冒死前来，叩乞大老爷与民作主。”施公说：“汝等暂回，我自然有个道理，你等听传。”“哦！”众人站起退出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伸手取拜帖，放在案上，笔走龙蛇，顷刻写完请酒字柬，望关小西说道，你只如此如此，千万留心，不可误事。小西答应，转身而去。施公这才退堂，上了大轿，复回公馆。不表。

单言小西上路，心中暗想，请皇粮庄头，他与我无一面之交，那时见他，须得见景生情，不可误事。才要问路，只见酒旗飘摇，想着喝几杯壮壮行色，再去打听。遂进酒铺，要了酒菜，一边喝酒，就问皇粮庄头的住处。店主一一说知，小西点头说：“多多承教，就此告辞。”又就大道前行，不多一时，只见城墙高大，树木成林，深沟绕墙，绿水旋流。走到临近，又见一座石桥，桥边有一酒铺。铺内出来一人，大声吆喝说：“呔！你这厮要往哪里走？未曾来到霸王庄上，也不访访。不是我看见，再往里走，还叫狗吃了呢！是什么人使你来的，作什么来了，快说！”好汉闻听，暗想话不虚传，他的奴才这等横暴，那庄头更不用说了。好汉又往前走了几步，压下火性，躬身陪笑说：“乡亲请了。”那人



说：“谁合你是乡亲？有话快说，没功夫与你唠叨。”小西说：“列位何必动气呢，我是奉大人之命，不得不到宝庄。”一人带怒答话：“你说五府六部，朝郎驸马，王侯公伯，你叫了他来，哪个我不认的？你说是哪一家，我给你通报。”小西说道：“我奉康熙佛爷钦点镶黄旗汉军三甲、巡按老爷施大人之命到此下帖。”那人听见，把手往上一扬，说：“哦哦！我想起来了，尊驾贵姓？”小西说：“不敢，我姓关。”那人带笑说：“关爷，要提这位施大人，我更知道他的根底。他祖上海岛称为寨主，招安平服水寇，主上大升赏世袭镇海侯，入了镶黄旗汉军。少爷进京受官诰，祖上镇海口，未尝动身。二爷升了知县，因拿桃花寺和尚有功，又钦点山东施粮。想着必是回京交旨，路过此地。他也知我们大爷根底，往来王公侯伯，还有位索皇亲七星阿哥，都是朋友。施大人必知道，你来的必是请帖。”小西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，真有先见之明。请问爷上贵姓高名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姓胡，名可用是也。”小西说：“没的说，借重尊驾通禀。”那人带笑说：“你们少坐片时，待我去禀。若是别的大人下帖，未必能见。这位大人很有听头，是我领你同去。”

小西遂后跟着，霎时来至濠边桥头。有土房二间，檐下挂一小锣。从房里走出一人问：“胡哥带此人何往？”胡可用将一往从前，说了一遍。那人说：“等我打锣通知，你好带他过去。”遂举手连打三声，回身往屋里去。小西跟随过了板桥，来到砖堡门首，又走出一人，问明来历，取槌敲点三声。门内又出来一人，问个明白。又说：“胡大哥，咱俩进去，叫这位外面听信。”胡可用说：“使得。”一人说：“张大哥，你同此人作伴。一则看狗，二则叫巡风的瞧见，你好说明来历。”那人答应，二人进去通报。小西细看宅舍，真比王府威严。正在观看，忽见胡可用出来，笑说：“关爷大喜，



我们太爷喜欢这位老大人，一听说差人下帖来请，满脸带笑说：这位施大人德州下马，我当先拜望他去，他倒反过来拜我。连说了几句‘好一位知趣的施不全！我必得回拜他去，正是来而不住，非礼也。’吩咐叫你进见。我告你可得小心，见了必须下跪。太爷若一喜欢，必定有赏。得了赏给我一半，见面结个交情。”

胡可用在前，好汉跟随，暗暗说道，这就是龙潭虎穴，见面平安，明日准去。要是稳中计，我必先杀庄头，死也有名。拿定主意，来到南边一小门，倒厅五间，出廊舍满院景致。胡可用说：“你就在台阶站住别动！少时我们太爷就出来。”言罢，跑出一人说：“小的们呢？”“有。”“快收拾干净，太爷来咧！”只见四个小童，扫掸灰尘已毕，从门内走出一人，衣服鲜明，仆人跟随不少。小西定睛一看，年有五旬之外，身体胖大，相貌凶恶，黑面大耳，豹子眼，连鬓胡须，鼻大口方，一脸黑肉；头戴西瓜皮帽儿，红顶青穗，迎面顶上嵌珠，又白又大。穿的是织就五爪团龙袍子，是天蓝颜色。足登厚底官靴，倭缎蟒袍，一色鲜明，一步三摇。后跟家奴一群。到了倒厅，坐在椅上吩咐说：“快带来人，叫他说个明白，我好回拜施大人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三二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赛郑恩暗算忠良

话说关小西，看罢庄头黄隆基，原本生的恶相架子，款式倒不俗。腹内说，他虽乡下人，一切房屋陈设甚是精致，比京都旗下老爷们不矮短。见他这一副凶眉恶眼，我今到此，还不知吉凶怎样。

不表小西暗自思虑。单言庄头在椅上坐定，笑着说：“叫施不全打发来的小厮进来，我问他话。”家丁答应一声，望小西说：“那人跟我来，太爷叫你呢！”好汉闻听，并不答言，举步上前，假充愕怔，两眼可直瞅着庄头；从怀中取出字柬来，往上一递。黄隆基有点心中不悦，伸手把字柬接过，摇着头说：“小厮，见了你太爷，也不下跪，也不叩头。别说你哥哥儿，就是你主人施不全，见了你老爷，也得哈哈腰儿。罢了，打狗须得看主人，太爷今瞧施不全之面，暂且恕你出去。外边站着！”家奴一齐大声说：“楞头青，听见了没有？太爷恕你不跪之罪，出去站着罢。快去！”小西仍不答应，暗说“爽利”！转身出门下台阶，还在原处站立。不表。

且说庄头用手从封筒内取出字柬，留神细看，只见上写着：



本巡按施奉请 台驾光临，明日候教，勿却是幸。

不全拜。

庄头看罢，点头扭项，望家丁们带笑说：“施不全先作顺天府，我见过他，生了个四六不成材。可笑万岁就看上他咧，升为钦差大人。耳闻他有个听头儿，会想邪钱，故此我喜欢他。又是好汉的后代。他也知道咱家爷们有个名望，因此才下请帖，请我相见。这要是六部九卿大人们，哪有工夫会他们呢？”言罢，把红柬放在桌上，站起就往外走。走着说：“叫那小厮等着我。施不全眼内既有我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我就此更衣，同他进城，会会施不全大人才好。叫可用陪着，赏他杯茶吃。”除却胡可用，余者跟着庄头，一拥而入。

且说胡可用，见众人俱去，左右无人，他上前伸手把小西一拉，说：“你到台阶上坐着歇歇。”小西答应，二人一齐坐下。胡可用低言说道：“关爷你造化不小，你不下跪，竟免了一顿脚踢。那时老爷回来问话，你跪下罢。光棍不吃眼前亏。”小西故意迟了一会，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不用嘱咐。我有一事不明，说是院中狗多厉害，为何不见狗的影响？”胡可用说：“关爷不知，宅内恶犬足有一百多只，派四个人喂养，都在北角，白日圈起，更定这才撒开。外人给起了外号，太皇庄叫作恶狗村。”小西点头。

不表小西、可用叙话。且说黄隆基，家奴跟着，出了南院，来到自己住房，进内更衣，家奴都在门外伺候。忽见大管家乔三来到，众奴一齐站起，个个垂手侍立，如同侍候主人一般。乔三见众人侍立，便说：“孩子们，坐着罢。”又问：“太爷呢？”众人见问，即将施公下帖之事回了一遍。乔三说：“幸而我回来，他几乎投入施公套圈！”迈步入内书



房，但见庄头更衣，乔三上前打千，回话说：“太爷，不用更衣咧。奴才有话回明了太爷，可行可止，再细酌斟。”庄头点头说：“有话起来讲。”乔三站起，侍立一旁，说：“小的今早进城，到当铺盐店烧锅里算帐，已闻施不全把告咱爷们的呈状收的不少。他差人下帖入城是计，此事恐有不利。”庄头说：“依你哪样办法？”乔三说：“依小的拙见，先打发来人回去。咱到东院与响马商议商议，今夜叫绿林朋友去几位，潜入金亭驿行刺，如何？”庄头闻听，说：“此计最妙，就先打发来人回去。”乔三答应，望众奴说道：“你们跟我去见投帖之人。”众奴答应引路，霎时进了南院。

胡可用看见乔三，连忙站起，低言又望小西说：“你快站起，我们管家乔三爷来咧！”小西只得站起，偷眼观瞧，但只见一人出来，进到厅中。叫声“尔等快请那人来”。一人答应出门，眼望小西说：“乔三爷请尊驾呢！”好汉闻听，暗说道，这事有些差了！庄头说更衣出来就走，为何此人不来，打发管家出来呢？又加一个“请”字，其中必有原故。见面听音，便知详细。想着，带笑说：“不敢。”跟那人进去。乔三见豪杰，站起身说：“看坐。”有一人拿过一张椅子来，放在对面说：“上差请坐。”小西见恶奴带笑，以礼相待，只得陪笑回答说：“爷上请坐，我小的有僭了。”小西对面陪坐。乔三扭项，又说：“看茶来。”众奴答应走去。不多时，托盘端了两杯茶，先让小西，然后递与恶奴乔三。茶罢，乔三望小西陪笑开言，说：“家主进内更衣，才要进城，心疼不止，老病忽发，不能前去。尊驾回去，善为周旋。容日病好，必去赔罪。”小西回言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就要告辞。乔三复又嘱托说：“多有借重了。胡可用送上差出村，小心恶犬。”可用回答“晓得”，眼望小西说：“我来送爷出庄。”好汉站起身来。乔三说：“失送，望祈包容。”好汉回言“不



敢”。乔三与小西哈腰而别。小西在后，可用引路，一同而行。到了庄外，二人拱手而别。

小西走着，心中暗想，我看恶奴言谈礼貌，强于他主百倍，他给家主托病，心内却藏奸诈。一边走着，一边想，霎时来到金亭馆。面见施公，将已往之事细说一遍。贤臣点头，心中为难：请他不来，拿他又费了事咧！众军民呈状无数，无人原案，如何是好？忠良眉头一皱，计生心来。一摆手，小西退闪。贤臣忽闻天霸在一旁冷笑，施公暗里察见。待小西出去后，明知故问：“壮士冷笑何故？”天霸见问，只得上前打千，说：“老爷容禀：想庄头那厮，不足为惧。久闻绿林中有人讲说，他手下有个管家乔三，外号飞腿，手使单鞭，坐骑乌马，黑面目，满部胡须，文武都通。人送他外号叫赛郑恩，专爱结交盗寇，招聚能人，窝藏好汉，足智多谋，心毒手狠。庄头见帖，真心前来，打算是要与大人交好。忽又推病，必是乔三识破咱的机关，拦住不叫主人前来，其中定有恶计。依我细想，或者他夜遣贼人到驿馆来害老爷，千万提防才好。”贤臣闻听，心中不悦说：“壮士此言差矣！恶人不过叫贼人来害施某。我想就算他文武精通，怎奈有官兵昼夜巡查，何足惧哉？”黄天霸微微冷笑，说：“恩官所想，虽是如此，怎奈暗箭难防，他并不仗争战之勇。依老爷想，白日有兵将堵挡，夜晚有城守巡捕，但自古道‘能人背后有能人’，不可不防。想当初江都县，衙内巡逻，衙外有兵丁，恩公灯下观看案稿，我小人夤夜进内，谁人知晓？”

施公被天霸几句话，说的低头不语，心中有些恐惧，不好明言。暗想，明有防备，暗来行刺，令人难防。当日天霸行刺，不亏我三寸之舌，焉有今日。思虑了一会，有些胆怯，可不肯带出惧色来，反倒含笑说：“壮士，依你怎样



呢？”好汉说：“哪用恩公挂心？古云：‘年年防火，夜夜防贼’。就只小的与小西二人，自己防备。我在户上，他在地下，每夜如此。大约贼人有天大胆子，白日也不敢来。即便夤夜行刺，不过一二人，何足惧哉！”施公点头，即嘱小西一同防备。不表。

且说乔三打发小西去后，到东院见了众绿林，说几句客套话，一齐坐下。吩咐厨役收拾酒菜，与众寇饮酒闲谈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三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黄天霸信义全交

话说恶奴乔三，与众绿林饮酒闲谈。正饮在半酣之际，才要提叙谋害之话，忽然跑进一人，走到乔三跟前，躬身带笑说道：“庄外来了一人，年纪三旬上下，身形瘦小。穿平常衣服，坐骑白马，身带弓箭，拔一支髻头眼，望空中射去，坠下，用弓梢接来，滴溜溜一转，接在手中。把弓箭插在囊中，下马躬身，口称‘线上的来到，借重通报一声’。小人特来回禀知。”乔三尚未答话，忽见一位老江湖带笑说：“三弟，此人来的正好。我们正想趁施不全奉旨山东赈济，饱载而归，截他些路费，哥们也好各奔前程。连连在此搅扰三年，我们心下不安。”乔三闻听，知道这家好汉，乃响马的瓢把子。姓褚，名彪，年有五旬，浑身武艺。手使双拐，一匹甘草黄马，一日能跑三四百里。那马好像透骨龙，每日吃的都是小豆。恶奴见过他的本领，敬之如神，连忙带笑，尊声：“老仁兄，你我却似同胞，何言搅扰二字。不知来的此人，怎样称呼？”褚彪说：“此人姓朱，名光祖。我素知他是真正好汉，少时请进，须要接迎才好。”乔三说：“快请。”那人答应，转身出去，霎时回报。

那人到了门前。乔三连忙站起，同众接出门去。褚彪忙叫：“接马！”上前拉手。光祖带笑问“大哥好”，褚彪答言



说“三弟好”，又说：“老弟过来见见，这就是我常提的黑马单鞭的乔三爷。”朱光祖闻听，松手往前紧走两步，与乔三拉手儿说：“久闻三太爷很圣明，今日特来拜望。”恶奴回答：“不敢，兄台过奖了。久闻大名，今睹尊颜，三生有幸。”朱光祖谦逊了一会，只得先行。一同众盗进厅，让坐，分宾主位坐下，又添酒菜。敬酒已毕，席前乔三说道：“施公现在德州下马，不日回京。咱们借些盘缠，想烦劳众位，白日乔妆扮作平人，混入德州城去，夤夜齐进金亭驿，杀了赃官施不全，抢去财物，众位只管四散。”朱光祖噗哧的笑说：“列位兄台，休生暴躁。古人云：‘将在谋不在勇，兵在精不在多。’”乔三闻听，答言：“若依贤弟，怎样办法？”光祖道：“这点小事，何用大众进城？交给小弟，只须如此这般，便可成功。”褚彪说：“别说过头话，事若不成可奈何？”光祖闻听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仁兄，不必小看于我。我与仁兄一别几年，遍访名师，受异人传授，善能飞檐走壁。众位不信，当面打扮与众位看看。”光祖安心要显显本领与众观瞧，把众人请至当院，蹿蹦跳跃，上房越脊，不亚如猴猕一般。乔三观之大悦，褚彪连声夸好。褚彪说：“愚兄与弟相别几载，哪知你强胜十倍。我们大家恭敬三杯。”光祖不好辞脱，带笑说：“小弟谨领。”褚彪说：“千斤重担，老弟不得卸肩了。”朱光祖酒已半酣，站起来说：“我既献丑，就有心兜揽。杀了不全，回来好献功。”褚彪说：“贤弟把人头带回，方不负绿林好汉。”乔三吩咐唤酒，朱与朱贤弟庆功。忽听朱光祖说：“小弟此去，不过天交了五鼓就回。”乔三与众寇闻听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与天霸计议停妥，酒饭用毕。不觉日晚，秉上灯烛，吩咐各去方便，非呼唤免到。众内丁答应出厅，回身把榻扇掩关，虽不敢远离，却去偷安躲懒。剩下施公一人，



心中事烦。回手由案上取过稿案来展开，灯下观看。但见呈词上，庄头所犯，尽是十恶不赦之罪。暗想，下帖请他不来，怎么得完案？想了会子，“不如我明日亲身到霸王庄拜望，就中行事，何愁拿不住庄头？”想罢，不由心中大喜。

却说朱光祖，与众寇谈至天晚，复又换上那一付行头，外罩一件大衣，告辞众寇。众寇把他送出堡外。光祖两腿如飞，来到城下。看了无人，天黑无月，把身上大衣脱下，卷了卷掖在破壁之中。听了听，锣打一棒。好汉让城上巡夜兵过去，施展走壁之能，爬入城墙。复又纵下，脚踏实地。忽又想起，说：“哎哟，我好粗心！初至德州，又不知驿馆在哪巷内，该问明方是。此时天黑，即便问信，我这式样，漫说讨信，只怕人一看见就准嚷喊拿贼。行不成刺，还把我拴上呢！”为难多会，说，有咧，我何不溜着窃听私语？

看官，常说无巧不成书，光祖正在思想之间，那边来了二名更夫，一夫打锣，一夫打梆摇铃。此差乃大人下马后新添的，先前止一人打梆而已。且说好汉让过二名更夫，暗暗溜溜着窃听。只听前边那个打锣说：“张老弟，你须要屁股摇铃，手打梆子。往年差使，定更打锣。今钦差到此，官兵不断巡逻，新近又添这些夜防严密，半夜必到金亭驿点三次卯。”说着，一直奔金亭驿而来。朱光祖跟着更夫，到了馆驿。更夫去到馆内点卯，他就在此围墙绕走。但见前面大门之外更房，那三面全是风火后沿。看罢，走到后拐角，脚朝上，顶朝下，双手抱住墙角，双膝用力，霎时上去，爬在墙上。双脚一挺，上身一拧，翻身走起。又用双手扶瓦，身形一挺站起，掌手遥望。但见群房前面有灯，后面黑暗无人；两边配房，一边房内有亮，一边黑暗。又看正厅三间，前有卷棚，屋内透灯光，门窗关闭，寂无人声。好汉看罢，暗说，施不全，合该你命尽。霎时一刀割下人头，带回好见众



家兄弟。

不言光祖房上暗想。且说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，早已议定。天霸令小西暗里躲藏，抛砖为号；天霸在正厅抱厦之下扒伏。双双暗中提防。黄天霸此时早拿定主意，想着两边房后，并无进处，来人必得从前面进去，好汉忙把镖取出防备。不表。

且说朱光祖看罢，一伏身顺墙溜下，竟奔房后，打算必有进路。潜踪来到房后细看，但见沿下横窗一溜，下面是墙。腹内说，何不上去，隔窗偷看动静如何，再找别路进去。想罢，走到墙根，把身一蹲，往上一蹿，嗖一声纵起身形，伸双手搬住窗台。又把身子一拧，轻轻上了窗台。手拉上面，扭项，用舌尖破湿纸窗，一只眼往里偷看。从上往下一出溜，轻轻脚沾实地，绕过后，回手腰内取出两把板斧来，双手把定，直奔抱厦而走，来进门前行刺。

且说抱厦下的黄天霸，地上暗处藏的关小西，他二人早已看真。天霸此时把镖擎在右手之中，暗骂：“好个囚徒，竟敢来在金亭馆行刺，哪知有贼祖宗在此等你！”言犹未尽，只见贼人相离不远，好汉一声大喝：“呔！贼人休走，看某镖到。”把右手一扬，单撒手，只听吧的一声。天霸安心要留贼人活命，往下三路打去。镖中大腿，光祖才要转身逃走，黄天霸听贼人中镖，忙忙跳下。小西听“哎哟”一声，慌忙打了一箭步，从黑暗处吱一声，蹿至面前，举刀就砍。

天霸一见，连忙嚷道：“留活命要紧。”小西闻听，擎住利刃。话言未了，忽听贼人大叫道：“使镖的莫非是黄天霸？”好汉一听声音甚熟，连忙回答说：“中镖者别是朱光祖罢？”小西一边听着发愣。但见二人，他一个丢斧，一个插镖，凑到一处，执手相亲。这个问“仁兄一向可安”，那个说“老弟近来可好”。小西听了听，这才醒过来咧，抱刀说：



“你们二位既然相好，乃是一家人。快请这位进房一叙，有何不可？”天霸回答：“此言有理。”望着朱光祖，说：“仁兄请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老弟且住，等劣兄把镖还你，然后讨坐。”言罢，弯腰用手拔出腿上那支镖来，双手一递，带笑说：“劣兄的贱肉皮破了，老弟有药拿来，休怪，休怪。”天霸带笑回言，说：“小弟斗胆，伤了贵体，求恕求恕。”忙回手从锦囊内取出一包灵药，打开与光祖上在伤痕之处，立刻止血不痛。光祖弯腰拾起双斧，插在背后。天霸将镖入鞘。

他两个手拉前行。小西在后。三人进了屋内，分宾主坐下。小西将刀入鞘，挂在壁上，走出去。不多时，端进茶来，每人一杯。茶罢，黄天霸带笑说：“小弟请问一言，不知仁兄受何人之托，前来行刺？”一句话问的朱光祖面红过耳，迟疑多会，说：“罢咧！此事真把人羞死。老弟跟官，劣兄实不知情。闻听人说施大人赶到德州下马……”二人正在讲论，忽听有人咳嗽一声。天霸说：“这必是钦差大人前来，商议此计怎样行法。”不知商议什么计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三四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施大人诓捉恶霸

话说黄天霸正与朱光祖私相谈议，忽听窗外有人咳嗽。天霸一听，知是施公声音，低声说道：“大人来了。”光祖闻听心怯，望见天霸说：“老弟，我是躲避不躲避？”天霸说：“不用躲避，大家叩见便了。”朱光祖回答说：“遵命。”言罢，天霸、小西当先，朱光祖随后，见了施公，自己通名，双膝点地说：“小人乃盗寇罪人，今叩见大人。”施公闻听不解其意，忙问天霸：“此乃何人？”天霸见问，打千下跪，忙将已往之故，细言一遍。贤臣闻知如梦方醒，点头说：“原来如此，快请同到正厅相议。”天霸闻听，忙让光祖站起。

贤臣起身前行，三家好汉后跟，同进了倒座正厅。三家好汉侍立两旁。老爷带笑说：“关壮士，给朱壮士看坐。”小西答应，立刻设下座位。朱光祖侧坐。贤臣望天霸、小西说：“众位不必拘礼，一同坐下，好公议。”二人回答：“小人斗胆。”言罢，同在光祖右边一齐坐下。施公带笑开言，说：“三位义士，这事怎样？施某领教。”表过天霸心直口快，一句话也藏不住，一闻贤臣之言，忍不住先就答话。施公也知他的秉性，但有点事儿，明用他又不肯明说，必须卖暴腌鱼，好叫他应承，即便赴汤蹈火，他也万死不辞。且说天霸见问，口尊：“恩官，这有何难？小人倒有一条放水拿



鱼之计，老爷只须如此这般。朱仁兄回庄，见了皇粮庄头管家乔三，只消随口说过，再与绿林朋友说明。借兄台虎威，替恩公美言一二。大家同心合意，明日保大驾临霸王庄，里应外合，拿恶人如探囊取物一般。此小人拙见，未知恩公与仁兄意下如何？”贤臣闻听，点头称赞。朱光祖亦咂嘴说：“妙，此计亚赛孔明。”正议论间，忽听更锣已敲三棒。施公要留朱光祖款待酒饭，好汉再三告辞。老爷同天霸、小西，送至院内。光祖告别，走到墙根说道：“吾去也。”但见他把手一蹲，往下一扭，腰又往上一纵，嗖一声蹿上墙头，由墙越房，展眼不见。施公点头，不好明言，腹内说，哎哟，今夜不亏小西、天霸，险遭毒手。叹罢回步，进了倒厅，二位好汉相随进厅。

天已微明，内丁献茶。施公茶毕，净面更衣，吩咐内丁传出话：“教马、步兵北门外扎营，文武官员来见。一同本州知州到皇庄拜客，不可迟误。”内司答应，立刻传齐，文东武西，鱼贯而行，来至仪门。该值人高声喊道：“文武官员至厅台，各按品级行参拜！”拜毕平身，侍立两旁。施公按天霸之言，早已写定字柬几封，封面上写着文武职衔字号，内详要事——恐不机密，走漏风声，使各官自看，按柬而行。老爷座上看文武整齐，心中大悦。施公手擎字柬，对各官道：“尔等接本院字柬，各看明白，驿外等候。”

且说天霸见施公吩咐已毕，走到小西身旁，把嘴伸到他耳边，低声悄语，说了几句。小西点头，又把王殿臣、郭起凤拉到身后，低声说如此这般。施公见好汉行事完，座上高声吩咐：“抬过轿来！”轿夫将轿搭上滴水檐，钦差上轿。三声炮响，出了辕门。全副执事，文武官摆队而行。通城兵丁，前后护围，好似一窝蜂，登时来到霸王庄外。贤臣吩咐：“停住执事，就在此屯扎，不可前进。”下役答应。又叫



小西，好汉忙至轿旁，下马打千，一旁躬身侍立。贤臣说：“你来过，还得你去答话才好。就说本院亲身来拜。”小西把马交与别人拉定，迈步走进原先那座酒馆之内，可巧胡可用又在铺内，小西就将施公前言对胡可用说了。不表。

且说八人轿抬至酒馆。胡可用一见，点头说：“使得，跟我来。”胡可用在前，八人轿在后，霎时来至瓦房门首。仍如前次打锣，抬着轿至砖堡门首，八人轿落地。四家好汉，并不骑马，都在轿旁两行侍立。胡可用上前报与看门之人。看门人复又击点三下。点声未住，忽见跑出一人，问明来意，回身进门，通报庄头。

黄隆基听家奴禀说钦差亲身临门拜见，即便追问来人道：钦差带了多少人马？下人回答说：“带来的文武官员，都在桥西，就只主仆五人过桥，现在西堡门外。”庄头点头说：“呵，呵。”心中暗说，钦差此来；并非歹意。昨日下帖拜请，很该先去回拜。误听乔三之话，未曾进城，他又亲身来拜。再说去见，乔三又不在眼前，只恐变生不测。再说不见，来而不住，非礼所在。再者，他乃奉旨钦差，职分非小，出京就是关外天子，大有威权。两次不见，他若一恼，怪罪下来，那时反为不美。沉吟多会，忽然转过一个少年来，不过十五六岁，眉清目秀，俊俏风流，不亚宋玉之美。走到庄头跟前，娇声媚语说：“太爷不必迟疑，钦差乃奉旨大臣，亲身来拜，是要与咱交好。倘有什么歹意，早就出签票，拨官兵衙役，围困住咱的村庄咧！刚才人说，只有执事，都屯在堡外。虽有官员跟随，并未过桥。门口只一乘轿，跟随四人，何用等乔三商议？速去迎接才妙。”隆基闻听，忙把衣服换上，带着四名小童，出了内院，众家奴见家主出来，随跟上许多。庄头一摆手，家奴站住。庄头与小童五人前后而行。临行复又吩咐家奴说：“快杀猪羊，叫厨子



治齐筵席。”主仆五人，出门迎接钦差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正在轿内观望，忽见大门出来五个人。相离不远，但见当先一人，头戴丝绒秋帽，大红丝缕石青袄褂，四爪团龙天蓝缎袍，腰系丝绦，荷包飘绦两边相配，足登齐头官靴；粗眉大眼，鼻高唇厚，两耳有轮，方字大口，却生满脸横肉，半部胡须，年纪约有五旬开外，款步而行。后跟四个小童。老爷看罢，暗说，必是庄头出门。四家好汉都在轿左右侍立，单等吩咐。

不多时，庄头走至轿前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庄头要知大人驾到荒庄，礼该远迎才是。迎接不周，庄头在大人轿前请罪。”言罢，假装屈膝，倒像下跪的模样；其实肆慢，不肯跪下。施公一见，正中机关。老爷也连忙带笑，在轿内躬身回答说：“施某拜见来迟，休得见过。你我乃通家之好，何必多礼。人来！”天霸、小西答应，转过轿前伺候。贤臣故意摆手摇头，说：“贤契免礼，快请起来。”庄头听贤臣很谦虚，他更装下跪的样式。老爷说：“快搀起来。”天霸、小西二人上前，早已定下牢笼妙计。他二人进前，忙一伸手去搀。庄头不知是计，反把两支胳膊递与两家好汉。天霸、小西各接住庄头一只胳膊，用力往上一端，跟进一步往后一拧，又用力往上一推，按倒恶人嘴朝地。庄头着急扭项，才要问故，忽又走过郭起凤、王殿臣二人，弯腰把庄头的两条腿拳上，回手腰中取绳，递与天霸。天霸忙把恶人黄隆基绳缚二臂，又一回手，亮出单刀，用刀背把恶人两膀打伤。

这时，小西飞身上马。天霸与郭起凤二人，把恶人搭起，递与关太马上接了，各人复又回手，都亮出兵器，也一齐上马。施安此时不敢怠惰，取火早把铁铤点着，只听咕咚响亮一声，他便回身上马，忙催坐骑，往回头奔走。虽说把恶人倒剪，仰面横提马上，他却不住的挣扎。天霸说：“郭



哥下马来，把这囚徒收拾收拾才好。”郭起凤答应，忙下坐骑。天霸说：“关兄，你把恶人推下马来，等我两个，把他收拾妥当才好。省的叫他挣扎。”小西闻听，用力把恶人往下一推。只听咕咚一声响，便倒在马下。天霸、起凤二人，赶上前按住，拿绳子从那人膈肢窝里，穿过捆好。天霸说：“郭哥，咱俩把他搭在马后，把他用绳子拴好，咱也放心。”起凤答应。二人弯腰把恶人搭起，捎在小西马后，用绳子从马肚子底下掏过来，套了个结实，那头拴在膈肢窝，这边拴着腿弯子。恶人给拴在马上，只急的破口大骂。天霸弯腰抓了一把土，往恶人嘴里一塞，塞了满嘴，立时骂不出来。天霸复又上马过桥。这恶人还想挣扎，哪里还动的了？贤臣、小西在前，众人围随在后奔走，不表。

单言跟黄隆基的四个小童，见人把主人拿去，他们跑进门来，一个个的抓住铜锣乱打一阵。乔三惊醒出去。毕竟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三五回 关小西押送回衙 施大人候旨问罪

话说恶奴乔三，听说家主被施公拿去，央及众绿林帮着出去，把家主搭救回来。哪知朱光祖暗保施公，想着里应外合，把恶霸杀个鸡犬不留。不等众寇答话，先开言说：“乔三，你快去把庄汉传齐，赶上围住。我们随后就去。”乔三信以为真，立刻跑去招聚齐好汉。各执兵器，立刻出了庄门，顺着霸王庄大道，一直往北赶下去，展眼之间赶到。

天霸看见后边赶来，连忙说：“回老爷，后面赶来的人不少。老爷催督人马轿夫快走。”贤臣闻听，连连嘱咐壮士：“只可堵挡下去，千万别轻伤人命，杀害良民。”天霸答应：“小的知晓。”

不表天霸，且说那些德州武职官员，奉施公之命，同来在恶狗村外行围打猎。单听霸王庄村头的铁铉一响，他等好齐来迎接大人，一同行围射猎。众武官每人各带五十名兵丁，离村近处，撒下围场，不敢远去，今忽听炮响，想是人齐了，正好出庄射猎。哪知打围是假，其实是贤臣拿黄隆基的妙计：响铁铉是为调他们到来，好拥护恶人进州，回衙严究重惩，以结民案。且说贤臣与关小西等人马，刚出村庄之外，众武职也都带兵来到。贤臣一见，心中大悦。众武官见施老爷轿到，要下马接见。忽见贤臣吩咐：“尔等一概不必



下骑。拨几名前去，带着兵丁，吓退那些庄汉。不可伤人，违令者重处。”有几名武职答应，用目瞧看，众见马后捎着一人，捆作一团，连忙吩咐几个兵丁前去拥护。不表。

且说那一支兵马，往恶狗村那边勒马慢等，为是挡那些庄汉，好让贤臣出庄去。可巧这边武职领兵到来，庄汉也就赶来。天霸当先，把马搂回，对着庄汉站住。武职兵丁，站在好汉左右。忽听黄天霸望着那庄汉一声大喝，庄汉们又见有官兵堵挡，不由的胆战心惊。再者，又无黄姓的亲丁，想起庄头素日待人的强横，乔三的打骂，说了一片懈怠话，谁肯轻生近前？一声说散，就一齐四散。不表。

单言天霸见庄汉退回，扭项望武职说：“他等既然退回，咱就快见大人，好同押解进州。”众武职兵丁与小西等，押解黄隆基，登时进了德州北门。早已惊动城关百姓，两旁观看。一霎时，到了官衙，至滴水檐下轿，老爷款步升入公位坐下。众武职衙外下马，入衙与文官等上堂行礼，分班侍立。黄天霸同小西，把庄头推拥上公堂。众役发威，一齐断喝，叫犯人跪下。只见恶人把头一抬，气忿忿回答说：“尔等这些狗党，少要猖狂叫跪。再过少时，我那救兵到来，就给我磕头，你大太爷还未必依呢！”言罢，恶狠狠的站在那里，复又说了些狠言大语。

施公见恶人不跪，心中大怒，喝叫：“人来，快拿夹棍！”众役答应，去不多时，夹棍取上堂来一撂。施公大叫：“人来！你等快去把被害之人传来，当堂与恶人对词。”该值人答应出去，登时从角门外带进多人，上堂一齐下跪。青衣退闪开来，贤臣座上开言：“传尔等进衙，与黄隆基当堂对词，哪个若虚言妄告，本院究出立刻追命。尔等俱都据实上诉。”内中有个年老的，往上跪扒半步，口尊：“青天大老爷，小民儿子被他打死，诬赖欠帐不还，叩恳爷爷给小民作



主。”这个说：“我的妹子年十六岁，被他抢去，硬作妾室，逼的我父投河而死。”这个说：“把我妻子硬行霸占，怀中小儿活活饿死。”这个说：“我的房屋他硬占去，连地亩一并而吞。”那个说：“他见犬子生的美貌，硬行抢去，作为婴童。”贤臣听罢，吩咐：“尔等原告起去，一旁等着结案。”众人答应叩头，一起站立一旁。施公又叫：“人来，上夹棍加刑。”下役答应，一齐拥上，用杠子敲震夹棍，把恶人疼的痛入骨髓，怎奈心如铁石，总不招认，为是挺刑耐守，待救应一到，还想生路。

审了一日一夜，一连夹了三次，震断几十杠子，黄隆基半句也没招认。贤臣点头，暗说，好个黄隆基，真乃名不虚传。众多原告，见施公严刑问不出口供来，莫不害怕。怕是倘然他的情到，救出庄来，对告他的人，他岂肯甘休！人人都不得主意。

忽见角门外闹嚷嚷，马上銮铃震耳。又见一人从角门跑进，慌慌张张跑上大堂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今有大人差去上京的人回来了，说圣旨来到，请大人快去接旨。”贤臣闻听，心中欢喜，忙忙站起吩咐：“人来，搭过恶人，放在一旁，俟接过圣旨再问。”下役答应上前，连恶人带夹榻放在一旁，不表。恶人此时听见旨至，只当情到，心中大悦，不提。

且说贤臣，忙换衣服。众文武也都伺候。施公下堂在前，众官后跟步行，开中门迎至门外。但见内监在马上，肩背圣旨。贤臣在马前，双膝跪倒，众官也一齐跪下。贤臣将旨意双手捧过。贤臣、众官站起平身，那马上的内监这才下马。贤臣率众官走至大堂，将圣旨供在公案居中，行三跪九叩礼毕。未展圣旨，施公先就高声说道：“尔等文武官员听真：施某素秉忠肝，报国为民。皇粮庄头黄隆基，作恶多



端。尔文武官员，枉食君禄，自保身家，使民遭害。今奉旨严查贪官污吏，尔等惧势殃民。俟本院请旨，定恶人之罪，与民报仇之后，尔等候查听参。”众官闻听，一个个吓的魂不附体，诺诺而退，躬身施礼。口尊：“老大人超怜，卑职等感恩世代。”贤臣闻听点头，展开御批，说：“尔等跪听宣读。”上写：

钦差施仕伦，奏德州皇粮庄头黄隆基，恶款多端，俱十恶不赦之罪。旨到即按律治罪，即行处决。一切皇庄、房屋、土地，俟朕派员撤回，着交受人照管。众官一并革职留任。俟有功后，官复原职。再要隐恶贪私，解京问罪。钦此。

贤臣宣罢御批，文武叩头谢恩，爬起站立两旁伺候。贤臣说：“尔等原告，与堂下的文武听真，现今有皇上圣旨斩恶霸，与此方军民报仇除害。也不管黄隆基招与不招，施某按原告呈词定罪。只问尔等原告，所告他的恶款，可是都真实不虚？”众原告回答说：“大老爷，小人们的呈状，一字不假。倘有妄控虚词，查明情愿领罪。”贤臣点头，叫书吏按原告呈词写招。老爷又问：“尔等文武官员听真，想黄隆基之恶人人皆知，怎奈他忍刑不招，只得你们替他画招，好算凭据。众原告也画以为证，就好立刻处斩，安民除害。”此乃奉旨之事，谁敢不尊！一个个齐声答应，俱愿画押。贤臣点头大悦，立刻拿下稿去。众文武、原告，替他画了手字花押，呈上施大爷过目存案。复又往下吩咐：把黄隆基押至法场处决。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三六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接皇宣审吴进孝

话说那些该值人，把黄隆基拥出监斩，恶棍坐在尘埃等死。忽听有人喊叫：“刀下留人！皇宣到了：解往京都治罪，勿伤皇粮庄头性命。”吆吆喝喝，进了法场。刽子手停刀，但见那匹马竟奔棚口而来。

且说恶棍黄隆基听得明白，喜出望外，心中暗念“阿弥陀佛”。马上人高声说：“刀下留人！北关外差官催逼甚紧，说是倘有文武官员违背皇宣，一例问罪！”但见那马上之人说着话，在监斩棚外，弃骑离鞍，将马拴在棚柱，跪至公案前，双膝在地，口称：“钦差大人台驾在上，德州四门紧闭，怎奈秘旨无法可人。差官现在北关，请大老爷钧谕定夺。”那人言罢，叩首在地。施公忙在心里，却面带春风，叫声报事人：“速速回去，隔城告诉差官，待我预备妥当，立刻去接旨请罪。”不表。

且说钦差打发报事人出棚去后，座上沉吟。暗道，这秘旨来的奇怪。我未拿恶霸之前，先写摺本奏闻。圣上准本，御笔钦此，回旨与民除害，缘何又有秘旨来到？自古君无戏言，哪有反悔之理？要说不是皇宣，谁敢假传秘旨？令人难辨，真乃怪事。再说不放恶霸，不去接旨，就说背旨欺君，我施某难免有灭门之祸。这可如何是好？



贤臣沉吟多会，心生妙计。高叫：“尔等监斩文武大小官员听真：今日本院斩逆安良，偏遇皇宣赶到，赦免凶徒，施某见来真实。德州州官穆印歧暂替本院监斩，尔等都听他调用。如有不尊者，从重治罪。再者，杀场仍照旧巡察，恶霸黄隆基牢牢看守，候施某接了旨再作定夺。哪个徇私，革职重处！”州官侍立一旁。贤臣说：“你拿此字帖自看，不可泄漏机关。”且说贤臣取一字帖，忙叫：“天霸、小西领命。”天霸、小西接过字帖，也到僻静处看了一遍，心下明白，又回到公案旁侍立。贤臣吩咐：“天霸、小西备马，随本院去接皇宣。”二人答应，贤臣出棚上马，扭项叫声：“施安、施孝，速随本院出城。”二人答应，随后也上坐骑。天霸在贤臣前头打顶马，小西在马上揣着铁铤——预备着施公命令，好放号炮。主仆五人，竟奔北门而来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主仆一拥出城，但只见北关龙旗玉仗，居中马上坐着一人，想是内监。脊背上背着皇宣，马后围随着人役，似一窝蜂。旨旁边马上人，相貌凶恶。贤臣看罢点头，暗说，必是恶奴乔三。有心先接旨进城，恐怕走脱恶奴，我何水如此这般而行。想罢，慌忙弃鞍下马，跑至差官马前，双膝跪倒，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钦差在上，施仕伦早知圣旨降下，理该接出德州境外。叩恳天恩，恕不知之罪。”言罢，俯伏在地，但见那些打龙旗执事之人，个个慌忙下马，早被施公看出破绽。那背旨的太监，一见众人下马，他也心虚，连忙翻身下马。乔三也弃骑离鞍。但见那太监紧跑几步，满脸带笑，猫腰一伸手，拉住施公的手，口尊：“施大人请起。此番虽是旨意，乃娘娘的秘召讲情，求大人宽恕皇庄之罪，我好回京交旨。快快请起！”施老爷乃天生聪明，又经多见广，背旨的差官，失了国体，就知是虚假。连忙站起，不肯说破，为是好拿恶奴乔三，一并正法。贤臣也满脸陪笑，口



尊：“钦差老大人，卑职施不全请讨示下：不知哪位娘娘秘旨？讨明示下，好放皇庄。”背旨的见追问，便撒谎妄想虚词，道说：“施大人何用追问，不过是王贵妃的旨意。依我说，快快请秘旨进城，赦免皇庄，再作商议。”贤臣闻听，就参透机关，便随口答应说：“钦差言之有理。”言罢，扭项叫声关小西：“忆些放炮，好叫刀下留人。”壮士答应，取出铁铤点着。只听咕咚一声炮响，为是教城内州官听见，好早些行事。

又听贤臣高声叫：“黄壮士听了，吩咐你问问来的这些人，如有皇庄的亲丁，叫他快随咱们的人飞跑进城，吆喝刀下留人。怕是救护去迟，有伤皇庄的贵体，难免施某违背御旨之罪。”言犹未尽，忽听恶奴乔三高声答应：“小人愿往。”施公故问：“你乃何人？”恶奴见问，回答：“小人乃皇庄管家，名叫乔三。”贤臣说：“你去最妙。”恶奴答应，回身上马。施公叫声天霸、小西：“你二人同乔三飞马进城，保住皇庄的性命要紧。我同差官进城，方不误事。”天霸、小西二人答应，飞身下马，一左一右，围住恶奴，星飞而去。

且说乔三救主心急，加鞭催马，说话之间，三人到北关门外。天霸高叫开门，门军答应，将关门开放，但三匹马闯进门来。把守关门的武官复又叫人把门闭好，照旧把守，专候施大人接旨进关示下。再说天霸、小西、乔三进城，乔三高声喊叫：“刽子手停刀，休伤皇庄性命！”不住的吆喝。天霸、小西暗说，好个囚徒，已入牢笼，还不知死，待少时爷们一定捉拿于你。

不言天霸，小西另有妙计，捉拿乔三。单言德州州官，他已经看明施公的字柬，一同众官，送贤臣出监斩棚，复回身进棚，替贤臣办理，遵号炮暗令行事。忽听炮响，吩咐王殿臣、郭起凤，叫刽子手快把犯人黄隆基开刀。一声叫，刽



子手闻听，随即跑上前去，钢刀一落，只听喀哧一声，人头落地。此该杀场四面，瞧看的那些仇家，见杀了恶霸，无不趁愿。州官回身，同文武进棚。忽又听杀场内外喊声震地说：“刀下留人，皇宣到了！”众人一齐观看，但见三匹马如飞而来。当先马上，乃是恶奴乔三。众仇家一见，眼都红咧！一齐接声喊骂：“狗娘养的乔三来咧！咱们要不拿他，等到几时？”一声喊叫，一齐拥上，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就知己杀了黄隆基，不敢怠慢，将马离恶奴切近，一扬手背，照着乔三脊背叭的一巴掌，恶奴不妨，只听咕咚一声，栽于马下。但见小西马到近前，连忙弃蹬下马，才要上前捉拿恶奴，回身不见乔三。哪知恶奴爬起，撒腿就跑。天霸追赶问讯，也有说往南跑的，又有说往北去的，东、西、南、北，不见恶奴的踪迹。天霸、小西只是抱怨众人误事。此时天霸、小西二人知道狗党们已经入城，好放心擒拿恶党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贤臣同差官进城，把守城门的武官，复把关门紧闭，打锣有令知会。天霸、小西二人，无如之何，只得催马回去。且说催马奔法场，不多时来到。但见未散的军民，一齐跑到叩头。口尊：“大人，把恶霸黄隆基尸首，赏给小人等，以消素日之恨。”说罢，一齐叩头不止。老爷一见，点头说道：“满城军民，留神细听。即将恶人尸首赏与尔等，任凭尔等处治去罢！”众人闻听，谢恩爬起动手。不表。

且言吴进孝身坐马上，听得明白，心下着忙，又不能逃脱，唬的面如金纸，跟着施公，登时来至棚外，众官出棚跪接。忠良一见，马上摆手，众文武站起。忠良下马，进棚坐下，但见差官如泥塑一般。老爷吩咐：“快把假差官拿下。”左右一齐呐喊，拉下马来，上了绑绳。那些打执事与跟随假差官的，吓的滚鞍下马，跪在尘埃，只是叩头求饶。口尊：



“老爷，我等都是乔三雇的，教假充跟随钦差之人。”施老爷一见，点头说：“尔等既是良民，不必害怕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叫声：“人来，快带‘差官’！”该值人答应，立刻带过。那人明知事犯，吓的心惊胆战，双膝跪倒。贤臣座上微微冷笑，叫声差官听真：“这起打执事人是什么人？快快实说，免得本院动刑。”差官闻听，不敢隐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人名字叫吴进孝。离州城百有余里地，名叫吴家村。十二岁净身进入皇宫。因我在宫内偷窃玉器，捆打四十大棍，撵出宫来，发回本地，永远不准入京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三七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

话说施在明吴进孝的实言，要发放那些良民，忽抬头往外观瞧，只见黄天霸、关小西骑马飞驰而来。霎时下马来到，急忙至公案下跪，称：“恩主大人在上，我二人身该万死。”忙将走脱乔三之故，细细回禀。言罢，二人叩头在地。施公闻听，座上着忙，心内暗暗自语：好两个该打的奴才！有心归罪，内有天霸奉旨朝见升官，因此不肯定罪。迟疑多会。叫声天霸、小西：“本院不看你二人素日勤劳有功，立刻归罪。仍罚你二人速去捉拿。拿住乔三恕罪，如若拿不住恶奴，决不轻恕。”二人答应，叩首爬起，回身出棚上马，到各处访拿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又高声大叫：“尔等打执事，哪个是为首的呢？快快说来，好放尔等。”众人问道：“为首的是那刘三、王五。他二人奉乔三差遣，雇的小人们。”贤臣闻听，吩咐：“立刻把刘三、王五上锁，其余众良民，吩咐重责三十大板。”放起撵出棚外，众人一瘸一拐四散。贤臣又叫武职官：“快传命令：城上添兵，巡拿恶奴乔三。如有徇私放出乔三，与他一例同罪。”

且不提搜寻恶奴，亦不表贤臣出棚，上马回重。单说乔三，被天霸一掌打落马下，恶奴闻听人嚷说杀了黄庄头，就



知事情败露。现在若不找个藏人之处，教人赶上拿住，仍是命在旦夕。恶奴正自踌躇，忽然想起姐夫来了。看官，你道他姐夫是谁？乃德州土居之民，姓朱，名亮，今年五十九岁。黄面净脸，满颊胡须，身高五尺。只因他年幼爱习枪棒，学会浑身武艺，二十五岁上入了公门为役。因捉拿盗寇，几次有功，现今升为步快头领。为人透灵，广有识谋，衙门的伴儿，给他送了个名号，叫赛孔明。他最爱交友，好玩笑吃喝，一乐而已，满城军民，无不钦敬他。乔三想起朱亮，心内暗说，我何不投到他家，叫他出个主意，搭救我出城逃命。想罢，两腿如飞，忙忙奔到筒子胡同。走进巷内朱亮门口，可巧门半掩半开，乔三不敢喊叫，连忙进去，又回手把门紧闭，迈步往房中而来。房中惊动乔氏，只当夫主回家，迈步迎出，抬头一看，乃是乔三来到。但见浑身带汗，往里直走。乔氏一见，便问兄弟：“如何这般慌忙？快进房来告诉我听。”恶奴见问，忙进房来，又把房门紧闭，入内坐下。乔三低声叫道：“姐姐不知，容我细禀。”就将已往从前之故述说了一遍。乔氏闻听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兄弟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乔三说：“但能救我出去，你夫妻如同父母一般。”知氏说：“现今四门紧闭，你姐夫纵有手眼，也难救你出关。”姐弟正然打算，忽听胡同之内，乱哄哄的齐喊：“谁家藏着乔三？如若不报，待搜寻出来，拿去一同问罪！”乔氏、乔三吓的浑身如筛糠一般，愣了多会，听着喝喊的声音过了，才敢言语。

不言乔氏姐弟家中害怕。且说快头领朱亮，遵奉钦差大人的钧谕，又奉州官穆印歧的差遣，带领手下挨着户儿，大街小巷高声喊叫，细细留神访拿，半晌并无影响。堪堪天晚，众役觉着饥饿。那朱亮素有义气，众伴儿要吃酒饭，他们走到僻处，一齐止住脚步，俱各不走。内中有个户儿，姓



李，名顺，素日与朱亮玩笑，叫声金星子：“别扒弄我太爷。有个巧当子，告诉了你再扒。”朱亮闻听，叫声第二的：“有屁早放。”李顺叫声金星子：“你别藏脏。听大朋友告诉你，就只怕说出来你不应。古语说：‘官差也办，私事也办。’人是官的，肚子是官的吗？少不得借你个光儿，吃顿饭再去访查。难道拿住乔三，咱们才有功劳；拿不住乔三，就饿着肚子不成？”朱亮闻听，说：“你说话，我爱听。要不还上王家饭店。咱们当衙门的人，素日是吃了不还帐的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走，登时来到王家铺门口，一齐进铺坐下，要酒要饭。众伴儿饭酒还未吃完，朱亮忽然想起一事，心内着忙。腹内说，“哎呀，我只顾在外，忘了家里。我想乔三那个奴才，刚才拿他，毫无踪迹。这城内，他别无亲故，莫非那砂躲在家中去了不成？”朱亮越思，心中越怕。连忙叫声众伙伴计：“吃完了饭算咧！我想起一宗紧事来。你们哥儿六个，出铺之后，还是照旧吆喝访查。都在十字街等候见面，咱再去见官回话，讨示下。”众人答应晓得，一齐站立，同到柜上。朱亮大大的架子，叫声：“王掌柜的，写上我罢！”掌柜带笑回言，说：“朱大太爷请罢。”齐声大笑，彼此拱手相别出铺。

不言老王认了造化低，众役还去到街巷照旧吆喝，访拿乔三，再到十字街等候取齐。单言朱亮，别了众伴儿，他安心回家。霎时走到自己门口，但见两扇门紧闭，静悄悄无人，上前敲门。

且言他姐弟正在屋内担惊害怕，忽听街门打的响亮，吓的乔三只当有人来拿他，低言叫道：“姐姐，快去门边问真。要是声音不对，千万别开门。急急回来，再定主意。”乔氏说：“知道。”言罢，出房门来到门口说：“外边叫门是谁？”朱亮说：“是我。”乔氏听是丈夫声音，心中稍安，伸手忙拉



插管，把门开放，让朱亮进门。夫前妻后，同进了房门。朱亮一抬头，瞧见乔三，不由吓的瞧着恶奴，只是呆呆发楞。恶奴看见他姐夫回家，忙忙站起，叫声姐夫：“快搭救我的性命要紧。”朱亮闻听说：“难为你这胆！竟敢假传圣旨。拿住内监，全都认招，单等拿你去完案。”乔三闻听朱亮之言，愣了会子，叫声姐夫：“你不救我，我可就死定咧！常言说‘人到难处，就如虎落深坑。’素日我知道你广有机谋，因此才投奔你来。”朱亮闻听，叫声我的儿：“好乖嘴！就只怕被人知道告发。我不告你，我就算救你的一样。你再想教我救你出坑，好似叫老虎拉车，我不敢。一来四门紧闭，二来兵将巡逻，救不成你，连我一齐拿住，那就要了我的宝贝咧！我劝你早些滚罢！”乔三闻听，回答叫声好老爷子：“只求你老人家想条妙计，救我性命，再不忘姐夫的天恩。”朱亮闻听，估量着眼下难以推托。前已表过，朱亮广有智谋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故意带笑，叫声兔羔子：“要着老爷子救你不死，听我告诉你妙计。幸喜今年东北角上，连日阴天，雨水浇塌一块城墙。少不得你装我的户儿，今夜晚送你越城墙逃命。你先等一等，我出去。一来打听打听，二来沽点酒儿，你喝了好壮壮胆子逃命。”言罢，站起身来，厨房取酒瓶。回头叫声贤妻。跟我开门。乔氏答应，同丈夫出门，来到大门。丈夫出门，乔氏复又闭好，回房不表。

单说朱亮，手提酒瓶出胡同，登时来到大街。暗说，乔三，你今错想了。只知我救你，哪知身入牢笼。少时回来，先稳住你再拿。必须如此这般而行。你若要逃，除非是认母投胎。一边想，一边走。不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三八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

话说朱亮，手提酒瓶。到大街上打酒，紧往下走。暗说，乔三拿我当喜神，哪知是你的丧门星！少时到家，先稳住他，然后再拿，要想逃命万不能。一边想，一边走，只见满街各巷，人马来往，挨门按户，这家搜了，又进那家去搜。朱亮一见，心中着忙，恐怕搜到自己门上。忙忙沽酒，回来叫门。乔氏听见，忙出房开门。朱亮进去，复又把门闭好，举步进房。

乔氏接过酒菜，忙忙收拾了放在桌上。乔三与朱亮对面坐下，乔氏把酒斟上。忽听朱亮说话，心中主意并不告诉妻子，带笑叫声乔三我的儿：“你放心喝酒，天气尚早，壮壮胆子。等到了五鼓时分，兵丁闹的人困马乏，老爷子好趁空儿送你出城逃命。倘有人撞见问你，你就唱一出‘一门五福’，说‘吾乃小孙孙是也’。我的儿，听为父之言，才算孝顺。非唱这出戏难以逃命。”乔三闻听，信以为真，心中大悦，叫声老爷爸爸：“你骂舅太爷，今日全都让你。”朱亮闻声，叫声舅爷：“你饮酒，老爷子赏脸，你就出浪声儿。我的主意虽然如此，吉凶祸福，可得听天由命。”乔三说：“我的言算是不对，老爷子任凭你罢。”言罢，二人饮酒。朱亮在家，先稳住恶人。不表。



单言钦差大人，出监斩棚，回至州衙升堂。不一时，天到黄昏，满街高挂灯笼。施公座上暗想，拿了半日，这又定更时候，还搜不出恶人，莫非官吏有他亲眷，把他隐匿？座上开言说：“尔等不用伺候本院了，急听我谕令：传与文武官员，四门城上严加防范。家家户户，无论举监生员，兵丁衙役，都去叫门仔细搜寻。天亮拿不住恶奴，不拘官吏，本院都问罪名。”该值人闻听，连连答应，急出州衙，遍传钧谕。文武官员，遵谕而行，各派手下兵丁衙役，按户搜寻。直搅的各家妇女，咒骂恶奴，这且不表。再说钦差大人官衙坐等，忽听天交四鼓，还不见拿住恶人的音信。

不言钦差官衙坐等。再说朱亮，劝解乔三饮酒，稳住恶奴。朱亮明说搭救乔三的生命，暗用牢笼，捉拿恶奴，好保他自己性命。二人对坐，吃到天来四鼓。朱亮心毒意狠，作事不对妻子说知，为保全他夫妻脸面，明知乔三武艺精通，甚是难拿，反怕不美，故此心内作事。见他姐弟吃酒，他也面带春风，看着他妻子，叫声老婆子：“我要不看夫妻之面，再不搭救乔三这个忘八羔子。”乔氏闻听，口尊：“夫主，言之差矣。古人云‘一日为亲，终久托福。’你不瞧他，也须瞧我。”乔三心中有酒气壮胆，叫声：“老姐夫，骂是骂了，此时天不早咧！少时就亮。老舅爷子问问你，你要救我，有什么妙计快行。你要不救我呢，你就说不救，你我就拼上一拼。”说罢，回身把腰中囊子一抽，说：“这就是你的对头。”朱亮听他急咧！他也真机灵，就便儿回答说：“好狗头，急什么！我既应了你，何用你着急呢？听老爷子告诉你明白，头里我去打听咧，我知道自有救你的时候。再者，你逃命出城，也须路费，待我给你带上几文钱，好买东西吃，何用你着急。”说罢，走到柜边，开柜取钱，答讪着工夫拿钱，就把蒙汗药下在酒里面了。这才带笑与乔三讲话，说着斟上一



杯酒，放在乔三面前。乔三虽说喝到七分醉，冷眼瞧酒色忽变，一阵心疑，不端酒杯。乔氏叫声：“老三，不用你多心。等姐姐先喝，纵有毒药，先药死我，你再喝。”伸手端过乔三那杯酒，沾唇一气喝干。又执壶基上一杯，放在乔三面前。

看官，此乃蒙汗药酒，其性迟慢。乔氏先抢那杯酒，饮在腹内。朱亮一见，正中心怀，忙忙接言，催劝乔三，叫声舅老爷：“你可不用你多心了。你看姐姐先喝咧！下剩的也不多咧！咱三人爽利的喝干了，好送你出城逃命。”他心中一喜，并不推辞，一饮而干。朱亮见乔三入了圈套，姐弟两个，把酒斟上，只顾喝，霎时间酒净瓶干。忽见他姐弟二人眼发眩，口里只嚷。头上又听门前人声喊叫，又细听了听，是邻右担惊，都嚷：“咱们各加小心。”朱亮听罢，见乔三与妻俱皆昏倒在地，便找了条绳子，把恶奴倒剪二臂。把乔氏先放在旁边，候报官拿了乔三，再用冷水救活。

诸事停当，朱亮连忙出房，并不开大门，越墙而过，两脚如飞，竟奔十字街而来。不多时到了十字街，望众伙伴儿说道：“我已搜着乔三，快跟我去，回明钦差，好拿奴才问罪。”众人答应，一同而去。登时来至公馆，先禀明州官，诉实实情。州官闻听，喜不自禁，立刻带差役去见钦差。霎时来到衙门口下马。天交五鼓，进衙到丹墀以下，双膝跪倒。但见钦差坐在堂上，冲冲大怒。高声说道：“尔等快将我的话传与兵将人等，赶天明拿不着乔三，一律问罪！”穆印歧听着钦差吩咐毕，这才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现有卑职的步快朱亮，用计搜着乔三。”贤臣正自着急，听说有了乔三，不由心中大悦，连声叫声贤契：“不知恶奴现在何处？”州官忙将朱亮用计之故，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又把朱亮叫上来，跪在下边，老爷又问了一遍，与州官说的一



样。施公闻听，吩咐“速把恶奴抬来，好与吴进孝对词完案”。

州官答应，急速一面派人知会游、守、千、把带领捕快人等，将人调齐，穿街越巷，来到朱亮门首。班头朱亮，还是越墙而过，开了街门。州官在马上坐等。下役进内，抬出乔三。但见恶奴人事不醒。州官吩咐：“急速进衙，禀见钦差大人。”下役答应，抬起乔三，急速来到衙门，放在当堂。

州官回明贤臣。贤臣叫人用冷水把恶奴喷醒。不多时，乔三苏醒，翻身坐在下面，心内糊涂，冷呆呆往上瞧着发怔。施公坐上，用手一指，微微冷笑，骂声该死的奴才：“尔等情由败露，快快实言，好把你定罪。”乔三闻听施公之言，如梦方醒，后悔贪酒，入了圈套。口尊：“老爷，小人乔三有家主。常言说家奴犯罪，罪坐家主。叩求青天老爷，察覆盆之冤。”说着，不住叩头。贤臣闻听，大怒，用手一指，高声骂道：“大胆囚徒，还敢巧辩！带吴进孝上堂，对质口供。”下役答应，登时带到吴进孝，跪在下面。贤臣大喝道：“尔等快把他两个夹起来再问。”下役答应，拉去鞋袜，套上刑具，用麻绳一扣，二人痛入骨髓，浑身发软。吴进孝不住叫喊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人招认，情愿领罪。都是乔三囚攘的把我害了。我心里已经全说实话，乔三纵不招认也是徒然。”恶奴闻听，明知有死无生，即将已往从前，俱都招认。钦差座上闻听，恨的咬牙切齿。吩咐下役：“每人重打四十大板。打完了，绑出去处斩。”下役答应，一声呐喊，把两个人打的两腿崩裂。贤臣又吩咐把乔三、吴进孝搀出上绑，急命州官押解云阳市口处斩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又吩咐：“尔等快提刘三、王五上堂。”青衣答应。立刻带到，跪在下面。老爷往下又吩咐：“你两个，这罪过果知道不知道？”刘三、王五二人齐说：“小人不知，



叩求青天大老爷恩典宽恕。”老爷说：“私传假旨，罪该斩决。幸而你两个不是事中之人，每人重责四十，罚你二人充军。”贤臣大喝：“拉下去，重打四十大板。那个留情，本院治罪。”青衣发喊，打了四十，打完放起，复又上锁。施公堂上提笔判断。书吏一旁作稿。诸事停当，急命公差起解，带出官衙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堂上坐等杀场斩了乔三、吴进孝二犯，好进京交旨。心中正自着急，只见州官走进衙，上堂跪禀，斩了二犯。贤臣闻听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本院钦限甚贤，立刻搭轿，就要起身。”不知到景州，又访出什么事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三九回 贤臣遣小西请客 天霸寻王栋出城

话说施公，由德州城内拿住了飞腿乔三，就地正法。谁知乔三的兄弟，逃跑至黄隆基的小舅子家里。

看官，你道黄隆基的妻弟是谁？此人大有名头。他兄乃千岁官中一名首领，兄弟现捐纳的州同，又借着哥哥势力，就无端作恶，压迫良民，通官交吏，无所不为，心傲气雄。此人姓罗，名叫似虎，人送个外号叫做“恶阎王”。那日，乔四给他送了个信去，哭诉其情。恶霸一听此言，气不可言，却有心合施不全作对，替姐夫、姐姐报仇。估量着施不全势力大，他乃奉旨钦差，犹如皇上一一般。走动时，官役围随，到处官兵拥护，势派不小，难以下手。欲待不管，恨之有余。无奈写书一封，差人上京，送到首领哥哥那里给他姐夫报仇。他哥哥转求千岁，在圣上驾前奏言施不全过恶，不过是求其归罪于施公，方消此恨。待遇机会，好报此仇。

且不言恶徒罗似虎。再说施大人，自从离了德州，转牌早到景州。大小官员，忙接钦差。排开执事，兵丁衙役，接至城外。文武跪在两旁，各举手本，自报花名。顶马施安传话，叫他们起去，到公馆伺候。众官听了，平身站起，两旁分开，让钦差执事、顶马、轿子过去，这才一齐上马，跟随钦差，前护后拥，进了景州城，倾刻来到公馆滴水檐前落



轿。钦差下轿进内，净面，更衣，吃茶。不表。且说众官不敢入内，将手本投递。长随接过，入内去不多时，出来高声说道：“大人吩咐，众官免见。明日在州衙伺候办事。”众官答应，各自散去。

且说施公，在大厅用饭已毕，闲坐吃茶。郭起凤、王殿臣、施安等在厅外伺候。内中惟有黄天霸、关小西他二人在厢房，用饭已完，也是闲坐吃茶。为何他二人不在厅外伺候呢？有个缘故，关小西是自己投来，自愿效力，并非银钱买来的奴仆，二来又有几次功劳。黄天霸乃是施公亲自请来帮助的，这一入京，贤臣保举，引见圣上，还不定封他二人什么官职，故此以客礼待之。闲言不叙。

且说忠良在厅内叫声“施安”，长随答应，掀帘进内，在一旁垂手侍立。施公说：“你去把黄壮士、关壮士叫来，我有话说。”内司答应，出厅不多时，把二人带进来。他二人在下面，将要行礼，施公把手一摆，二人平身，一旁侍立。贤臣叫声二位壮士：“本院叫你们不为别事，因本院当年有个同窗契友，此人乃中堂王希王老爷的族侄，名叫王年，现为陕西的学院，原是此郡人氏。他的父母，俱在本居住。我今有一拜帖，关壮士可去一投。黄壮士暂与本院叙谈，免我在此发闷。”关太说：“小人愿去。讨老爷示下，不知此人住什么地方？”施公说：“去岁王大老爷差人下书到京，书信上写着在此郡王家屯居住。再者，门前有旗杆、挂进士匾的就是他家。”关太回答：“小人知道。”施公忙将书字递与好汉。小西接过，出厅而去。

黄天霸在一旁，口尊：“老爷，小的想起一件事来。”施公问什么事，天霸说：“小的先同王家兄弟在一处居住。听见他说过有个亲娘舅，乃是一个财主，此人名叫丁太保。我想王栋不辞而去，或是往他舅舅家去了。我的意思要想找他



问问，他不辞而去临阵脱逃的缘故，看他怎么见我。不知老爷准与不准。”施公这次待黄天霸，不比在江都县之时，乃是聘请出来，怎么好意思不令他前去？再说，此处州城之内，馆驿之中，许多兵丁卫役伺候，也无用他之处。至迟不过明日就来，后日就可进身，大约不至误事。二来也是合该有祸，施不教他二人离开，焉有这场险祸？且说施公闻听天霸要去找王栋，老爷沉了一沉，说：“壮士此次要去，见着王栋，也不必浮躁。虽然走了于七，也非他一人之错。他如愿意跟官呢，你只管同他回来见我。施某这一进京，自然不肯难为他。如不愿回来呢，也就罢了。千万壮士早回来。”天霸回言：“晓得。”言罢，转身出来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打发天霸去后，天色已到黄昏，馆夫秉上灯烛。施公独坐观书，施安一旁侍立。天交初更，施公惦记明日到衙内查看各案招稿，众官有无病弊亏空，好进京交旨。忠良心内一烦，合上书本，吩咐施安打铺安歇。内司应说：“回老爷，早已铺设妥当了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去吩咐他们，小心火烛，门户要紧。”施安转身出去，告诉了馆夫，把门闭好，自己在外间屋内安歇。不表。施公熄烛上床，心中困倦，朦胧睡去。不多时，天交二鼓，心血来潮，似睡不睡，忽听门外有喝道之声，不知何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四〇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

话说贤臣，自小西、天霸去后，书房独坐，看了会了书，熄烛上床，似睡不睡。

忽听喝道之声，鞭板、锁子，连声响亮。施公在梦里，心疑说，何处官员，半夜来临？想罢，闪目往外观看，但见一对红灯走进门来。后又进来两个人，打扮格外异样。右边的穿戴乌纱圆领，羊脂玉带，足登粉底乌靴，手执牙笏，躬身侍立。四品补服，眉清目朗，白面长须，髯如黑墨。左边的年纪约有七旬，两鬓如霜，脸上皱纹如鸡皮，颏下胡须，赛如白银，头戴万字巾一顶，身穿茧绸道袍，青缎衿领，腰系丝绦，红缎云鞋，素绫白袜，手执一根过头拐杖，笑容可掬。施公看罢，更回纳闷，心内沉吟：不像大清之人。右边的一定是有职分，左边的好似乡民。又听见外面吵闹，估量着是衙役三班人等。心中正是不解，只见二人行礼，拖地一躬。口称：“星主，此事但求施展才能。”说罢，又见那老者用手往外一指，进来一个当差的人，左手提定一面锣，右手持锤，将锣连打三下，从外面又来两物，扑进厅来。贤臣闪目留神，认的是两只绵羊，往里鱼贯而行，脖子上带锁，腿上带镣，少皮无毛，腿流鲜血，望着贤臣两只前爪跪下，叱叱不住叫唤，把头点了几点，如叩头之状。贤臣不解其意，



才待要问老者，忽见那锣头里跳出来一物，细瞧是个耗子，一尺多长，灰色皮毛，跳上羊背上，又抓又咬，急的那羊乱跳乱蹿。贤臣一见，心中大怒，站起身来，两手扎杀着那老鼠。又听门外一声响亮，蹿进一物来，又像驴子，又像虎，竟奔忠良而来。贤臣吓了一跳，栽倒在地。又听门外风吼声鸣，噗噗蹿进二野虫来。贤臣虽倒，心内明白，闪目留神，原是两只猛虎，黄白二色。贤臣估量着命难保，哪知猛虎竟不扑人，摆尾摇头，竟扑怪兽而去。两只虎按着怪兽，又抓又咬，登时怪兽命绝，两只虎进内间屋中去。施公害怕，老者同那一位，连忙伸手扶起贤臣坐在正中。忠良说：“请问二位贵驾，这事情，愚下心内不明，望乞指示。”二人见问，躬着身说：“此事星主自详。吾二人也不知晓，天机不可泄漏。”言罢，复又用手指着，口尊：“星主，须要小心，两只猛虎又来了。”贤臣见了，失一大惊，猛然惊醒，乃是一场梦。吓的浑身冷汗，“哎哟”了一声，吓坏了长随。

施安从外面忙来相问，将灯点上，口尊：“老爷，方才怎么样？”施公说：“由梦中喊叫了一声。不知交了几鼓？”施安说：“正交三鼓。”施公忙把表盒打开，看了看，果是子时三刻。说道：“施安，你将参汤熬些我吃，再把好茶对一碗来。”内司答应，登时把炉中火添旺，一时俱办停妥。老爷起来用罢，施安忙问：“不知大人方才作什么梦，求老爷告诉小人。”施公便把梦中之事，对施安细说了一遍。施安低头想了半天，口尊：“老爷，若依小的详解此梦，也好也不好。梦见虎头驴尾的怪物，扑了老爷一个斤头，定主不祥。幸有两只虎，又咬死他，大略无碍。又有耗子咬羊，想来不过驳杂点儿。老爷虽然吓倒，幸亏又有那穿红袍的合那老者扶起来，此乃吉兆。依小人想来，那穿红袍的，合那白胡子老头，必是喜神、贵神。那虎头驴尾的怪物，必是个四



不像儿。老爷只管放心，此去进京面圣，包管大喜高升。”那贤臣自思梦中之事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好奇怪呀！”

前已表过，贤臣不比平常之人，老爷登时参透：原来是城隍、土地前来警教，内中还隐着一段的冤情，等施某前来结案。罢了，罢了！我明日进衙去，查出情弊，合郡的官员，多有参罚。忠良想罢，不觉东方大亮。施安服侍贤臣净面吃茶，用罢点心，更换衣服。贤臣吩咐：“预备轿马执事，伺候本院进州衙理事。”

轿马出馆驿不多时，到景州州衙门首，一直进了正门，到滴水檐前下轿。内司把被褥铺在公座，贤臣坐下。众官参见行礼。贤臣摆手，众官平身。这才分班站立。个个偷眼瞧着大人，见他头戴一顶貂帽，帽带紧扣。那时头上无顶，看不出官居几品来。容貌：长脸，细白麻子，三绺微须，萝蓂花左眼，缺耳，凸背，小鸡胸，细瞧左膀不得劲。头里看他走路，就是踮脚，身材瘦小，不甚威风。身穿狼皮蟒袍，海龙外褂，青缎官靴，仙鹤补服，一串朝珠，硬红嵌花。众官看罢，却多暗笑，瞧不起是皇家二品大员。哪知身材虽小，志量甚大，是朝中一位干国能臣。

众官正自暗中笑话，只听贤臣口呼：“众位，本院奉旨前往山东，一来为放赈，二来为访查赃官污吏。今到贵郡暂住馆驿，为的查明案件，好进京面圣。大约众位无甚过犯，少不了要查看查看。钦限紧急，不敢久停，明日要进京交旨。”众官闻听，一齐答应说：“遵大人示谕。”言罢，众官吩咐书吏，预备各处案卷，送到大人案前。施公将案卷看了一遍，留神细查，不过是奸情盗案、窝娼聚赌、行凶肆掠，杖斩绞犯，军徒枷号，判断明白，并无存私之处。哪知州官与书吏暗定诡计，以哄施公。贤臣看罢，又查钱粮地亩，从头至尾，瞧了一遍。来到库内查验银子数目，分毫不差。施



公连连点头赞说：“到底是列位贤契作官清正，本院进京面圣，一定保举升官。”

众官闻听，不敢怠慢。忠良总惦记昨日作的恶梦，并未查出梦中之情。老爷心中不悦，眼望众官开言说：“此郡可有一人姓罗，名叫如虎，又叫如鼠。众位可曾闻之否？”众官听了，一个个眼望钦差，似聋似哑，都不作声。景州知州想罢，哈着腰儿陪笑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卑职查此郡，城里关外，并无姓罗有名之人居住。若有，卑职不敢在大人台下隐瞒。”州官说罢，贤臣心下暗自沉吟说，州官此话，大有情弊。他说城里关外，并无姓罗之人。须得如此这般，才能得其真情。想罢，叫道：“贤契，本院此问，也无关紧要。明日本院就要进京面圣，一定保举贤契升官。”言罢，吩咐搭轿。内司传出话去，登时外面齐备。

大人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众官一齐送大人上轿，登时来到馆驿下轿。贤臣进厅归座，吃茶用饭毕复又献茶。施公手擎茶杯，眼望施安说：“我今有个主意，必须如此这般办法，庶可得梦中之情。”要知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四一回 主仆闲谈说梦景 贤臣改扮访民情

话说施公要亲身出去私访。长随说：“老爷，小的请问怎么就知城隍、土地前来指教呢？”施公说：“我的儿，你听我分解。那梦中的老者，合那一位官长说，若问他们的姓名，临走留下四句偈言，本院记的明白。他说斜土旁边加一成字，岂不是城池的‘城’字？王字头上加一白字，岂不是‘皇’字？十一凑起来，是个‘土’字。土也并起来，是个‘地’字。这明明是‘城隍、土地’四字，何用详解。”施安说：“既是城隍、土地前来托梦，何用私访？一来钦限甚紧，二来黄、关二人并未回来，谁保老爷同去？万有个舛错，那时如何？”施公说：“本院此去假扮，何用跟人？人多反为招摇。再者，既秉忠心，为国救民，焉怕是非？尔亦不必多言，快把此处人的衣服找几件来我用。”施安知道老爷的古怪性情，只得答应，走去问馆夫借衣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打发长随出去，自己找了一块白布，提笔写上几行字，两头用竹竿绷紧，卷起来，掖在腰中。施安借来衣服，老爷连忙打扮停当。幸喜此驿有个后门，无人把守。老爷先行，施安瞧了瞧院内无人，这才一同出厅。至后院门首，老爷低声吩咐施安：“我儿，本院出去私访恶人，或虚或实，天晚必回。若晚晌不回，就有了事咧！也不必叫众官



知道，等黄天霸、关小西到来，叫他们去找本院。再者，我去之后，你传出去就说本院有病，众官一概免见。千万嘴稳要紧。”

老爷出了馆驿，不知准往哪里去。此时正是冬月光景。一片荒郊，树木凋零，草都黄败。朔风透骨，冷甚冰霜。忠良不由点头，是为除暴安良，受此辛苦。倘能拿住恶霸，救出良民，即受此惊惧，也不负康熙老佛爷重用之恩。老爷想罢，强抖精神，不管南北，信步而走。当时出城，更觉凄凉。老爷出馆驿时候，天才晌午，此时已交未申。

走了五六里地，浑身又冷，腿又酸疼。忽见眼前一座院落，外门宽敞，门墙高大。两溜门房，如瓦窑一般，住的仆人、佃户。那大院砖砌围墙，青灰抹缝。四边角楼，高耸碧空。往北抬头一望，盖的更觉威风。三间一明两暗，露着窗户，高台阶子十多层。大门外一对黑鞭子，挂在门首。两条懒凳左右分排。因为天冷，无人在门房存身。贤臣看罢，暗说道，这所宅子，不像民人富户，定是前程不小，不亚都中王侯公卿。不知住的何等之人？施某倒要访他一访。想罢，信步而行。

来至门前往里观看。忽见由门房出来一人，穿着一身布衣，长的横头横脑的。他把老爷打量了打量，见老爷穿着翠蓝布棉袄，老青布棉褂，白布棉袜，油底的布鞋，头戴一顶宽沿儿老样毡帽。瞧模样：麻脸歪嘴，萝菔花左眼，缺耳，前有个小小的鸡胸，后有个凸背，左膀短，走路还带着跣脚儿。又见他手擎着一块白布，宽有一尺，长约二尺，两头竹竿绷紧，上面写着几行大字，几行小字。这人并不识字，一声大喝：“那小子，探头缩脑的做什么？”

却说贤臣暗恨在心，忍气吞声，假意陪笑说：“愚下乃行路之人，从此经过，颇晓的些风鉴相法。看贵宅大有风



水，将来必出将相之才，故在此看。”言罢，把身一躬，说“休怪，休怪”，回身就走。那人不管好歹，竟不容情，赶上去抓着领子，把老爷揪了个趔趄，几乎跌倒，口内说：“回来罢，大哥哪里溜啊？闹的是怎么花串儿，你又会看风鉴相地，我们这里又有风水咧！看你这嘴巴骨子，分明是来闯亮，瞧着无人，你好进去；有得手的東西，你好偷着走。遇着人，你就说瞧风水呢！怪不得昨日院子里晒的一床被窝丢了，敢则你来瞧风水瞧了去咧！”贤臣听了，忽的大声嚷叫：“哎哟，委屈死人了，学生乃是斯文人，况且又是初到贵宅门首，如何昨日丢了的被窝，便说是我偷去呢？”

正然吵嚷，从里面又走出几个人来。贤臣暗闪虎目，打量出来为首的这个人。但见他身穿皮袄、皮褂，青缎子吊面，羔儿皮披风，内衬着月白绫子小袄，足登落地白底缎靴，头戴貂帽，大红丝缨猩血一般。海龙领袖，兜着银边。长的轩昂架子，年纪定有五旬。惨白胡须，赤红脸面，浓眉大目。贤臣看罢，疑是本主来到，哪知他乃管家，姓张，名才，在本主跟前很是得脸。虽是恶人管家，不屈枉人，离着五里三乡，大有名头。此是闲言，不表。

单说那些恶奴，一见管家出来，俱皆垂手侍立。只见那人开言说道：“你揪的是什么人，因何吵嚷？”恶奴见问，连忙回话，口尊：“张大爷在上请听，方才我们在房，瞧见那人探头缩脑的在门外观望呢。我问他找谁，有什么事情？他说路过此处，因为瞧见宅院很有风水，必出将相。我说他信口胡言，分明是闯亮偷盗东西，瞧见有人，要脱身逃走，故此我把他揪住。正要回明管家，请示请示，或是拷打，或送州衙，但听张大爷吩咐一句话，好把他锁捆起来。”管家张才听罢，面带怒色，气忿忿的瞧着钦差施大人。未知施公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二回 酒肆闻霸道名姓 路遇得恶徒真情

话说管家听了门外吵闹，出来问了问，恶奴即对管家如此如彼告诉他一遍。管家一听这个恶奴之言，把贤臣上下打量了一番，不由的心中动怒，将眼一睁，叫声七十儿：“你这个囚攘的，特地生事！我瞧此人的打扮，不过是个穷秀才，或者是教书的先生。现在他手拿相面的幌子，定然是他懂些相法。你坐在家里，哪知出外的难。为你这个莽撞生事，我说你多少。”骂的七十儿不敢言语，连忙把贤臣放开。

且说施公，听见管家的这些话，就知是个好人，连忙往里一跑，口尊：“长官爷，真乃眼力高超。学生何曾不是个儒流秀士呢？因为上京科举未中，羞归故里，故流落江湖，来到贵地。因无事可作，自幼学些堪舆相法，暂借此为生。因看贵宅有风水，我才站住。哪知这位出来，不由分说，把我揪住，说我偷出被窝，岂不冤屈。幸遇尊驾圣明，才说出学生清白来了。”那管家听了老爷这一片谎言，满口里说：“如何呢？我就猜着的很是，再不错。不是教书先生，就是穷秀才。”言罢，叫声先生：“你贵姓呀？”贤臣随口答应：“岂敢，学生贱姓任。”大管家叫声：“任先生，别理他，看我面上罢。礼当领教谈一谈，怎奈眼下我们老爷就回来，有些不便。”言罢，把手一拱，说：“请罢，请罢，改日再会。”



贤臣也盼不得离了此是非之地，也就拱手说：“多承看顾。”言罢，大人迈步前行。一边走，一边想道，好个恶家丁，不亏了管家来善劝，施某一定吃苦，细想来真可恨。

贤臣想罢，不觉离村有半里多地，忽见路旁有一茶馆带卖酒。大人迈步，遂来茶酒店，一来有些干渴，二来探访恶人的名姓。见里面放着一张桌子，两条板凳。有个人在那里坐着打盹儿，一见大人进去，连忙站起，把老爷打量一番。问：“客官爷，是吃茶呀吃酒呢？”大人坐下，说：“倒碗茶我吃。”那人连忙拿了茶杯、茶壶来，将茶呈上。老爷斟上茶，手擎茶杯，眼望那人，叫声伙计：“宝铺的生意可好？”那人说：“好啊，托客官爷的福。”

贤臣说着话，答讪着，就问说：“掌柜的，宝铺东边儿那一所房子，是个什么人家的？”那跑堂的来至贤臣跟前，对面坐下，低言叫声客官爷：“你既不是这里人，我告诉你料无妨碍。说起来，那所大宅院，村名叫作独虎营。要问庄主姓名，人人听了打个冷战——恶阎王罗似虎，人人都晓。又有银钱，又有势力，万恶滔天，专害良民。他弟兄四人，大爷净身，现在千岁宫内当总管。康熙佛爷宠爱，封他是阿哥安太。他二爷、三爷，在京都中沿河作买卖，有两座金店，当掌柜的。惟有罗老叔在家享福，捐纳候选州同六品职衔。不守本分，胡作非为，爱交光棍，包揽官事，开设赌场，讹诈富人，喜玩斗鸡鹌鹑。听说，新近又入了穷家棍子头，越发的作恶了，霸占人家房地产土，硬教人家给他纳税银，若要不依，送到州衙枷打了，还得应允。更有一宗，可恨之至——好色贪淫。家中妻妾已有十几个，还在外边霸占人家妻女。瞧见谁家妻女美貌，硬教媒人提说。若是不应，就使讹诈，说人家从前借过他几百银子，放账滚利，利上又滚利，加二加三还是小利钱呢。那家若是还不起，就打算人口。女



子貌美，给他为妾；幼童貌美，他硬鸡奸；不美的，作为奴婢使用。无人敢作声，不然就要田房，若说了句不允，立派恶奴锁拿到家，打死了无处伸冤。哪怕你告遍衙门，总不准情。许多恶处，一言难尽，不知害过多少人咧！私刻假印，讹诈州县。家中安炉，私铸铜钱，造作假银，若要出门，众恶奴前后围随一群，比州官还有威风。民人见了，两旁躲开。新近听说出了一件事，他家使的一位仆妇，有些姿色，硬行奸淫。后为本夫知觉，恶棍恐生不测，活活将本夫打死，仇八块捺在河中。客官爷你想想，恶棍如此行为，怎不令人可恨？”

施公听了过卖之言，把脸气成个焦黄，咬的牙齿响。那伙计一见这光景，口中说：“啧啧啧！我的客官爷，这不是胡闹么？因尊驾再三问我，我又瞧着你不是我本处人，才告诉你这底里深情，哪知你有这么大气性呢？罢了罢了，我的爷，你喝碗茶，快些请罢！趁早儿别给我们惹祸。若教罗府人万一听见了，我们吃不住。你老要气出痰火病来，那是玩儿的么？”贤臣闻听，把气略平了平，假意带笑，叫声掌柜的：“休要着急，我也不过听着令人可恨，与我什么相干呢？”过卖说：“这句话，尊驾言之有理。我见爷的脸色都已变了，故此我才着急。”贤臣说：“还有一件事不明。请问这等恶霸，难道官府都不知道么？”过卖摇着手：“休提此处的官员，谁敢惹他？与他都是朋友相交，弟兄相称。前任州官，为接了告状的呈状，将他大管家传入衙门。尚未讯问，恶棍便差人上京，与大哥送信去。几日工夫，京里的千岁官旨意来咧！把一个州官撤根子抹了回家。”贤臣点了点头，说：“伙计你把酒烫上二壶，再剥两个鸡子我吃。”过卖答应，走去筛酒。不表。

施公独坐，心中暗想，可恨景州众官，枉吃皇上俸禄。



属下有这等恶棍，不能办理。施某盘问，又相隐瞒，不能首举。正思着，忽听酒铺门外乱哄哄的人声吵嚷，只见一群人都跑出铺门外站住。

贤臣当官府来到，细看又不是衙门式样。又见来了一匹马，马上一人，相貌凶恶，两手捧着一件东西，足有二尺多长，外面罩定黄缎子套，不知是何物件。随后，又来了两个人，打扮的格外两样：一个骑着走骡，色黑如墨；一个骑的叫驴，色白如银。一个穿小毛皮袄裤，灰绸面，一斗珠皮褂，黑漆漆的起亮，两边露着荷花手巾，俱是新式样，头戴貂帽，生丝缨子，一色鲜红，足登青缎尖靴，白面无须，一双吊角眼睛，年纪不过三旬；一个身穿皮袄，不套外褂，里外发烧，腰中系着鸡皮绉搭包，足登紫绒毡靴，头戴双重东瓜帽，算盘顶儿相趁，倭缎云镶，浓眉大眼，满脸横肉，酒糟鼻子，四方口，赤红脸，连鬓胡须，身体胖大，在驴背上，还有三尺，挺腰大肚，长的恶相。二人并肩而行，后面跟人，一窝蜂相似，也有步下走的。又见揪着一人，那人直往后拽不肯走。马上的跟人，直用鞭子打。那人疼痛难忍，直嚷求饶。贤臣看罢，沉吟了半晌。忽听旁边一人管着那边一个人叫声第五的：“今日可尽了二皮脸的量了。他终日喝的醉醺醺的，满街上乱骂胡闹呢，今日可碰的钉子上咧！”那一个说：“不知他怎么惹着独虎营罗老叔咧？”这个说：“因为罗老大爷从我们村里出来。正遇见二皮脸，喝的涨涨儿在那里骂街呢！被罗老叔看见，叫他的家人就带起来了。这一带回家去，轻者二皮脸有一顿棍挨。”那一个又问说：“罗老叔望你们村中怎么去了？”这一个说：“啧啧啧！我的糊涂爷，你没瞧见那个骑驴的，不是我们村中万人不敢惹的石八太爷么？”贤臣也在一旁。忽见那群人，有一个望骑驴的说了几句话。



贤臣离远，虽未听见，估量着此处乃是非之地，不可久留。才要进馆会钱起身，又听那二人讲话。总是施公目下合该有场大祸，不由的又要探听冤家头的恶处，好一并擒拿问罪。只听那一个叫声三哥：“只因我去京中，做了二三年的买卖，哪知咱这里，就有这些缘故。请问这石八不亚如一路诸侯？再借着太后宫中王首领的脸，连坐四人轿的，都合他们相好。石八爷家里，本来也够了份咧！倚财仗势，纵容手下的小将们在外无所不为。这穷家一伙子，总有十几个人，都是磕头弟兄。石八算是头一个，有渗金佛吴六、泥金刚花四、破头张三、闯粗胳膊邓四，耍钱硬讹诈。短辫子马三、白吃猴儿郭二，他两个集市上私抽税务。还有崔老叔，外号叫秃爪鹰，单陪阿哥玩雪白脸儿外孙，若要叫瞧见，吓的冒走真魂。恶棍徒七恍，外号儿叫铁嘴儿，单讹牙行客人。火烧铛上，他盘腿儿坐着，浑身脱个净光，烙出一身燎浆泡来。五股高香点着，膈肢窝夹裹，一个时辰不害疼。外有真武庙六和尚，他是盐商一个替身，吃喝嫖赌，爱交匪类，只可恨咱这里地方官，连一个有胆的也没有，都是些无用怕事的攘包货。昨日闻听人说，奉旨钦差点了一个镶黄旗汉军的施老爷，往山东赈济放粮，一路上严查贪官污吏，又拿恶霸土豪。听说，把德州有名的皇粮头黄隆基，名号叫赛敬德这恶棍，硬拿了开刀问斩咧！真正的这才是位好官呢！什么时候来到景州访一访，拿住这伙子恶棍治罪，那才显出报应来咧呢！”贤臣在一旁听罢，心中正自思想。忽从外面进来了一群恶棍，揪住贤臣衣襟不放手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四三回 恶阎王诓请相面 施贤臣巧用说词

话说施公，访着了凶徒的住处名姓，又得了杆儿上石八这些人的底细，恨之已极，一定拿住治罪；再将太后宫与千岁宫的两名首领，一齐参倒，才称心愿。思念之开，肚内饥饿，只得喝碗茶，吃了两个点心。会了钱，才要起身走行。忽见从铺外闯进人来，走至老爷跟前，把眼上下先打量了一番，上去用手拉住，叫声先生：“想必你会相面。”贤臣随口答应说：“略晓一二。”那人说：“走罢！先生跟我到家里，给我们爷相相面。”贤臣说：“令恩主是哪位老爷？”那人说：“要问我们上头，是独虎营罗四老爷。”贤臣听了，不由要了一个冷战，心内暗说不好，无奈勉强支吾，口尊：“众位如要相面，请到这里来罢。天气晚了，愚下还有事，二则要赶路程。”只见又有一人插嘴，叫声先生：“你怎么这样不懂？你叫我们老爷往这里来罢，好不懂事咧！我们下一请字，你倒这么不识抬举，拿糖摆式的，伴儿们过去揪住他，看他走不走。”又有几个做好做歹的一齐说话。贤臣是个居官之人，岂不懂这混话？奈衙役不在面前，难以违拗，少不得走一场。无奈，叫声众位爷们：“请先行，愚下走就是了。”言罢，贤臣在后，众奴在前，一齐走出酒铺，竟奔独虎营而来。



不多时，来到恶霸门首。进了大门，见门底下奴仆无数。众恶奴内的一个叫声哥儿们：“谁去回爷一声。”去不多时，就出来说：“爷吩咐，叫你们把相面的带进来呢！”七十儿答应，至大门以下，高声说：“爷吩咐咧，叫把算命的带进去呢！”众奴答应着，拉着贤臣就往里走，七十儿望着贤臣说：“老伙计，头前你说我们宅里有风水，这一会你可进去细细的端详端详。”老爷也不理他，跟定恶奴往前走。忠良暗自思想：事情业经访真了，只怕眼下祸患不小。猛见有一恶奴走出来，叫声老七呀：“先把相面的带过来站住，等罗太爷发放了二皮脸，再带上他去。”这一个闻说，把大人带到穿廊底下站住。

大人从人背后闪目留神，往里观看，但见厅内迎面上坐着二人，就是头里骑驴子的那个人。两旁站立恶奴不少。只听见恶阎王罗似虎手指着那人，骂声：“忘八羔子，你是什么东西？竟敢见了我与八太爷，还敢满口的胡言毛嚼的讲闹。我的人说说你，你还敢不依，要打架，你反了咧！你也背地里打听打听，漫说是五里三村的庄民，就是那府县的当差、书吏人等，见了我们哪一个不是垂手侍立的站着？那像你这撒野的囚徒，不懂眼。”又见显道神石八，望着罗似虎，叫声老兄弟：“你也特烦咧！哪有那么大粗的工夫合他劳神。不用问他咧，他的眼眶子也甚高，瞧不起你我，纵然把他打一顿，他也未必怕。不如拿石灰，把他狗入的眼睛揉瞎，就算完了。兄弟你没我爽快，但有撞了我的，不是把他滑子骨拧断，就是把他眼揉瞎。”罗似虎听了，吩咐把石灰拿来。任凭二皮脸怎么哭嚷哀求，众奴不肯容情，按住他，登时把眼睛揉瞎，抬出去了。不表。

且说厅外贤臣，只恨的暗骂道，我把你两个剁鲜的奴才！这是怎样个王法，如此可恶。即便冲撞了州、县官的马



头，也不至如此治罪。罢了，罢了！我施某依仗主子的洪福，出了贼宅，合你两个算账。

老爷正恨，又听上面的石八说：“老兄弟，我走咧！”说罢起身。罗似虎把石八送出门，回到厅房坐下，吩咐：“快把那相面的叫上来。”恶奴答应，跑出来一点首，冲着贤臣说：“大爷叫你呢。”老爷忍着气，一边走，一边偷眼观看。但见厅内陈设何等齐整，也难为他内监哥哥，怎么挣来的有这分家私，可恨恶人不会享福。

且说上坐的恶阎王罗似虎，一见相面的进来，留神闪目观看，只见他穿戴了打扮难看，再配着其貌不扬的资格，恶人看了不由的好笑。他哪知贤臣的贵处。贤臣在一旁，手拿着一块白布，一尺多宽，二尺多长，上写着“学看相”三个大字。又写着“全不识山人”五个小字。两旁又写了两行小字，一边是“残眼能观善恶分贵贱”，一边是“歪嘴直言祸福辨忠奸”。恶人看罢这两句话，不由的心中吓了一跳。暗道，好个施不全，他竟特意的来有心访我，立刻追他的命，不知是真是假，暂且留下狗官性命，问他的来意如何？但有一句话，必须如此这般。恶人想罢，眼望着手下的家人，叫道：“小子们不用拉他咧，叫他慢慢走，想必是他腿上的疮，不得动转。”贤臣闻听，暗说，这样慢待斯文，爽利是一点儿一点儿的蹭罢！一边里蹭着，一边里心中暗叹说，罢了，罢了，我施某现作朝廷的钦差，怎么倒给一个白丁行礼呢？要不依着他们，现今又在贼宅，就如龙潭虎穴。恶人一恼，我施某就是眼下不测之祸，就讲不得失官体咧。一拐一点的，走到恶棍跟前，说：“财主爷，芝士这里有礼了。”言罢，只得哈了腰，作了个半截揖。恶人一见，不由的大笑，口说：“啊啊啊，好说，好说！”众恶奴才耍狠，督着下跪。恶人把手一摆，说：“你们拿个座儿来，叫他坐下，好给我



相面。”恶奴答应，取了个凳子来放下。

贤臣坐下。恶棍叼着烟袋，手把鹌鹑，叫声麻子：“都姓什么，哪里人氏，怎到我们这里相面来了？”贤臣闻说，暗道，好哇，施某做官，越发体面咧，又有人叫起麻子来了！我只得忍在肚里。回答说：“财主爷在上，贵耳请听：学生姓任，贱字方也。祖居福建，现住北京地安门内锣鼓巷。自小攻书十数载，侥幸身列黉门。因为今岁乡试未中，心中一气，离家要到山东访友，偏偏扑了空，故此流落贵处。盘费短少，因我幼习堪舆相法，不过暂取路费，好登路程。”恶棍闻听点头微笑，说道：“麻子，你方才说什么？那块布，又写着是什么幌子？‘全不识’几个字，你别是倒过来念罢，你是施不全罢！”贤臣闻听，打了个冷战，口尊：“财主爷，要问‘全不识山人’五个字，乃是愚下自撰的草号。因为招牌上那两句话，口气过大，恐怕久闯江湖的那些老先生瞧见了恼我，故此写着学看相的‘山人全不识’。方才尊驾说什么施不全，我不懂得这是什么话？”恶棍口内冷笑说：“你自然不懂得。你不懂得，我可懂得呢。咱也别管是‘施不全’，是‘全不识’，你先相相我后来还有造化没有呢？”贤臣闻听，故意站起身来说：“尊驾把冠往上升升。”恶棍依言，把帽子往上一托。老爷又端相了一会，说：“尊驾今年贵庚？”恶棍说：“我今年二十四岁。”贤臣说：“财主爷这副尊容，好比浮云遮住太阳光，休怪直言。看贵相，四岁至十四岁，这十年讲不起丰顺，连衣食也不足——其相应饥寒。怎么说呢。相书上说的好：‘眉低散乱妨少年，奔了吃来又奔穿。’难得尊驾这一双眼，乃是将相之眼。十四至二十四，正走眼运，好比‘一轮日照浮云散，万里光华耀满川。’愚下直言，并不是奉承。尊驾自二十四岁往后，有五十年旺运，不但大富大贵，只怕后来还有一字并肩王的造



化。多亏一个似阴非阴、似阳非阳的贵人扶助。子宫迟立，寿有八旬。此愚下直言，财主爷休怪。

看官，老爷一派谎言，不过是自己身在危地，方才又被恶棍看破了招牌上的语言，知道是施不全来私访，故此奉承他几句，叫他放自己出虎穴，发兵来拿他。哪知竟被老爷诌着了。老爷说他四岁至十四岁，运气不佳，那时恶棍的老子，给人家做长工呢；当差的哥还未得时；他妈妈缝穷；自己捡长粪、挑苦菜卖呢！老爷又说他有一个并肩王的造化。他想着，康熙皇帝万年后，千岁爷坐了殿，他哥哥把他带进去，千岁爷要一喜，就许封了他个王位。哪知贤臣是个哑谜：说他不久便要过刀，乃是亡故之词。闲言不表。

且说恶人罗似虎被施公几句奉承话，眉开眼笑，心里甚欢喜，有放贤臣之意。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四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恶棍拷打施大人

话说罗似虎，被施公一片奉承言语说的眉开眼笑，就有释放贤臣之意。忽见乔四在众人丛中站立，两眼不转眼的望上瞅看，耳内留神听话。他听见施老爷一派谎言，说的罗老叔喜出望外。沉吟半晌，心里明白，怕罗老叔心中一喜，放了忠良，他哥的仇就报不成了。急迈步走到恶棍跟前，一条腿打了千儿，说：“小的回舅老爷，千万别听他话。他竟是习就的一片熟套，信口胡诌。舅老爷要是听他的话，那就误了大事咧！若放了他，只怕连舅老爷都有不便。”恶棍一听此言，听声乔四：“你认真了他是施不全么？”乔四说：“小的千真万真，认的他是施不全。一来他亲到过我们村庄，二来他将小的的主人拿进德州衙门亲审，我随后暗跟着打听，曾见过他两次，岂有不认得的？”

看官，施老爷先前只打量他是看出招牌上的破绽，再不想他是皇粮庄儿的至亲，被这人早泄了底，说是施不全。这会子，贤臣如梦方醒，才知黄隆基是恶人的姐夫。说话的人，是乔三的兄弟。此时，老爷犹如高楼失脚，扬子江紧溜横舟。腹内想，罢了，罢了，活该施某命尽，才遇见对头仇人。

老爷正然害怕，只见恶棍登时把脸撂将下来，叫声施不



全：“你好大胆！我要拿你，还怕拿不住你，竟敢找到我头上来咧！”施公此时出于无奈，只得壮着胆，口尊：“财主爷，旁人之言休听。学生头里禀过，我乃真正是看相卖卜之人，如何把我认作施不全？学生不懂得他是谁。他与府上有仇，财主爷千万休要委屈好人。”恶棍闻听，微微冷笑，叫声施不全：“你不用装假，虽然我不认得你，可有人认得甚准。我且问你，我们姑老爷与你有什么仇，你把他拿去问斩抄家？”恶棍说着，不由动怒，手指贤臣说道：“你倚着你是钦差，不过是威吓知府州县，怕你提参。再者，你来是为赈济之事，差满就进京交旨，何以无故杀人？黄隆基与你何仇恨，将他问成斩罪？实告诉你，我与黄隆基为姑舅至亲。你到我家是自投罗网。”施公自知事情不好，性命不保，只得花言巧语诓哄恶人，不但不露惊惶，反带笑容，望着恶阎王罗似虎，口尊：“财主老爷，过耳之言，不可听信。再者，尊驾是圣明之人，我若果真是钦差，任你斩杀也不委屈。学生本是相士，抛家失业，才到贵村，拿我顶缸当作仇人，岂不损了阴功？”

恶人闻听犹疑不定，恶奴在旁插言，叫声施不全：“你不用巧辩！想要逃命，万不能够。你瞧着我舅老爷好哄，怎能哄得了我乔四？我自幼跟着我们老爷，走南闯北，无论是什么人，只一经我的眼，就断他个九成儿。何况你这个资格好认的：前鸡脸，后罗锅，短胳膊，麻面歪嘴，左眼萝蓂花。我猜你走道儿，还是个踮脚儿咧！是不是？”贤臣说：“尊驾何苦只赖我是施不全？俗语说‘人有同貌人，物有同形物’。”乔四说：“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，也不放你。只怕放了你，就误了大事咧！慢说你是肉身，你便烧成灰，我乔四抓把闻一闻，就知你是施不全的味儿。别耍巧咧，教你坑的我们主人、奴才，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家破人亡。你又跑到



这里充老实人来。你也想一想，你的行为毒不毒！我哥哥已经是跑了，就是怕了你咧！你又搬砖弄瓦，教人把他淘寻着，将脑瓜儿片下去，你才歇了心。幸而我跑的快，逃到这里来。不然，这一会子，也早就他娘的死了。”言罢，望着罗老叔，叫声舅老爷：“千万别听他的话。俗言说：‘抄手问贼，谁肯应呢？’舅老爷想想，他要不是施不全，他就立刻跪下叩头，恳求舅老爷呢。看他还是大人的架子，站着说话，皆因他怕失官体。再者，舅老爷你想想，我的主人与你是什么亲戚？舅老爷要不替他报这个仇，以后怎么见我们的奶奶？这是一。二来他又扮作相面的先生，到咱们庄上来，他必是打听出舅老爷与主人是至近的亲戚，终必想一并除害。不是小的多嘴，舅老爷若是放了他，犹如纵虎归山一般。”

看官，乔四说的话，不亚如火上加油，就把罗似虎怒激起来了。又遇着恶奴七十儿，想着头里为施公受了张管家张才一顿骂，他心里正没出气，一闻此言，他也跑过来加火儿，单腿打千儿，说：“小的回老爷，这相面的，千真万确是施不全前来私访。怪不得爷头里未回家时，他就在咱们大门口儿走过来，走过去，探头缩脑的好几次。”恶人罗老叔闻听这一片话，不由的冲冲大怒，骂一声：“该死的狗官，怎么竟敢访你老太爷来了！小厮们，快拿马鞭子来打这个狗官！”恶奴答应，登时手拿藤鞭三四把，专听主人吩咐，恶棍高声叫道：“快打！问他访我何事？”众恶奴上前动手，倒揪领子，按在地上，用鞭子照贤臣打了去。只听唰唰的响，好似雨点一般。贤臣两手抱着脸，疼的浑身乱抖，料着有死无生，不能报答君主。

移时，恶阎王见施公这样光景，吩咐恶奴说道：“你等暂且住手，待我问明。”众奴闻言，连忙住手。施公一翻身，



坐在地上，二目紧闭，一言不发。恶阎王叫声施不全：“你不用合我装着。给我细说，扮作相面的到门上，为何事而来？”施公二目睁开，望着恶棍叫声财主爷：“我要是施不全，好说来历。我本不是，教我说些什么？”恶棍说：“抽了顿马鞭子，还是这样嘴硬。老太爷今日倒要试试你的横劲。这等马鞭子，不过先给你送个信，再要不招，比这个辣的还在后头呢！”众恶奴在一旁，齐声大喝说：“施不全快招！”贤臣腹内说，好一起剁鲊的囚徒！本院今日倒被这起狗奴威吓起来了，正是“龙离沧海遭虾戏，虎落平阳被犬欺”！我施某就拚了一死，万不可说出真姓名来。想罢，叫声：“众位不用威吓，我愚下也不求生，要杀要剐，只要早些给个痛快。我不过作个含冤之鬼。财主爷损这阴德，叫我什么施不全，那可不敢从命。”恶阎王说：“你想早些求死，哪里能教你痛快死咧！还用惩治二皮脸的方法惩治你。”恶奴答应，登时把石灰取来，又吩咐揉起来。恶奴答应，一齐上前。贤臣暗说，这可罢了，纵然不死，也成了废人咧！

忽见从外边走进一人来。不知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五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

话说恶棍吩咐众奴捺倒施公，用石灰揉他眼睛。众奴才要动手，从外面忽然走进一人，高声叫道：“且莫动手！等我见爷，还有话说。”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大管家张才。

但见他走至恶棍罗似虎跟前，在一旁哈着腰站定。恶棍说：“你这半日哪里去来？”张才说：“头里吴家村的王举人，把小的请去，就为杨龙、杨兴的那宗事。他如今情愿拿出一百银子，赎他的表妹。还求爷开恩告诉州里，不拘怎么，把杨龙、杨兴打几板子放了罢！王举人说，明日亲身来给爷叩头。”恶棍摇头说：“不中用，王举人他又充怎么有脸的？等他明日来再说罢。”张才复又说道：“小的不知这相面先生犯了什么罪呢，又绑他？”恶棍说：“他是施不全私访来了。”张才说：“爷知道么？此人头里小人问过他，他是今科乡试未中的秀才，叫任方也。因为投亲不遇，故此相面为生。哪来的施不全？再者说，施不全他乃奉旨钦差，走动八抬大轿，全副执事，多少官役围随，不亚如康熙爷的圣驾出京。他哪有许多工夫，这样冷天来私访呢？休要委屈无过之人。小人在外面听见人说，施不全于初四日才能到景州南留集上，明日才能到这里，今日哪有施不全呢？”恶棍闻听，说：“既是这样，暂且教他多活一夜。明日要有施不全过去，



可便放他。若无施不全过去呢，再要他的性命也不迟。小厮们，把他捆起来，锁在堆粮仓房里去！”众奴答应一声，遵恶棍的吩咐而去。张才本意要替贤臣求情，教放了他。见主人的话口紧，也就不敢往下说了。恶棍站起身来，往后院而去。老爷在恶棍宅中受罪。不表。

且说关小西，奉老爷之命，往王家屯王善人家送拜帖。出驿馆上马，登时出城，眼看太阳平西。壮士心急，想着送帖回来，还要赶紧进城。打听得离城只八里地，展眼之间走到。瞧了瞧，果然有座大庄院，庄前有座铺面。好汉下马，将马拴在铺门外，想着问个信儿，省的寻找。忽然从南来了一群马，从此经过。小西的坐骑是儿马，瞧见母马，挣脱开缰绳，赶着那群马，咳咳乱跑。小西一见，慌忙赶去，只见前面群马之中，有个人骑着马赶马，内中就有自己坐骑。好汉大声说：“大哥略站一站！我的马在你马群内了。”那人扬扬不理，赶着马越发跑的快，展眼跑出有二里之遥，只见那人将马赶进大门里去了。好汉跑到跟前，大门已闭，上前把门打了三响。看官你道此是哪家？就是王栋的亲舅家。

前已表过，此人乃临清人，移居在此，名叫丁彪，外号神行太保。年六十四岁，身高六尺，背阔腰圆，说话声如洪钟，一顿吃五斤肉，六斤的面饼，能打少壮小伙子六七十人，幼年以保镖为生，目今已挣成家业了。关小西叫门半晌，无人答应。好汉动怒，用脚把门一踢，惊动里面众位徒弟，一齐开门跑了出来，望着小西开口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，踢我们的大门？”小西勉强陪笑，尊声：“众位，方才小弟惊了马，跑入府上马群之中。”众人说：“谁见你的马来？也该打听打听，谁敢砸太爷的门？还不快些滚开！”小西一听，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挨刀的，休得无礼！明明昧下我的马，还敢开口伤人，快快送出来无事。少要迟延，就是饥荒。我



要一恼，拆了你的窝巢，还是要马。”一脚踢开一扇门，捺倒了三个人。那几个一见了，齐声大骂，围住小西乱作一团。丁太保正在那里配药，忽听得外面闹吵吵的乱嚷。猛见家中使唤的一个人，名叫大哥儿，喘呼呼的跑进来，叫声：“老太爷，不得了！不知哪里来了一个醉汉，一脚把咱的街门踢下来咧！那些小大叔们围着乱打呢！”丁太保一听，也顾不得配药咧，连忙甩去长衣搭包，急迈步出房来至前院。噗！使了个箭步，蹿至门下，一声大喝：“什么人找上门来撒野？”

好汉关小西，一见里面又蹿出来了一人，虽然手里招架着众人的拳脚，眼里不住的瞅着里人，恐其上来帮手，好汉留神预备。哪知老英雄见他八个徒弟围着一人动手，自己也不好意思上前，只得在旁边观其胜负。只见那一人蹿蹦跳跃，拳脚的门路精熟，不亚如一只疯魔的猛虎。丁太保点头暗夸，就知受过高人的传授。猛见二徒弟呼雷豹，被那人一脚踢出四五步，扒在地下直哼！大徒弟独眼龙，他乃是墙上画的鱼——一只眼，冷不防备，被小西一拳打中了好眼，登时肿起来了，独眼龙竟成了瞎眼咧！丁成保一见，又气又恼，骂一声：“无能的孽障们，还不住手么？八个人打一个，还叫人家打了。”言罢，又回叫一声朋友：“你贵姓？”好汉说：“我姓关。”丁太保说：“关朋友，方才我见你的拳脚，都使的好。你果然是一个汉子，敢与老夫比拚三合么？”关小西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来来，那群奶黄未退的孙子们，还不是关爷的对手，你这老牛其奈我何！”丁太保心中大怒，骂声囚徒：“休得胡说！你太爷开恩，让你把衣服脱了，好和你动手。”小西也不答言，将马褂子、皮袄脱下，又将帽子摘下连拜帖放在一处。丁太保往后退几步，两手抱拳，说声：“请！”关小西见他如此礼貌，也便拱手说：“请，请！”



言罢，二人人拉开架式。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，回明了大人，要去找王栋。登时出了城，一边骑着马走，一边想。猛见前面有座村，速速催马前行。展眼进村，抬头看见路北有座宅舍，门口四根旗杆，门上悬着金字大匾翰林第。好汉腹内暗说，虽然听见王哥常提他舅舅丁三把是个财主，并未听见是什么前程。这所宅子挂着翰林匾，大约不是。猛见里门出来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。天霸连忙下马，带笑说：“请问老人家，这里是姓丁？”老者闻问，带笑回答说道：“这里不姓丁，此乃翰林院王宅。”天霸又问：“可是与王希老爷一家么？”老者说：“不差，太老爷就是王希老爷的堂弟。我们大老爷在任上，二老爷是光禄寺少卿。你是哪里来的？”天霸说：“我乃钦差施大人的长随。请问老人家，方才有我们的伴儿来下拜帖，见了没有？”老者摇头说：“并没见有什么人来下拜帖。”天霸说：“呵，莫非不是这里？”老者说：“请问，这位大人，莫非是作过顺天府尹的施老爷施不全么？”天霸说：“不错，正是。”老者说：“该回过敝上前去叩见，才是正礼。怎奈我们大老爷、二老爷都在任上，太老爷现又染病不起，借重尊驾回去，替我们爷请大人的安罢！”天霸回言：“好说，好说。还有一事，请问老人家，此地有个保镖的丁太保住在哪里？”老者说：“哦！你问先保过镖的丁太保？他家离此六里地，名叫做回子营。那里一问便知。”好汉说：“多承指教。”两个人哈了哈腰儿，分手。

天霸上马，直奔大路，顷刻就走了五六里。天色将晚，幸而天上有月。只见前面一村，好汉催马进村。走不远，前边路北有座大门，门前围的人不少。好汉勒马观看，但见门内是个空院，院内有一群人，还有两个人比拳脚呢。天霸为人，一生好武，瞧见这比试武艺的，也顾不得找人咧！坐在



马上，留神观看，打量谁赢谁输。只见二人你来我往，不分胜负，好似二虎相斗。天霸就不住的喝彩。又留神细看，是关小西与那人比着输赢。好汉下马，挤入人群。暗自忖度，有心招呼一声，小西必回顾看我，倘被人家趁空打来，他必受伤。欲待上前帮助，又恐他与此人相契。再等一刻再作主意。想罢，复又观看。看了一会子，猛见几个人进去，取出几件器械来围住小西动手。天霸不由心中大怒，把二手往左右一分，蹿到当院。众人被好汉拨拉的，一溜歪斜栽倒了几个。且说天霸，一声大叫：“呔！好囚徒，我黄天霸在此，休得无礼。”看官，黄天霸道出姓名，为的叫关小西知道他来好放心。且说关小西一听此话，闪目一看，果是黄天霸。暗想道，黄老弟他怎么也来到此处？哦！是了，必是施大人不见我回去，故打发他来找我了。

且说老英雄丁太保，猛见一人蹿到眼前，自称黄天霸。老英雄心中多疑，高叫：“孩子们，且别动手。”又叫：“关朋友，你也且住手。老夫有句话说。”言罢，走至天霸眼前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执手开言说：“请问尊驾贵姓黄么？”天霸说：“咱姓黄，怎么样？”丁太保满脸带笑说：“有位飞镖黄三太是你何人？”天霸见问，也就以礼相答，口称：“不敢，那是先君。”老英雄听了，赶着与好汉拉了拉手儿。口称：“黄兄，恕我眼拙，失敬失敬。早已久仰大名，今日得会，三生有幸。话不说明，老兄也不知晓。当日愚下保镖为生，在苏州路上，亏了令尊三太爷，仗义让我两镖过去，那时我就感激不尽。又蒙李红旗李兄引进，与令尊结为契友。”天霸听说他姓丁，连忙说：“有位王栋兄，可是令亲么？”丁太保回道：“那是舍甥。”好汉也就拉手儿说：“恕罪。”又将特找王栋的来意，说了一遍。

且说丁太保，将天霸、小西让进书房坐下，又与小西陪



罪。关小西也与丁太保作揖。丁太保又叫徒弟们进来，与二位好汉见礼。但见大徒弟独眼龙的好眼被小西打肿，二徒弟呼雷豹的腿也踢伤了。关小西一见，倒觉脸上发愧。太保吩咐摆酒，登时摆上酒饭，让天霸、关小西上首，丁太保陪坐。饮酒间，叙起话来。丁太保才知他二人是保施公往山东赈济。又听小西说因为马跑到他家，他追来要马。丁三把闻听大怒，立刻叫人到园内去查看，果然查出。老英雄问众徒弟是谁放马去来，要昧下马？问来问去，是独眼龙放马去，拐来此马。后来有人找上门来要马，他执意不给，才惹的关爷动气。老英雄骂声：“打嘴的奴才！怪不得关爷把你好眼打瞎，你干的就是瞎眼的事。罢了，此刻我不究了，明日再合你算帐。”天霸、小西再三相劝，不觉饮至四更，这才撤席。安歇片刻，交了五鼓。刚到天亮，天霸与小西起来，穿衣净面，整顿齐备，告辞了丁彪要走。老英雄苦留不住，又送了法制的伏姜，令人牵出两匹马来，把天霸、小西送出大门。三人彼此哈了哈腰儿，这才分手。要知后事，且片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

话说黄天霸、关小西在回子营，告辞丁太保，要赶紧进城。出村正遇天降大雾，不辨东西南北。行走之间，马不前进，四蹄乱进，往后直退。天霸知这马的毛病，估量着前途必有岔事，就不紧催了，连忙下马。关小西忙问道：“此马不往前走，是什么缘故？”天霸说：“关哥你不知道，我这马有个贱恙，慢慢再告诉你。”言罢，将双镫连在马鞍之上，将鞵撩起系好。叫声关哥：“拉着这马，只管前走，头里等我，我随后就来。若是工夫大了，你只管进城去。”小西只得拉着天霸的马，从西北绕道而行。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见小西去后，把皮袄襟掖起，大踏步紧往前走，眼内四下观看。但见路旁雾罩罩的，细看是一攒大树林。好汉刚然走过去，忽听背后有脚步响声。回头一看，却是一人手举棍子，照着好汉的脚要下绝情。好汉双足一蹦，蹦起有三尺多高。那人打了个空，举棍又照顶门要打。天霸瞧着棍离不远，将身一闪，伸手抓住那人的棍，往怀中一拽，复又往外一揉。只听咕咚一声，把那人栽了个仰八叉。天霸赶上，踩了一脚，叫脱皮袄。贼人心里暗说，我若不脱皮袄，他把棍子一按，我就死咧！不如暂且脱下，然后再调人来，将他拿住，以报此仇。就只是见了众伙计，我面上无



光。贼人正打主意，只听好汉一声说：“你再不言语，我也要动手了！”贼人见好汉动怒，连忙哀告说：“老爷息怒，且莫动手！放我起来，我脱就是了。”好汉闻听，放起贼人，令他把皮袄脱下。

天霸肩扛木棍，挑着皮袄往前走，见前面树上隐隐约约似乎有人。好汉暗说，这树上不像个人么！此乃隆冬之时，这人在树上作什么呢？莫非是要上吊？英雄想罢，连忙紧走几走。相离不远，看了看，是在树上捆着呢，浑身精光，脸如白纸，二目双合。好汉就知是被贼所害。贼把衣裳剥去，便不管草死苗活。暗说，我有心想搭救此人性命，又恐耽误了工夫，施大人抱怨；待要不管，哪有见死不救之理？也罢，我先看看还有救没有。好汉于是把棍子皮袄放在地下，上前伸手摸一摸那人的心口，秃秃乱跳，还滚热呢。又摸口鼻，尚有热气。好汉说：“有因儿，合该咱俩有缘。”言罢，把绳松开，放倒他在地。回手又将大皮袄拿过来，叫声：“老兄啊！这是我干儿子孝顺我的，帮了你吧。”说着，给那人披在身上，又将那人的嘴撬开，瞧了瞧，塞着一口的棉花。好汉与他伸手掏出。猛见那边尘土飞空，像有许多人来。相离不远，但见七八个人赶来，尽都是彪形大汉。恶眉凶眼，来势正勇。那些人，猛见好汉举棍把旁边石台打碎，忽又上树如猫，暗暗惊慌，把雄心退了一半，就知此人是个英雄。互相观望，不敢前进。

内中恼了一人，混逞好汉，大叫：“哥们且后，待我拿他！”言罢，手举铁尺，撩衣前进。天霸在树上早把镖擎在手中，照准贼人手打去。只听唰的一声，“哎哟”，咕咚栽倒在地。且说众人，见伙计铁尺落地，仰天平身栽倒。众贼还不知哪里这东西，俱都怔忡忡的发呆。好汉在树上大喝一声，说：“贼寇听着！你祖宗的宝贝，有一百多支，任凭你



有多少人，只管快上来。叫你们来一对，死一双。快来吧！”众贼听见这话，叫声第七的：“我们可顾不得你咧！”言罢撒腿就跑。

好汉在树上蹿将下来。那人吓的直叫：“爷爷饶命！只当个买鸟放生。家中还有年老父母，无人侍奉。今日饶了我的命，你就是个老祖宗。”好汉闻听，就势把镖拔出来，抹了抹那血迹，收起来，大踏步往前追赶。

走不多时，猛见有个土坡儿，孤孤零零有座破庙。天霸暗说：“那伙狗男女，大略去了不远。这座破庙必是他们窠巢。”想罢，迈步竟奔破庙。走至跟前，听见里面有人说话。这个叫：“老四呀！方才那个小子好厉害家伙，一棍把块祭台石打碎了。幸亏咱们跑的快，若被他打一棍，管把豆腐浆砸出来。”好汉在外听着，不由的暗笑。正听着，忽有一人大言说：“何必给别人家贴金，伤咱们的人。我们该报仇雪恨，皆因没本领，只得吃亏，就让那人有法术。常言说‘能人背后有能人’。”

天霸一听，心中大怒，一脚把榻扇踢开，就倒了一扇。好汉站住往里观瞧，但见里面漆黑，比外面阴昏雾罩。细看了会子，才瞧出当地下有一池儿活火，几个人围着烤火呢。猛见有人把榻扇踢倒一扇，众贼刚要喝问是谁，忽见好汉堵门而立，吓的众贼手忙脚乱，无处藏躲，一齐跪倒在地。叫声：“我的佛爷！小人没敢说什么。休要见怪。”天霸闻听，一声大喝，说：“少要胡说！我只问你们那树上捆的是什么人，是你们害的不是？如有虚言，我又祭起宝贝了。”众贼知道厉害，抖战说：“别祭宝贝，神仙老爷，我们情愿实说。皆因小人们为穷所使，才把那人如此。不料并无什么值钱东西，只有一件破褥套，还有身穿一件破袄。老爷若要，小人情愿送还。”好汉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都跟我来。”



众贼答应。天霸登时将众贼带到树下，将受困的那人，并那名贼寇，叫众贼抬至庙内。天霸吩咐，把那人放在火池旁边有乱草上躺下。可巧有丁三把送的法制伏姜，好汉拿了一块，用滚水泡开，灌在那人腹内，叫他慢慢苏醒。好汉又盘问众寇，说：“你等有多少伙伴，现在哪里窝藏，头目是谁？不许隐瞒。”众寇闻听，齐说：“小的们实回太爷。我们并无什么头目，也无别的伙伴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快把此人衣服财物等项一齐拿来，你们各自散去。”众寇答应，忙把褥套取来，放在地上。又有一人望着好汉叫声太爷：“这袄赏与小人，他的棉袄，小人穿着呢。”天霸说：“那么着，你俩就换了罢。不必多说，快些散去！”贼人不敢迟延，千恩万谢，出庙四散不表。

且说地下被害的那人，猛然腹内一阵汨汨作响，一连出了几次恭，姜赶寒散。好汉一见，心中大悦。只见他苏醒多时，把眼一张，翻身起来，四下观看，两眼发赤，口内只是哼哼。好汉知他心中纳闷，把已往情由，对他说了一遍。那人如梦方醒，站起来，慌忙跪倒叩头谢恩。好汉一见，说：“不必如此，快收拾回家去罢。”那人细把天霸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说：“小人瞧爷很面善，就只不敢讲。”天霸说：“只管讲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家住德州。只因来了个钦差施大人，将本州庄头黄隆基、家丁乔三一并抄拿，小人到州衙瞧看审案，故此认识大爷尊颜，知是跟钦差的。”天霸说：“不错。”那人说：“还有一件事情，大爷请听：小人姓宋，叫宋保。只因我姨家住独虎营，给罗宅作仆妇。今日我看我姨去，见有个相面的先生，细瞧很像钦差大人，被罗宅拿住。”好汉闻宋保之言，不由失惊。忙追问下情，说：“此话未必真吗？我们老爷身居钦差，哪里有什么大工夫去私访？”宋保说：“大爷，小人不敢撒谎，我把钦差面貌记得很真。一见相面



先生，就有些疑心。又听罗宅的家人，纷纷乱嚷说，那相面的先生，是施不全假扮私访。小人越发信真了。我倒替他老捏着把汗儿。罗宅现是黄隆基骨肉至亲，他要替亲戚报仇，还肯轻放吗？”

天霸闻听，虽然心内担惊，面上却不露出来，故意笑道：“傻朋友，别满嘴胡说咧！我们大人现在馆驿之内，这就是你认错了。我且问你，此处离独虎营还有多远？”宋保说：“还有十数里地。要打景州城里去，不过四、五里。”好汉问：“这罗宅，是个什么人家的？”宋保说：“若说他家，仿佛一路诸侯。家有内监——他哥哥是千岁宫首领。京里有银楼、当铺七八座。罗老叔外号叫恶阎王，独霸此方，倚财仗势，连此地官府还怕他三分。”好汉听罢，恐贤臣遭害，也不便往下再问。叫声朋友：“我还有事，不能久在此叙话。你也及早回家去罢。”言罢，宋保拿起行李，同好汉出庙，千恩万谢，告辞而去。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，瞧了瞧雾散天晴。此时正逢冬至，日短夜长，不觉天已晌午，心内着急，迈步紧走，要去搭救钦差。往前正走，只见远远一座村庄，村头有磨砖大门。好汉暗说，这一定是恶人住的村庄。我再打听打听，好行事。可巧，一问就问着头里老爷吃茶的那座小铺儿。举步进内坐下，只见旁边座儿上一人站起，欲要招呼。天霸瞧了瞧，乃是小西，连忙望着他挤了挤眼。关小西也就明白了，复又坐下，一语不发。仍然两人故状不认识似的。各吃完东西，天霸先起身，会钱出铺。小西随后，也会了帐，连忙出去，追赶天霸。二人走到无人之处，这才开言讲话。黄天霸说：“关哥，你到此为何？”小西见问说：“老弟只顾咱两分手，愚兄到驿馆等你，不见回程。谁知大人改扮行装，私访出城。临走嘱咐施安，不许声张，因此我先到此处探听音信。



但不知老弟如何来到此处？”天霸见问，就把路遇贼人，救了人一命，因而得一音信，说了一遍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七回 黄天霸探访贼宅 恶家奴谋害贤臣

话说天霸虽得了大人消息，不知是吉是凶。与关小西蹿到恶人房檐，潜身绕至内舍房后坡，隐住身形。幸喜这一晚天无月色，好汉低声道：“关哥，飞檐走壁，料你不行。你在这里等着倒妥，也看着衣服。我先到里边探探的确下落，回来好叫你再搭救大人出来。倘有了失闪，我须得发个誓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杀个烟灭灰无，滚汤泼老鼠——一窝儿命尽。”小西答应说：“就是如此。千万老弟你可想着我些，别忘了我。”天霸说：“放心罢！”天霸顺着瓦陇，出滑出溜，登时不见。

不言小西老等。且说天霸，来至恶人内舍房上，闪目各处观看。但见各屋都是明灯亮烛，人语喧哗，满院总不断行人。此时，好汉穿的绑身小袄，紧系搭包，背插单刀，外带镖三支，腰掖甩头一子，在房上隐住身形。先看一看，不知哪是恶人的住房，也不知大人在何处，只急得眼中冒火。猛听下面有妇人之声，这个说：“妹子快快的收拾罢，爷在书房等急了，把我骂了一顿。”又听那个妇人说：“是咧，刚把锅子煨好，这又蒸馒头，还又炒野鸡片儿，一个人何曾得空闲儿？”又听一个妇人笑嘻嘻的骂道：“浪东西呀，不用说



咧。提防少时还叫收拾一桌果酒呢。爷头里吩咐咧，今晚间要合杨大的妹子，还有个小寡妇儿，今晚成亲呢。但愿抢来的小寡妇应允了那宗事，咱爷要弄上手，一高兴一乐，多赏你个脸儿，叫你陪着睡一夜，岂不得福儿？”又听那个妇人照脸噗的啐了一口，骂声：“挨汉子的老养汉精！别说嘴咧！你问问他几时敢合我撒野来？只当是你呢！那一晚，叫他挤在过道儿，摸着奶子，硬叫你与他咂舌头，咬了好几个嘴儿。罢了，别说嘴咧！”几句话，说的那个妇人脸上臊的通红，搭讪着，连忙煽火了去咧！

好汉在房上听了个明白，暗骂这起不知羞的娼妇老婆，必是全被恶阎王养肥疯了，不然必不如此轻狂！好汉听了多时，并未听大人的生死下落，恨不得一时找着老爷。复又转想，何不趁早儿，绕到恶人的住房，隐住身形，再窃听窃听。想罢，复施展飞檐的本领，犹如狸猫一般，顺着房，随着妇人的声音，顷刻来至恶人的书房。上有天窗，前有卷棚。好汉于天沟内，隐住身形，顺着天窗眼内望屋里，听的真切，看的明白。好汉于是向里闪目暗暗窃视，只见炕上坐着一人，头戴瓜皮软帽，豹鼠尾，青红穗，身穿蓝缎细毛皮袄，青缎皮坎肩，腰系花洋绉搭包。又见他方面大耳，白净的脸儿，活像一个奸雄，就知是恶阎王罗似虎。两边伺候着几个妇人，看样是才吃饭，面前碗盏满桌。天霸瞧毕，暗说，吾看罗似虎这样形势，虚担“恶阎王”三字。我混号叫“短命鬼”，少时我这鬼，合阎王拼一拼！”

好汉心中正自暗想，忽听恶人说：“尔等把家伙撤了罢，快叫乔四来。”仆妇答应，手端油盘而去。不多时，进来一人，口尊：“舅太爷，呼唤小的有何吩咐？”恶人说：“叫你不为别事，就是头里那个相面的，果然认准了他是施不全么？”乔四说：“小的焉敢在舅太爷跟前撒谎。皆因小的见过



几次，如何认得错呢？他亲身到过我们霸王庄拜客，那时我就认准了。他又把我们爷拿进德州，当堂审问，小的在旁听着，怎能认误了。”恶人闻听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是呀，你自然认得不误。这屋内并无外人，你想你的主人是我的嫡亲姨夫，他被施不全害的家破人亡，这个仇还不当报吗？就只一件，你舅太爷并不犯上，这会子有点后怕起来咧！即是那府、州、县官，不是你舅太爷夸口，只用我二指大的帖子，就叫他回家抱孩子去咧！纵要他的性命，也是稀松。你舅太爷为人，你向日也知道，我是那样怯敌么？就只是这个施不全，我听大太爷回家说过，他是施侯爷的儿子，系荫生出身，初任作江都县，办事很好。皇上喜爱他，把他越级升了顺天府尹，最是难缠。一进朝，立即参了皇亲索国舅。二次又参倒了御前两名总管梁九公、李玉康。康熙爷偏喜欢他，把他又升了仓厂总督。如今又派出山东放粮，外兼巡按，奉旨的钦差。哥儿，你可估量着，别给我惹这个穷祸。”

恶棍在屋内所讲言词，天霸在房上俱都听见，才知施大人还有命，就只是不知现在哪里。好汉腹内暗说，细听口气到有因儿。恶棍意思，恐惹不了，八成有放老爷之心。但愿神佛暗中催着罗似虎释放了大人了，我也就不肯伤人性命咧！免得他一门同遭横死。

天霸想罢，又听乔四说：“舅太爷，此话说的不合理。小的斗胆说，既有此心，就该早吩咐。为何业已行出，又有悔心？头里既把钦差重打了一顿马鞭子，衣衫俱都打破，脸皮亦破损，顺着脑袋流血。后又把他幽囚起来，只等天黑，就要害他性命。如何又后悔要放他呢？如果要是相面的，放与不放都是稀松。要准是施不全前来私访，如放了他，那祸可不小。那时咱爷们要想逃生，万不能够。咱爷们还是小事，只怕大舅太爷，罪也非轻。这是小的拙见，是与不是，



望舅太爷酌量而行。”恶人一听乔四之言，倒没主意了。叫声：“你坐下，咱商量商量。”恶奴说：“舅太爷只管放心，这点小事儿，交给小的。别管他是施不全，不是施不全，但等夜静了，用刀把他杀死，分为八块，用口袋装上，背到菜园子里，捺在井中，就算完了帐咧！明日纵有人来找寻，只说有个相面的先生，相了会子面出来了，不知去向。谁知就是咱家害了他咧？”恶棍点头说：“这也倒罢了，倘或他是相面的，明日又有施不全来在咱景州下马，我心里有点子怀着鬼胎。怎么说咧，我素日的声名在外。耳闻施不全爱管闲事，万一他要寻着我的晦气，那却怎么样呢？虽说我有书字到京，告诉你大舅太爷，求他不论怎样使个法子，坏了施不全咧，怎奈远水难救近火。俗语说的好，未曾水来先垒坝。无的说咧，你再想个法儿，要保我的脸。哥儿，你是知道我是最肯花钱的。我一百二十两银子新买的那个小使女玉姐，赏了你。再者，家里也无什么事，你到长辛店当铺内管点事，强如闲着。”

恶奴闻听，心眼都乐，就势儿趴下，磕了三个头。复又站起来，把脑袋一低，得了一计，口尊：“大爷，此事除非这样而行。小人想起一人来，我去找他，至容至易。施不全若是明日下了马，必往金亭馆驿。舅太爷须得破些钱财，小的托他行刺。若问此人是谁，提起来舅太爷也知道，他是真武庙的六和尚。武术精通，专能飞檐走壁，又有膂力。从先做个绿林，在霸王庄闲住过，与我兄是莫逆之交。因为犯事，怕被拿，才削发为僧，硬霸占了真武庙。住持被他杀了，掩灭踪迹。我同家主到过庙内。他虽说出家，甩不落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字，专好钱财，广交江湖朋友。谷家姓陆，名陆保，人称他为六师父。听说，如今又起了个出家法名，叫惠成。使的兵器，小的曾见过。是两把戒刀，十斤以



外；还有宗暗石子，打人百发百中。若叫此人行刺，施不全有死无生。”不知到底害的施公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八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

话说恶乔四，千方百计在罗似虎跟前要献妙策谋害施大人。不言天霸在房上发恨。且说罗似虎，叫声乔四：“你说这六和尚，我倒不知他有怎样一身武艺。我虽未见过他，常听横房里的崔老叔与石八爷表过。但是他肯去杀施不全，我解了仇恨，纵费我几千银子，那可又算什么？”只见有个丫环走进房来，望着罗似虎，尊声：“爷，后面宴席齐备，请爷去与新来的那位奶奶吃喜酒呢！”恶棍听了，连忙立起，望着乔四说道：“这事就这样办罢。天还早呢，等至夜深，你先办去。明日我听你个信儿。”

不言乔四应允这事，等夜深了害人。亦不提罗似虎入内吃酒。且说在房上窃听的黄天霸，抬头仰看三星，天不过一更时候。因不知老爷下落，心中着急，要想下房动手，复又来回各房上寻施公下落，不表。

再说贤臣，从黄昏时，被恶奴锁在仓房。恶奴乔四，把老爷四马攒蹄捆了，放在粮食囤里。又抓了一把土，填在老爷嘴内，噎的老爷口不能言，腹内暗叹。白日挨了一鞭子，今又被捆绑起来，锁在仓房囤里，不由心内发急。起初急出一身冷汗，后来工夫大了，又冻的浑身发战。此刻天到二更，腹内已空，怨气攻气。思念之间，心内一急，两眼发



黑，急悠悠的魂灵早已出了窍，飘飘荡荡，就要归阴。暗中惊动当方土地、本处城隍，一见贤臣灵魂出窍，二位神圣不觉着忙。暗说，不好，施大人他乃星宿临凡，保持真命帝主，今日不应归位，若由他出去，玉帝岂不归罪？二神上前挡住爷的灵魂，知道目下有人来救，先暗中保护，不表。

且说恶奴，自从领了罗似虎之命，只等更深夜静，要害施公性命。来到外边房中，与众恶奴耍笑饮酒，直到天交二鼓。直喝得楞里楞怔的恶奴，酒到八分，猛然想起，道：“哎哟，不了得！几乎忘了一件大事。”连忙辞众奴，趑趑趑趑的迈步竟奔仓房而来。

恶奴早已备下钢刀，在腰内掖着。倒运的恶奴，伸手拔出，持在手内，犹如猛虎，晃里晃荡。看看将到仓房，恶奴猛见一物，吓的一跳。那物浑身雪亮，眼似金铃，顺着窗台，出溜出溜的走。恶奴初认是个猫儿，又大不相同。其形如犬大，望着他不住的龇牙儿，瞭着眼，嘴里不住喔喔的发吼。

看官，你道此猫是哪里的？此乃是恶棍家那几年运旺，有狐大仙在他家住下，皆因这三间仓房里洁净无人，大仙爷就在粮米囤内时常起坐。今被恶奴乔四把施大人捆绑捺在高粮囤内，施公现是钦差大臣，官居二品，乃国之封疆大臣，好大的福公。狐仙爷虽然成仙，究竟却不能侵正。一见乔四把一位上界的星官囚禁在内，狐仙爷哪能安稳，连忙就溜出去咧！正在满园里出溜寻找下处，迎头碰见乔四，喝的酒气熏熏。大仙爷知是他的邪火炽大，心里正恨他得很，故此望着他龇牙儿。乔四见是白猫，用刀照准一砍。狐仙大怒，站起前腿，望面上扑喷了一口仙气，乔四不由的打个冷战。那猫儿倏忽不见。

恶奴此刻邪气附体，心里发迷，眼内发昏，手提钢刀误



入仓房隔壁屋中。此屋乃是七十儿同他妻子居住。他正与妻喝酒，冷不防乔四闯进，不分皂白，一刀一个，结果性命。乔四杀了七十儿夫妻，心中这才明白，腹中暗说，我本意要害施不全，为何无故杀了罗府之人？想罢抽身往外而走，不表。

且说城隍、土地二神，挡住贤臣魂灵不放出去。见天霸来到，用圣手一指，爷的魂灵归窍。神明复用法力使贤臣口中泥土化为乌有，大人不由哼了一声。好汉猛然听见，又见那房下边隐隐约约来了一人。不表。

且说小西，来至二层房上。留神向下细听，也听不见大人的声音来，又不见黄天霸的踪迹，心内着急。但见靠着后沿堆着一捆杉篙杆子，小西借着抄篙溜下房来，忙把腰中搭包打开，抖出折铁刀来，复将搭包系好。手提单刀，黑影里，一直往前走。有条过道，顺着过道向东行，刚出过道，碰着一人，晃里晃荡的走过去，口里嘟囔着自己捣鬼。小西忙把身子向外，让他过去，随后紧跟，留神听他的话。只听那人说：“合该倒运，我乔四想是得了昏迷病，平白杀了七十儿夫妻。明日舅太爷要追问，我怎么应承呢？”后又说道：“不怕，若果杀了施不全的性命，舅太爷一喜，就不追问咧！”恶奴只顾走着，自言自语的，哪知背后跟着关壮士，房上惊动了黄天霸，才要下房，忽又听见房内“哎哟”——是大人的声音。又见那边有人自言自语的说话，才知恶奴来杀大人。好汉岂肯容他展手！忙取飞镖，照着那人耳朵发去。只听唰的一声，恶奴乔四“哎哟”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小西不知是哪里的帐，只当此人有羊儿风，赶上前去按住，用刀一指，骂声：“囚徒，快说实话！”恶人把酒也吓醒咧，也不心迷了，只觉疼的难忍。他只当盗贼前来打劫他们家的，吓得浑身打战，叫声大王爷，别动手，“我愿实说。就是要



金银要首饰也有，都在上房里。只求爷放我起来，我好去取。”小西闻听，骂声囚徒，“别作梦咧！我们并非大王、二王的，乃是跟施大人的长随。你须要快说，把我们大人藏在何处？但有半句隐瞒，要你的狗命。”

闪话少叙。且说天霸发镖打了恶奴，方要下房，听得有关小西声音。好汉嗖的一声，轻轻落地。天霸就不肯说官话咧，低身叫：“合字儿，春点念团呢，要叫本克里的接腕儿，苍哨子熏着，他必凉上。”小西听了黄天霸暗话，知道是要叫本家罗四听见，他必逃走，千万别放这个恶奴走脱。留神一看，但见恶奴左耳上穿着一枝镖。好汉得了主意咧，忙把飞镖拔下来，递与黄天霸。又把乔四的裤腰带解下来，就从恶奴着镖的耳朵上穿的窟窿内穿过去，拉着，同天霸来至仓房门首。小西把乔四拴在窗户棧上，又用刀背，吧、吧、吧，把他膀打伤。小西惟恐他嚷，弯腰抓了一把土，填了乔四一嘴，恶奴就如死人一般。黄天霸摸了摸，门上有锁锁着。好汉用手一拧，锁便开落。

前言不表。单说恶棍罗似虎，自从厢房回到自己的卧房，不由的闷闷不乐。坐在炕上，耷拉着脸。他妻盘问，他用巧言折辩，假说身不爽快。他妻刘氏，为人忠厚贤惠，闻听此言，只当实话，连忙吩咐使女快些打铺。使女把铺安置停妥，恶棍睡倒。刘氏疼夫，恐其得病，熬了些黑糖姜汤，教他喝了。又叫使女传出去，明日一早延请医生。使女答应而去，刘氏关门。恶棍躺下，猛听窗外脚步走动，慌张的很。恶棍打量杨氏应了口，有人来请了去成其好事，忙问：“外边是谁呀？”只见一人走至窗下，低声说：“爷还未睡吗？小的是李兴。”恶人说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恶奴说：“爷快起来罢，了不得咧！小的方才从仓房门口过，见有两三个人，说是钦差的长随，来救施不全。外面有许多的官兵，把着我们



家的大门呢。又见一人举着明晃晃的刀，按住一人要杀。我听了听哀告的声音乃是乔四，吓的我连忙溜下来送信。爷须早定个主意才好。”恶棍一听此言，犹如登楼失脚一般，吓得浑身乱抖，心里不住的秃秃的乱跳，口内说道：“叫，叫管事的，传齐佃户、长工，大家努力去挡官兵。先把进来的两个人拿住，一同施不全捆在一起，再把官兵杀退。任凭什么乱子，明日再说。等着石八爷与崔老叔来了，我们商量就是了。”李兴说：“俗话说的好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策。”恶人说：“可往哪里去呢？”李兴说：“北京现有千岁府大老爷，是得脸的首领。爷是他的亲兄弟，逃在那里管保无事。”恶棍听了，叫声：“李兴，到底是你见识高超，不亚如孔明！还要问你一句话，不知到京多远，几日才能走到？”李兴说：“离京大约不过五百余里，三日两夜，便可到京。”恶人说：“那就快备两匹马，咱就立刻起身。”主仆出后门，上京。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，拧开了仓门锁，推开了进去，里面漆黑。小西连忙把火镰取出，将火打着，入仓房照着火亮，四面留神细看。但见三间通连屋，一溜窗下，并无别的陈设，都是木桶、席囤。又见西北角里放着一张八仙桌子，桌面上摆着香炉五供，还有酒壶、酒杯，满满的供一杯酒，三个鸡子。小西见有一对蜡烛，登时点着，照的明如白昼。黄天霸猛见桌上一物，原来头里猫衔的那一枝镖，上面裹写着一字柬。好汉拿起打开一看，上写四句诗词：

天上星君寿未终，引将侠士立奇功。

要知吾乃为何许，瓜犬山人自老翁。

天霸看了，不解其意，估量着是仙家指教。牢记着寻找



大人，连忙收起。二位好汉举了蜡烛四下留神，并无大人踪迹。小西说：“想必不在这房内，问问乔四就知道咧！”天霸说：“分明我听见这屋里是大人哼的声音。”复又细找那囤边，又听哼一声。二人走到高粮囤边，只听哼声不止。天霸举烛一照，只见高粮囤里躺着老爷呢！天霸说：“救爷来迟，望乞恕罪。”贤臣闻得是天霸，不由心内感伤，鼻端发酸，眼圈发红。老爷恐失了官体，把眼一睁，咳了一声，叫声天霸：“莫非是咱们梦里相逢吗？”天霸回答说：“老爷不必起疑。”小西也叩头请罪。

忽见外面又有脚步声响，慌慌张张来了一个人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四九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奉差黄壮士追亡

话说有人慌慌张张找到仓房。你道此人是谁？乃是恶阎王罗似虎的大管家，名叫张才。此人良善，不与恶棍一类，因在西院内看着众人作花炮盒子，他只听见里面有人喊叫吆喝，他只当又是主人饮醉了胡闹呢，知道别人劝不下来，故此慌慌张张跑来观看。见各屋俱都熄烛睡了，就是西北角上仓房里明灯火烛，有人说话，猛然想起相面的先生，在这屋里幽囚着呢。疑是主人差人谋害，故此赶来救护。刚走到门口，冷不防被小西揪住，晃晃的一举刀，喝声：“囚徒，往哪走！”把管家张才吓了一跳，当是寇盗前来打劫，连忙口尊：“好汉，有话商量。必是太爷短了盘费，小人合家主说明，也可资助一二。”小西说：“休得胡言，跟着我来。”言罢，揪住领子，往里就走。

且说张才，此刻也不知葫芦里是什么药。但见席围里坐着一人，瞧了瞧，是那相面先生。旁有一人站立，瞧光景像似寇盗。听得那坐着的开言问：“你认得我不认得？”张才说：“我怎么不认得，尊驾是相面的先生。”天霸说：“休得胡说！这是奉旨的钦差施大人，还不跪下？”张才闻听，只吓得抖衣而战，腹内只说，阿弥陀佛，可不了得！幸亏我没



得罪他老人家。怪不得乔四说是施不全来私访，敢则是一点不错。一面想着，连忙跪倒，咕咚咕咚不住的磕头碰地。贤臣说：“不必害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说：“小人名叫张才，因我不亏负人，外人都叫我张公道。”施公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可是他家典买的呀，还是雇工呢？”张才说：“小人并非典买。我本是北京人氏，在阿哥处当买办。罗首领爱我为人忠厚，后来阿哥吩咐了罗首领，打发我家来给他管事。”施大人听罢点头，又望天霸、小西开言说：“你们拿住恶棍，带来本院审问。”天霸说：“小的只顾先来救老爷，还未曾搜拿恶棍呢。请老爷示下，小的们立刻就去。”大人说：“尔等快去搜拿，只要活口，本院好审问于他。”天霸、小西答应说：“谨遵钧谕。”张才望着老爷，说：“此处不是大人存身之所，不如到小的屋里去。”大人点头。

登时天霸、小西搀着老爷往张才住房而来，到了屋内坐下。张才又拿出了一套衣服，给老爷换上。老爷又用了茶水，才觉身上清爽了。移时天交三鼓，老爷说：“天不早咧，管家领着我的人，快去搜寻恶棍。天一亮，本院好回衙审案。”管事答应。老爷又望着天霸说话：“壮士只可把罗似虎拿住，罪归为首一人，不可无故威吓众人。”天霸等答应。老爷说：“还有乔四、七十儿，这两个奴才也要拿住，勿令走脱。”天霸说：“回大人，乔四早已擒住，现在仓房窗外拴着。”贤臣点着。天霸早见墙上挂着一口腰刀，伸手摘下，带在腰间，跟着张才竟奔恶人住房。小西在屋内保护大人，把乔四交给张才派人看守。不表。

且说天霸、张才二人，来至后边。先到恶人卧房寻找，并无影响。天霸心内着急，又找到家奴李兴儿的房中，把李兴孩子、老婆吓的唧唧喊叫。因见好汉举着明晃晃的钢刀，闯进门来，不知什么缘故。又见张才在后面说：“你们不要



害怕，因咱家的爷犯了事咧！这位爷，奉钦差大人令来拿咱家爷，与你们无干。”只听李兴的儿子六狗儿，在被窝里说：“张大爷，你们不用找咧！这会子我爹爹早跟老爷逛去咧！”天霸闻听，连忙追问说：“小孩子，你知道你爹往哪里逛去了？”六狗儿说：“我听见我爹爹说，往京城里找太爷去了，说回来还给我带个小北京城儿来呢！”黄天霸闻听，估量着孩子嘴里讨实话，必然是真。暗说，这就不用忙了。二人仍回到张才房中，见了施公，把恶棍逃走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大人闻听，暗说：“不好！”沉吟半会，叫声天霸：“还得辛苦一场。”天霸答应，说：“大人万安，此事交与小人。”贤臣叫张才快去备马，管家答应，登时将马备来。天霸拉马，出门骑上，追赶罗似虎。不表。

单说恶阎王罗似虎，同家奴李兴，从二更天悄悄开了后门，主仆二人上马，一前一后，直向北京大道而去。走到半路，忽听吱儿一声簿头响，又见树林中出来十数匹马，便将他主仆围裹上来。此时恶棍那魂都吓掉，他连声直喊，说：“可杀了我咧！后面有人追赶，前头又遇强盗，这是该我的命尽。”一回头，也不见李兴。恶棍说：“可上了这奴才的当，诬着我抛家失业。我还指望他给我壮胆，谁知他先跑了！罢了，罢了，只须合眼放步，凭命闯罢！”

但见众人发了一声喊，把他围住在居中，一个个手执钢刀，大声说：“呔！那厮快留下买路钱来，饶你不死。若少迟延，大王爷把你心割下来渗酒。”恶棍一听众寇之言，在马上强打精神说：“寨主爷，不必发喊，听愚下一言奉禀。爷们今日赏我个脸。只因我上京引见，来的慌促，忘带盘费。上京见了千岁，办完公事，回来一定补情。”一寇道：“别拿什么王公威吓我们，就是皇帝老子也不遵。另说新鲜的罢，小子！”又有一寇插嘴说：“哪有工夫合他斗嘴，看起



来就该割下他脑袋来当酒瓢用。”说着，手举钢刀，当头就砍。恶棍着忙，一闪身往旁躲过，忙说：“暂息盛怒，我还有个下情奉禀。愚下也认得一两位朋友，常走江湖，提起来大略也知道。”有一名盗寇说：“哦，看这样子，你是要提朋友，使得。你且道及道及是谁，若是个光棍，我们瞧着他的面子饶了你，却是使得。”恶棍听了，少不得要借脸咧！口尊：“列位爷，若要问我认的这位，原先在绿林很有名声。如今洗手不干，现在真武庙削发为僧人，叫他六师傅。他俗家姓陆，那是我磕头兄弟。”强寇闻听，噗哧一笑，羞得他满脸飞红。又见一名盗寇喝声：“呔！快说别的罢，打着朋友旗号就算咧不成？你方才自通名道姓，说是恶阎王罗似虎，很好很好。哥儿，你若提起别人还有个指望，留个情儿，放你过去。你既称恶阎王罗似虎，那知你祖宗偏要去寻你，谁知哥儿你竟碰了来咧！”众强盗越说越恼，不由动怒，骂声：“囚徒，罪该万死！你素常欺压良民，鱼肉一方，硬抢妇女，鸡奸幼童，倚仗家有太监，胡作非为。大王爷们虽身居绿林，替天行道，专劫赃官污吏，赈济贫穷。闻你霸道，我早背地发誓，要到你家打劫财物，一抢而空，放把火把房子烧个净尽，给良民报仇。不必多说，快些下马受死！”说着，举起钢刀向恶棍就砍。又一盗寇说：“若伤他性命，反便宜了他，不如将他绑上去见大哥，慢慢收拾他，只当咱们解闷。”刘虎听了，说：“还是崔三哥高明，说的很是。”刘虎言罢，连忙命人拥恶棍先回庙中，留下黑面熊胡六、白脸狼马九、宽胳膊赵八、小银枪刘老叔四名强盗，仍进树林内，不表。

且说天霸，心急性暴，恨不得追上罗似虎拿回，好见大人交令，脸上才好看。不住的加鞭，顺了上京的大路追赶。此时月色朦胧，远看不真，估量追赶有二十里之遥，听见前



面有马蹄之声。好汉自己暗想，这一定是恶棍的马。遂顺着前面的马蹄声追将下来。不知到底追上没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〇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金大力巧遇英雄

话说黄天霸，自十五岁上，跟着他父黄三太就出马，专为这个营生。一闻簿头响，就知有绿林的哥儿们。暗想道，不料此处也有江湖的朋友，我倒要认认是谁？为什么听不见前边马蹄之声呢，莫非恶棍听见后面我的马蹄响，醒了腔咧，从别处走下去了？

好汉正然思想，忽听发了一声喊，从树林中有三两匹马闯上来，把路挡住，一齐在马上大喝：“那小厮，快留下买路钱，饶你不死，但稍延迟，大王爷把你剜心渗酒！”天霸闻言，并不动怒，瞧了瞧，这些人全不认得。暗道，这都是哪里饿鬼？只知有些棒子棍子本领，就要出来露脸。我黄某当日在绿林中的时候，总没见过他们一人。且说众寇见天霸不语，低头勒马，他们认为好汉心里害怕。这内中唯有小银枪刘虎，手轻口快。他本是宝坻县人，一口的土字侬音，先就一声大喝：“那小厮，你不必打主意咧！有银子快献出来，算在大王跟前尽了孝心咧！若是没银子，快把脖子伸出来，吃你刘老叔三枪。”黄天霸听了，不由好笑，说：“你不必狂言，黄祖宗问你话，你还不会说。你既称刘老叔，小子，你要杀得过你黄祖宗，就赏你银子。”刘虎以来平常之辈，一听这些话，便动无名之火，大骂：“小子休得撒野，动不动



的开口伤人，俏皮你大王说话口吃，看起来就该割你舌根。”说罢，就对好汉用银枪分心就刺。黄天霸仗着武艺精通，不慌不忙，早把那鞘内钢刀拿在手内，只听当啷一声，用利刀架住银枪。刘虎在马上冲将过来，好汉仍勒马不动。刘虎复旋回马来，只听他喊叫连声，骂声：“匹夫，好大胆子，你竟敢磕我兵器！想要逃生，大王爷不给你个厉害，你也不怕。”说着，复又旋回马，用枪直刺。天霸躲过。刘虎一枪刺空，气的他满脸通红。天霸腹内说道，这厮枪法精通，我若不早教这小子出丑，他不死心，又空误了我的路程。拿不住罗似虎，无面目见大人。好汉心中正自思想，又见那盗催马抡枪，闯将上来，举枪便刺。好汉又用刀架住。刘虎抽枪改势，使了个拨草寻蛇的门路，瞧冷子往天霸左肋下就是一枪。天霸见他的枪抽回，改了门路，便说道：“好小子，往老爷使这个鬼呢，打量打量黄老太爷是谁呀？我脚丫子使出来的劲，就得你使半年呢！”好汉一边说，眼内留神，见刘虎枪来切，只把胳膊一扬，身子一闪，让过枪尖，一伸手把枪揪住，右手刀往上一举，喝声：“小子看刀！”刘虎说声“不好”，两腿甩蹬，往旁边一闪。只见噗的一声，天霸的刀正砍在他马后背骨上。那马负痛叫一声，蹿出数步之远，栽倒在地上。刘虎爬起来，抱着脑袋急走如飞。天霸一见，哈哈大笑，复又说：“好小子，必卖过圆物——会滚弹儿。”好汉连忙高叫道：“不必害怕，老太爷不赶你，慢慢的走，瞧着石头要紧。”刘虎只作未听见，跑得更快咧！

且说黑面熊胡六、白脸狼马九、宽胳膊赵八，见刘虎这个光景，齐催马上来围住天霸大骂。好汉微微冷笑，说：“谅你鼠辈有何能为？”说罢，掏出镖，照准黑面熊哧的一声，正中左膀之上。胡六在马上一个跟头，栽于马下。只见赵八、马九撒腿而跑。天霸下了坐骑，见胡六躺在地上，不



肯伤他性命，插镖入鞘，上马追赶二寇。

后说二寇见风不顺，展眼之间，跑到下处，不表。单说金大力因为夜里未得睡觉，时在偏殿里，同着几个响马对坐饮酒叙话。前已表过，这伙人都是久作绿林，金大力是新入伙的。因这绿林被他打跑了七八个，众人知他厉害，才邀请他入伙。瞧他的年纪又大，故此众寇都与他磕头，拜成弟兄，尊他为老大哥，他才应允。闲话不表。且说金大力见众寇擒来一人，忙问缘故。众寇就把擒罗似虎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金大力听了众人之言说：“我耳闻他素日很霸道，正想找他呢！今日自投罗网，省得大王爷费事咧。”说罢，叫小卒们把他锁在尿桶上，等明日一早好摘心渗酒。小卒答应。

才把恶棍带去，又见刘虎慌慌张张的跑将进来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！禀大哥知道，有只孤雁，甚是扎手。大哥你若不出去，只怕他找上门来。”金大力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怒冲冲的说：“何处小辈，胆敢欺压大王爷的人？老兄弟你不用着忙，我金某与他拼命罢！”忙将长衣脱去，往架上取出棍来，率领众寇，就往外走。

此时天霸追赶二寇，刚刚来至庙外，猛见庙里出来一伙人。为首的一条大汉，左手斜提一根浑铁棍，杀气腾腾，很有威风。天霸暗说，这厮来的凶猛，必是寻找于我，倒要留神小心。天霸正打天意，只听那大汉喊了一声，窜到跟前，照好汉举棍打来。天霸见棍来至切近，忙把刀往上一磕，只听当的一声，刚刚磕开。好汉暗说，这厮好厉害，不但哭丧棒不轻，手上的劲亦不小。好汉正自沉吟，只见那大汉一棍没打着，急得他暴躁如雷，斜行跃步，两手举棍，照着马七寸子上就是一棍。好汉的眼尖，急力甩镫，扑蹕到那边地下站住，只见马腿上已着了棍，那马咳儿一声，栽倒尘埃。天霸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好囚徒！伤我坐骑，吃我一刀罢！”嗖



地就是一刀。金大力回转身形，用棍腾开，天霸先抢了上首站住。金大力两手拿棍，复又交战，战了几个回合。天霸暗里夸奖，这厮果然本领高强。有心恋战，恐误了追赶恶棍之事。想罢，把镖一枝，擎在手中。想道，若打他上三路，可惜这条好汉。不如打他下三路，教他知道厉害。主意已定，手里架着他的架，眼里瞅了个空子，一撒手。只听吧一响，金大力“哎哟”了几声，咕咚栽倒在地。天霸举刀要砍，只见众寇着忙说声：“不好！咱们快救大哥要紧。”一个个手忙脚乱，又不敢上前。

内中恼了一个盗寇，叫亚油墩李四，大叫：“众兄弟！同我上前动手，难道就瞧着大哥丧命不成？”言罢，先迈步就跑。众寇发声喊，一拥齐上，挡住天霸，刀枪并举，把好汉围在居中。众小卒上前把寨主搀起，坐在地上。金大力真算好汉，连眉也不皱。只众人围住伤他的那人，他便高声大叫说：“众家兄弟，你等须要大家努力，拿住这小辈！那个后退，放跑了那厮，我定砍他的头以示众。”不知众寇围天霸如何，见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五一回 王栋解群围认友 李兴救家主勾人

话说众寇围住天霸放箭，被天霸连接三支雕翎捺于地下，众寇一见大惊。正在怯敌惊之际，猛听人声吵闹，但见庙内又出来了十余人，后跟着一人。众盗知是寨主的朋友，前来助战。见一物直扑天霸面门而来。半夜动手，虽有月光，到底看不真切，天霸也不知什么兵器，说声“不好”，才要低头，见那物仍又回去了。好汉正在纳闷，忽听身后一人高叫：“那里面的可是黄天霸，黄老兄弟么？”黄爷听了，语音很熟，也就高声说道：“问我的，可是王栋王哥么？”那人一听，说：“众位休动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”众人闻听，一齐大笑。王栋又向众人说：“大哥今是何处？”众寇才要答言，那个金大力已走至面前。王栋说：“大哥应了一句俗言，大水冲倒龙王庙咧！来罢，二位太爷见一见罢。”说着，王栋便代二人道明姓氏。金大力赶着与黄天霸拉了拉手儿，说：“久仰老兄大名，失敬失敬。”天霸回答道：“好说好说，弟方才冒犯，也望仁兄恕罪。”金大力说：“岂敢岂敢，借着老兄弟的光儿，尊驾下遭儿还望大腿上打，就算留下情咧！”王栋接言道：“二位老兄都别挂怀。要记恨一点儿，便是畜生。”金大力哈哈大笑，叫声王兄弟：“你是知道我的为人，是最爽快，不过说趣话儿罢咧！这位黄爷既是你的朋友，与



我的朋友一样。”

王栋又引进众人，俱拉拉手儿。又望着金大力说：“大哥，这位黄老兄弟，是我心腹兄弟。你们老哥俩，往后要比我多亲近些，就是合我姓王的好咧。论理二位早该认识才是。当日在江都县保施老爷，就是此公。”大力复又与天霸执手说道：“黄兄前在江都县，金某耳闻尊驾，真是位侠义的朋友，可恨金某未曾会过面。”天霸说：“金兄，莫非当日在扬州作过窃家的头众么？”金大力说：“不错，那就是愚下。”天霸说：“久仰兄之大名，就是未能亲近。”王栋在旁边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二位越说越到一家去了。此处非叙话之所，请弟台到我们下处一叙。”天霸说：“小弟还有要紧一事，不能从命，改日再行奉拜罢。”言毕，就要起身。王栋说：“老兄弟如何这般外道？任凭什么事，也须明早再办。”

且不提众寇与好汉相会。单说恶棍的家奴李兴儿，自从遇见众寇逃生，绕道而行，无面目回家。有心逃走，无处存身，偶然想起似虎主人的朋友来咧。暗想道，我何不到东村找显道神石八太爷去？现在是窃家头众。想罢，直扑东村而来。登时来到石八的大门口，打的门连声山响。叫够半天，里面有人答应，硬声硬气的说：“外面是谁？”里面那人气忿忿出来，“哗啷”一声，把门开放，但见他披着衣裳，怒目横眉的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，怎么这样不知好歹！三更半夜，拍门打户，报你娘的丧！”李兴儿看那人，有五十多岁。知他已安睡，怕冷，懒怠起来，连忙叫声太爷：“你不用生气。我是独虎营罗老叔那里来的，特见八太爷有件要事奉求。”那人说：“八老爷被真武庙六师父请了去咧。”

兴儿听了，一抖缰奔真武庙。至庙门首下马，手拍手。有个小沙弥出来，问：“是谁？”李兴儿把来意说了一遍。沙弥入内回明，复又出来开门，让李兴儿进去，闭上山门，李



兴儿把马拴在门柱上，跟随小和尚来至三间禅堂，但见墙上挂着弓箭、腰刀、弹弓子各样兵器。条山大炕，炕上放着骰盆，上有许多人围着投骰子。李兴儿一看，认得是罗老叔把兄把弟。这伙人是谁呢？渗金佛吴六、朱砂眼王七、泥金刚危四、短辫子马三、白吃猴郭二、破脑袋张三、净街锣邓四、秃爪鹰崔老、金钟罩屠七、显道神石八、蝎虎子朱九、坐地炮刘十，还有红带子八老爷，共十几个人，俱与他爷相好。听着语音，还有两个西人，并不认得。又见一个凶眉恶眼的和尚，李兴儿知道他是此庙的六和尚，连忙上前先给石八打了个千儿，然后挨次问了好。又望着六和尚说：“六老爷好，我们爷叫我请六老爷安。”恶僧最喜奉承，一听此言，点头笑说：“啊，好好！你老爷好啊！”吩咐性广拿个座，叫他歇歇。石八先就开言叫声相公：“半夜三更到此找我，有什么事情？”李兴儿随口撒谎说：“八太爷白日刚走，京里来了一封书字，乃是我们大太爷教我们爷立刻起身进京，后日老佛爷在定海引见我们爷当直隶州同。小的主人手忙脚乱，立刻登程。哪知美中不足，刚出门遇见一伙大盗，截住硬要银子。偏偏我们走的慌速，未带银子。强盗不依，还要剥皮摘心。小的主人无奈，说出众位太爷们来，心想着吓退众寇好走，还提六老爷的大法号。哪知他们不但不惧，反倒动嗔，说出来的言语，多有不逊。小的无奈，才转回程，来到八太爷府上来送个信，为是明日商议事情。家主吉凶未卜，怕明日白劳太爷们空去一趟。故此小的特给太爷们送信，还要回家去商议商议，怎么搭救主人脱难。”言毕，回身就要告别。内中怒恼了显道神石八，叫声：“李兴儿，你且坐下，我有主意。”

看官，恶奴李兴儿用了个激将计。分明是来求众棍，他偏不肯直言，只说来送信。他恐直说出来，再要使激将计就



迟了，所以他故意要走。内中这个大汉，先就不悦。怎么说呢？他是“老人会”的会首，又是窃家头众，罗似虎与这些棍徒都比他小。今日一个座儿的兄弟有了事，他如何澄的上清儿？

闲言不表，就说这显道神石八说：“李兴儿，你且站住。这么个孩子，我既听见其事，何用你去往家里商量啊？难道八太爷还了不开这点小事吗？”李兴见石八着了急咧，连忙站住，尊声：“八太爷，这伙要是平常人，小的就不回家商量咧！怎奈这些人都是马上强盗，一个个凶如太岁，恶似金刚的，张口就要小人心肝渗酒，这也是玩的吗？”六和尚在一旁，也就开言，叫声：“李伙计，六老爷问你们爷儿俩走到哪里，就遇见这伙人咧？”李兴儿说：“小的同主人离了庄，才走了二十多里地，东北上有一座破庙，庙前有一带树林，就遇见他们咧！”六和尚一听，噗哧笑说：“我打量哪来的两脑袋的大光棍呢，原来他们！”那石八就问：“六师父，莫非这些人你认得他们么？”六和尚说：“八太爷，听我告诉于你。若提起破庙里这伙强盗来，全都是酒囊饭桶。亚油墩子李四、小银枪刘虎，这些晚秧子扬风乍刺，身上未必有猫大的气力。非我说大话，瞪瞪眼他们就是变了颜色。就只是如今咱不肯那么行事，既入佛门，礼当谨守清规，哪里还管别人闲事？”

李兴儿肚内说，这个秃孽障说了会子大话，恐怕落到他身上，临了儿说出不管别人闲事，此话分明是说与我听。李兴儿正然心中犯想，忽听石八说：“六师父，不是那么说。”登时把脸一沉，叫声：“你错咧！我方才问你认的不认的，有个缘故：如合尊驾相识，我就不好意思糟踏他们咧！不过是把罗老叔赎过脸来就算完事。如尊驾不肯对会他们，我岂肯善罢甘休吗？我要不弄的他们卷了兵刃，拿住送官究办，



我石八太爷就白在地面上混咧！再者，我石某从十几岁就挟着汗搭儿出身闯道儿，至今五十一岁，从不仗着朋友走道儿。罗老叔他是我一个座的兄弟，我岂肯拉扯别位？那怕红了毛的晁盖，我石八要不单个找了他去拼个死活，我就白交了许多朋友。教慕名的朋友也不免背后谈论我石八不赴汤蹈火。无患难相扶的义气了。”六和尚见石八急咧，复又拉钩儿说：“八太爷了不得了，该罚你老人家。我是无心之言，说了这么两句，哪知八太爷多了心咧。罗老叔我们虽不甚好，我看着很是个朋友，况又是八太爷磕头弟兄。这点小事儿，只怕不能不出点汗，才是好样的！”红带子八老爷，一旁听之不适，叫声六师父、八太爷，“都不用言语了，正该早办正事要紧。”

石八爷说声：“李兴儿，你头里说强盗们说了些什么话，你将那不逊的言语述说一遍，告诉众位爷听听。”李兴儿闻听，故意的打伴儿说：“小的头里没说什么呀！”石八爷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你快说呀！你头里说那强盗说了好些不受听的言语，怎么这会子又说没有咧？”李兴儿故意的叹口气，口尊：“八太爷，他们虽说了几句闲话，小的就是不敢往下说。”石八说：“孩子不用害怕，只管说！你八太爷不怪。”李兴儿又故意为难了一会，口尊：“八太爷，要提起那伙强盗来，实在令人可恨。小的主人曾道及过太爷们的名姓，还有六老爷的法号，指望吓退那伙强盗，哪知他们太也欺人。他们说，若不提这些狗头的名姓，大王爷倒许开恩放过去。你提起这些狐群狗党来，不过在本地欺压良善，一出了交界，管保迷了门咧！若提那真武庙的六和尚，玷辱僧人，枉入佛教，大王爷早晚就要去捉拿秃驴，解解众人之恨，也不剜眼，也不抽筋，单把他脑袋割下来，作夜壶用。”李兴儿言犹未尽，气坏了一群恶棍。恶僧六和尚气得暴跳如雷，



一声大骂：“哎哎哟！好一起狂诈的囚徒，竟敢背地里骂的我连根猪毛儿不值。罢咧！罢咧！”一齐出真武庙，去搭救恶人罗似虎。不表，这内中惟有红带子八老爷未来，皆因他自身有一件大事，还未完结，故不敢露面。就只两个老西儿冤了个无对，白把一千多两银子，教这些人用灌铅骰子墩了个尽，连嚷也不敢嚷，算白忍了肚子疼。这且不表。

单说黄天霸，同众寇到了下处。金大力是最好交友之人，又耳闻黄天霸是条好汉，不肯怠慢。立刻叫人摆上一桌酒席，让天霸上座。又告诉他说：“恶霸罗似虎现已在此，兄弟只管放心，明日起解交差。见了钦差大人，贤弟兄只说没有见我，我不过三两天就起身回家去务农呢。”天霸听了咂嘴说：“很是，真信服你这汉子，说话有心胸。既然承众位哥儿们赏脸，替我拿住恶棍，感情不尽，礼当陪众位老爷们叙谈叙谈。皆因大人立等审案，小弟就此告辞起身，容日再谢众位帮助之情。”天霸说毕，即站起身来要走，只见乱哄哄的跑进几个人来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二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棍 黄天霸镖伤六和尚

话说黄天霸，闻听恶棍被众寇拿住，心里仍记施公在恶人家中等信，不肯久停，即要起身。忽见从外面乱哄哄的跑进几个人来，口尊：“众位寨主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好些人，手执短刀铁尺，蜂涌而来，口中直嚷：把罗老叔送出来万事皆休，少若迟延，杀进来，连窝都拆了！”金大力一听，气冲两肋，说：“哎哟！好狗男女，敢在大王爷跟前来要人。”跳起来，就要往外跑。天露相拦，叫声金大哥：“何用性暴？承太爷们情分，即把罗四拿住，交给小弟解去。他乃犯人，就算差使。如今有人指名来要，就算他劫奔差使。大哥不必动气，待小弟出去看看他们是什么人？”金大力、王栋说：“既如此，我等奉陪老兄弟出去。想必是两个脑袋的人，不然也不敢老虎嘴里夺脆骨。”言罢，三个人起身，各抓兵刀往外就走，众寇也都怒气冲冲，手提兵器，随后而来。

登时开了庙门，见门外有一群人围着，一个个吹胡子瞪眼睛，指手划脚的闹呢！天霸连忙上前答话，说：“呔！你们这些人，是做什么的？还不快些跑开。”但有一个凶眉恶眼和尚开言说：“呔！那小子休得作梦！快把罗老叔送出来，是你等造化。别等六老爷动火，那时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”天霸听了，方要动气，复压了压，叫声和尚：“你一出家人，



只该背上块砖，挨户去化缘，那是你的本份事，为何跟了这些人来太岁头上动土？我劝你趁早回去。实告诉你罢，罗四被施大人差人拿去，他乃犯法之人，并不与寨主们相干。”恶僧闻言，叫声：“那厮不必多言，我们也不管施老爷、干老爷，快请出你罗太爷来，咱就罢了。再要多言，六老爷就要动手。”天霸一听，哪还忍受的住，骂声：“好个不知好歹的秃驴！太爷好言相劝，你却合我古眉古样，自称什么六老爷。我问你是哪个六老爷的夜壶？”恶僧闻听黄天霸之言，气的一声“哎哟”，好小子，竟敢出口伤人！别走，吃我一刀！”照天霸就是一刀。幸而天霸眼尖手快，瞧刀临近，随手架避。金大力一边动怒，手执铁棍，直扑石八而来，照准马腿遂下绝情。只听吧一声响，马觉疼痛难忍，连声吼叫，跳了几跳，栽倒在地。大汉石八躺在地下，金大力赶上举棍要打，破头张三蹿将上来，把闪杆一摆，被棍崩为两段。张三手持半截闪杆，吓了一身冷汗，回身就跑。金大力随后赶上，照着背脊一棍，只听“哎哟”，咕咚栽倒。众棍围上来，兵刃乱举。那边怒恼众寇，吵发声喊，也冲上来，大骂：“囚徒！以多为胜，你大王爷哪个是省油灯？”说罢，两下兵刃战在一处。众恶棍虽都使着兵器，不过胡乱抡打，哪里是众寇对手？只有真武庙六和尚算是挠儿赛。

且说众寇与众棍交手，只听一阵兵刃震耳，来回走了几趟。金大力不亚疯魔之虎，一条棍横打竖扫，指东打西，如水底蛟龙一般。忽见短辫子马上“哎哟”一声，躺在尘埃。那边粗胳膊邓四，冷不防耳门上也着一家伙，躺在地上。石八被亚油墩李四一锤，打的晃了晃，金大力趁着这个晃，赶上去就是一棍，只听扑咚一声，如倒半堵墙一般。王栋跑上来，对石八“吧、吧”膀子上就是两刀背。众棍见他们头目被擒，一个个越发的着忙。正在忙促之间，白吃猴郭二被黄



天霸单刀一撩，耳朵去了半个，疼的难忍，两手抱着耳朵就跑。王栋一见，忙把飞抓抖开，哗唧随后打去。郭二正跑之间，猛听后面呼的一声，被飞抓连脖子带脸抓住。他仍指望要跑，飞抓的五个爪，打入肉内，抓了个结实。王栋这边把绒绳往回一拽，喝声：“囚徒往哪里跑，还不回来！”郭二倒听话，依他回来。他又吩咐手下人，快将拿住的这几人，全都上绑。手下人答应，立刻绑了。众恶棍见光景不好，打个号儿，说声“跑”，一个个抱头乱窜，如风卷云一样。众寇随后就赶，只剩下恶僧还与天霸交锋。王栋知道天霸心高气傲，不用别人帮助，站在旁边掠阵。

但见恶僧蹿踪跳跃，腾闪砍剁。天霸不肯用力，不到刀临切近，不还手。恶僧打量他要败，刀法越急，一步紧一步，只白费力，再也砍不着好汉。来回又走了数十回合，使的张口发喘，浑身是汗，后力将要不加。天霸大叫：“秃驴，这回何不施展英雄？耳闻你武艺本来平常，出家人本当谨守清规，绝不该勾串狐群狗党胡作为非。大约你也少在我黄天霸，竟敢班门弄斧。”恶僧一听好汉之言，就有三分惧怕，把舌头一伸，暗暗说道，怪不得这小子扎手，敢则他是黄天霸？我当日在真武庙地方作响马，就知南路一带有黄天霸，是一条好汉，才十五六岁，多少达官好汉，都不是他对手。我还不信，今日瞧来，果然不虚。此处既有黄天霸，还有我的份儿么？从今快把我这六老爷收起，别等卷了刃再收，那就迟了。恶僧想罢，又想必须如此，方能胜他。瞧着个空儿，撒腿就跑。天霸一见，随后追赶，大骂：“秃驴往哪里走？”恶僧一壁里走着，一壁里往肚兜里取出一物，回身往天霸一撒手。只听嗖的一声，黄天霸抬头，猛见一物扑面而来。

看官，方才六和尚使的这宗暗器，是什么东西呢？提起



来人人尽知，乃是槐莲丹皮砸烂撮成团，约鸡卵大，此物比石头还硬，还结实。恶僧常常演习，能三十步之内打人，百发百中，从不落空。恶僧先作响马时，但遇扎手的达官，杀不过人家，就用此物伤人。闲话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，虽然追赶凶僧，却早留神提防着。正赶之间，忽听迎面有声，似一物打来，好汉眼快身轻，急将身往上一纵，把手打上往下一招，便将那一物招在手内。瞧了瞧，扑哧一笑，说：“小子真会玩。”说罢，单臂攒劲，嗖的一声打去，又用大声说咧：“大相公！拿你爹脑巴骨子去吧！”凶僧发出此物，扭项正看动静。猛听喇的一声，那物又打回来，凶僧才待要躲，只见吧一声，正中脑瓜勺子上。凶僧摸了摸，顺着脖子流血，原来是打了个窟窿。凶僧连忙从棉袄上扯了一块棉花堵上。天霸早已赶到。凶僧忙把双腿一纵，嗖的一声，纵上庙墙去，顺着墙上了佛殿背脊。天霸一见凶僧登庙堂脊之上，随后单刀一扬，嗖一声也上殿去了。且说六和尚在庙房上，猛见一人抄着影儿也跟上房来，凶僧轻轻的顺着瓦垄儿，趴在后坡里，隐住身形。他偶生一计，忙把外面衣裳脱下一件，揉了个团儿，往下的捺，指望天霸必以为是个人下去了，顺着必赶，他好就此脱逃。哪知天霸早已轻轻绕到他身后。凶僧正脱衣裳往下一捺，天霸趁空儿站起，两膀攒劲，把他后腰抱住。凶僧作急，恐为所擒，忙把胳膊上绑的攘子往后一墩，只听吱的一声，好汉“哎哟”松手，凶僧得便脱逃。

天霸不顾伤膀疼，紧紧相跟。从鞘内拔出镖来，照准凶僧大腿打去。只听那僧“哎哟”一声，栽倒身躯，顺着瓦垄往下直滚，噗咚掉在地上。好汉往下一纵，脚踏实地，赶到和尚跟前，不肯伤他性命，留活口，还要见钦差交令，却用甩头一子，吧吧吧，把恶僧两膀打卸。众寇也都进来，赶到



跟前，见好汉将凶僧擒住。金大力为人莽撞，举棍照脑门上要打。天霸上前拦住，叫声：“大哥不可伤他性命，小弟还要带他见大人交差。”说着伸手拔镖出来。

王栋忙命小卒取绳来，把恶僧与那几个绑在一处看守，然后让天霸同进屋内。好汉在灯下脱下衣服，瞧了瞧左膀上，被恶僧攥了有一寸多长的三尖口子，鲜血直流。金大力、王栋问其缘故？好汉说：“方才被恶僧扎的。”二人说：“老弟，千万别冒风，须用刀伤药调治才好。”不知天霸到底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五三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衙审案

话说黄天霸，见众寇拿住罗似虎，急要起身告辞，说：“兄长，不必费心备酒，小弟就要起解，见大人交差，省得恩官在独虎营贼宅悬心。”王栋、金大力再三款留，天霸执意要走。二人无奈，只得依从，令人将恶棍罗似虎、杆上石八、真武庙六和尚、破头张三、白吃猴郭二，共五人，俱是绳扎脖子。又遣十名盗寇押送起解。又备马一匹，天霸骑了。五名恶犯在前，好汉在后，来到庙门以外。金大力、王栋俱送出半里之遥，执了执手儿，各自躬身别去。十名盗寇押解犯人，一齐而行，竟扑独虎营而来。

不言天霸押解登程。却说钦差大人，自从打发天霸追赶恶棍去后，忠良坐在房中，单等回音。张公道在旁伺候，拿出各样点心，供奉大人。关小西把住门口，保护大人，唯恐贼宅有变，惊吓大人；又怕张才别有异心，留神瞧他变动。贤臣在此，虽然无碍，如坐针毡一般，各样点心不能下咽。张才再三相让，老爷只是哼哼，懒于人口。又不见黄天霸回来。心内着急。忽听打了晓钟，越发不放心了。

且说天霸，押解众犯，心急性躁。惟恐钦差作急，催逼众人紧走。不多时，到了恶棍门首。天霸向众寇开言，尊声众位弟兄：“略站一站，待弟进去回禀大人，再请众位里面



坐坐。”众寇说：“老叔只管请吧！我等也不便进内，等尊驾出来带进犯人，我们好回去见寨主交令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小弟从命。”好汉从后门走人，到了张才房中。才要打千儿，施公摆手，说：“壮士请起，多有辛苦了！不知果曾拿住恶棍没有？”天霸说：“禀大人，恶棍等俱已擒拿，现在门外。”施外大喜说：“好好，快带进来，本院先审一审。”好汉答应，迈步出房。去不多时，把众犯带至门外站立。众寇回去，不表。

且说天霸进房禀老爷，犯人带到。施公望外定神细看，又见有个和尚，不解其意，忙问：“这出家人是做什么的？”好汉说：“回大人。这是真武庙的六和尚。这三人乃是杆儿上的，他们都是罗似虎的一党。小人追赶恶棍，路遇朋友之处，不料朋友已将恶棍获住。才要起解犯人，忽又来了一群恶棍，硬要劫夺差使。多亏小人朋友帮助，把这五人拿来。剩下的逃脱，求大人宽恩。”施公说：“壮士多礼了，这就很好。本院正要一并擒拿，壮士今既捉住，甚妙。这起杆儿上的更加可恶，本院亲见他们用石灰将人眼睛揉瞎。大清国岂可留这种恶徒贻害良民！”

大人正要提恶棍审问，忽见外面闹吵吵的，有无数人入院。小西恐有别的缘故，持刀往外就跑。看了看，只见有许多官员带了兵丁，还有轿夫、人夫、执事，挤满一院子。只见众官走至跟前，齐声口尊：“借重将爷，回禀大人，就说我等特来请罪。”小西听了，连忙进房回话，说明此事；复又走出，立于台阶之上，把手一招，说：“大人吩咐，叫众位进去。”众官闻听，进房见了施公，一个个手撩袍服，抢行几步，上前跪下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多有受惊。卑职等救应来迟，特来请罪。”施公一见，说：“众位请起。此地多有不法之徒，理当早除才是！为何容留，苦害良民？昨日本



院当堂究问，众位还推不知，必是受他的贿赂。本院此时也不深究，俟入京奏明圣上，听圣上发落就是。”众官闻听，吓得闭口无言，只得站起伺候。施安、施孝、郭起凤、王殿臣四个人，上前请安，回明来接的执事。施安打开包袱，老爷换上冠袍带履，复归座位，望众官开言，说：“列位贤契，快查恶棍家口男女，共有多少。将男人带来见本院；查清妇女，不准差役混杂生事。”众官答应：“谨遵钧谕。”守备、千总去查家口，不表。施公又说：“众贤契，吩咐衙役，快给犯人换上刑具，伺候本院回衙审问。”知州答应，出门吩咐差役给犯人换刑具。连先前擒住的乔四，一共六个犯人，登时把刑具换上。

内中只见恶僧愁眉不展。石八叫声六师傅：“只管放心，咱们并非谋反大逆，大约施不全也不敢就杀我们。暂忍耐一时，三天之内京中必有人来，施不全他得好好儿的放了咱们，送我们回家。哥哥若无这个法儿，我还算人物咧？”表过石八仗的太后宫总管王志，与他是磕头弟兄。此人朝中大有名头，故此石八说这大话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，派官去查恶棍家口。不多时，千总、守备进来回话，说：“卑职查出男女共四十三名，内有男女死尸三四个，并无遗漏。”施公听了，忙问：“这死尸又是何故？”天霸在旁听了，连忙上前说：“回大人，这个女人，小的知道，他乃此地杨隆、杨兴的妹子，妹夫死，他守贞。恶棍抢来，烈妇不从，恶棍教人用针将妇人十指钉住，又用麻绳将妇人绑了，小的从在窗亲眼看见。还听说妇人的哥哥杨姓弟兄二人，现在州衙受刑。恶棍讹诈杨姓该欠百两银子，又买通了州官，非刑拷问，追其银两。若无银子，就拿他妹子顶帐。再不应口，就叫知州要了他们性命。”施公听了这些言语，气的咬牙切齿，向众官说：“所有恶人家中雇工奴仆，



全都释放；其曲买家人，守府派兵昼夜巡逻，不许放出一人。回衙差人验尸，审问口供，待本院奏明圣上，候旨发落。”文武这一起躬身。大人这才吩咐“搭轿。”上轿后，又吩咐文武官员，严紧把守门口，发放雇工。管家张才随他搬往别外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钦差大人人马轿夫，直奔景州衙门而来。一路上有许多人拦路而跪，手举状词，高声喊冤：“叩求青天救人！”钦差吩咐接状词。手下人接了状词，递与大人。瞧了瞧，俱都是告罗似虎的。复吩咐青衣将原告带进州衙，当堂对实。青衣答应，带领原告进城。

不多时，到了衙门。钦差下轿，立刻升堂，众官分左右站班。大人吩咐说：“将罗似虎带上来听审。”青衣下堂去，不多时，将罗似虎带到公堂。不知审问后怎样办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四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

话说施公，将原告叫上堂来。正要问话，好与罗似虎对质，忽见青衣上堂，打千儿说：“回大人，有一位宗亲黄带子，同一个皇粮庄头，现在衙门外，口称有机密事要见大人。”贤臣沉吟半晌说：“叫他们进来。”青衣回身而去。

不多时，只见外面走进两个人来。施公闪目留神。一个头戴貂帽，红帽缨一色鲜明，灰鼠皮袄蓝缎子面，年纪有四旬。一个川鼠皮袄，川鼠外褂，青缎吊面，外面罩着合衫大呢面，头戴海龙皮帽，足登缎靴。身后四个跟人，皆彪形大汉，长的凶恶，手中拿着包袱坐褥。且说众官役见黄带子与何三太前来，算着必与罗似虎、石八讲情。

且说施公，见他二人走进堂口，因是皇上宗亲，不好意思不理，只得把屁股欠了一欠，勉强笑说：“请坐。”黄带子与黄粮庄头，哈腰说：“岂敢，我二人久仰钦差大名。幸大驾光临，我二人特来拜望。”贤臣答应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吩咐看两座儿。青衣连忙拿了两张椅子，放在公案左边。黄带子与庄头两人告坐，家下人把坐褥铺下。二人归座，眼望施公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们一来拜望，二来还求一件事情，奉恳大人赏脸。”施公明知故问，说：“不知所为何事？”黄带子满脸陪笑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们特为罗姓那件小事，还有



穷家儿石姓一人，都被大人带到衙中。他们向日忠厚老实，罗姓虽然豪富，并不自大，纵有不到之处，还望大人容纳一二。他令兄，大略大人也知道，现在是千岁宫的首领儿。”贤臣听罢，不由鼻间冷笑，也不生气，说：“哦，我当什么大事？原来为罗似虎之事。那可有多大事情，何用二位亲自来？只差人告诉本院，瞧着尊驾也不能不放，少不得本院当着二位略问一问，再放不迟。”黄带子与庄头，信以为真，笑着说：“怪不得我等向来闻听老大人很圣明，今日看来，名不虚传。”施公回言：“岂敢，岂敢。请问宗亲现在哪衙门当差？”黄带子说：“不怕阁下见笑，在下是个闲散之人。提起来，大人料也认得，现在古北口作将军的伊公爷，就是我哥哥；刑部正堂八大人，那是我侄子。”施公闻听，口里哈哈啊啊，说：“我知道了。请问这位贵姓？”庄头回言：“不敢，贱姓何，我乃八王爷府庄头。”

施公暗想：少不得叫原告对证。吩咐：“原告快讲实情，但有半句虚言，本爵法不宽贷。”众民一齐叩首。这个说，罗似虎霸占我地，反与他纳租；那个说，硬讹小民家产，私立保人文契。这个说，我父惹了他，被他打死；那个说，小的儿子才交十四岁，抢到他家作奴。又有举人，口称：“治晚回大人，罗似虎硬赖我杨隆、杨光二表弟该他二百两银子，差人把二人拿去，又派家人把表妹抢到他家作妾。治晚在本州官台下投状，无奈本州受贿，不准状词。”大人听了，冲天大怒，叫青衣：“与我快动手！”黄带子及庄头，见收拾罗似虎，心中不悦，站起身来，叫声施大人：“你错咧！方才你应下我二人的情分，说不过是略问他一问，便放他回家，如何这会子就要动刑？这不是给我二人没脸面？你以为是钦差可威吓别人，你宗亲爷可不怕！”施公一听这些话，把脸气黄了，一声大喝：“髻！好个不知道理的人，连王法



全无了。来人，快将这两狂徒撵出去！”黄天霸、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慌忙奔了黄带子、庄头。二人手下四个家丁才要拦挡，被王殿臣、郭起凤推住。天霸、小西二人上前，就把黄带子、庄头如掐小鸡的一样撵出衙门。不表。

且说钦差，又复审问恶棍，恶棍还是不招。又夹了两夹，打了三十大板，这才招了。大人知恶棍走眼甚大，恐迟则生变，忙写折子，差施安星夜上京奏事，不表。

且说钦差，才要审问杆上的石八与六和尚，只见州官上前回话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在上，卑职验得恶棍的家口，内有一男一女，乃是被人用刀砍死的。又有一个妇人的尸首，令稳婆验了，十指发青是实，别处无伤。”施公一听，咬牙切齿的骂道：“如此恶棍，就是杀了，还便宜他！”又吩咐州官快把杨兴兄弟二人提来问供。州官答应。不多时，二人提到，跪在堂上。钦差叫声杨隆、杨兴：“该欠罗姓多少银两？快对本院实讲。”二人见问，磕头碰地，口尊：“青天大人，小的实是冤枉。只因小人有个妹子出嫁半年，妹夫死了，令他改嫁不允，情愿守节。妹夫周年，妹子上坟祭扫，不料路遇罗似虎。他看见妹子姿容，托媒说亲。妹子不肯改志，似虎硬说该他二百银子，假立借字，立逼要银，如无银子，就将妹子抢去折银。小人不应当，硬叫家奴把兄弟打伤，送到州衙。州官不问情由，屈打成招，将我兄弟二人收入监中。又将妹子抢到罗家，至今不知死活。倘若有半句虚言，小人情甘认罪。”说罢，眼泪汪汪，不住叩头。钦差听了杨隆兄弟之言，与所访一点不错，且与从前梦境相符。扭头叫声：“州官呢？”州官连忙跪下。钦差在上，大怒说：“你既作皇家五品官，乃是民之父母，理应在地方教化，除暴安良，才是正理。可恨你这个狗官，趋炎附势，受贿贪赃，不问子民冤枉，身该何罪？”州官吓的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



该死，求大人开恩。”钦差说：“你且起去，候皇上旨意到来再说。”知州起去。时已天晚，钦差吩咐把罗似虎、石八、六和尚、乔四等收监，仍把杨姓兄弟暂收。大人把诸事办完，上轿回驿馆安歇。不提。

到了第三日，老爷吩咐到州衙理事。登时上轿，到了州衙，下轿升堂。将要审问众犯，忽报旨意来到。连忙离坐，率领众官迎接。太监说道：“此乃千岁爷王命。”钦差闻听，说：“很好，很好。下官也要听二千岁爷谕旨，所为何事？”太监忙把王命打开，从头至尾，念了一遍。又从怀中掏出书信，口尊：“大人过目。”钦差拆开细看，认得是施老太爷字迹，瞧了瞧，也不过是叫放罗似虎，与千岁旨上一样话。施公看罢，叫声太府：“论理，这两封书都该遵，不遵王命为不忠；不遵父命为不孝。但是一件，施某已经差人奏事去了，须听皇上旨意怎样发落。”太监一听，急的拍手顿足，叫声施大人：“气杀我咧！我临来千岁爷再三嘱咐：今日务必同罗似虎进京。我要无人带去，就要我的命。只因十五日，千岁要引见罗似虎补刑部员外郎缺。施大人你想，那是千岁的保举，皇上已经记名，明日旨见。若无此人，别说千岁爷有处分，连大人也有些不便。”钦差说：“太府不必着急，略等一等皇上旨意，再作商议。”

正讲话间，忽听外面说：“闪开闪开，京里旨意到了。”但见一匹马，直奔堂口。施公忙出坐位，走下堂来。见那马匹，浑身是汗。施安在上骑着，背后斜背着黄包袱。他见施公同众官俱在堂下站立，便高声叫道：“皇上旨意到了！请爷快来接旨。”施公忙走几步，来至马前，双膝跪下，说：“奴才施不全接旨。”施安忙把背的黄包袱解下来，双手高擎，往下一递。施公双手捧定，众官跟着，齐到公堂。施安这才下马。施公把旨意供在居中公案之上，带领众官行三跪



九叩首。礼毕平身，自己宣读圣旨，高声朗诵：
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尔施仕伦奏罗似虎万恶滔天，苦害良民。前者二千岁与朕保举似虎升官，若非卿奏明，朕几误用恶党。二千岁当罚俸一年，全革去对子马。爱卿又奏恶奴乔四助恶行凶，与恶棍罗似虎均按律定罪，就地正法。又奏杆上石八等，素行不法，劫夺犯人，按律拟罪。六和尚，河间府知府任宗尧业经奏过，是久犯盗寇，前有几件命案，四处查拿，并未拿获，今既出家，仍复为恶不悛，着即就地正法。宫内王首领，念其年老，侍奉皇宫日久，姑开恩赦罪。千岁宫罗首领，念其在京，伊弟在家不法，不加警戒，亦宽恩赦罪。罗似虎恃家豪富，武断乡曲，鱼肉乡民，当抄家悉充赈济饥民；朕另派员查抄。爱卿查拿赃官污吏，进京另有升赏，暂赏尔父一年俸银。黄天霸、关小西屡次涉险，擒贼有功，俟进京，朕加封官职。钦此。

圣诏读罢，众官叩首。千岁宫太监听的明白，哪里还敢多言？出衙回京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遵旨，把杆上石八等三人，发西安府军罪三年。立将罗似虎、乔四、六和尚杀剐，在景州与民雪恨。又将杨隆、杨兴放出。老爷念他二人无辜遭屈，将罗似虎家财内，赏他二百银子，以为养伤之资。又念他妹子贞节，赐“节烈留芳”匾一面，自捐俸银二百，交给杨隆，以为旌表葬埋之助。诸事办毕，吩咐打轿，立刻起身进京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五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河间府施公接状

话说施公起身回京。一日走到一处，在轿内隔着玻璃一瞧，见路中人迹寂灭，不像别处道上，行人过客往来不绝。忽又远望，前面一阵黑土飞扬，弥漫树杪，心中就不由的纳闷，即问：“黄壮士，此处叫作什么地方？”黄天霸闻言，催马来至轿前，哈着腰儿说：“回大人，此处叫作商家林。”老爷说：“到河间府还有多少路程？”天霸回道：“这就是河间府地面，离城不过大约三十里。”老爷说：“此乃是直隶境界，又是进京大道，因何路静人稀，并无行人往来，荒凉至于如此？”天霸见问，复又躬身说：“回大人，此处虽是大道，行人却不由此走，其是却有个缘故。小的曾听见先父说过，当初商家林、献县两搭界地方，有一盗寇，姓窦，叫窦耳墩，在此啸聚好汉，劫夺行人。虽曾调兵把他驱走，至今余党未尽。”闲话暂且不表。

却说黄天霸，随着大人的轿，且说且走，猛抬头一看，见前边过来了一丛人马，驮轿人夫，前护后拥，真是一窝蜂一样。瞧见钦差的人马，竟奔西北去了。你说这一起坐驮轿的，为何躲着钦差走呢？终是贼人胆怯。

他们是一伙响马盗寇。为首的叫作一撮毛侯七，年纪四旬开外。生的身高六尺，背阔腰圆，一嘴的黄胡须。有飞檐



走壁之能，手使两把压油锤，外带铁弩弓，箭三支，不亚穿杨之技，百发百中，其余盛大腾、郑剥皮、山东王、蝎虎子、张大汉、崔三、飞毛腿邓六等，俱是胁从党羽。还带着熏香盒、软梯子，及众寇所用的一切器械等物件。

驮轿内坐着一人，年方二十一岁。姓彦，名八哥，外号叫赛饿鹰。面如敷粉，唇似涂朱。子都之姣，不能擅美于前。故当时为之语曰：“莲花似六郎，粉团似八哥。”他穿着一身式样衣裳，扮作官府形象。这彦八哥又非头目，如何叫他坐轿？因为模样长的好看，假称某处官府从此经过，特来拜谒借宿。就有许多倚势的人家，觉着官府来拜，岂不体面长人？又搭着彦八哥相貌不俗，一见必要入彀，因此就揖盗入门，到家吃喝个泰山不谢土。等夜间，点着熏香把各屋人熏倒，即把各屋财物抢去。如盗入宝山一样，哪个肯空手而回？

可巧遇见一位倒运的官府，姓费，名玉，是南省庐州府的同知。因丁母忧回家。此人在任作官廉洁，并不贪图民财。六亲皆无，就是夫妻二人，膝下一子，才交三岁。原系直隶保定府雄县人，故由此经过。正走之间，忽见前面众寇一拥扑来。一撮毛先高声喝道：“何处来的官府？把你苦害良民的金银财宝快给爷爷留下，放你过去。不然叫你人财两空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官府及未答言，但见驮轿后边跟着一个长随，姓鲁，名叫醉猫，不达时务，想拿着官势压迫他们，遂催马前来，用鞭一指，大喝道：“好一瞎眼囚攘的！还不闪开道路，让费老爷驮轿过去！”他还当是黎民呢，怕他威吓。这些强盗们，哪怕他这些？盛大腾闻听大怒，骂道：“这狗娘养的！不知好歹，合爷爷们发横，你是自来送死。”就着认扣搭弦，只听哧的一声，照着醉猫大腿射去。“哎哟”一声，他咕咚栽于马下。山东王一见，跳下马来，



举刀赶来就砍，骂声：“好个花驴筋的，吃你老爷一刀。”咔嚓一声，红光出现。这个鼠辈，把个醉猫儿结果了性命。

那些人见风不顺，吓的撂下二府驮轿，一哄而散。驴夫、跟人都无影儿咧！把个官吓的浑身乱抖，强挣扎着说：“好汉暂息雷霆，容下官一言告禀，请列位贵耳清听。下官虽在外作官，职原卑小，地方又遇荒凉，这几年官囊实在空乏。众位爷们放下官过去，合家感恩不尽，虽没齿不敢忘也。”众好汉闻听，微微冷笑，说：“好个狗官，谁合你讲文呢？”内中又有一寇邓第六的，说：“哪有这么大工夫和他斗嘴，要不显显咱们的灵验，他也不知咱们是那庙里的神道。”说着，就蹿到跟前，举刀就砍。郑剥皮连忙用力把他的刀架住，高声叫道：“六哥，你别伤他性命，哪里不是行好来呢？”山东王闻听大怒，说：“你是老虎戴念珠——假充什么善人？”赌气站在一旁，也不言语。郑剥皮大叫道：“要不亏我拦住，你早见了阎王老爷。再要不打正经主意，也就说不了咧。”费玉还是苦苦哀求。正说着话，郑剥皮一抬头，看见轿内妇人，怀抱一个公子，长的肥头大耳，目秀眉清，面白真似银盆，发黑浑如墨锭，真是令人可爱。细瞧脖项戴着赤金项圈，心中一动，就用刀一指，说：“把这赤金项圈给了我们，别的东西也就不要咧！”费玉说：“大王爷既爱，理当奉送，奈因此事，乃是小儿满月亲友留下的。他有一女，也刚满月，情愿大了与小儿为妻，因亲家往广东去作官，恐日后年深不认，临别将一对项圈分开，以为后日押记。今日若被大王拿去，可怜他孤鸾独凤各东西，日后夫妻就不能团圆了。望大王爷开恩，成就这一段好姻缘吧！”郑剥皮大声喝道：“好咧，你这狗官！真是善财难舍。”说着，就将费玉拉出轿来，咕咚一声，往地下一捺。又往妇人怀中将孩子夺过来，用力在脖项上咔嚓一声，将孩童杀死，脑袋捺在一



旁，把顶圈拾将起来。众盗寇一齐催马，扬长而去，一表。

且说费玉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，待够多时，才挣扎着起来。瞧了瞧他儿子，躺在轿下，只剩下腔子咧，脑袋在一旁捺着。他的妻马氏，吓了个魂不附体，迷迷糊糊如死人一般。费玉一见，哭的是捶胸跺脚，死来活去。登时几个跟人，同几个驴夫，见盗寇去远，这才从树林内出来，会在一处。费玉一见，骂了几句。无奈，只得将马氏救醒，又把公子死尸并首级，包在一处，搁在驮子上。然后，自己上了驮轿，嘱咐驴夫趁天尚早，快些赶到河间府好鸣冤告状。

却说施大人执事顶马，正往北走。忽然来了一群人马，离大人轿子堪堪临近。头里三对对子马，对子马刚过来，跟着就是两匹顶马，后面跟随人马无数。但见居中一人，坐在马上，不是王公宗亲，定是贝子贝勒。这马上的人，见施老爷这边下轿，他那边早也下马咧。便打发人前来，问是施大人、仓厂总督奉旨钦差，由山东赈济回京。一来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，听见是施大人，素日早知难缠，不由打个冷战；二来也合该犯事，冤家路窄。

且说忠良，见那人下马，心中未免疑惑，登时两下里走到一处。忠良口称：“奴才施不全，早知主子驾到，应当回避。”说着话，才要请安，那个人伸手拉住贤臣，口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大人太多礼了。”这几句话，越发漏了空咧！贤臣复又上下打晕了打量，口里道：“可啊可啊，好说好说。”彼此哈了腰，贤臣就不是像从前礼貌咧！但见那人口尊：“施大人先请上轿，愚下何敢有僭？”老爷含糊答应说：“有罪，有罪。”哈了哈腰，先上轿咧。那人随后也上马。两下里跟人也俱都上马，彼此分手。

施大人上轿，才要登程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人，飞马而跑。到了轿前，弃镫下马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冤枉！”



卑职费玉，系直隶雄县人，现任南省庐州府同知。因丁母忧回籍，路过前面密树林，对面遇着一乘驮轿。跟随人马，约有十数余口。谁知尽是大盗强人，截住卑职，硬要买路钱。卑职作官，原来寒贫，并无金银奉献。他却将小儿头颅砍断，摘下项圈，扬长而去。失盗是轻，人命唯重，可恨群盗并逸，偏成漏网之鱼。独怜小子何辜，竟作含冤之鬼。伏乞捕缉盗寇，得以伸冤雪恨，则卑职举家感恩不尽矣！为此叩恳青天老大人，恩准施行。”

钦差大人，听见费玉一片言词，不由满面生嗔，暗说，大清国竟有这样不法之人，哪有坐着驮轿当响马之理！怪不得见本院，一个个贼眉鼠眼，瞧着就不像外官行景，敢则是一群强盗假扮官人。开言便问：“费同知，你可曾记得面目？”费玉回言：“卑职见了众寇，早吓软瘫咧，哪里还记得？内中一人，长的身躯高大，脸上有一痣子。痣子上有一撮黑毛。别的也不记得什么。”言罢叩头。忠良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不必着急。你先起来，本院准你的状子就是咧！你且在河间府附近住下听候。”费同知听说，站在一旁伺候。忠良叫声黄壮士，天霸答应，贤臣说：“你即刻回走，顺大路追赶那起盗寇来见本院。”天霸上马而去。

且说钦差大人，坐着轿往前正走，忽然河间府通城的官员，带着兵丁衙役，俱投递手本，前来迎接。但见众官员紧走几步，迎面跪下，各报职名，口尊：“迎接钦差大人。”大人在轿内一摆手，众官站起身来，往回里紧走。大人轿子刚要走，又有闹哄哄的几个人，来到轿前跪倒了，口中乱喊：“冤枉！”大人在轿内，吩咐道：“把喊冤的这些人，带到河间府听审。”衙役答应。

不多时，来到河间府，但见关外城里，士农工商，男女老少，俱是满斗焚香，跪接钦差，人烟腾沸，欢声载道。到



了公馆门口，结彩悬花，鼓乐齐鸣，吹着《将军令》，迎接进去。大人下轿升堂，众官参见。大人吩咐道：“把喊冤的人带上来。”衙役答应，霎时带到堂下，一齐跪倒。大人瞧了瞧，不是平民，俱是有体统的人。望着那人们说道：“你等一个一个的各报姓名，不准乱说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姓刘，名叫刘成贵，作当行生意，家住任丘县东北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姓赵，叫赵士英，家住新中驿，开粮食店为生。”又见一人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生员耿胜卿，祖居河间府首县。”又手指一人说：“他住河间府东南，姓杨，叫杨奎，是个举人。他父亲任江西教官。他系生员的表弟。”众人报罢姓名，贤臣先叫刘成贵：“你是什么冤枉？先诉上来。”成贵说：“前日，是小人母亲生日。小人从当铺回家，与母亲上寿。还有些亲友，正在家中吃饭。仆人拿进一个拜帖来，说外边有个坐驮轿的官府要求见。小人暗想，并无作官的亲友，既来拜望，只得到外边看看。出门一瞧，果然有个坐驮轿的官府，跟着十数个人，都有马匹，彼称是广东的知县，前去上任，只因天晚咧，要在小人家借宿一宵。小人想了想，家中有的是房屋；又是家母寿日，厨房并预备以酒席，都是现成的，为什么不作个脸儿呢？让进去款待了，岂不留下一个交情？哎哟，老爷，合该小人倒运！哪知是一伙杀人的强盗！吃喝了，让到书房去安歇。到了半夜，把小人合家用熏香熏倒，将各屋衣服首饰，打扫了个罄尽。这还是小事。可恨那杀人贼，先用刀把小人母亲杀死。见小人妹子生的美貌，他们就轮流奸淫了。妹子乃是有婆家的人，他公公现作守备，下月还要过门呢，这可怎样！”说着，放声大哭，磕头碰地。

贤臣说：“你可记得那些人模样呢？”刘成贵说：“曾记得内中一人，脸上有个痣子，痣子有一撮毛儿。”贤臣听罢，又把那三人的状子接上来，瞧了瞧，原来告的都是那伙人，



俱是失盜之事。连费同知，共是五家失盜，伤了三条人命。这内中，唯有孙胜卿妻韩氏，年十九岁，被盜连被窩裏了去咧！贤臣看到此处，心中大怒，叫声尔等起去，“此伙强人，本院路上见过，已差人追去了。尔等下去。”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六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五大人住河间府

话说施大人，到河间府公馆升堂。把道上喊冤四个人，带上堂来问了问，把状子接来看完，叫四个人下堂听候，等拿回了强盗来，好与他们洗冤完案。又吩咐众官员，各回衙门。退堂，才要喝茶，听差的报道：“外边有二位官府，有要事来求见大人。”大人吩咐：“让他进来。”差人即到外边，知会二位一声，说：“大人让二位老爷进去。”差人领着二位官府，进了公馆。走到大人面前，一齐跪倒。但见一个身穿宝蓝皮袄，红青皮褂，足下粉底缎靴，头戴貂帽红缨罩顶，面貌苍老，身躯瘦弱，很像个斯文样式。一个是穿着香色皮袄，青布外褂，薄底尖靴，也是貂鼠皮帽，生丝红缨，年纪不过三旬，虎背熊腰，面貌微黑，身躯肥胖。各递手本。忠贤看罢，一个是雄县知县蒋绍文，一个是新中驿守府卢珍。并有呈词，一齐递上。大人先看知县呈词，上写：

县禀卑职雄县知县蒋绍文，为上差勒索银两，恳恩详细究查，以肃官箴，而重国典事。窃有天子宗亲、奉旨钦差五大人，据称钦派查道，云：皇上明年某月某日，上五台进香，由敝县地方经过。教卑职速办道差，毋得故违。倘临期有误，先灭宗



族，后平祖墓。已在卑职衙门整住三天，日夜骚扰。一事预备不到，便就价折银两若干。卑职伏思，既是皇差，何以又要价折？叩乞青天老大人，恩准详究施行。

忠良看完，又看新忠驿守府卢珍呈词，却与知县蒋绍文呈词言语，是同一事。忠良不由心中大怒，腹内暗说，我瞧这起人的行景，就不正气，哪有皇上宗亲，行此不法之事？再说皇上派人查道，各处早有文书，施某身虽在外，来往也有报马，施某没有不知道的。若说此事有假，又有兵部印文；若说是真，如此到处讹人，教人难解。大清国有这样大胆人？再说，还有那起绿林，天霸全拿住才好呢！只好等天霸回来，再作道理。贤臣座上开言说：“蒋知县，卢守府，且请回去听候吧！”

贤臣刚令二人回去，猛见天霸从外走上堂来。贤臣一见，心内欢喜说：“黄壮士，你回来了。”天霸答应说：“小人回来了。”单腿往前一屈，才要打千请安。贤臣一摆手，好汉平身，走到公案左侧，打落着手儿，哈着腰儿，回话说：“小人遵老爷命，赶了二十余里，并没看见强人踪迹，那贝子爷也不知去向。小人在路上打听，并没信息，是小人之罪。”贤臣闻听天霸之言，想了想，天霸素常是个精细人，无有不舍命尽心的，今追这起贼人，竟赶不上，大概是去远了，也难怪他尽心力。说：“罢咧，贼一定是去远，赶不上了，壮士何罪之有？慢慢再设计擒拿便了。”老爷嘴里虽是这么说，不免心下为难。

正在忧疑之际，忽报河间府知府杜彬要求见大人。施公即传谕让他进来。知府进了公馆，参拜礼毕，平身站在一旁，哈着腰儿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今又有奉旨钦差来到，说贝



勒五大人特来查道，教卑职伺候公馆，快去迎接。”施公座上不由心中大悦，叫声：“贵府，只管去迎接，让进贵衙，着他住在花厅。本院暂在贵衙二堂居住，以便察他动静。”贤臣吩咐罢，知府杜彬急忙出去迎接五大人。贤臣又叫黄壮士，你出去见了知府，告诉他如此这般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不知说些什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七回 设谋诓捉五林啊 派差遍访一撮毛

话说知府杜彬，听黄天霸之言，依计而行，把一位查道的钦差，接进公馆来。一接进去，他又仍然打骂人，要东要西的混乱。知府并不提施大人一字。贤臣却不时的命天霸去查看他们的行景。

此日天晚，贤臣就在二堂住下。知府竟伺候了一夜。不知不觉，就是三天。这位贝勒爷种种恶款不记其数，知府杜彬实在忍耐不住，来到二堂，见了施大人，行礼毕，站在一旁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来的这位贝勒，仗着皇上宗亲，一事应酬不到，就要打骂。还叫卑职预备俊俏妓女，美貌顽童，又要银若干。孝敬五百两，还嫌少。诸般折磨，卑职实在不能堪。”贤臣闻听知府之言，气的虎目圆睁，连说：“岂有此理，这还有王法咧！”又叫黄天霸等：“速速收拾，同我前去，但看他有破绽，立刻擒拿。”天霸等答应。贤臣又望着知府开言说：“贤契，你先去见了这位贝勒五大人，就说本院才到贵郡，听说贝勒爷在此，立刻禀见。”

知府去了，施公当即出公馆。不多时，来到钦差五大人公馆。施安、黄天霸等下了马，扶持着施老爷下马，教差人传禀了一声，然后才带着众人进了公馆。贤臣爷一见五大人出来了，紧走了几步。这位宗亲，也是紧走了几步。彼此拉



了拉手儿，把身躬着，谦让多时，进了公馆，齐归座位。两旁衙役献茶。黄天霸等紧贴着施老爷一边站立。大人圆闪虎目，瞧看他的破绽。但见满桌残酒剩菜，哪知他把小旦妓女早藏在别处去了。忠良开言，口尊：“钦差五大人，不知哪位王爷殿下？现贵府住在哪城？施某领教领教。”宗皇见问，便开言说：“大人若问我的来历，大王爷殿下老贝子，乃是圣祖皇爷一派嫡亲，现今钦派总理带管茶房。我到此，我只为皇上五台进香，特来查道，是钦差奉旨来的，并非私自出京。”贤臣说：“皇上外出，早已发抄，天下共闻。此事施某竟自不晓，大料未必是真。你乃金枝玉叶，凤子龙孙，该自尊为贵，为国尽忠，严察不法官吏才是。你倒假传圣旨，讹官诈吏，尊驾也未必是宗亲。若是实言相告，施某念官官相会，倒要存私押下，免得声张。不然，我一定上本提参。”看官，施老爷方才说的这些话，本自厉害，句句全戳恶人的心病。

这位假宗亲，觉着事到临头，说的软了，遂透着假咧，不由的羞恼成怒，叫声施不全：“你且住口！怎么用话吓起我来了啊？打谅吓吓别的官员呢，怕你是钦差，送你点子白东西，你就押下。今日你打错法码了，你宗亲爷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你竟敢动本参奏？别说你宗亲爷无过犯，即使有了不是，何况是施大人你呀，就是那些蒙旗满汉大人、王公侯伯，也不敢哼我一声。我倒是看施侯爷分上赏你个脸，一口称你个施大人。你是得一尺进一步。”登时把施大人气的面黄唇白，说：“好好好，罢咧，罢咧！我施某的官也作烦了，少不得与你拚对拚对。”大声喝道：“尔等把大门二门闭上，不许放走一人！谁要徇私放走，立刻斩首。我看他这个贝勒有多大本事！”两边众役答应，登时将门紧闭，把守着。忠良又吩咐从役人等，说：“尔等还不与我下手捉拿，等待



何时！”但见那个五大人，气的将身站起，口中大嚷说：“好个施不全！反咧，反咧！你还说别人不遵王法，你竟是头一个不遵王法的野蛮人。我乃是皇上宗亲，你是一个臣宰，竟敢叫人拿我。我瞧你怎么一个拿法！”说罢，站在当地，连气带骂，说：“我看哪个敢来动手！”

两边站班的马步三班，听说钦差大人吩咐拿人，才要下手，瞧见这个光景，竟不敢动手。又听那里话头厉害，个个退步缩头。施老爷一见，虎目圆睁，大叫：“尔等好一起不遵王法的奴才！哪一个要再退后，立追狗命。尔等快下手拿他！”一齐上去七八个人，往前刚走到跟前，只见那人把胳膊一伸，往后一拨拉，只听咕咚咕咚的尽都栽倒。又有几个掌响马的番子头目，瞧着心中不服，耀武扬威的上来，才走了两三步，被那人胳膊一甩，就是一溜躺下了。又有一个人绕到身后，指望拿他，被那人一个反嘴巴，只听吧一声，咕噜打出四五步去，趴在地上。此时黄天霸、关小西等在一边，把拳头攥的咯吱咯吱连声的响，单等贤臣吩咐一句，总不见老爷言语。小西、天霸二人忍耐不住，上前打了个千儿，说：“回大人，若依小人们看来，此处衙役，未必拿的住那人。讨大人示下，不如小的们动手吧！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，千万别伤人命。”

二位好汉答应一声，一个箭步蹿将上去。怎知那人早已预备，会家遇见会家。这边蹿跃蹦跳，武艺高强；那边闪辘腾挪，架避精通；半天不见输赢。恶人那边手下恶奴气冲冲也要动手，但听大汉高声喊叫：“你们不必前来帮助，大料着你赵老叔一个人也不至遭人毒手。”这一句就漏了空了，贤臣在一旁听得明白，暗说，“赵老叔”三字，宗亲哪有这称呼？一定是假。

且说小西、天霸二人拿不住大汉，心内着急。天霸生了



一主意，绕到大汉身后。大汉只顾招架小西，冷不防备，天霸在背后对着腿凹儿跺了一脚，只听咕咚响了一声，倒在地下，大叫：“施不全，了不得！”

那边座上恶人，见大汉栽倒，连忙站起，说：“罢咧，罢咧！施不全，这件功劳，让你拿吧。”说罢，又望着大汉哇啦的翻了几句满洲话。哪知施老爷满汉皆通，一听此言，说：“你二人才说的话，是不教他招认。我岂肯和你们甘休？”恶人一听说：“罢咧，罢咧！既是你懂满洲话，难以瞒你，爽利告诉你罢：我叫五林啊，那位叫赵黑虎。既被你施不全识破二位老爷的行藏，咱们就是冤家对头，少不得二位老爷要领领你的刑法咧！你若不服二位老爷的本事，也不甘心。”施老爷听了恶人之言，气的面黄失色，叫声天霸、小西，把这个照样拉下来。二位好汉答应，才要动手，但见五林啊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姓施的，你也太瞧不起人！五老爷既然口称要领领刑，还要人拉么！要不愿受你刑法想走，大料着你这起小辈，也拦不住五老爷的大驾！”说着，自己下去躺在地上。那边赵黑虎叫声五哥：“哪有这么大工夫和他唠叨？要不教姓施的孝敬咱哥们心满意足，也显不出咱们的能为来。”施老爷一听，心中大怒，眼望着知府，说：“贤契，快请刑具来伺候。”知府吩咐三班：将全副刑具立刻运到。老爷座上开言道：“他两个乃是旗下，按例应该先动皮鞭。尔等撩着衣服，剥了他的下身，教施安按翻译‘厄木拙’等语数着数。天霸、小西轮换着打。”登时打完了五林啊一百鞭子，又把赵黑虎照样打完。要平常人，哪里禁得住二位好汉这等鞭子？两个恶人，挨这一百皮鞭，不但不输口，反倒哈哈大笑说：“我们这几日觉着皮肉发紧，受这点刑法，倒觉着松快咧！”老爷见恶人不输口，又叫青衣用对棍，每人重打了三十。



贤臣说：“尔等共有多少人，作的什么事，有话只管实说，本院全归罪他两个，与你们无干。”众人听罢，一齐磕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他二人全是王爷门上先当押拉，现今革退差使。五林啊的老娘，是府内嫫嫫妈妈，很得时务脸，因此他在外招是惹非。官司打过几次，就提督衙门营城司坊都有人情，越闹越胆大。故此又装宗亲，假扮钦差，叫我们扮作奴仆，一路上讹过州城府县、当铺盐店，不计其数。这是以往实话，望大人恕罪。”贤臣微微冷笑，望着恶人说：“你们听见了没有，你们两人还是不承认么？”恶棍听见，反指着说：“他们是怕打，满嘴胡说。难道他们招的口供，就算我们招的口供么？姓施的，你今儿非叫短了太爷，不算你有能为。”贤臣暗想，使尽各种刑法，都不招认，不如改日设法再问。遂吩咐把十四个人一同收监。

且说贤臣，望着知府开言道：“把贵衙门捕快叫上来。”即叫喊堂的传捕快。不多时捕快上堂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姜成、杨志伺候。”贤臣标了一支签，上写，五日限期，锁拿一撮毛到案，火速无违：“承差捕快姜成、杨志，限你们五日，把‘一撮毛’拿来听审，违限重处。”二人听罢，吓了个倒抽冷气，暗说，我的姥姥，这个差使要命。爬起来，捡签迈步下了大堂。一个个哭丧着脸，噘着嘴，往外正走。门上的众伴儿，迎着上来，一齐盘问：“怎么个话儿？你们老哥俩恭喜！如何施大人单叫上去？必有美差使给。你们发了财，可别忘了我们哪！”正说着，有名公差姓尼，名号叫泥球，夙日常与姜成、杨志戏谑，见他两个愁眉不展的，他就在旁边打着哈哈，说：“姜第二的，杨第八的，你只当咱们本府老爷呢？出一张票，叫你传人去，上面写明那人家住处某村庄、某姓名。今日遇见这位施老爷了，叫你们拿什么‘一撮毛’，就把你们毛住，便吃不躺咧！罢咧，你



们到底不济哪！枉闻了鼻烟儿，白走了月饼会了！还不及我老尼，打个喷嚏的工夫，就得了使差咧。”姜成、杨志说：“你也算了人咧，问问你敢合我们一般一配么？你小子是老土着了水，和了和，变成泥里的球儿，真是忘八蛋。你再娶个女人，不用说咧，也作出些个小泥蛋来。”众人一齐大笑，笑的个泥球脸上有些下不来，说声：“你二人不用吹咧，这位新来的钦差施老爷子，比不得咱们官府。你们俩要捉这‘一撮毛’，恐拿不来了。哥哥儿是鸭子吃了鱼，眼睛朝上。”旁边人见他两里话紧，怕玩笑恼了，一齐上前解开。姜成、杨志这才迈步出衙。二人无精打采的，到了家中。见天色已晚，在家住了一夜。到次日早晨，二人商量出城，到镇店村庄，私查密访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后边有人赶来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八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出情由

话说姜成、杨志，拿不住“一撮毛”，正要进城讨限，后边有人赶来说：“要拿‘一撮毛’，我晓得他下落。”二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冯七恍的儿子，好喝便宜酒，都叫他冯人嫌。姜成、杨志，夙日合他玩笑，说：“你赶爷们来作什么？”冯人嫌说：“今日有个巧机会，特来送信。”姜、杨二人说：“有什么巧机会，你小子又闹鬼吹灯呢。”冯人嫌说：“请问头儿，施大人派你两个拿什么‘一撮毛’，你两个须得扛扛屁股领刑吧！不是八十，就是一百，几时打破了才算。还把家眷捕监，叫你们去访。要再访不着差使，硬把公差算凶犯。并非我说瞎话，只因我有个老舅舅在顺天府当门公，他有个外号，人因他姓陶，人都叫他陶奴儿。他告诉，这一位施大人最是狠刑。你们俩今日要拿‘一撮毛’，不是吹，这差使就是老冯爷子知根底。”杨志说：“玩笑少说。这个差使要紧，比不得别事，你混耍笑。”冯人嫌说：“谁与你玩笑，他是三代玄孙！”二人见他又起誓，又说大人怎么厉害，刑法重，未免心中有些抖战，叫声小冯儿：“你果然是个朋友，帮我们得了差事，没有说呀，大量不能别的，穿我们一双德胜斋的缎靴，料着准行。咱们先到酒铺里去，听听小冯是怎样个拿法，咱们好有主意。”二人说着，来到山东馆。



三人抬头，只见“太元居”，一面匾。这店，是知府轿夫的东家，甚是兴隆。三人走进去，掌柜的认得是知府捕快头儿，连忙让坐。三人怕走漏了风声，到楼上找个清净桌儿坐下。过卖净了桌子，问要什么菜？杨志素日最是好脸，又搭着为打听差事，叫声：“堂馆，要一个金华楼火锅，半斤腊肉，通州火腿要熟的，五壶玫瑰酒，四斤荷叶饼，葱酱要两碟。”走堂的喊下去。不多时，热腾腾的端上来。冯人嫌一见真是吐沫往下咽，就红了眼咧。不等人让，斟上酒，先喝了一杯，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肉。手不停筷，又喝酒，又吃饼卷葱，真是两眼不够使，满桌混看，眼如灯一样，登时吃了个净。火锅边上有块红炭，他只当是块肉，夹起来往嘴里就吞。二公差看看，又是笑又是恨，叫声：“冯第二的，那么个眼神儿，你还要喝杂银去？连个熟货也没见过。”冯人嫌烫的两手握紧着嘴，话也说不出，满嘴里乌噜乌噜。姜成说：“你不用翻满洲话咧！酒也喝了个足，菜也吃了个净，望我们装着玩儿，也了不了事！‘一撮毛’到底在哪里，是怎么个拿法？”冯人嫌骂声：“死忘八孽障攘的！你要拿‘一撮毛’不用费事，回家去把你娘子那撮毛扯一撮儿呈上去，管保还得赏呢。”姜成说：“好一个混帐东西！酒菜你搂摸了，净吃的大肚蝥蝥似的，怎么你扒了房？”说着，杨志举手要打，手捏着冯人嫌脖子，捏的他呀呀的叫：“我要是知道‘一撮毛’不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乌龟，是小忘八。”姜成说：“你快别混充衙门光棍头咧！不用说，算老爷上了小子当咧！”言罢，二人站起，连酒菜带饼通共算清了，杨志咬着牙，写了帐，三人这才出了酒铺。冯人嫌喝了个便宜酒，唱着河南调回家去了。姜成、杨志见天晚，也回家安歇，约会明日再上堂讨限。

到了第二天早起，二人只得进公馆讨限。且说施公，自



派出两个捕快去拿“一撮毛”，日夜指望拿回这差事来，好与费同知、刘成贵、孙胜卿等洗冤完案。这日算得限期已满，专等公差回来。忽见姜成、杨志进了公馆，走到面前，一齐跪倒，磕头碰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开恩，小的们奉大人差派拿‘一撮毛’。各处访查，并无消息。恳大人示下，再宽几日限期。”施老爷一听没拿住，冲冲大怒，喝道：“把两个奴才，每人重责三十大板！”青衣答应，登时打完。又吩咐众投，把两姓的家口，全都收了监；又限了三天，再拿不住‘一撮毛’，把他二个就算凶犯。

二公差无奈，只得下堂出来。杨志叫声：“老哥，这才算咱二人倒运。一伙大盗，又无姓名，就说是拿‘一撮毛’。把家口尽都收了监，给了三天限期，再要拿不着，就替罪名。咱须早些拿个主意。”姜成闻听，叫声：“贤弟，我并无别的主意，除非跑海外去躲避躲避。”杨志说：“跑海外躲避躲避，也了不了事情。常言说：‘世上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。’我倒有个主意，愚弟有个手艺，除非咱们改扮行装，做着买卖，留心探访。或者访出个消息来，也未可知。”姜成忙问：“什么贵行？”杨志说：“从前我吹过几天糖人，家伙全有。”杨志回家，早把挑子收拾齐备，改变行装，走到乡村去。

看官，二公差作买卖，所为招人，好访“一撮毛”。外州府县捕快都有些武艺，二公差这箱子里暗藏着些铁尺挠钩，为的是预备有风吹草动，好下手拿人。这是闲言，不表。

且说姜成、杨志出来访查，不觉就是三天。这日又进一村庄内，人家不多，路东有座黑漆门，估着他家孩子多，还多卖俩钱。二人把担子放在门首，姜成打锣，惊动了里边小孩子，哄的一声“来了”，一群就来七八个。一个个跳跳蹶



蹶，这个说，我要个“孙猴儿”；那个说，我要“黄鼠狼偷鸡”。姜成说：“拿钱来。”挨次把钱收了。杨志登时把糖人儿吹完，打发孩子们散去。内中有个孩子不很大。独他不走。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六斤儿，留着个歪毛儿，可围看担子闹，小手儿抹了块糖稀吃，又把模子拿起来就跑。杨志说：“小六斤儿，你又淘气呢，还不放下模子！再淘气，把你一撮毛儿拔下来。”看官，杨志他无心说出这句话来，你说把个小六斤儿吓了一跳，眼似銮铃，东瞧西看，这才叫声伙计：“你要给我们这家里惹祸。一撮毛是我爷朋友的名字，你怎么混叫起来了！要叫他听见，还不把你屁股打烂！”你说两名公差，正没处访“一撮毛”呢，一闻此言，岂肯容他倒脚？大叫声六斤儿：“你拿几块玩去，等我明日再给你几块好的。”六斤儿笑着说：“可别给他们。”杨志说：“不给他们。你方才说什么‘一撮毛’是你爷的朋友。你再告诉我一遍，还有好的呢，也给你。”小六斤儿笑嘻嘻的说：“‘一撮毛’长的凶恶，人都怕他。他那脸上有个猴痣，猴痣上有一撮毛。使着两铜锤，一张弩弓三支箭。还不是一个人呢，好些个呢！”二公差听见小六斤说这伙人不少，都是有武艺的，觉着扎手，大料难拿，不如趁早离了是非窝。毕竟姜成跑脱没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五九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伏诛

话说姜成、杨志，哄着小六斤儿，把一撮毛以往情由俱都说出来。正然盘问，忽见门里出来个人，把小六斤一巴掌，打的小六斤往里飞跑。二公差听小六斤说这伙人都有武艺，觉着扎手，不如趁早回河间禀报大人，再作主意。挑起担子才要走，只见那人上来，一把揪住杨志搭包。姜成一见，估量着不好，开脚就跑。杨志见姜成跑咧，自己挑着担子，被人揪住，想走不能。这恶人揪着杨志，骂道：“站住罢！”杨志见他这样，还装乡下佬样，说：“大爷，俺大小是个买卖，又没得罪你老人家，别要骂人。”恶奴说：“别合我装佯，骂你就算了么？还得打你这三个。”恶奴把杨志推搡着，拉进大门去，不表。

且说姜成见杨志被人揪住，自己撒腿就跑，为是进城报与施大人知道，好派人去拿。不多时跑到河间府，太阳已落。见了大人，把他们以往怎么访查，杨志怎么被人揪住，回了一遍。大人说：“你知道那家姓名么？”姜成说：“回大人，若问那家姓名，小的不知，瞧他房屋像个富户。小的就听小孩子说有好些个人，都在他家居住，个个武艺精通。为首之人，名叫一撮毛儿侯七。手使什么兵器，怎么厉害，全都告诉了。才要问他主姓名，就被人听见，把杨志就揪住



了。小的实不知那家姓名，还不知杨志吉凶如何。求大人恩典，早派人去拿。”施公座上一摆手，姜成叩头起来。施公叫声黄壮士：“这是如何拿法？”天霸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依小的愚见，还叫姜成引路，小的同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趁天黑去打听明白。事情果真，不是小的夸口，任凭他有多少盗寇，管保拿来，明日结案。”施公点头。

四家好汉，同姜成各带随手兵器，出了公馆。走到恶人村外，略歇了歇。天霸叫声：“姜成你头里走。”姜成说：“眼前就是。”五个人进了村口不远，但见房外一溜墙，中间有四扇屏门。门楼以外，挂着斗大灯笼，照的大亮。门口锁着一条大黑狗，拴在那里，瞧见人就站起来狂吠。天霸把姜成一拉，迈步头里先走。四个人跟着好汉，顺墙往北走。走不远，一拐弯，见一溜对缝砖的风火后沿。天霸叫声众位：“你们在些等着，我先进去打听一个真实，回来再议。你们不可远离，但听有石子响，就是我回来了。”言罢，倒退了几步，把手一拍，嗖的一声蹿上后沿，顺着瓦垄爬到前坡。但见周围房舍、瓦窑一样，此处原是后院。好汉来至房前沿，扒扶着往下探望。细听，有声音，听不大真。挺身又往前行，来至前边，见各屋点着灯。又听得下面妇人说：“不好了！张姐姐，房上有人了。”又听一妇人说：“大婶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这两天猫起秧的时候，是猫在房上，你就乱叫。”天霸听见此话，借猫为由，“嗷嗷”的叫了两声。那妇人说：“你听，何曾不是猫？快端油盏走罢！你没听太爷吩咐，今日是他寿日，是个好日子，叫咱把前日偷来的那妇人劝醒，今晚要合房咧！”那一妇人说：“你劝去罢，人家是秀才之妻，就肯嫁他？”好汉听是偷来的妇人，心中纳闷。好汉顺瓦垄伏下身子，探下头来，往屋内细听。这个妇人说：“新娘子，你很聪明，为什么想不开？我们祖七太爷银钱广



有，奴仆成群。你相从，就是一品当家的，岂不胜似那穷酸？”那妇人骂道：“你们这泼妇，要当我是下贱之人，那就认错了！我告诉你们主人说，杀刚给我个痛快罢，要当我是下贱之人，那就认错了！我告诉你们主人说，杀刚给我个痛快罢。我死了，提防我孙相公丈夫替我鸣冤。”天霸听罢，暗说，原来这家姓祖，偷来的那娘子，定是“一撮毛”用被窝裹来的孙胜卿之妻。

看官，这祖七，混名大头目。自幼集上扛粮食出身，一膀子能扛两条口袋。这集上经纪客人，不敢惹他。后又生讹了一张官帖，量斗尖入平出，客人须得用他的斗量，按加一要钱。又交了一伙大盗坐地分赃。拿这闲钱，交与官吏，衙门内都有看顾，所以越仗起胆来。闲话不叙。

且说天霸又纵步到另屋。屋内祖七说：“那厮，你有什么分辩？吊起来，打着问他！”正打之间，杨志怀内揣着一件东西，吧嗒掉在地下。众寇闻听，说：“方才落在地下的是什么？”家丁拿灯一照，捡起来，原是油纸包，用线缝着。把线挑开，拆去油纸，还有一层细纸。打开瞧是张纸，内有一人认字，一念，上写：“太子少保镶黄旗汉军仓厂总督世袭镇海侯施，奉旨钦差，仰役立拘锁拿大案一伙贼一撮毛儿，速赴河间府，当堂听审。毋得违误，火速领票。康熙某年某月某日。差捕快：姜成、杨志。”

众寇听罢，一齐恼怒。有说将公差杀了的，有说还打的。祖七说：“你们没听见么？这票并非府县州官出的，乃奉旨钦差所派，别当儿戏！”众寇说：“莫非放了不成？”祖七说：“也不用放他，暂锁在空屋，等明日我到衙门打听打听，再议。”家奴立时将杨志锁在空房。

天霸看得明白。见家丁回去，趁着无人飞身下来，拧开锁进去，将杨志解下来，一同到外边，见了关小西等，各举



兵器，齐至恶奴后院，见各屋都吹灯安眠。天霸知道后院是些妇人，直奔前院，众好汉合公差只得跟着走。纵有狗咬，拿刀一晃，狗见刀夹尾就跑了。仆仗家奴俱是困乏睡着。

四家好汉同姜成、杨志，走过这道二门来到前院。西边有一人出来开门解手，瞧见好汉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小西低声说：“老兄弟风紧。”天霸并不言语，紧走几步，赶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咔嚓一声响，那个栽倒。忙把脑袋砍下。天霸回身叫声哥们：“随我来。”言毕，迈步当先。五个人跟着，一同进这道门。内中唯有姜成，不得主意，欲待不去，又怕被人瞧见了，眼睁睁的见杀了个人，心里发怔。

且说众寇打发祖七去安歇，也就睡了。这时，盛大胯没睡着，叫声郑老三：“我瞧他酒不沉，如何出去这半会子？听见咕咚一声，必是栽倒。”说着，即披衣裳下炕。刚出门，哪知天霸早在门房，扬起刀背往下一砍，大胯哎哟一声，说：“不好了”众哥们一听见他一嚷，忙上前砍了几刀，栽倒在地。

屋内人全都惊醒出来，好几个手中都有兵器。头一个刚往外一跑，被地上躺的几乎绊倒，往前一栽，殿臣拿铁尺照滑子骨就一下。那人躲过，回手就是一刀。殿臣用铁尺架住。小西、起凤各举兵刃截住。那几个盗寇，一齐出来动手，杨志不知从哪里找了顶门钹，也可就抡了起来，单打众寇滑子骨。就只胆小的姜成，吓的在黑影里打战。盗寇头儿“一撮毛”手提铜锤“噗”的一个箭步，从屋里就蹿到当院，大喝一声：“哪里来的小辈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言罢，照好汉就一锤。天霸一闪，回手一刀。二人战在一处，不分胜负。

关太、殿臣、起凤三人，各逞英雄，与众寇动手，黑夜之间难辨清白。山东王举起拐来，照着自己人飞毛脚邓六大



腿上就是一下。“哎哟”一声，山东王这才瞧出是自己人。心里一急，漏了空，被小西一刀背把手腕打脱。“哎哟”一声，拐子落地。那边杨志抡起门闩，照盗寇腿上又是一下，只听“吧”，正打在滑子骨上，“哎哟”一声躺倒。小西怕他跑了，连忙几刀，卸了他两膀。一寇叫闪电神，见风不顺，撒脚就跑。哪知杨志早把一道门用石顶上——离门不远，怎晓黑影里蹲着个人，只听“咕咚！”把贼绊倒，杨志趴在那个人身上。这个空心，殿臣赶来，不管一二三，抡铁尺就打，疼的盗寇叫声不止。打的杨志身子底下那个贼叫“哎哟”。还有几名盗寇，都被小西、起凤拿住看守，不表。

单说天霸合“一撮毛”动手，猛见他用锤磕开自己刀，将身一晃，蹿上墙头。好汉对准盗寇腿上，回头就是一镖。盗寇才要迈步上房，只听“唰”一声，“哎哟”，咕咚掉下墙来。好汉赶上，连三并四几刀，“一撮毛”难以动转。天霸叫声哥们：“快找绳来捆了。”叫人看守，又寻祖七，不表。

且说小西叫声哥们：“谁带着火镰打火，咱们进屋去照照，还有贼人没有？”杨志答应，立刻打火，引着火纸，进房点着灯，搜了搜，只彦八哥一人，也把他上了捆绳，拉到外边。举着灯，到院内，把众寇一个个四马攒蹄绑上，才知道姜成也死了。数了数盗寇，共十一口，等天亮解送。

且说天霸，举着刀闯进恶人院内，那知祖大头早知事不好，吓的他悬梁自尽。天霸拿住一个仆妇追问，言“主人公自尽”。好汉不信，亲到外屋，果见一人悬梁而死。把管家李胡子找着，也捆上带到外边。又找偷来的那位妇人，打算把他救出。哪知孙胜卿之妻，是个节烈妇人，自觉虽未失身，终无面目见人，夜间得空，早已自尽。

不多时，天已大亮。好汉黄天霸等，把拿的众寇解到河间府，面见施公交差。又将孙相公夫人死节的话，回了一



遍。贤臣大喜，吩咐升堂，将众寇带到堂下追问。众寇情知难推，尽情招认。又传孙胜卿到案，将伊妻节烈晓谕一番，叫他回家收尸成殓。吩咐知府：“把众寇监禁狱中，俟本院启奏皇上，候旨前来，连五林啊等，一齐按例问罪，好与众官民报仇雪恨。”知府答应：“谨遵钧谕。”忙令手下人，把众寇入监。贤臣见诸事已毕，心中牢记，保举天霸等功名。忙吩咐：“搭轿，本院回京。到底不知保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



## 第一六〇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采访一枝桃

且说施公离了河间府十几里地，正走之时，忽见前边人马迎面而来。头里还有匹马，急跑如飞。正自诧异，那人已到轿前，下马跪到。贤臣才知未起身之先，打发去的牌马转回来。

但说贤臣霎时到任丘县亭驿，才入公馆，就有人喊冤。任丘知县在一边伺候，心中害怕。又听钦差叫衙役将喊冤人带上，开言道：“喊冤人，一一报上名来。”一个说“小人叫刘进禄”；一个说“小人叫陈忠”；一个说“小人叫李富。我们三人，住任丘县郑州镇。”贤臣说：“有何冤枉？慢慢说来。”三人见问，各把呈词递上。贤臣将呈状逐次看完，俱告的是牛黄，绰号叫牛腿炮，霸占陈忠二顷地，讹刘进禄房屋一听送与家丁，硬讹李富银两若干。俱各私立文书，有保人。内中还牵连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三人。又问二个喊冤的，说：“你二人我告何事，叫什么名字？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周荣，年六十五岁。不幸妻李氏早亡，所留一女，名叫玉姐，已经受聘，未曾过门。上月二十日夜，三更时候，父女各房睡去，忽小女在绣房一声喊叫，小人正在梦寐中惊醒，慌忙爬起点灯，见女儿门开了。进去一看，不知女儿被何人杀死。房中细软，俱都不见。次日天亮，见墙上画着一枝桃



花，想来杀人偷财，必是‘一枝桃’。叩恳青天大人恩准，拿‘一枝桃’来，追问情由，好与小人雪冤。”说罢，叩头碰地。施公闻听周荣言词，不由心中着急。暗说，这事又是缠手难办。思想多时，便往下开言道：“那一个所告何人？慢慢诉来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蒋旺，娶妻吴氏，夫妻同庚，今年二十六岁。父母俱各去世。小人所仗厨行手艺。只因前日应喜事厨役，两日未曾回家。第三日回家，叩门屡次，无人答应。撬门进去，瞧见妻吴氏，血淋淋躺在炕上，不知被谁杀死。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故此前来鸣冤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。忠良闻听蒋旺之言，腹中说，这两个人原是一样事。沉吟多会，座上开言道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家遭凶事，难道就不报官么？”二人上前一齐叩头，说：“我二人俱各到县呈报，若不经官，谁敢擅自抬埋？怎奈县主并不拿凶犯追问。今日幸蒙钦差大人驾到，特来伸冤，望乞青天拿住凶犯，好与小人报仇雪恨。”说罢，不住叩头。

忠良点头，望着任丘县知县开言道：“贵县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到县报官，你如何不出票捉拿凶犯？”知县见问，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报官之时，卑职即到他二人家中亲自勘验，实系刀伤。令尸亲埋葬，卑职即刻差人到处捉拿。怎奈不知‘一枝桃’姓甚名谁，怎样面貌，何方人氏？比追公差，也是没处捕捉。望大人宽恕。”贤臣沉吟半会，叫声周荣、蒋旺：“你二人暂且回家，十日内本院管保给你们断结了案。”二人叩头回家。不表。

贤臣又叫：“贵县！”任丘县知县连忙答应。贤臣说：“李富、陈忠、刘进禄，他三人所告之事，并无虚假。本院出京时，沿途私访民情。路途上，听见有个牛腿炮，在郑州居住，横行霸道，结官交吏。他还不是一个，还是一党四人：一个叫武豹，一个叫金山，一个叫赵文璧。牛腿炮往涿



州探亲，过三家店，在途中对人夸口，将自己所做之事尽情说出。本院只为赈济事重，未曾到此剪除恶党。既有人告在你县衙，为何置之不理？”沈存义见大人一问，惊慌失色，双腿跪倒，不住叩头哀告。忠良见他恳求，即便开恩，说：“知县，你既这样苦求，本院看至圣先师面上暂且恕你。速速着人把牛腿炮、虎豹、金山、赵文璧四人，即刻锁来听审。多带衙役刑具，本院在此立等，速去莫误！”沈知县叩头站起，往外走，留衙役在此伺候。出公馆，上马回县，忙差衙役去拿恶棍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往下吩咐：“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三人，暂且回家，等知县把四人拿到，好对词结案。”三人叩头，退出公馆。不表。

下人摆饭，贤臣用毕，撤去家伙。猛见一人在下面跪倒，说：“回禀大老爷，今有本处知县将牛黄等拿到，请大人钧谕施行。”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吩咐道：“知县将带来的刑具，俱各设在驿亭之上。”吩咐各差衙役道：“俱要小心伺候。”差役答应，俱进了公馆，来至大堂站班。知县复又进上房请大人。施公闻听，立刻升堂。黄天霸在后跟随，来至驿亭之上。任丘县的衙役喊堂。钦差吩咐道：“去把牛黄带来听审。”从役答应，登时带他到堂前跪下。贤臣看见牛腿炮，大怒，吩咐：“差役带原告来！”霎时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跪在堂下。贤臣叫：“把你等所告言词，照前诉来。”三人见问叩头，将所告言词，如此这般诉了一遍。牛腿炮看见原告，不由着忙，且听原告将他恶款一一诉出，又听施公座上叫看大刑，心中越发害怕了。他虽脸上变貌，口中还强自支吾。登时青衣将夹棍放下。老爷吩咐：“将牛腿炮夹起！”青衣答应，上前按倒牛腿炮，拉去鞋袜。一个青衣将刑具竖起分开，把牛腿炮滑子骨入在里面，做扣拴绳，



一背一拢，只听牛腿炮“哎哟”一声，口中只嚷：“招了，招了！”施公吩咐：“从实招来！”牛黄尽行招认。沈知县在旁边亲自秉笔，立刻写完口供，这才吩咐将刑卸下。老爷又把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问了一遍，俱各承认，画招已毕。贤臣吩咐将每人重责四十大板，立刻钉枷在郑州镇上，枷满时分省发遣。青衣将四人领出，在郑州镇枷号示众，暂且不表。

贤臣又吩咐道：“知县带领原告，到牛黄家追还房产土地银两。你就不必回来，在本县要用心办事。衙役也不用许多，本院等着拿住‘一枝桃’完案，方才进京。”知县答应，带领原告出公馆，留下几名衙役，在此伺候大人，余者俱带领回县，不表。

贤臣退堂，用饭，众人俱各吃毕。黄天霸上前叩禀说：“禀大人，小人要到外边采访‘一枝桃’的形迹，特请大人示下。”忠良闻听满心欢喜，说：“壮士这一去，须要存神仔细。”黄天霸答应，告辞大人，带上盘费，暗藏飞镖甩头，还是个长随的打扮，出离公馆，任步而行。一路上留心采访，哪有踪迹？意欲问人，只都知道有个“一枝桃”，不知姓名，也是无益。走到南关城里，还热闹些。觉着口中干渴，看见路东有座茶馆，还带着卖酒。好汉走将进去，拣了个座儿坐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六一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

话说天霸正在茶馆，手擎茶杯，留神细访“一枝桃”的消息。外面来了一个人，四面探望，走到天霸跟前，不住的留神细看。

好汉心中猜疑，即便问道：“莫非认识在下么？”那人说：“爷台莫非姓黄么？”天霸说：“正是。”即便问他姓名。那人说：“这不是讲话之处，找个僻静地方说罢。”遂叫堂倌：“烫两壶酒，有现成菜蔬，拿两样儿来。”堂倌答应，登时烫两壶酒，端两样小菜。二人将酒菜吃完，天霸会了酒钱，一同出酒馆。到关乡外，有一座破古庙，叫白云庵。四顾无人，二人进去，席地而会。那人不等天霸开言，遂口称：“黄爷，今年贵庚？”天霸说：“在下虚度二十八岁了。”那人说：“好快时光，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黄爷你可别恼，我别令尊的时候，爷还不过七八岁的光景。那时候爷虽然年幼，大约也知在下的姓名。当初跟随令尊，在绿林二十多春，都是我采访盘子。论走道，胜过刘飞腿。神眼计全，绿林中无不知晓。若是有人叫我见过一面，不怕相隔多少年，永不忘失。只因令尊洗手，我也就回家了。改邪归正，稀粥淡饭，如延残喘。膝下并无儿女，不幸拙妻去年病故，我也害了一场大病，险些没有了。老来茕独，无依无



靠，各处找寻朋友，故此流落郑州。今日正是‘他乡遇故知’，不知尊驾现作何事，莫非还干旧日营生？”天霸闻听，猛然想起来说：“老兄担带着些，小弟眼拙，多有得罪。幼年常听父说过尊名，久仰久仰。”计全说：“岂敢岂敢。”天霸说：“小弟今日也归正了，跟随奉旨钦差山东放赈回来，路过此处，住在郑州驿。前日有人前来告状，是人命盗案，差小弟前来访查凶犯，不想今日遇见老兄。老兄即无依靠，不如随我去见大人，一同进京。”计全说道：“不知大人几时起身？”天霸说：“拿住贼人，就要起身。”计全说：“大人接了状子，是人命盗案，不知贼盗姓甚名谁？不是计某口出大言，南方一带，直隶全省，有名盗寇，无一不晓。”天霸说：“这贼奇怪，每逢偷盗人家财物，临行墙上画一枝桃花。原告都是告的‘一枝桃’。”计全说：“若是‘一枝桃’的底儿，愚兄尽知，连他窝巢，愚兄俱都到过。”天霸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仁兄同我面见钦差。”

不多时，二人来到公馆。天霸叫计全等候，天霸进公馆，先到上房，见施公回话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采访一枝桃，偶遇故人名叫计全，是我父在日，手下盘算的小伙计，有名盗贼。他无一不知，故小的把他带来。老爷一问便知贼人下落。”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说：“既有此人，何不教他面见本院？”无霸闻听，转身出公馆，领计全到上房，参见钦差。开霸侍立一旁。

计全跪在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计全叩见。”贤臣座上开言道：“本院接了两张状词，俱是人命盗案，告状的都是郑州人。告的是失去财物，杀死妇人，天亮看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故此事主告的，俱是‘一枝桃’。但不知这‘一枝桃’是哪人氏，怎么个形象？因此难以捕拿。”计全听罢，口尊：“大人，‘一枝桃’的姓名、窝巢、行踪、面貌，



小的很晓得。这人手段高强，难以擒拿，不在此处住。他原是河南怀庆府修武县人氏。自幼抛家失业，遍访名师，学成武艺，棍棒刀枪，样样精通，后来入伙为盗。拜师又得几宗惊人之艺，单刀一口，连珠药镖，百发百中，蹿房越脊，如走平地。现住郑州，他本姓谢，名叫谢虎。因他左耳边挨着脸有五个红点，好像一枝桃花，故此叫‘一枝桃’。是他自己卖弄本领，偷盗人家财物，临走之时，他必在墙上画一枝桃花，显他的武艺，遮掩各州官县应役人等耳目，留下这个记号。”施公说：“他在城外窝藏之处，是人家呀，是店呢？”计全说：“全不是。郑州北门外有座北极玄天庙，庙内和尚叫静会。原先也是匪类，老来洗手，作了和尚。他贪图谢虎贿赂，教他住在庙中。此庙原本是一层殿，谢虎给他新盖了两间禅房。”施公闻听点头，说：“计全，你怎么知这样详细？”计全说：“小的方才已经说过，幼年在绿林，对这伙人来往行踪，无一不知。昨夜还到玄天庙，指望借谢虎几两银子，好度日用。谁料他初一见，很像亲热，一得借银，他就沉下脸来，说的我敢怒而不敢言。欲待要走，天色已晚，只得在庙内暂住一夜。今早起来，不辞出庙，竟到南关，适遇天霸引见前来，得见大人。”

贤臣听罢，眼望天霸，说：“这件差事，大家商议，怎么个办法。必须把他擒来，方可动身。若是不完此案，如何进京？”好汉闻听说：“也没什么商议处。不必忧虑，明日小的自己把他拿来。大人请放宽心。”贤臣点头，说：“但愿你斟酌个万全之策，方好去行。既知面貌、住处，设法没个拿不住。明日要上郑州，同着小西、起凤、殿臣，你四人去。大家努力一齐动手，教他顾左不能顾右，顾首不能顾尾，设此拿法，是为上策。”天霸听见大人吩咐，不敢有违，连忙答应说：“钧谕实系高明，但老爷驾前无人保护，不如留下



关小西在公馆为妥当。不然那时有失，悔之晚矣。我只带起凤、殿臣去足矣，计全也不必去。”天霸告辞大人，说：“小的带领二人，上郑州北关。拿住‘一枝桃’，好与民结案，咱好进京见驾。”

三人竟扑关乡。走不多时，来到关乡。郭起凤说：“咱在这里寻个饭店，随使用些饭。须喝点酒，歇歇脚，养养神，打听玄天庙，然后再走不迟。”王殿臣点头。惟黄天霸恨不得一步走到玄天庙，拿住谢虎，方称本心。欲待不依从他们，俗言说一不敌众，只得随着二人寻找饭铺。往前一瞧，刚巧关乡口路东，有个饭铺，挂着蓝纸幌子，门外边设着两张条桌。三个人就坐在外边。堂倌过来，说：“客官爷，是吃饭，是吃酒？要什么菜？”郭起凤说：“先给三壶酒，一个扒羊肉，一个青豆粉，一个豆腐汤，六张清油饼。”三个人连吃带喝。正吃着饭，天霸猛然抬头，见从南来了一人：头戴着关东片毡帽，皂青绑身小袄，披着一件羔子皮袄，足登抓地虎靴，绿皮云头，相貌长的浓眉大眼，两扇薄片嘴，年纪约有四旬挂零。待走到铺前，天霸留神看见，他左边挨着耳朵有五个红点，恰似一朵桃花。好汉望着郭起凤、王殿臣使了眼色，二人会意，连忙放下筷子，就要起身追赶。天霸摆手，二人复又坐下。见这铺门口人多，也不肯明言。三人连忙吃完，叫堂倌算帐会钱，起身往北而行。出了关乡，四顾无人，天霸说：“即知他姓名住处，又见了本人，还怕跑了不成？”究竟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二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天霸追谢虎中镖

话说黄天霸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三人，在此关乡口清真素馆，吃完饭，会钱。出了关乡，约有半里之遥，见大道西边有座庙，匾上刻着“北极玄天庙”五个字，山门紧闭。细看是一层殿，还有两间禅房，是新修盖的。离了两箭远，有二、三十户人家。三人看了多时，天霸上前敲门，里面“一枝桃”心下明白，就知是饭馆前吃饭的那几个人来了。看官，“一枝桃”怎么知是天霸等呢？清真素馆与天霸打了个照面，见英雄有些眼忿，又见他望那两个使了个眼色，就参透他隐情，到庙中早就作了准备。听见敲门，他仍然外面披着大皮袄，走入大殿，叫和尚出去，把来人让进，如此这般嘱咐一番。和尚答应。

前头表过，和尚也是匪类出身。老而无能，落发出家。“一枝桃”逛到郑州，看见周荣之女，蒋旺之妻，生的美貌，他就要在附近住下，以便谋图窃玉偷香之事。见这庙离人家甚近，他与和尚商议，每天房中二吊京钱，每饭不断酒肉，教他跟着白吃白喝。和尚贪图便宜，故此受其呼唤使令。

且说静会来至山门，将门开放，见门外站着三个人，连忙问道：“三位施主找谁？”天霸说：“找姓谢的，不知在庙中没有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在，不过片时就回来。三位施主，先



讲进庙来。”天霸总是艺高胆大，并不踌躇，迈步进去。殿臣、起凤也就跟进去。见里一切作饭家伙俱全，知是厨房。天霸坐在炕上，殿起、起凤坐在床上，和尚搬了条板凳迎门而坐。和尚说：“不知三位爷哪里来的，找谢爷有什么事？”天霸说：“我们从北京来，找谢爷有件官事商议。”和尚说：“原来是为此事呦！”正说话间，忽听榻扇响，天霸等齐作准备。和尚站起来说：“谢爷来了。”说着话他就出去咧。

一人走进房中，就在板凳上坐下，眼望着天霸等开言道：“三位找姓谢的，我就姓谢。咱们素常并不认识，找我有何事？有话请讲，我还有紧事要出门呢？”天霸眼望贼人，说道：“姓谢的，原来就是尊驾！方才在北关会过尊容了。我三人这来，非为别事，只因钦差大人从此经过，有人喊冤告状，为是人命盗案，大人差派拿人。在下心想必是尊驾，故此找到庙中，少不得屈卑屈卑尊驾，跟着我们见施大人去。”天霸心中大意，觉着谢虎是必拿住咧。哪知“一枝桃”更是高傲，他没把天霸放在心上。听见天霸这派言词，反倒哈哈大笑说：“原来是有人在施公前告了状咧！为是人命盗案，也难为你们怎么想来，就想到我身上来了。真算是你们有能为！这场官司，必是打的。但只是我愿去就去，不愿去就不必去，得依着我。别说是钦差，就是皇上圣旨我也不遵！不知你三位有什么武艺，竟敢来找我。当面咱们比比试，你们若有武艺，竟把我拿的去。但只怕你们是自招其祸，特来送死。”黄天霸生来性傲，听见这些言词，哪能容他！眼望着谢虎，大喝道：“大祸临身，还敢多言！我料着你这猫贼鼠辈也不认识我。我乃飞镖黄老爷三太之后，四霸天中第一霸。黄天霸，是你黄爷名字。这二位是郭起凤、王殿臣，也是有名英雄。”谢虎闻听，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黄天霸，你不过以多为胜。若有武艺，与你谢爷单身比试，才算



你是英雄呢！”黄天霸闻听，大怒说：“二位兄长，只管袖手旁观，待小弟擒拿这厮。”说罢，甩衣拔刀直奔谢虎而来。

看官，前已表过，黄天霸性情高傲，见谢虎口出大言，心头火起，便道字号，说是黄三太的儿子。谢虎闻听，心中暗道，常听我师李红旗说，他会使用头一子，飞镖三只，单刀一口，是传家绝技。怎么他又跟着钦差奉命拿我，是谁使的捻子呢？必是计全。因我不周济他，他泄了我的底咧！又见黄天霸甩衣拔刀，他早已准备。他甩了大衣裳先蹿出院，说：“黄天霸，来来来，我倒要领教领你的武艺！”说着，从肋下取出刀来，恶狠狠站在院中，说：“敢上前来比试比试，真算你是好汉。”黄天霸闻听，一个蹿步蹿在院内。二人交手，刀对刀，刃对刃，斗够多时，不分上下。郭起凤眼望王殿臣，低言说：“看他二人，正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。”王殿臣说：“天霸刀法门路精通，谢虎刀法也是不弱，不知谁胜谁败。”郭起凤说：“天霸虽不至于大败，约也不能取胜，不如咱们拔刀相助。”王殿臣点头。立刻二人手擎铁尺蹿将上去，大叫：“贼人不遵王法，我等奉钦差之命特来拿你。还不快快服绑！”说罢，抡开铁尺就打。谢虎用刀架住。天霸也用刀劈来。谢虎眼快，也用刀架住，又虚砍一刀，闪在一旁，说：“你们人多，庙内狭窄，不能动手。来来来，咱们到庙外再赌输赢。”一转身，直扑庙外而来。浑身攒了攒劲，只听嗖的一声蹿在墙头。又一煞身，跳在墙外。天霸一见，说：“这才算得是个飞贼呢。”随后也蹿在墙头，看见谢虎跳在尘埃，天霸也跳在墙外。“一枝桃”见天霸跳在庙外，郭起凤、王殿臣开了山门，一齐也赶将出来。四人又合在一处，赌斗多时。

“一枝桃”心中暗道，他是黄三太的儿子，飞镖必是精纯。我谢虎虽不怕，但只是一件，俗语说的好“先下手为



强，后下手遭殃”，又道“打人先下手”，我何不照着俗语而行，先给他个连珠镖吃吃，叫他知道我谢某的厉害。贼人谢虎，居心要使镖打英雄，就不肯恋战。二目留神，用力磕开三人兵器，纵身跳出圈外，往正东就跑，说：“谢太爷杀不过你们三人，我定要走咧！”说着，扬长而去。

黄天霸拿贼心急，恨不得立刻擒住谢虎，解到公馆，在施公面前报功，随后紧紧的相跟。谢虎是要败中取胜，见天霸赶来，回手一镖，照着天霸面门打来。天霸见谢虎一扭膀，一只飞镖直冲面门，一歪脑袋躲过，飞镖落地。谢虎又一倒手，二只镖又照英雄前心打来。天霸又一闪身，刚躲过第二只飞镖；第三只镖又照着左腿打来，躲闪不及，只听哧的一声，穿皮刺骨，痛不可忍。英雄止步，不往前赶。郭起凤、王殿臣一见天霸追赶贼人，他二人随后也赶来。见黄天霸腿中毒镖，心下着急，连忙赶到跟前，说：“贤弟怎么样了？”好汉见郭起凤、王殿臣一问，羞得满面通红，用手拔出镖来，扔在地下，只说：“气杀我也！”不知天霸镖伤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三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朱李投郑城望友

话说郭起凤、王殿臣二人，见黄天霸镖伤，药性行开，疼痛难忍，心中难以为情。又听天霸说：“不回公馆咧！”不由心中更觉着忙。郭起凤说：“贤弟，你把心放宽些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误中一镖，何必如此？你不回去，我二人怎好见大人回话？”王殿臣又说：“贤弟，你别想不开。依我拙见，咱三人暂回公馆，即请医家调治好镖伤，拿住谢虎，完结民案，保护钦差回京，你的功名有分。岂可因一朝小忿，耽误终身大事？”说罢，天霸点头。二人即伸手搀扶着天霸，相辅而行。黄天霸终有愧色，觉着半世英名，一旦丧尽，一路上还是长吁短叹，惟有低头而已。

走不多时，来到郑州驿，进了公馆，先到上房去见施公。施公正与关小西谈拿“一枝桃”之事，猛听帘栊响动，抬头观看，但见黄天霸一瘸一拐的，郭起凤、王殿臣二人搀扶着他走进来，不由大惊，连忙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壮士，怎么样子？快对本院诉来。”王殿臣不等天霸开言，连忙上前，单腿一跪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容小的细禀。”即将往事，如此如彼的话，述了一遍。贤臣听见王殿臣的言词，忙上前亲看镖伤，见围着伤眼，有茶碗大一块漆黑。贤臣说：“不好，这毒气不小，快些把他搀进厢房歇息将养，速速延请名医调



治。”天霸说：“小的无能，不曾拿住‘一枝桃’，反倒重伤，又劳大人挂念，殊觉抱惭。”贤臣说：“壮士你说哪里话来？误中毒镖，非尔无能，皆因轻敌之故，这又何妨？只管放心，将养镖伤，擒拿谢虎，与民结案，再为报仇可也。”说罢，令王、郭二人把好汉搀进厢房，安置在炕将养，不表。

施公即飭令任丘县衙役，立刻寻医调治。衙役不敢违误，即刻外边，找到了个姓李的医生，号外李高手。领他到厢房，他看见黄天霸伤痕甚重，不易调治。我是专理内科，只可开方吃药，保着毒气不至攻心。要是疗理外科伤痕，非鄙人所长，大人还得别请高明。大料着这样人此处还是稀少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既是如此，快些开方。”医生连忙把方开完。施公给了医生银钱，一面派人去取药；取了药来，把药煎好，放在茶碗，顿了个不凉不热，教天霸吃下去，躺在炕上将养，不提。

且说施公，独在上房闷坐。忽看值日的青衣跪倒，说：“回大人，公馆外来了两个人，在门口下了马，口称要给大人请安，还要寻黄爷。”贤臣闻听一摆手，衙役退下，转身出去。施公心下暗想，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回头，说：“施安，你去把关太叫来。”施安答应，转身出去。不多时把关小西叫到上房。贤臣说：“关太，你去看看是谁来找黄天霸？问明来历，领来见我。”

小西答应出去，到公馆门口，抬头观看。但见有两个人，拉着两匹马，马上搭着行囊包裹，立于门外。仔细观瞧，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，另一个不认识。关小西看罢，向前紧走了几步。朱光祖见是关小西出来，满心欢喜，说：“贤弟，你一向可好否？”关小西说：“多承挂念，仁兄好否？”二人拉手，亲近了一会。朱光祖说：“这位是姓李，名昆，字公然，外处人称神弹子李五。怎么你二位不认识么？”



我给你们哥儿两个引见。李五爷你来，这是关贤弟，名太，字小西。”李公然说：“多牵连些。”关小西说：“彼此一样。”二人拉手儿叙了些交情客套。关小西望着伺候公馆的说：“你们把马上行李解下来，放在厢房里面，把马遛遛喂好。”下役答应，上前解下行李，搬入厢房，然后把马遛了遛，喂料。不表。

且说朱光祖，没看见黄天霸出来，心中纳闷，开言问道：“黄兄弟听见我们来了，怎么他不出来呢？”关小西说：“提起黄天霸的话嘛，等着咱们见过大人，自然就知道咧！”说罢，三人一同进了公馆。齐至书房门口，小西掀帘进去将话回明。大人听说满心欢喜，暗说“一枝桃”合该拿住，遂开言道：“请他们进来。”关小西答应，去到公馆门口，霎时将朱光祖、李公然带到上房。见了钦差，二人将单腿一跪，说：“小的叩见大人。”贤臣欠身，将二人亲手搀起，说道：“二位壮士请起。这位姓朱的，本院见过。那一位不知贵姓高名？”李公然见问，连忙答道：“小人姓李，名叫李昆。久知大人居官清正，待人恩惠。昨日路途上遇见朱光祖，提起黄天霸来。我与天霸自黄河套相别，未曾见面。他说黄天霸现今又跟着大人呢，小人因此同来请安，顺便看望黄天霸诸位朋友。”施公闻听问起黄天霸来，不觉长叹了一声，说：“二位壮士，若问黄天霸，现在厢房将养镖伤。”朱光祖闻听大人之言，惊讶不已，连忙口尊：“大人，黄天霸会使飞镖，又被谁打伤？教人不解其意。”施公说：“壮士不信，关太领你们到厢房去探望，便知端的。”即叫关太：“你去带领二位，到厢房看看天霸去。”关小西答应，带领二位出上房。

三人至厢房门口，小西打帘子说：“二位请进。”又叫：“黄老兄，有人来看你了。”天霸吃了药，在炕上靠着铺盖，正与计全闲谈拿谢虎之事。忽听有人叫他，抬头观看，但看



关小西同两个人来了：一个是赛时迁朱光祖，一个是神弹子李五。好汉看罢，满心欢喜，连忙站起身来，口尊：“二位长兄，恕小弟失迎之罪。”朱光祖、李公然二人上前，把黄天霸扶住，连说：“不敢。”计全在旁，站起身来，也与朱光祖、李公然拉手儿，叙了寒温，然后大家一齐坐下。天霸说：“许久未见，不知二位兄长今日作何营生，因何会在一处？”朱光祖说：“自拿庄头黄隆基分手后，愚兄还是东奔西走。昨日路上遇见公然。李兄提起旧日交情来咧，一心要看望贤弟，故同他一路而来。但不知贤弟与何人打仗，被暗器打伤？”

黄天霸见朱光祖问这伤痕，未曾启齿，面红过耳，口尊：“二位兄长要提此事，真要羞杀小弟！”就将钦差山东放赈回来，过此有人告状。奉差拿贼，寻访到郑州，适巧遇计全，得了贼人消息，后来怎么与他交手中镖，述说了一遍。朱光祖说：“此处没有说这么大案的人，拿的这个人到底是谁？”计全在一旁接言说：“朱爷，你不知道这人么？他是红旗手李爷的徒弟，名叫谢虎，外号叫一枝桃。”朱光祖说话：“怎么是他么？厉害难惹，又狠又毒。”计全说：“如何？我没有把话说在后头。黄爷再也不信，听听是真是假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必是老弟轻敌太甚，才中毒镖。”计全说：“正是如此，那时要听我的话，不至误中毒镖，到此悔不及矣。他的意毒心狠，朱爷你是知道的。就是镖打黄爷，再也不肯远离此处。二、三日内，必定暗来行刺。须得留神提防，这是要紧的事。黄爷这个镖伤，也得要紧调治才好呢！”

不表他们叙谈。且说贤臣在房闷想，不知天霸伤痕何日痊愈？忽然长叹，吩咐施安说：“你将朱光祖、李公然同着计全，请到上房，大家商议。”不知如何商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四回 贤臣任丘县调兵 朱计李家务求救

话说施公登时将朱光祖等三人，请到上房。贤臣说：“黄天霸现在被谢虎镖打重伤。幸喜二位来到，帮助帮助本院才好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要提谢虎，狠毒无比，虽是镖打天霸，心还不死，恐其乘虚而入，夤夜潜来行刺。大人需要提防着些。”贤臣闻听点头，说：“壮士言之有理。施安，你快些伺候文房四宝。”施安答应，研了浓墨，将纸铺好。贤臣提笔，上写：

太子少保仓厂督堂部院，奉旨钦差世袭镇海侯施，为晓谕事：照得本院居住郑城驿馆，与敌为仇，有虞无备，疏于防守，恐生不测，仰任丘县知县，即调本城营弁，前来公馆护卫，俾作干城之备。谨遵此帖，速速毋违。特谕。

康熙某年某月某日。

施公将谕帖写完，令施安叫进青衣，吩咐：“把此帖拿进城去，交给任丘县知县，不可迟延。”青衣答应，接谕帖前往任丘县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望着朱光祖，说：“本院已发谕帖调兵去了，



料公馆可保无虞。天霸镖伤，须得早些调治才好。奈此处没人会治镖伤，如何是好？”朱光祖说：“会治镖伤的，小的倒还认得这个人。”施公闻听朱光祖认得会治镖伤的人，不由满心欢喜，连忙追问说：“壮士，这个人倒是姓甚名谁？住在何处？快对本院说来，好派人去请他前来医治镖伤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要把他请来，不但好医黄天霸镖伤，要拿谢虎也易如反掌。这人倒不是外人，乃天霸他父一师之徒，姓李，名煜，江湖上号称红旗，洗手有二三十年咧。现今年纪七旬开外，在家安居享福，教子务农。距此有百里之遥，属河间府管，地名叫作李家务。还是小人的长辈咧。小人不忘旧交，时常望看他去。每逢见面时，他就劝小人激流勇退，休作这样买卖。这个‘一枝桃’就是他的徒弟，亲手传艺的。李红旗若肯治镖伤，拿谢虎如探囊取物一般。”施公闻听，说：“很好。”计全一旁开言说：“请红旗李爷要紧，保定公馆也要紧。依我的主意，不用李五爷去请红旗李爷，我同朱爷去。留李爷在厢房内，保守天霸。教关、郭、王三位在上房，保护钦差，提防‘一枝桃’。这是万全之策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就依你这主意罢。”不表。

且说施公，打发计全、朱光祖二人去后，又差人催传谕帖的那个人。不多时，任丘知县沈存义，城守营的千总王标，带兵丁衙役六七十人，遵钦差的示谕，来到公馆。投递手本，进上房参见大人。施公赐坐待茶，言讲“一枝桃”之事。沈存义、王标，连忙把带来的衙役兵丁排开，俱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到晚灯笼照如白昼。厢房中，是神弹子李五陪着黄天霸闲谈，应用之物，放在身旁。上房关小西、郭起凤、王殿臣、千总王标紧随大人左右，防守的铁桶相似。这些话俱各不表。

且说一枝桃谢虎，自从镖打黄天霸，见有两个人保护，



料着不能成功，往正东竟奔任丘郑州驿而来。二更时候，赶到驿馆，闪目观瞧。但见大门并未关着，门口板凳上坐着两溜人。往前走了走，站在墙阴之下，看够多时。顺着墙根，返身往里面走，不过半箭之遥，才见有人。谢虎施展飞檐走壁之能，上房趴在瓦垄之上，欲往公馆那边。用眼一看，只见院内灯光照如白昼，许多人俱是手擎弓箭，腰悬刀剑，站在上房门口。谢虎看罢，心中暗想说，赃官防的严紧！那个意思有点下不去，觉着难以行刺。欲待动手，恐怕不能成功。欲待回去，胸中恨气不平。谢虎想罢，站起来，下房脚踏实地，仍回玄天庙。走到庙前，见山门锁已揷开，就知和尚已回来了。进庙看了看，南屋点着灯。谢虎走进屋内，望着和尚开言说：“怎么你走了？”和尚说：“我的爷，那是玩儿的么？我躲还不躲开！你别弄我一场挂误官司。”谢虎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在这郑州，可有两个人命案。”说罢，按住不提。

且说计全、朱光祖往李家务去，走到三更时分才到。来至门首，下了马，用手敲门。叫了多时，里面才有人答应，将门开放。一人手提灯，抬头认得是计全、朱光祖。长工说：“二位半夜到此，有甚么事？”朱光祖说：“烦你进去告诉一声，说我二人要见老当家的，有要紧的事面见。”长工闻听，连忙转身进去，来到上房，在窗外说：“老当家的，今有常来的那位朱爷，还有来过求您老人家周济的那位姓计的。他们两个人在门外，说有要紧事件，来见你老人家面讲。”李红旗的老伴不在了，儿子、媳妇俱在后边居住，他在这前边独自居住。这天虽有三更，老英雄尚未就枕睡觉，正在铺盖上坐着打盹呢，眼望着长工开言说：“请他二位进来。”长工答应，出屋到别房，先把安童叫了起来。然后这才出去，走到门前说：“二位，我们当家的有请。”两个人将



马匹交与安童，长工提灯引路，计、朱二人随后进来。到前屋门口，长工先让计、朱二人进去，然后自己才进去，将灯放在桌上，自己与安童一旁侍立。

李红旗与朱光祖、计全见礼毕，这才坐下。李红旗带笑开言，说：“二位半夜到此，有什么事？”朱光祖说：“老叔在上，容侄细禀：当初老叔一师之徒飞镖黄三太，他的儿子名叫天霸，现今跟随钦差大人。回京路过郑州，接了状词，是两宗人命盗案，告的是‘一枝桃’。大人差派黄天霸在郑州采访，遇见计全泄机，才知是你令徒谢虎。天霸玄天庙擒拿于他……”才说到这句，长工烹了茶来，递与每人一盏。红旗李煜让茶，手内端了茶杯，说：“贤侄，怎么黄天霸要擒拿于他？只怕黄天霸不是他的对手罢！”朱光祖说：“与他交手，并无输赢。谢虎佯败，天霸追赶，左腿中了他一只毒镖，无人会治。我们二人奉了施公之命，前来请你老人家前去医镖伤，擒拿谢虎。老叔念昔日交情，少不得前去医治天霸，擒拿谢虎。”

红旗李煜听罢朱光祖之言，沉吟多会，才开言说道：“贤侄，你是知道的，因为他轻友重色，俺师徒两个，可是不对。任凭怎么不和，总是师徒之情，我怎好前去？这事你等商量个万全之策才好。谢虎素常要是听我的话，所行的正道，我岂肯告诉于你？也该天霸有救：一则他父合我是一师之徒；二来谢虎没良心，至今不上门；第三件贤侄待我不错，时常来看我。我若执一不应，贤侄怎么出门？要擒谢虎，必须把他的毒镖诳到手中，再拿他可就容易了。只可告诉你们怎么拿，我可不能身临其地。天霸这镖伤，给你一包子药拿去，再给你一张膏药。你回到公馆，将药撒在天霸镖伤之处，将膏药贴上，不过数日之内，就复旧如初。二位贤侄，休怪直言。你们俩去罢，休得迟误。见了天霸，替我问



好，就说我恨恼他，怎么三哥死了，也不送信给我？他算眼空瞧不着我。”说着话，就站起身来，走到立柜跟前，伸手将柜门开启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楠木匣。将盖揭开，拿了一个膏药，有一小包现成的药面子，开言道：“朱贤侄，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”赛时迁连忙站起。李红旗说：“贤侄，这药面子，叫做五花退毒散，膏药叫作八宝退毒膏。你把这两宗拿回公馆去罢。”朱光祖答应，用手将药接过，放在怀内，说道：“多谢叔父费心，你老人家等诸事已毕，教天霸登门叩谢。”李红旗连忙摆手，说：“贤侄好说，不用争出这个礼。我只要我自己尽友情，于心无愧，这就完了。”朱光祖与计全连忙退身往外。

二人一路言谈，走不多时，已到公馆门外。朱光祖、计全直到上房，掀帘走进房内。施公与众人，正讲计全、朱光祖取药之事，忽听帘响，抬头观看，见是他两个回来，惊喜不已。连忙开言说：“二位回来了，多辛苦！不知李红旗来与不来，快些讲来。”朱光祖就将就里情由，细说了一遍。贤臣点头说：“先治天霸伤痕要紧，本院也同你们到厢房看看怎样。”说罢，站起身来往外走，众人后边跟随。长随施安，跑到厢房门口，打着帘子。施公率领众位走进厢房。天霸一见，连忙站起身来。贤臣摆手，说：“壮士别动，只管休养身体。”贤臣挨着天霸炕沿坐下，众人挨次而坐，天霸仍旧坐在炕内边。贤臣望着朱光祖伸手在怀内掏出药来，站起身来，走到天霸跟前，将膏药贴在上面。登时间见镖伤的周围，热气腾腾，流出脓血，腥臭难闻，顺着腿往下直流。小西用手巾替他揩擦。贤臣说：“此药果然神效！天霸合该五行有救，不过数日就好。”天霸说：“小人死不足惜，何用老爷这样挂心。但只恨不能拿住谢虎，与民结案，恩官才好进京见驾。”朱光祖说：“要听李红旗之言，谢虎实系狠毒。



虽是镖打天霸，料他不肯歇心，公馆虽防守的严紧，犹恐在路途住宿之处，得空行刺，务得防备。大家商议，见了谢虎，将镖诳到手中，才好拿呢！”不知如何诳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五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归德驿谢虎被擒

话说朱光祖说：“谢虎意狠心毒，虽说镖打黄天霸，还不肯远离此地，得空儿必将来驿馆行刺，日夜须要防备。大家商议，见了谢虎，怎么把镖诳在手内，才好拿呢！”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等一听诳镖之言，俱都无计。

且说谢虎，回庙与和尚说破有人命几案，给和尚几两银子，自己也就打点预备。心内说：“我如今不如先到雄县那里，等候赃官住宿之时，再去暗地行刺。”“一枝桃”想了会子，主意已定，单等明日往雄县去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在公馆中，到了晚间，内外灯笼火把，防守得风雨不透。计全说：“回老爷，昨夜一枝桃必来咧，看见防守的紧严，因此不敢显形。这个贼要听见今日下谕帖，他一定不来了，必是先往雄县归德驿等候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咱们也不可大意，须要着意留神，才是正理。”李公然、朱光祖、关小西，来到施公面前告辞，说：“我等回大人一声，我们要上雄县归德驿。”贤臣嘱咐说：“你三个须要仔细留神。”三人答应，检点各人随身物件：李公然收拾弹弓弹子，朱光祖掖斧带镖，关小西隐藏折铁钢锋。打点已毕，告辞天霸，出公馆直奔雄县归德驿。关小西、朱光祖在前，神弹子李五在后。



但说朱光祖、关小西，二人不觉已到归德驿。刚然进村，猛听有人招呼说：“朱大哥么？许久不见。”朱光祖闻听，抬头观看，但见路旁店门口站着一人，正是一枝桃谢虎。此时李五已来到跟前。赛时迁心中暗喜，高声说：“谢贤弟么？一别就是几年的光景了。”朱光祖说与李五听见。说着话，二人拉手儿。“一枝桃”道：“小弟昨晚就在此处，仁兄来到算是客，请到里面坐，有话好讲。”朱光祖说：“我还有朋友等着，到里面再给你们哥儿俩见。”说着三人一齐进店。谢虎说：“小弟就在这间屋里住。”说着，伸手掀帘，让二人进去，他随后进到屋内。朱光祖说：“谢贤弟，我这朋友姓秦，就是新上跳板儿的秦兄弟，和你哥儿俩见见。”小西闻听，忙伸手与“一枝桃”拉手儿，然后分宾主一齐坐下。谢虎招呼店小二，倒了一吊子茶来，拿了三茶碗，放在桌上。“一枝桃”说：“伙计给烫上。都是一家人了，不知贵庚多大？”朱光祖说：“贤弟，你别客套，面上还瞧不出来？他比你小，本家是山西人。你两个同名不同姓，以后不用外道，就是亲兄弟一般。”谢虎说：“如此，我讨大了，再敬贤弟一盅。”小西说：“谨领。”

朱光祖说：“弟台，你不是外人，实不瞒你说，劣兄这几年没得意的事。今年又搭上秦兄弟，从没做过一件好买卖。我们俩今日到此，打听着钦差奉旨山东放粮回来，一路上州城府县，谁不馈送他礼物，料想金银不少。听见说今日在此住宿，故同秦贤弟前来，要望他借些盘费。不知贤弟你现居何处，在这里有什么公干，买卖可好？”“一枝桃”见问，说：“朱大哥，你我非比别人，我学武艺的时候，在家咱们可就相好。难道小弟贱性大哥不知道么？我是懒意搭伴，今冬单身逛到郑州镇，就流落住了。”朱光祖说：“到此有什么公干？”“一枝桃”就将截杀施不全、黄天霸，以往从



前的事告诉了一遍。朱光祖说：“他自从在扬州投顺施不全，害了天雕、天虬两个好汉，硬将盟嫂逼死。如此毒心，叫做小罗成。愚兄听见这信，把他恨入骨髓。那日我要行刺杀施不全，黑夜之间，到了顺天府。可巧施不全夜审官司，愚兄心中暗喜，等他完事退堂，就要刺杀赃官。哪知黄天霸这个短命死鬼，伏在暗处，一镖，把我左手击中。他还道名道姓，自夸其能。愚兄忍疼越墙而过，得便逃脱。今日遇见贤弟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合该成功。”

谢虎闻听朱光祖之言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兄长之言，可是真么？既有镖，借与小弟一观。”光祖说：“贤弟要看，休得见笑。”说着伸手掏将出来递与贼人。谢虎接来一看，掂了一掂，约有六两重，长不过六七寸有零。看罢，连连喝了几声彩，随说：“好东西，比我的毒镖分量不轻。”随手又递镖过去。朱光祖接过来，又收入囊内，说：“贤弟把毒镖拿出来，愚兄也要赏识赏识。”贼人谢虎把镖取出，递与光祖。光祖接在手内，看了看，九只原是一样，眼望谢虎说话道：“请问毒镖药在何处？告诉愚兄听听。”谢虎用手一指说：“毒气全在此眼中。”光祖留神一看，口中不住夸好，往怀中一揣，眼望小西使了个眼色。

关太心已听白，隔着桌子伸手来抓谢虎。“一枝桃”见朱光祖把他的毒镖揣在怀内，心中不悦。才待要问，见小西伸手来抓，就知中计咧，说“不好”，将身一纵，跳下炕来。掀帘跳在院内，从肋下伸手将刀拔出。随后，关小西腰间取刀，也就赶将出来。朱光祖见他二人出屋，他也蹿在院内，不管他们二人谁胜谁败，就势蹿在对面房上，镇吓贼人谢虎。谢虎开口骂道：“光祖小辈，人面兽心，使计诳镖，忘却他年朋友之情了。”

且说朱光祖与“一枝桃”在店门口高声说话，李公然俱



已听见。见他三人进店去，神弹子李五，也就走进店内，到柜房将包袱放下，口说：“哪一位是掌柜的？”店东闻听，连忙站起，口说：“不敢，在下就是。尊驾有什么事情？”李五说：“头里进去那三个人，店东不认识么？”掌柜的说：“那一位是昨晚晌住下的，那二位是新让进来的，三人在屋内吃酒呢！”李五说：“我先告诉你，先住下的那一个是大案贼。那两个新来的，与我都是奉钦差大人命令前来拿他。可告诉你，暗暗的将店门关上，若要走漏风声，贼人走脱，我们就拿你去见大人。”店主闻听，心下着忙，出屋暗暗的知会伙计们，将店门关上，神弹子李五，将弹子弓拿出来，听那房中动静。听了会子，听见房中有人对骂，有刀声响，就知道动了手。他连忙拿弓弹走出院外，抬头观看。但见关小西与贼人谢虎交手，他就堵住门口。

小西抬头，看见神弹子站在门口，店门紧紧关闭。他仗手中折铁倭刀，明知谢虎不是对手，把刀照着“一枝桃”的脑袋砍来。谢虎一见，说“不好”，手内的刀难以招架，忙将脑袋一闪，只听哧的一声，将左边耳朵削下，顺着脖子往下流血，疼的难受。“哎哟”一声，左手拿刀，右手握着耳朵，一溜歪斜，就是几步。神弹子一见，将右手弹子纫在扣内，两旁骨子一收，将弓拉满，对准贼人面门打去。只听吧一声，打在他左眼之上。谢虎“哎哟”一声，咕咚倒在尘埃。当啷一声，钢刀坠地。小西连忙上前按住。朱光祖也就跳下房来，向店东家要了两根绳子，把贼人绑了个四马攒蹄，抬进屋中，放在地下。

霎时天色已晚。光祖叫小二快点灯笼。三人饮酒叙话，看守贼人。到了第二天早起，店东叫人把车赶来，搭贼上车出店。小西给了店东二两银，三人一齐跳上车去，加鞭紧走。到正午，来到公馆，把贼搭下。三人进内，回禀按院。



施公立刻传衙役升堂。当即施公升座，带谢虎上堂，跪在地下。蒋旺、周荣也来赶案。忠良吩咐松了绑，用夹棍加上，好问口供。衙役遵命，下了绑。“一枝桃”料难推托，前后所为，尽情招认。施公一面具奏圣上，一面把谢虎枭首示众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六回 旅馆婆替夫告状 蓝田玉提审出监

话说施公在任丘县拿了“一枝桃”，奏明圣上，把“一枝桃”开刀正法，与民报仇雪恨。此案完结进京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三声炮响，按院起身。任丘县知县、城守营千总，俱在门外跪送。忠良在轿内吩咐：“你等俱各回去办理自己应行之事，俱要小心。”贤臣在途中晓行夜宿，这日到涿州地面，见有个妇人大声喊叫：“冤枉！求青天大老爷救命。”众吏役伺候人等才要拦挡，忽听大人在轿内吩咐：“你等把喊冤告状人带起来，等本院入公馆时再问。”跟大人的人答应，高声说道：“大人吩咐，把喊冤的人带起来，少时到公馆审问。”衙役答应，把那妇人即带起来。

贤臣到了公馆，下轿归座，众文武进衙，参见已毕。又见那妇人跪在下面。忠良坐上留神观看，打量那个喊冤的妇人：年纪约有三旬开外，面带愁容，头上罩着乌绫首帕，身穿蓝色布褂，细看却是良家妇女。贤臣看罢，往下问道：“那个妇人，有什么冤枉，为何拦路告状？”妇人闻听，跪爬半步，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提起我这冤枉事来，古怪蹊跷。小妇人家住涿州北关外，丈夫姓蓝名田玉，今年五十二岁。小妇人冯氏，今年三十六岁。膝下一子，才交五岁。



有几间闲房，开设客店，只因前者月内初三日，天色傍晚，住下了两三辆布车客人。后又来了一男一女：男子三十上下，妇女约有二十开外，口称夫妻，因为天晚投宿，奴丈夫就把他们让进店中，让他们明早赶路，妇女说：‘给我们两壶酒，赶赶寒气，解解困乏。有现成的酒菜，拿几样儿来。’问他们是打哪里来的？他说是投亲不遇，回转京都。小妇人的丈夫，到了前边，先冲了一壶茶，拿了两个茶碗，送到那边去，又张罗别的客人。不多时，就是定更的时候，前边关了店门。等着众客人安歇，到后边瞧了瞧，那屋内已经闭门，睡着了咧！丈夫回到后边自己房中，告诉小妇人说：‘方才前边住下了两个客，是一男一女，虽口称是夫妻，并无行李物件，只有一个小小被套。一个要茶，一个要酒，看意思两个不对。眼见妇人穿戴打扮很俊俏，倒像涿州本地人氏。那男子却像是个京油子，眉目之间，瞧着不老成。我瞧着八成是拐带。’小妇人闻听这话，即便开言：‘不过住一夜，明早就走。俗言说得好，‘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。’我夫妻说着话也就睡咧。那天不过五鼓时候，布客起早要走，把丈夫喊将起来开了店门。客人车辆出店，奴的夫又把店门关上。听了听晨钟未发，天还尚早，丈夫又打了个盹。天到大亮，丈夫起来，又把店门开开，才想起住的那一男一女来咧。到后边去看，但见双门倒扣，只打量他俩随着众客出店。丈夫上前开门，他推门进去，吓了一跳！”施公说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冯氏说：“丈夫到屋内一看，被窝褥满炕鲜血淋漓，腥气不可闻，死尸直挺挺的躺在炕上。细看是一男子，双眼剜去，尖刀剜出心来，凶器在地。那个女子不见踪影，不知躲在何处？”

冯氏说到此，施公大惊，不由站将起来，说：“冯氏不可慌忙，对本院细细禀来。”冯氏闻听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青



天，奴的丈夫不敢隐瞒，忙把地方找来，一同到店看了看，从头至尾告诉他一番。地方闻听，领引进城报官。州尊立刻升堂。奴的丈夫据实直言回了一遍。州尊出城，亲身勘验，又把丈夫细审一番，丈夫口供还是照先前回了一遍。州尊此时面带怒色，说道：“蓝田玉，你满嘴胡言，其中必有缘故。要不动刑你也不肯实招！”州尊大老爷将丈夫蓝田玉打了三十大板，命他实招，只说另有别故。丈夫不招，带进城去。这些日子，并无信息。昨日听见有人言讲，说蓝田玉定了抵偿之罪。小妇人听见这一个信儿，把真魂吓冒，心中害怕。几番要进衙门鸣冤，本州大老爷不容。今日幸蒙钦差大人至此，小妇人舍命救夫，特来告状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

施公听罢冯氏一番话，沉吟半晌道：“冯氏，你暂且回家，等本院与你办清此案。”冯氏闻听，连忙叩头谢恩，站起身来，出离公馆，回家，不表。

施公扭项，眼望知州，说道：“贵州，你且回衙办事，把衙役留在公馆听用。明日本官要到贵衙。”知州王世昌，辞钦差出离公馆回衙。

到第二日，忠良乘上轿，未出公馆，先放了三声炮。好汉天霸打着顶马，还有关小西等，前护后拥，出离公馆，竟奔州官衙门而来。州官的执事，前头引路，霎时进城。许多军民来瞧钦差，你言我语，齐说：“这位大人，性情忠烈，到处除暴安民，爱民如子。”内中有土棍子无二鬼，见了噗哧笑咧，说：“你们瞧罢，我领教过咧！打八下里瞧，总不够本儿。要戴上长帽子，活像打虎的哥哥武大郎似的。你们闪闪路，让我出去。”贤臣在轿里听的真切，心中大怒，吩咐“人来”，公差答应，连忙跪在地下。忠良带怒说：“起来，快把方才多嘴的人锁起来！”公差答应，回身让过大轿去，对众人开言道：“方才背后，谁说我们大人来？要是好



汉，跟我去见钦差大人。”公差这里正嚷呢，那边应说：“敢作敢当，才是好汉呢！王头儿，刚才是我说的。”公差回头一看是熟人，连忙说：“张爷，暂且屈卑屈卑。”那人说：“王头儿，你真正瞧不起人，光棍的脖子是拴马桩。”公差掏出锁来，往脖上一套，拉着奔州衙门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方到衙内下轿，走上大堂，升了公座。天霸等两旁侍立。涿州的衙役喊堂。忠良座上开言道：“快把背后妄言之人带上来问话。”衙役答应，拉着那人，当堂开锁下跪。衙役闪在一旁。贤臣望着堂下，打量那人年纪约有三旬，面貌淡黄白净，身躯不矮，上下停匀，眼大眉粗，准头发暗，浑身上下光棍样式，穿着时新的一色青衣。跪在堂上，不是惊怕情形，摇头晃脑，立目拧眉。贤臣看罢大怒，叫道：“胆大刁民！快报名姓，住在何处，作何生理？”那人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是本州人氏，木匠生理，姓张，名思愚。”忠良闻听，微微冷笑，说道：“你们瞧他这样打扮，那像木匠？罢了，就打他一个醉后无知，枷号一个月，枷满释放他。”不多时，打的木匠两腿鲜血淋漓。打完钉上枷，赶出衙去，不表。

贤臣座上开言道：“快带蓝田玉来听审。”衙役答应，不多时，把店家蓝田玉带来，跪在堂下。贤臣坐下，留神细看。见他年有五旬，眉目慈善，面带愁容。忠良看罢，问道：“蓝田玉，为什么把人害死？”店家闻听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容小人细禀。”就怎么开店，怎么住下一男一女，如此这般细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店家之言，与冯氏回的言词，一字不错。忠良点头，往下叫道：“蓝田玉，本院问你，你这么一座大店，难道没有伙计么？”蓝田玉说：“有个伙计，五六天头里回家去了。”老爷说：“你这个伙计，有多大年纪，是哪里人氏？”蓝田玉说：“小人的伙计，是山西人，姓林，名叫



茂春，年四十二岁。”忠良点头，沉吟一回，扭头眼望涿州知州说：“贵州，前者你到底怎么问的？”知州道：“回大人，前者，卑职到店家验看尸首，问的口供与今日一样。只因事有可疑，卑职才打他三十大板，带到衙门收监。有个衙役叫胡成，认得死尸，姓佟，行六，名叫德有，是本州人氏。自幼上京，跟着舅舅度日，日久年深。此处别无亲眷，只有他一个姨娘，又离得甚远。他还有点地儿，可也不多，也不知他在何处住。那妇人随他下店，口称夫妻，一定不假。若有差错，妇女焉肯这样称呼？所以此妇，必是在亲戚家娶的，带着上京，住在此店。店家生心，安下歹意。若论此人，年老不敢。想是他那个伙计，又是山西人，又在强壮之年，见了人家褥套，只说内有银两不少，又有美貌佳人，贪财爱色，与店主害了佟六，把褥套给了蓝田玉；趁早五鼓，把妇人带回家去了，也是有的。卑职学疏才浅，无非是粗料到此，是与不是，望大人高明细究。卑职已差胡成，传他亲戚到案，查问地方去了。少时回来，大人一见便知分晓。”

忠良点头，才要问话，只见外面进来一个人，上大堂双膝跪倒，口中说：“小的胡成，奉命去把佟德有的姨夫传到，地方郭大朋也到。”忠良闻听心中大悦，吩咐：“快把二人带上堂来，本院问话。”公差答应，站起来，退步回身，往下紧走。不多时，带上二人，跪在堂上。施公往下观看，一个年有六旬，一个四十开外，面貌也不怎么凶恶。忠良看罢，开言道：“哪个是佟六的姨夫。”年老的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姓冯，名叫冯浩。家住城南李家营，今年六十二岁，务农为业。佟德有是小人两姨外甥，他在京跟着他舅舅太监路坦平度日，数年不上门来。再者，他素日行为不正，结交狐群狗党，倚仗他的娘舅，赫赫有名。那年下来，住在我家，要娶媳妇。小的烦媒给他定下亲事，是西村的女儿，名叫春



红。放下定礼三日，畜生任意胡行，先奸后娶。要想走动西村，亲家不容。后来闹的不成样式，勾引匪类，时常混闹，要把女子带进京去。逼的姑娘无奈，悬梁自尽。亲家不依，要去告状。佟六偷跑，小的托亲赖友，息了此事。佟六自从那日逃走，至今五载有零，不曾见面，州尊大老爷差人把小的传来，说佟六被人杀死，小的实不知情。这是以往实话，并无半句虚言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

忠良闻听冯浩之言，才知佟六是个匪类。他座上点头，眼望州官开言说：“贵州，你可听见了。内中有这些情节，你就按着他家以图财害命追问？你也不想想，他既是将人杀死，岂不掩埋尸首，还敢报官，招惹是非？但不知那一个妇人，从何处跟他而来，因什么又将他杀死？”州官躬身说：“大人见教很是，卑职愚蒙，望大人宽恕。”贤臣微笑了笑，又往下叫：“冯浩，本院有话问你。佟六是你两姨外甥，他还有亲族没有？地土有多少，坐落在何方，何人承种？快对本院讲来。”冯浩望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佟六并无别的本族亲眷。地土不到两顷，却是两人承种。郭大朋种着一顷零八分；姓白的种着八十亩，他在涿州城内东街居住。公差去问了问，白姓出门贸易去了，家中只剩下妇女，曾对公差言讲，说是种着佟六地亩是真，并无拖欠地租，别事不知。”施公点头，往下又叫：“郭大朋，佟六在何处居住，与谁是朋友。与谁家走的殷勤？”郭大朋闻听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我虽种佟六地亩，不过秋收纳租。他起落住处，小人不晓，望求钦差大人开恩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忠良含笑说道：“回家去罢，与你地户无干。冯浩，你也回家去罢，完案时传你来领尸葬埋。”二人叩头起来，出衙不表。

忠良又向蓝田玉说：“你且回家安心生理，不必害怕，本院自有公断。”田玉闻听，连忙叩头，“谢大人开恩。”叩



毕站起，出州衙去了。忠良说：“本院要暂回公馆，过三天后，再入州衙理事。”心中思想，这件事情毫无头绪，不知凶手是谁？到底怎么完结此案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七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白朱氏问卦寻夫

话说施公自州衙回到公馆，用饭已毕，手擎茶杯，心中暗想。忠良越想越闷，沉吟半晌，忽然想起题目，心中大悦，说：“方才冯浩在堂上说，‘还有一个姓白的，也种着他的地亩，住在城内东街。今早差人去问，说男子不在家中，上京贸易去了。地租儿，丈夫在家交待清楚。别的事不管。’莫非应在此家，也未可定。不然，横竖总有知道底细的军民，在背地里谈论，我何不探访探访。”贤臣想罢，望着施安说：“明日一早，公馆掩门，众人免见，只说本院偶有小恙。”施安答应。贤臣又望着天霸说：“明日五鼓，你随本院出门私访，必须乔妆打扮，在城里关外附近左右，各处探听探听。”天霸答应。说话间，天色已晚。施安服侍大人安寝。

一夜无词。到五鼓，贤臣起来，净面，更换衣裳，打扮成卖卜的先生模样，算命外带着卖字。霎时，天霸亦来。贤臣口呼：“壮士，咱两个出去，一前一后，不可远离。倘若访出消息来，须要仔细。”众人送出。贤臣吩咐：“你们回去，千万不可走漏风声。”众人回公馆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、黄天霸出了门。瞧了瞧，天才晓，尚未大亮。爷儿两上往东正走。一个手拿卦板，肩背小蓝包袱。一个拿着一卷字画，霎时散步前行。但见对面铺子，一边是茶



馆，一边是酒肆。贤臣望着天霸递了个眼色，迈步前行，好汉在后跟随。进了酒铺，拣了个背地方，见一张小桌子，爷儿俩私访，并不拘礼。二人对面坐下，要了两壶酒、两碟子菜。天霸斟酒，爷儿俩对饮。施公虽然坐着吃酒，耳内留神那些个吃酒之人。内有一人，口尊“众位，今日咱弟兄结义同盟，必须使用的东西，俱各随买停妥，方不令人耻笑，须要仿学古人桃园之义，意气相投，患难相救。”又有一人开言，口呼列位：“上次，咱们商议结拜弟兄，小弟偶遇一人，出来，列位也必认识他：“姓佟，行六，名德有，爱交朋友。听说咱们结义，也要与咱们结拜。我们两个，才商量停当，就出了事咧。前者，他在此关蓝家店中被人杀死，并非他独自个住店，听说还同着一个妇女，口称夫妻，占了个独屋。天亮不见妇女踪影，剩下佟六尸首，血淋淋的躺在店中，只怕是妇女动的手，杀死佟六，暗里逃走，也是有的。细想佟六并无婚配，哪里来的妇女，与他一同下店？教人好不明白。”又有一人说：“大哥，你不知道佟六。他素日为人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。仗着他舅舅是个内监，发财回家，置买地土，任意胡行。全仗那个地租，还不够他花费呢！咱们的乡里郭大朋，种着点子。咱这里东街里白富全，也种点子。一定是佟六起了地租来咧，腰内有银钱，不知打哪里接了个烟花女子，下在店内。女子起意，杀死佟六逃走。再不然，他把人糟踏的苦，人家暗定巧计诳出他来，下在店内，夜间把他刺死逃走，把祸摺给店中，店家报官，州官将他收监。店婆在钦差台前鸣冤。钦差把店东蓝田玉释放出来。钦差还不走呢，听说完了这案才走。依我说，这件事要完，除非有了那个妇女才结了案呢。不知那妇女姓甚名谁，家住在何处。真是个无头无脑，连一点音信也没有，好令人发闷！”只见又有一个开言说：“哎哟！这件事情，我倒想起来咧，他别



是合粉子万儿那家女的对眼儿罢？见他常住在那里，我如今心内只是疑惑。这宗事管保不错，准是那一句戏言。”这个人的话未说完，只见有一个年长些的，说：“老七还多言呢！人家官司还没有完呢，咱这里只顾胡言乱语，倘若叫官人听见，咱就摆弄不清，那时后悔也晚了。依我说，咱们还是喝酒，休要闲谈！”

贤臣听店中之事被那人拦住不说咧，甚是着急，也难追问，少不得慢慢的访查。思想之间，将酒喝完。老爷站起，天霸会钱，出了酒铺。爷儿两个，进了一条小巷，瞧见一座小庙，左右无人，一同进去。细看原来是座七圣神祠，旁边有两间土房。爷儿两个坐在台阶石上面。贤臣眼望天霸开言说：“壮士，细听酒铺之中那后生之言，事情可有些顺手。我如今要上东街上寻访寻访，你也不必跟着。咱二人今晚别入公馆，在北关寻店住下。你先出城，在城外等我，到晚上再见。”天霸答应，辞别贤臣出庙去了。不表。

且说施公见天霸刚才出去，从外面来了两个人，往旁边那两间土房去了。忠良连忙站起来，轻移虎步，搭搭讪讪往前行，走进神堂。眼见方才那两个人，一个在地下蹲着烧火，一个守着面盆和面。见老爷进去，二人连忙站起，说：“请坐。”忠良就势说：“二位多有惊动。我要上京，腰中缺少盘费。到此借点笔砚，写几张字画送人。一半是人情，一半是卖换几文钱糊口。闻听说钦差公馆要审命案，瞧个热闹。”二人闻听，只见烧火的带着笑说：“若提昨日蓝家店之事，是合该倒运。妇女把人杀死逃走，撂下大祸，叫店家遭殃。”和面的闻听，答了两声，说话：“此事要完结也容易，除非翻遍了东半城。”烧火的说：“你怎么就知道翻遍了东半城，就找着了呢？”和面的说：“我怎么不知道？那一日，我一早出城买菜。刚开城，一个妇女进城。我见他面如金纸，



唇如靛叶，年纪不过二十多岁。见他衣服上，微微有些血痕，慌慌张张进城去了。谁知到了清晨，就出了此事。昨日我卖菜，卖到东街小胡同里土地庙边，一个门内有妇人出来买菜。我一瞧，越像那一个妇人。”烧火的说：“你别胡说咧，幸亏遇着了这位先生。要叫外人闻知，是现成的官司了。”

贤臣得了真情，不肯多问，怕人动疑，这才知道是两个卖菜的。想罢，也不顾的借水咧，连忙辞了两个卖菜的，迈步出了庙，直奔东街而来。走到东街，贤臣手打卦板，口中吆喝“算灵卦”，眼内留神观看，果见小胡同里有座小庙。来到跟前，上了台阶，瞧了瞧，原来是土地正神。看罢转身，脸朝外面，还是手敲卦板，大声吆喝：“算灵卦！能算吉凶祸福，算月令高低，细批终身大运，能算行人几时回来。算着，卦礼随意。算不准，不取分文。”

不表贤臣吆喝算卦。且说这土地庙旁有一人家居住，只因男子出外，家中只剩两年轻妇女，却是姑表姐妹。妹妹尚未出阁，在表姐姐家寄住。姐姐朱氏，因丈夫出门贸易，夜得凶梦，正在房中手托香腮，痴呆呆的思想夜来梦境，忽听卦板响亮，又听见算命吆喝的那些言词，要叫进来，问问他丈夫音信。叫声：“庆儿，你出去把算命的先生请进来。算算命，问你姐夫几时回来。”庆儿答应，连忙迈步出门，说：“算命先生，这里来！我姐姐要算命呢！”贤臣说：“你头走罢。”庆儿先跑进院内，放下了一张椅子，说：“先生进来罢！”

贤臣此时为民情私访，也顾不得受屈，只得走过来坐下，口中说：“讲命啊，还是问别的事呢？”只听里边娇音嫩语，说：“我要问你个行人，不知几时回来，求先生仔细算算。”贤臣说：“你随口报个时辰，不许思想。”只听里面说：



“未时罢。”贤臣在外面，掐指多时，口尊：“娘子，在下自幼学习此数，直言无隐，绝不奉承。方才仔细推算，此人星象恶曜，凶神照临。看此光景，大半性命不保矣！”屋内佳人闻听此话，不由心下着慌，说：“再求先生细细推算。”贤臣闻听，拳手掐指多时，开言道：“娘子，问的出外之人，不知系娘子什么人，亦不知有什么事情，往何处去了？望娘子将就里情由，一一说清，在下仔细推算。”妇人一闻此言，口尊：“先生！此人是我丈夫，同我表兄上北京彰仪门作营生，至今数日不见回音。昨夜得一凶梦，奴家放心不下。”贤臣复又口尊：“娘子，可曾记得他的生辰八字？”妇人屋内回音：“我丈夫今年二十七岁，康熙十六年，七月十五日，寅时生辰。”贤臣闻听，打开包袱，拿出书掀看。看了看，用指头又一掐算，忙站起来，眼望着屋内，说：“娘子，此人哪，我可不怕你恼哇，别指望咧！半路途中有人谋害了。”佳人闻听此话，也就顾不得礼法咧，忙忙掀起帘子，走将出来说：“求先生，再与他细细推算，吉凶如何？”说着，就哭将起来了。

贤臣闻听，沉吟了会子，眼望妇人开言说：“你且不用哭，还有月德解救。再迟三日不见回音，可就没指望了。”妇人闻听此话，就不哭咧。贤臣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不知你丈夫同去的那人，可是他的表兄啊，还是你的表兄呢？”妇人说：“是我的表兄。”贤臣说：“原来是表妹夫表大舅一路去了。”妇人说：“正是。”贤臣说：“料此无妨，一个骨肉至亲，哪里来的差错？”妇人说：“先生不知道，亲戚与亲戚不同。我表兄不行正道，胡作非为。不怕先生笑话，我表兄本来贫穷，这是他亲妹妹，常在我家住着。”贤臣闻听，点头暗想，这秃丫头，敢则是他表妹。必须如此这般，才得其中真情。想罢，眼望着那妇人开言，口尊：“娘子，你丈夫在



家，作何生理？”妇人闻听，回言道：“我丈夫在家，作着个小买卖，还种几亩租地。”这妇人说到此处，粉面一阵通红。贤臣这里察言观色，就参透机关，腹内想道，若问其中底细，还得这等说法。想罢，口尊：“娘子，你丈夫原是庄农为业，但不知府上种着谁家地亩？”妇人闻听，道：“那是我丈夫作的事，妇人家焉得明白？”贤臣闻听点头，心下为难，又不能往下追问。才要告辞，忽又想起一件事来，说：“娘子，但不知令表兄姓甚名谁？”妇人说：“我表兄姓贺。名重五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你丈夫同你表兄前去，不见回音。就该往他家去问才是。”妇人说：“他若有家，怎肯把妹子捺在我家内呢？”说着话，见他掀起帘子走进房去，说：“庆儿，给先生拿卦礼去罢。”不知到底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八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访情由天霸装鬼

话说施公算完命，朱氏打发丫头，取出一百康熙钱来递与贤臣。贤臣有心不收，又怕他们动疑；有心收下，又觉自愧。沉吟多会，秃丫头说：“先生嫌钱少罢。”贤臣笑了笑，只得收下，将包袱包好了，挎在手腕上。手拿卦板，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。一边走着，往四下里观看。秃丫头说：“你去还瞧什么呢？莫非还要偷谁么？”忠良说：“你这个姑娘，知道什么？这院内不大干净！”丫头说：“有甚么不干净处？”贤臣是安心设计，要访情由，连忙说道：“有鬼。”秃丫头说：“你们家才有鬼呢，快出去罢！人家好好的院子，你说有鬼的。人家害怕，回头黑了天，怎么出来呢？”说着话，他把贤臣送出门外。只听哗啷把门关好，嘴内却是嘟囔着，自己回房去了。

贤臣出门，回头观看，只隔着一家，就是土地庙。瞧了瞧，斜对过是枣树，他家土坯垒的墙，整瓦盖顶，石灰勾抹，两扇大门。贤臣看罢，把地方方向记清。走着，心中暗想，那妇人俊俏风流，夺尽春光，就只是满脸凶煞，带着死气，莫非内中有别的缘故？与佟六通奸，我看着他不像是那等人。他丈夫偏又出门，我算他落个外丧鬼。报了个时辰，又逢凶死，岁数又逢三九之年。贤臣思想着，往前走不多



时，出了北门，四下里观望天霸。可巧天又漆黑，看不真切，急的老爷浑身上汗，一面敲着卦板，一面走。

黄天霸顺着卦板声音往前紧走，走到跟前，看见贤臣，彼此都放下心来。贤臣说：“我算命走进土地庙内，听见那卖菜的两个泄漏了底细，才到东街算命。”那些话语，从头至尾，告诉了天霸一遍。复又叫黄壮士：“趁着天晚，你还得走一趟。东街有条小胡同，内有座小土地庙，庙旁边有一门，斜对过有一棵枣树。你等到夜静更深，越墙而过，硬在那院内，抛砖撻瓦，装神弄鬼。听那妇人说些什么言词，好查他就里情由。”天霸答应。

爷儿俩说话，正走之间，忽见有一个在前面站立，说：“小店干净，炕是热的，住了罢。”忠良闻言，煞住脚步。仔细观瞧，原是座豆腐房。贤臣看罢，眼望天霸言说：“明日一早，就在此找我。”

天霸遵爷的钧谕，不敢怠慢，竟奔北门而来。进了城，进了一座酒铺，拣了个座儿坐下，要了壶酒，自斟自饮罢，会了酒钱出铺，直奔东街。不多时进了小胡同，来到土地庙，去找妇人的门户。到门口，隔门缝看着有灯光。细听，正房内娇声细语，叫道：“庆儿，你且放下红绫被先去睡罢。”又听有人哼哼一声。天霸纵身蹿上墙去，轻轻落到尘埃。来到上房窗房底下，蹑足潜踪，用舌头湿破窗户纸。使一个眼往里观瞧。但见佳人坐在炕上，一双眼内泪珠直倾。好汉观看到这光景，暗里赞叹一会子说，此妇一定牵挂他丈夫出外，没有回音。又遇见我们大人算命，算他丈夫在外逢凶而死。果然是命丧他乡，那才真是红颜薄命呢！拿着如花似玉的美貌佳人，独守孤灯，实在令人可叹的。好汉想罢，复又听着。又见佳人转身下炕，轻移莲步，到炕下伸出玉腕，拿过铜盆手巾来净手。拭面漱口毕，玉笋拈香，双膝跪



倒，叩头顶礼，口念“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观世音菩萨”，即随口祷祝说道：“信女弟子朱氏，年二十二岁。丈夫白富全，年二十七岁，同表兄贺重五出外贸易，不见回音。奴昨夜得一凶梦，请一算命先生推算。他说我丈夫被人谋害，逢凶而亡。哀告菩萨佛爷，大发慈悲，保佑夫主，逢凶化吉，转祸为福。从此弟子持斋茹素，不动腥荤。还有那件事情，难哄虚空过往神灵，望求菩萨从公判断，到底谁是谁非。老佛爷保佑弟子，消此灾孽。我翻盖庙宇，塑画金身。”祝告毕平身站起，坐在床上涕泪纷纷。好汉在窗棂下，复又往里偷看，见那妇人躺在红绫被上。又迟了一会，欠身形“噗”一口，把银灯吹灭。

天霸在窗外见此光景，暗说，大人命我前来打探女子的消息，听了这么半天，连一点信儿也没有。我何不如此这般，看看如何。好汉主意已定，举目观看，皓月东升，听那鼓打三更。忽然一阵朔风，刮的窗纸响动。他借着风声，口中呜呜号叫，又用手拍的门叭叭直响。复又抓了把尘土，唰一声扬在窗棂。四下里抛砖擗瓦满院乱响。佳人在房中并未睡着，听见院内声响，不由得心中害怕，连忙爬起来打火点灯，坐在床上，叫声道：“庆儿呀！醒醒儿，醒醒儿。”叫够多时，那边床上的秃丫头这才答应，口内哼哼，爬起来说：“作什么呀，这么早起来？”朱氏说：“叫你起来，不为别的事情，我一个人怪害怕的。有你到底作个伴儿，还好些。你听听外面刮这么大的风，倒像是有人在院里打窗户弄门。”哪知庆儿闻听，他哈哈傻笑了一阵子说：“姐姐呀，不用害怕，有我呢！等我出去瞧瞧，到底是人是鬼。”说着，即忙下床来，拿着一盏灯，一边走着，一边自言自语的胡捣鬼说：“我出去瞧瞧，邪魔外祟，都怕我。”来到门前，伸手拉开两道门闩，把门开放，往外走。刚一探头，天霸在门外噗的一



口气把灯吹灭。秃丫头吓的往后一退，门槛子绊了个仰八叉，手中灯盏扔了在地上。大叫一声，说：“我的妈呀！”翻过身来，爬了半步，颤颤打打爬将起来，连说：“不好了，有了鬼了！”佳人吓的浑身打战，连忙下床，仗着胆子，咯当一声，将门插上，顶了又顶。转身又把庆儿拉将起来，打火又点着灯，一照，见他面如土色，浑身只是乱抖。佳人说：“妹妹别怕，八成是起大风。你往外走，一阵大风把灯吹灭了。”庆儿摇头说：“不是不是，要不是凶神，必是厉鬼。”朱氏说：“坐下罢，不用瞎话流舌了。”庆儿说：“要撒谎，烂我的舌根子！都是那算命的先生说丧话，他说咱家院里有鬼，这才招的真有了鬼咧！姐姐呀，那位先生他还说过‘会拿鬼净宅，管保除根！’明日等他来了，请他进来给咱们净宅，叫他拿住那个鬼魂，看他还闹不呀！”

再说天霸吹灭了灯，翻身蹿上房檐，往下细听的秃丫头说话，佳人并不言语。好汉自思，再捺下瓦去，再听听怎样。想罢，房上揭瓦往下捺。这里嘧，那里吧，就闹起来了。只听丑丫头说：“姐姐呀，可、可、可不好了！插上门，他进不来了，又拆房呢！”那妇人说：“少说话罢。”秃丫头可就不说了。只听那妇人说：“外面的听真，休要如此！你要是贼人前来偷盗呢，实告你说，家内银子衣服全都没有，我劝你另走一家儿罢。你要是见我丈夫不在家中，心生别念妄想，前来调戏良人呢，奴家不是那样的妇人。我劝你早些打断这个念头，快些去罢！”天霸房上闻听，暗暗夸奖说道，妇人好大胆，我再试试他这胆量。想罢，又抛砖撻瓦，更比前番闹的凶了。又听屋内佳人说：“是了，莫非是冤鬼？你要是我的丈夫，被人谋死，前来诉冤，只管明讲，何必敲门打户？你妻虽是女流之辈，还能替你伸冤告状，报仇雪恨；延请高僧高道，超度亡灵，早脱幽孽。”女子说罢，外面还



是响声不绝。只听他大叫一声，说：“啊！我知道了，敢是你来作耗？你的那冤魂不散，来缠绕我，莫非你死的委屈，不该死。果然若是你作耗，你也得拍心自己想一想，是谁之过，千万莫屈心。等我丈夫回家见一面，我合你森罗殿上对口供去。你先去酆都城內等我罢！”佳人说罢，将牙咬得咯吱吱的连声乱响。

房上的天霸，听见这些言词，不由的心想：另有缘故。复想起施公吩咐的言语来，也不掷砖弄瓦咧。轻轻的纵下房来，走至窗外站住，思想会子，暗说，他的言语，我已记清，不可久在此处。猛听金鸡报晓，他蹿到墙外走了。不知真情如何探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六九回 探消息施公净宅 办差使吴徐领签

话说黄天霸，找到老爷住的那座豆腐店的门首，见了老爷。老爷叫天霸会了店钱，爷儿俩又奔了涿州北门而来。天霸一壁里走着，一壁里低言悄语，就把弄鬼装神，暗中探访之事，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细细的告诉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不由心中欢喜：“似此说来，害佟六之事，那妇人虽未明言，据我看来，八成就是他了。这件事情，还套着别的事呢，必须访个明白，此案才能断清。还有一事，你速到州衙，告诉知州王世昌，叫他速发签，差两个能干的衙役，限三日内，或是白富全，或是贺重五，拿着一个，重重有赏。倘违误，惟州官是问。”天霸答应。贤臣又说：“你告诉他后，就回来。”

天霸奉命来到衙门口，正遇州官升堂问事。天霸进了衙门。州官见天霸上堂，躬身带笑开言，说：“二爷，到此何事？”天霸就将施公吩咐，叫拿白富全、贺重五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又说：“事情紧，叫老爷差派人速办才好。”州官连连答应。好汉说罢，转身下堂出衙。不表。

且说知州，见是钦差大人要的重情人犯，怎敢怠慢？在堂上抽签二支，瞧了瞧该班的捕快徐忠、吴沛，堂上高声叫道：“徐忠、吴沛。”二人在堂下连忙答应。但见二人迈步上



堂，公案前单腿一跪。知州王世昌，把两支签，标上名姓，捺在堂下，说：“限三日内，把白富全，贺重五拿到一个，就算有功，回来重赏。”暂且不表。

且说那暗访的贤臣，手拿卦板，肩背小蓝包袱，自从与黄天霸分手之后，又奔了东街。登时到小胡同土地庙，又是大声的嚷叫，与昨日是一样吆喝，说是“净宅，算命，斩妖，除邪”！

且说朱氏佳人，同着秃丫头庆儿，整整闹了五更天才得安顿，哪里睡得着呢？思前想后，心中害怕。不多时，东方大亮。起来梳洗，秃丫头弄饭。刚吃了饭，只听街上大声吆喝说“净宅，算命”，庆儿说：“姐姐，那个算命的先生又来了，何不请他进来，给咱净净宅？省得夜来混闹。”朱氏无奈，只得依着秃丫头的主意，说是“你就请去，不怕多花点子钱，只要安静了，谁不愿意呢？”说得丫头满心欢喜，急忙来到街门，伸手拉开了门，走出街门，泼声辣气说：“先生，往这里来罢，给我们家里净净宅！怪不得昨日你说，我们院子里不大干净，真就应了你的话咧。瞧不起你嘴歪，果然有灵儿。”贤臣闻听，抬头观看，但见那家秃丫头，站在门外，招手高叫。老爷说：“叫我么？”丫头说：“是哟！你打量叫谁，快走一步罢，我的瘸先生！”老爷就知道是昨日晚晌，天霸前来混闹，女子害怕，才叫净宅。贤臣想罢，一瘸一拐的来到门前。

庆儿搬出一张炕桌来，搬了一张椅子，放在院内，贤臣坐下。只见秃丫头说：“姐姐，叫那个算命的先生来咧，把昨日晚晌实情告诉他。”佳人说：“先生，我家昨夜晚晌，说起来令人惊怕。那天不过三更时候，院内忽然鬼哭神号，只听抛砖撻瓦，四下乱响，细听又像呼呼的刮大风，直闹到东方发亮才休息。不知是神是鬼？求先生看一看，净宅的9礼



格外从厚，多送先生。”贤臣说：“待我看看是个什么怪。我一定给你把宅净的除了根。”又故意的东瞧西看，把四面八方，瞧了个遍儿，假装惊骇之状，大声说道：“啊，不好了！并非是别的邪物，原来是一个横死之鬼，怨气不散，前来显魂。你若不早早将他除灭了，将来祸患不小！”佳人闻听此话，隔着窗户，说道：“先生既知是一怨鬼，再细看一看，是男鬼是女鬼。”贤臣假装着又瞧了多时，口呼：“娘子，我瞧他是个少年男鬼。”佳人闻听是年轻的男鬼，不由心中害怕，连忙往外开言说：“先生，可知道净宅除鬼，用些什么东西。好叫庆儿与你打点预备。”贤臣说：“不用别物件，你把黄表纸找半张，舀点水来。”妇人说：“庆儿，你拿出去罢。”秃丫头答应，复又眼望老爷，说道：“先生，还要什么？好一总拿出来，省得来回跑断腿儿。”贤臣说：“别的东西我是现成的。你就把水与纸拿出来。”庆儿答应，先掇了一张纸放桌上，放在施公面前。又将水拿来放在桌上。

贤臣把包袱打开，取出笔砚朱砂、白芨，打开了一本《玉匣记》看着。用白芨研了一研，提起笔来，照书上样式，画了几道符，用手拿起来。心中暗想道，这件事必须如此，方能套出女子口气。如得其真情，将他传到公堂，要完结此案，岂非易哉！想罢，眼望屋内，开言说：“给你画了几道符，拿去罢！贴在街门一道，每个窗户各贴一道。还有一事，我的符能驱邪魔鬼怪，你们院内这个鬼，可不能制。他本是负屈横死，无着无落的。阎君也不能管束他，皆因他还有几年寿数，故此各处寻找仇人。大概死的不明白，焉肯善离此地？除非是知道这鬼的名字姓氏，写在一张纸上，也不用帖，等到夜静更深之时，用些烧纸银锭，一同焚化。焚化的时候，必得将来历祝告个明明白白，怨鬼自然消灭。他若再有委屈，也只好等着仇人阳寿将终，阴间告状，凭阎君判



断去咧！”

贤臣外面说话，佳人闻听不由心中害怕，自己腹内暗说，先生未卜先知，句句说的刺骨钻心。他说是屈死鬼魂前来作耗，把他名姓写在纸上。我怎肯告诉他的姓名？人命关天，非同小可，倘若泄漏机关，这还了得。丈夫在外，未知生死，若有不测之事，出头露面，丈夫不知其中的底细，我这冤枉怎得申明？欲待不说真情实话，又怕夜来搅闹，不得安静。总恨万恶囚徒无道理，万刚凌迟，罪还轻了呢！还不该横死，苍天哪有报应？我看那门神灶君、家屯六神，都是枉然。你们就袖手旁观，让他进来，任他院内胡闹，也不分个善恶是非。从今后再不烧香磕头咧！佳人腹内暗自沉吟。外面施公，只是追问怨鬼姓名。佳人闻听，不由的左右为难，偶然心生一计说：“先生，你把写名字的一方儿，留下两个字的空儿。焚化时，我自己填写罢。”贤臣闻听，不由的暗暗惊疑，腹内说，如今妇人识字的就很少，此女真称的起才貌双全。老爷想着，也难往下追问咧，只得将符写完，眼望着庆儿说道：“把这一道符，到晚上焚化时，添上姓名，与烧纸银锭一同焚化。”秃丫头答应说：“这就好了么？到半夜再要闹起来，我就骂你呀！明日再来了，我叫狗咬你那好腿。”只听屋内的女子说：“庆儿呀，给先生拿出卦礼去罢！”庆儿答应，走进去拿出钱来，说：“先生，咱这是老价钱咧！昨日是一百，今日还是一百。又不费什么事，这个买卖一天作这么八十多宗，你倒发了财了呢！”贤臣笑了笑，将钱收起告辞出门。庆儿把他送出门外，抽身回去，关上街门。

贤臣手打卦板，顺着大街往前走，竟奔七圣神祠而来。走到七圣神祠，贤臣见天晚，奔公馆而来。天霸后边跟随。此时两边铺面，点上灯烛。正走之间，抬头一看，但见公馆门首，灯光灿烂。施公、天霸走进公馆，到了庭中。施安、



关小西、计全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一同迎出来请安。贤臣说：“本院昨日清晨出去，今晚回来，算是整整两天。公馆内可有什么事情？”施安躬身回话说：“自从老爷去后，平安无事。”忠良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明日歇息一天，后日再到州衙理事。”再说徐忠、吴沛，二人不知究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七〇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凶犯巧遇琉璃河

话说吴沛、徐忠二公差，自领施大人签票访拿贺重五，在涿州城里关外直访了一天，并无踪影。吴沛忽然想起一个朋友来，望徐忠说道：“琉璃河我有个朋友燕柏亭。咱二人何不去访访？”言罢直奔琉璃河而来。走的多时，到了琉璃河。进大街，登时来至燕柏亭门首。吴沛迈步上前用手拍门。

看官，这个燕柏亭，是个败家子，专吃赌饭，爱交朋友。今日邀了几个人要掷骰子，听见门外有人叫，慌忙出来观看，原来是吴沛同着一个伙计。柏亭说道：“二位仁兄怎么到这里，有什么事情？”吴沛说：“一点事情没有，特到这里讨扰。”说着就叫徐忠与燕柏亭拉了拉手。这燕柏亭是交朋友的人，焉有拉了就放？随即把二人邀到饭铺吃喝。吃毕，燕柏亭说：“二位老弟，咱们上家里去喝茶吧！今日我邀了个小局儿，无人照应。”吴沛说：“很好，哥哥弄几吊钱，我们也要耍耍。”二人说罢哈哈大笑。燕柏亭会了饭钱，三个人迈步出了饭铺。

来到燕柏亭家门首，彼此谦让到了屋内，但见炕上闹哄哄的，人们唤五叫六，骰子掷的乱响。吊沛、徐忠坐下，局家燕柏亭倒茶。二公差手拿茶杯，瞧着众人赌斗输赢。燕柏



亭说：“愚兄今年饥荒的了不得。自从新官上任断赌，一向未干这个旧营生。”三人说着话，喝茶已毕，观瞧众人，可挪了个热闹，推了来，抄了去。燕柏亭望着徐忠、吴沛，说：“一点进钱的道儿无有，叫我怎么过？天是冷了，连一件盖面的衣裳也无有。昨日才邀了这几个人，都是至亲厚友，还有外来了一个朋友，闻说他在拦把行中常混混。每人对梢，都是二十吊掷一局。弄几串，也好赎几件衣裳出门。讲不起托亲赖友，搞这俦点子，先了清帐目，保住债主不上门。”且不说三人正谈论闲话，忽听炕上一人叫：“局家这里来！”燕柏亭连忙站起过去说：“怎样？”那人说：“有钱无钱，我输尽了。”燕柏亭瞧瞧，说声：“张四爷，赢了么？把你这钱，先兑出十吊来。”只见张四爷意思不肯。燕柏亭说：“不怕，结局的时候，望我要钱就是了。”那人说：“燕大哥，不必借他的。烦人往北门外王六店内，就说我说的，把钱取来，再赌不迟。”燕柏亭带笑开言，说：“老叔何必如此？使着四哥这十吊。都是自己，不是外人，他府上住在涿州东门，算来都是乡亲。”说着话，连忙伸手将钱推给了那人十吊。二人复又下上注，重新另掷。

局家转身下炕，眼望吴沛，开言说：“老弟辛苦一趟，北门王六合你可不隔手。见了王六，把事说明，就说贺老叔叫你取钱去咧，难道王六还不放心么？告诉他我在这里消闲解闷呢，必须多要几吊来。”吴沛闻听，心中一动，暗说道，我们奉差事来拿贺重五，正是明月芦花无处寻。“贺老叔”这三个字，倒有些缘故，又是本州人，正想找他。等我到王六店内，仔细搜寻。搜寻回来，莫管他是与不是，拿去见州尊，且搪一搪差役。吴沛想到此处，离了坐，连忙站起身来，望徐忠使个眼色。

二公差到了外边，商议已定。又把燕柏亭叫到外边，细



细问了一遍，果然姓贺，又在涿州本地居住。二人闻听，满心欢喜，吴沛说：“待我到王六店内，再打听打听，你可千万别离左右！”徐忠闻听吴沛之言，口中答应说：“大哥，快去快回来，这件事交给我罢。”

吴沛出门，竟奔琉璃河北门。来到王六门口，天色将晚，走进店中。店家王六，正在院里呢，抬头看见吴沛，开言说：“吴二兄弟么，到此何事？”吴沛说话：“六哥，跟我到屋里，咱好说话。”王六答应，一同进屋坐下。王六说：“老兄弟，有什么事来哟？”吴沛说：“有个人叫我来取钱来咧。”王六说：“谁呀？”吴沛说：“你们这里住着的贺老叔啊！”王六说：“怎样啊？”吴沛说：“他在燕大哥那里耍钱呢！把拿去的钱输光了，又叫我给他来拿咧。”店家说：“是了。他这几吊钱，赶早赶晚，全都卸在这里，他才走咧！”吴沛说：“我瞧那位朋友，很是朋友，他合咱这里谁家有亲？为何常在这里住着呢？”王六说：“老二，你不认的他么？他是你们本州里人，名字叫贺重五。拦把行里是个想钱的，吃喝嫖赌无所不干。不住的常进彰仪门，来回都在咱这里住，所以我认识他。也不知道他哪里弄来了几十吊钱，早晚花尽了他才安心呢！这话就有十几天了，还同着一个人，来在我这店里，住了一夜。第二日早晨，两个人同着出去，访问往西乡里探亲去。那日不过晌午时候，贺重五自己回来，我问他那一个人呢！他说在亲戚家住下了。”吴沛连忙追问：“那人有多大年纪呀？”王六也说：“不过二十多岁。”吴沛点头，也不问了。说：“六哥，他这里还有多少钱哪，给他拿了去罢！”王六说：“还有十几吊。他还该我的店钱呢，先给他拿个七八吊去罢！”吴沛说：“就是罢。”就势合王六要了个钱搭子，装上了京钱八吊。告辞王六，扛着钱，出了店，直扑燕柏亭家。



吴沛走到离燕柏亭家不远，路东有酒铺，进去要壶酒。喝完了酒，会了钱，眼望酒家开言说：“借光，我这里有八吊钱，暂且寄存，回来就取。”酒家答应说：“这有何妨。”吴沛交待清楚，来到燕柏亭的门首，一直走将进去。

燕柏亭连忙站起，说：“二兄弟，回来了么？”吴沛说：“回来了。”燕柏亭说：“取的那钱呢？”吴沛回道：“店家不给。”燕柏亭说：“王六哥是个仔细人，处处小心。就是取了钱来，也用不着咧！贺老叔这会子又赢了。”吴沛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往前走了两步，将燕柏亭衣裳一拉，又递了个眼色。燕柏亭不知何故，只得在后跟随吴沛往外走；那一边的徐忠也跟着出来。三个人一齐出了大门。吴沛说：“大哥，我有件心事要讨教。”燕柏亭说：“老二，有话只管直说，何必又闹客套呢？”吴沛说：“就是那个姓贺的，你可能知道么，如今他现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哥俩奉差来拿他。”燕柏亭闻听吃惊，暗说：“我的佛爷，不是玩的！算了罢，算了罢！”吴沛说：“大哥不用怕，横竖不连累你。你先把局收一收儿，我们好动手拿人。”燕柏亭答应，连忙回到房中，眼望众人，说：“咱们先歇歇罢，喝盅酒再擲。”说着，把骰子盆全都拿开咧。内中这赢的自然欢喜，输了的，就有些不如意，说：“大哥，才擲的好好的，这是怎么说呢？”燕柏亭暗使了个眼色，众人不解其意。

只见贺重五说：“你们等等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说罢，就往外走。吴沛怎肯容情，一努嘴，徐忠把门堵住。吴沛早就掏出锁来，预备在手内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来到跟前，说：“老叔，你且站站儿。”说着，哗啷一声，套在凶徒脖项之上。贺重五说：“来抓赌？是人家都有，怎么单锁我呢？”吴沛说：“贺老弟，你作梦呢！锁你不为赌博，先把你自己事情摆弄清楚，然后再说赌。”眼望徐忠，说：“别的亲友，放



他们走罢！”众人闻听全都散了。

贺重五心中有病，一见这个光景颜色都吓转了，眼望着燕柏亭，说：“大哥，他们二位，也不知有什么事情把我锁上，到底也说明白，我好跟他二位去。哪里不是交朋友呢，何必如此？”燕柏亭闻听，把吴沛拉住，说：“老二，你且站住。别人都散尽了，这里没外人，贺老叔他既犯了官事，作朋友的人，他还走得了么？”吴沛闻听只得入座。贺重五说：“尊驾贵姓？”吴沛说：“姓吴哇！”贺重五说：“那一位呢？”徐忠说：“姓徐呀！”贺重五说：“吴大爷，你方才说：我自己的事情摆弄清楚。这话是你说呀！我贺老叔一生就是吃喝嫖赌，耍乐交友，没有同人家揪过纽绊。我又有何事呢，你别错上了门罢。”吴沛听得冷笑说：“贺老叔，要问什么事，我们全不管。签票上犯人名贺重五，我们只知道奉差拿人。见了官，你再辩去罢！”贺重五说：“真是奇怪！我在这里等着朋友，耍耍钱解解闷儿，硬说我犯事咧！”燕柏亭拉着吴沛，说：“咱们到外头，有句话说说罢。”二人来到外面，燕柏亭说：“二兄弟，他的事情若不要紧，咱们想两个钱儿，叫他去罢。”吴沛说：“我的爷，可不是玩的，敢私放他么？这个人打着灯笼都找不着！”燕柏亭估量不中用。再者，一个官司，谁肯多事？这才一同吴沛回到房中，说：“贺老叔，你既无事，怕什么？跟随他们走一趟就是咧。”贺老叔见这光景，不去不成。吴沛把八吊钱从酒铺取来，贺重五打点已毕，辞了燕柏亭，跟着二差，竟奔涿州。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七一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朱节妇诉状陈情

话说施大人上轿到了州衙，州官王世昌接进去。施公升堂。州官躬身，一旁侍立。贤臣问道：“贵州，前日本院叫你派公差拿的人，怎么样了？”知州说：“差去的人，今日必到。”贤臣点头，说：“叫你快头上来，还有差使。”知州说：“快头，上堂听差！”只见一人上堂，说：“小的给大人叩头。”贤臣标了一根签，说：“马林，你到东街小胡同内，土地庙旁边高门楼儿，双扉门上贴着黄符的那一家，有个秃丫头，还有个少年妇女。到那里如此这般。”

马林忙拿签出来，到东街小胡同内土地庙旁边，瞧了瞧第二大门，门上贴着黄符。马林看罢，上前拍门。只见里面说话，叫：“庆儿，到外头瞧瞧，有人叫门。”又听有人答应，不多时，将门开放。马林一瞧，是秃丫头——应了施公的话了，少不得依计而行，说：“你叫庆儿么？”秃丫头说：“你是哪里的？混叫人小名儿。”马林说：“快进去，告诉你姐姐，就说你姐夫有了信来了。”二人外面说话，里面朱氏早已听见，连忙接言说：“既是有信来了，请进来坐着。”庆儿说：“我姐姐叫你进去呢！”马林闻听，迈步向里就走。来到院内，至房门用手掀帘子，进了绣户。炕上坐着一位少年妇女，叫：“庆儿，快装烟倒茶。”庆儿答应。佳人复又让



坐。口尊：“大爷，先请吃烟喝茶罢！”马林端着茶碗，两眼直勾勾的只是望着朱氏发愣。佳人心中不悦，说：“大爷，何处遇见奴的丈夫？既捎带书音，必是至亲好友。或者书函，或有口音，望乞爷爷细细言明。”马林把施公吩咐的言语，全撇在九霄以外，那里痴呆呆的还是瞧着朱氏。又见佳人慢启朱唇，露出银牙，正颜厉色，开言问话。他一时对答不来了，说道：“我且歇歇儿再说。”说着，还是直瞧着佳人。朱氏见他这样光景，眼望马林说道：“尊驾好无道理！既给我寄信，为何一言不发？”马林总是嬉皮笑脸，又说：“我不是寄信来的。”女子说：“你不是带书来的，更不当进我的门槛咧！”马林说：“前来坐坐儿何妨呢？”朱氏不由的心中大怒，无名火起，张口就骂，还要拿棍子打出去。

公差见妇人真恼咧，这才把根签拿出来，说：“娘子请看。”佳人一见，只吓的惊疑不止，就知道事犯了，说：“上差一定是拿我来了？”马林说：“啊，不差呀！”说着，就往外掏锁。

看官，这马林是个邪癖人。施公并无叫他锁戴，他想吓唬女子，好叫那女人央求他，他好任意调戏。谁知朱氏不怕，反说道：“上差，把锁拿来，我自己戴上罢。今日见官，就是犯妇了，万岁爷的王法，谁敢不遵。”说罢，接过锁来自己戴上。复又说道：“得借上差个光儿，让我写张诉状。”马林听说他要自己写诉状，暗暗失惊，点头说：“写去罢！”只见他从镜奁里取出来了一张草稿，也不知是几时写下的。但见他又拿来纸张，铺在桌上，提起笔来，立刻誊清。阅了一过，叠将起来，揣在怀内。复又回手拿了针线，把他浑身衣服，缝在一处。头上罩了块乌绫首帕，素绢旧裙，拦腰紧系。收拾已毕，叫声庆儿：“我今跟随这位上差到衙门见官去。我去之后，你要小心门户，休贪玩耍。等到天晚，我若



是不回来，你到隔壁去。刘老夫妻俱各良善，你把始末情由，告诉他夫妻二人。叫他明日到衙门，再打听我去。”朱氏说着，就落下泪来咧。庆儿拉着朱氏，开言说：“姐姐，我替你去见官府领罪。”朱氏闻听庆儿之言，心内更加凄惨，口中说：“庆儿，你只管放心。我这一进衙门，若遇一位清官断明此案，大料无妨。你在家照应门户，千万小心要紧。”马林在旁边听着，暗暗点头，望朱氏开言说：“咱们走罢！这位官府比不得别的官府，坐了堂这么半天咧！工夫大了，保不住我要受责。”朱氏说：“这是哪位官府呢？”马林说：“这是奉旨山东放粮的施大人，脾气很躁呢！也不知为什么事情，进衙门升了大堂，就叫我前来拿你。”朱氏闻听暗暗欢喜，暗道：“我今日可遇见青天爷爷了，好叫我诉这满怀的冤枉。”想罢，随公差前行。出了小胡同，顺着大街来到衙门口。

衙役锁着妇人，走上堂。贤臣见快头马林头前引路，后面跟随一个妇人，细瞧了瞧，正是那个女子。走到公案前，双膝跪倒。公差单腿一跪，连忙回话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小的奉命领签，将东街妇女带到。”施公座上一摆手，说：“那一妇人，你是什么姓氏，丈夫何名？或是庄田，或作买卖，靠何生理，现今在何处存身？对本院据实言来。”妇人闻听，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容民妇细禀。民妇朱氏，丈夫白富全，在家时作一个小买卖，还种几亩地土。若提起丈夫之事来，真正是冤枉。”

话说朱氏跪在堂下，听见施公讲话的声音，很是相熟。一时间想不起来，连忙偷眼观看，失了一惊。暗暗说，这大人好像昨日那个算命的先生。越瞧，越是不由心中纳闷。朱氏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！小妇人有一纸诉状，请大人亲览。”忠良说：“递上来！”朱氏双手捧举，该值的人接过来



放在公案。贤臣打开，留神细看，上写：

具诉状人白富全之妻朱氏，年二十二岁，系直隶顺天府涿州城内民籍。为不白奇冤，恳恩详究事：窃民妇生于朱氏之门，许与白郎为配。许字一年，父母不幸而早逝，过门数载，翁姑相继以西归。旁无宗支，独此一户，终鲜兄弟，惟予二人。无何夫主拟作经营，表兄愿同贸易。谁知表兄重五无本，外邀地主佟六出银，商同入银三股，嗣后买卖均分。密嘱表兄携银先往，并令夫主束载偕行。从此丈夫北上，地主中留，往来不避，出入无猜。因使民妇在家，时常看待，认成地主是客，日与供餐。岂料花看如意，一心爱我丰姿，遂将药下迷魂，遍体任其污辱。玉本无疵，竟作白圭之玷；垢岂可涤，空寻清水之波。常怀羞愧，觉无地可以自容；每念冤仇，知有天不堪共戴。于是暗藏短刃，潜设奇谋，虚情缱绻，假意绸缪。致令红粉容颜，不顾文君之耻；均以黄昏时候，愿偕司马之奔。日依山尽，抛家业而奔程途；夜至更余，同恶徒而投旅店。酒饮合欢，就此交怀而盏换；词同谗浪，见他骨软而筋麻。饮到更阑夜静，听来语悄人稀，因操利器，遂下绝情。摘得心来，解却心头之恨；剜将眼去，拔除眼内之钉。冤仇已报，怨恨悉平。欲将尽节，恐蒙不韪之名！苟且偷生，待诉沉冤之状。叩乞青天，详分皂白，已往真情，所供是实。

贤臣早已访清此事，知道事情不假。又将诉状看完，见字体端方。即问：“这诉状是何人代写？”朱氏叩头，口尊：



“大人，是民妇自书自稿。”贤臣心内叹服，又问：“这些事，秃丫头庆儿可知道呢？”朱氏连忙说：“回大人，诉状上面的事，庆儿并不知道。”忠良点了点头儿，又见夹着一纸单，上写着是：“仁明大老爷，只管按律定罪。这张诉状，千万莫叫人瞧见。老大人即阴德莫大焉！望爷爷隐恶而扬善。还有一件事情：今犯妇怀孕三月有余，叩恳青天垂怜，格外施恩，暂且莫动刑具。等我丈夫回家，见上一见，说明此事，就死也甘心。”贤臣看罢，赞叹朱氏，痛恨恶徒，暗把该死的佟六骂了几声，恨不得一顿刀子扎死方好。可惜这样冰清玉洁的美貌女子，误落贼人圈套之中，遭此凌辱，岂不令人惨切？沉吟了一会，即援笔，为之批云：

才貌兼优，权谋独裕；闺门秀气，侠义英风。  
色若桃花，妒招风雨；春争梅艳，节凜冰霜！海棠睡去，潜来戏蝶姿餐；杨柳醒时，恨杀狂莺暗度。  
桂叶偶因月露，香被人偷；莲花虽着泥涂，性原自洁。瑕不掩瑜，无伤于璧白；圆而有缺，何损乎月明？譬玉女之持操，温其可赋；见金夫而不惑，卓尔堪风。待敷奏于上闻，以嘉乃节！睹匪颁之下降，耍表厥闻。

施公批完，暗说，我算白富全命犯凶杀，果然他命丧他乡。这才真是红颜薄命呢。叹罢，又往下问说：“那一妇人，你可认的那个算命的先生么？”朱氏闻听，在下面连连叩头说：“小妇人眼无珠，望老爷宽恕重罪。”不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七二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朱节妇旌表流芳

话表施公，座上点头带笑说：“朱氏，你不认的本院，本院不怪罪你。我且问你：诉状俱是实话么？”朱氏说：“小妇人不敢撒谎。”

正然问话，只见知州王世昌在一旁躬身，回话说：“卑职差去的衙役吴沛、徐忠，把贺重五拿到，在衙门外等候，专听钦差钧谕。”贤臣闻的拿了贺重五来，将朱氏带下去，不表。

且说施公复又吩咐，带重五上堂听审。钦差座上留神观看，见外面来了三个人，吴沛在头里拉着，徐忠跟随在后。当中一人，项上戴锁，满面漆黑，脸生横肉，纹带凶煞，藏着晦气，一双贼眼，不住的滴溜溜各处里偷瞧，支插着两个耳朵，直似扇风的一般。短粗脖项，蛤蟆嘴梢，生成的断梁鼻子，秤砣形相。身量不高，形体胖大，背厚腰圆，车轴汉子。西瓜脑袋，圆辘轳的不小，腮下无须。浑身穿着全是新衣，时兴的样式。公差把贺重五带到堂前，跪在下面。吴沛、徐忠二公差打着千儿，回话说：“回大人，小的二人吴沛、徐忠，奉钦差的钧谕，把贺重五拿到。”就把琉璃河燕家耍钱，漏出姓名，王六泄底。怎样拿住恶人的话，从头至尾，细回了一遍。忠良点头，心中大悦。老爷将手一摆，



说：“暂且退去，等赏。”吴沛、徐忠答应下去。州官上来在公案一旁躬身侍立。

施公眼望那人说：“你叫贺重五么？”恶人向上叩头，口中答应说：“是，小的叫贺重五。”贤臣说：“本院打发人去把你传来，不为别故，今日有件事情必得问你。你是什么人，住在什么地方，作什么生理，为何在琉璃河耍钱，同什么人去的？对本院据实说来。”恶人闻听吓了一跳，暗说，这话问得厉害，若非有人泄露机关，不能这样问法。恶人正然低头拿主意呢，忽听衙役呐喊说：“大人问话，快快的说！”恶人无奈，往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原先住在南关时，当着个小买卖，苦度光阴。父母俱都去世。并无兄弟、妻子，就只有个妹妹，名叫庆儿，尚在幼年。小的素常原好耍钱，把家业数年卖净，无奈妹妹庆儿送在东街表妹家中存身。现今同着一个朋友在琉璃河商议买卖，住了几天。因为耍钱解闷，老爷的贵役就把小的拿来。这是以往实话，恳求大人恩典！”说罢连连叩头。贤臣闻听，往里跟话说：“你上琉璃河商议买卖，是同谁去的呢？”恶人说：“同着一个姓富的。”施公闻听，微微冷笑，就知事情真了。心中暗说，果然不出本院所料，又问：“姓富的是你的什么人哪？”恶人说：“是小的朋友。”老爷说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恶人说：“他姓富，名全。”老爷说：“别是姓白名富全罢？”恶人打了一个迟顿。老爷连连追问说：“是白富全不是？”恶人无奈，只得说：“是。”贤臣又问：“白富全怎么不回来呢？”恶人说：“他瞧亲戚去了。”贤臣说：“他的亲戚姓什么，住在何处？”凶徒说：“小的不知道。”贤臣说：“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呢。听我告诉你，他的亲戚姓阎，排行第五，住在酆都城。他是瞧阎老五去了，是呀不是？你还有个伙计姓佟，名叫德有，排行在六。他拿出本钱来，你们三人商议停妥，



要作买卖，这事我全知道。你为何亲戚改作朋友？我再问你，你的表妹夫白富全，到底哪里去了？”贺重五听见忠良问的这些言语，吓的颜色都变了，腹内暗说，他怎么知道白富全是我表妹夫，出本钱的是佟六呢？说我把亲戚改作朋友，这话是哪里来的呢？官府果知道此事，大概难免刀下之祸。恶人心下正然思想，堂上的施公冲冲大怒，骂道：“囚徒，快些实说！若有一字不对，定动大刑！”恶贼闻听把胆几乎惊破！连忙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，小的原本是同着表妹夫商议买卖。方才老大人提佟德有出本钱，也是真情。一出门就把亲戚改作朋友论，弟兄所为，便于称呼不碍口。佟德有在表妹夫家等着银两，我们两个先起身要上京。谁知到了琉璃河，妹夫不走，住在王家旅店。表妹夫要往庐州探亲望戚。等了几天他不回来。昨日在燕家，只为耍钱解闷。偶见公差，不容分说，硬上铁绳，不知犯了何事情？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

贤臣闻听贺重五之言，越发大怒说：“好一个万恶囚徒！我且问你，是何人把佟六引到白富全家中走动？生出许多事端，淫污了贞节烈妇？”贺重五往上磕头，说：“回大人，那原是白富全种着佟六许多地亩，佟六才往白富全家走动，不干小人之事呀！”贤臣闻听，只气的白面焦黄，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我把你万恶囚徒！事迹已访明，还敢巧辩？你哪里知道伤天害理，报应不爽！你把表妹夫诳出去，害了他的性命，将你表妹任人淫污，你打量着无人知晓。这如今佟六被妇人杀死，真是‘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’！”忠良说着，把牙咬的吱吱连声乱响，大叫：“恶人作恶万端，图财害命！谁知佟六被你表妹扎死！”恶人闻听大惊，连忙往上不住叩头，口尊：“青天爷爷，小人不知道这些缘故哇！”忠良一听，断喝说：“我把你这万恶囚徒，还是如此！人来，掌嘴巴！”青



衣答应，一个青衣上前，揪住恶人贺重五，一个掌嘴巴，一边重打十五个。打的恶人满嘴流血，打完退闪在一旁站立。座上忠良带怒喝道：“贺重五！本院问你到底知道白富全下落不知道呢？想来是佟六买托于你，你把他诳将出去，暗暗害了他的性命，是呀不是？”只听两边的衙役发威，齐声断喝说：“大人问你，你快回话！”恶人上前磕头，说：“回大人，小的就知道白富全种着佟六的地亩，若问别的事情，小的一事不知。”贤臣微微冷笑，说：“白富全到底往哪里去了？”凶徒说：“他往亲戚家去了，大人怎么只问小的呢？”忠良说：“好一挺刑的囚徒！人来，带朱氏上堂。”

衙役答应往下跑去。去不多时，把贤良女子带到堂上跪到。大人用手指着恶人说道：“朱氏，你认得此人不认得？”佳人扭项一瞧，只见那边跪着一人，只打的满脸青紫。细留神一看，这才认出是他表兄来咧！且说恶人贺重五在堂下跪着，正自己暗里盘算主意呢。猛然抬头，看见差人带一妇人上堂跪倒，细看原是表妹，顶梁骨上嗖的一声，直如凉水浇顶。不表恶徒害怕，且说朱氏看见是贺重五，往上磕头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犯妇认得是表兄贺重五，他同我丈夫出门，上京作买卖去了，为何来在衙门？可曾与我丈夫同来此处了么？”忠良座上开言说：“朱氏，你去问他，你的丈夫何处去了？”佳人答应，一扭项眼望恶人，口尊：“表兄，怎么自己回来，你表妹夫哪里去了？”佳人说到此处，心中悲切，带泪含悲，说：“表兄啊！你与你妹夫，还有那佟六商议买卖，你哥儿两个一同出门去了。莫非你两个没上京么？你表妹夫现在何处？快快的对我言来。”贺重五见朱氏问他，吓的泥丸宫内走了真魂，痴呆呆的愣了半晌，说：“表妹，那日与我表妹夫出门，走到琉璃河住下。到第二日清晨起来，他说往庐州探亲去。我在店里，等到晚晌，并未回来。”恶贼说



到此处，气的那边佳人大叫：“贺重五，无义囚徒，你满口胡说！我们那里并无亲戚。不用说，定是你贪财，害了我丈夫的命咧！佟六拿银子买托于你，你把我丈夫诳出门去，他在家中好作事。贼呀！你未曾起意，也该想一想，只为图财，害了自己的亲妹夫，也不怕伤天害理，报应不爽！如今犯事，还敢抵赖！”那佳人越说越恼，指着那人骂了几声，复又向上叩头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妇人只求爷爷报仇雪恨，小妇人死也甘心。”但见他说着，站起身来，往厅柱上一撞，要一头碰死咧！施公喝叫青衣上前拦住。佳人无奈，只得回身跪在一旁。忠良说：“你的冤枉，本院早已明白。”说着，就把那店婆告状，自己私访的话说了一遍。朱氏叩头说：“还是大人的天恩，明镜高悬，遍照覆盆之冤！愿大人子孙万代，子贵孙荣。”贤臣点头，随即吩咐州官派人去传佟六的姨夫冯浩、店家蓝田玉。这些话，不必细表。

单说施公，座上又望贺重五开言问道：“我把你这胆大的凶徒，你到底把白富全害死在哪里？快些说来！”恶人往上磕头，不说多话，只说：“回大人，小的就知道他瞧亲戚去了，别的事小的实在不晓。”忠良气的虎目圆睁，说：“好一个挺死的囚徒，你总要叫皮肉受苦哇。人来！”差人答应。贤臣说：“看夹棍伺候。”登时差役取过夹棍来，放在堂下。施公吩咐动手。青衣上前，拉去恶人鞋袜，套上两腿，两边的背起绳子来，紧紧的往外边一拉。堂上吆喝说：“着力加劲拢！”贺重五“哎哟”一声，昏将过去。公差手掇凉水，用口往恶人身上喷了几口，囚徒哼了一声，苏醒过来。贤臣复又往下追问说：“快实招来！”囚徒挺刑不招，口尊：“青天，夹死小的也是枉然。”贤臣闻听，气的白面通红，吩咐青衣加劲。青衣呐喊，只听夹棍一响，恶贼叫唤一声，又昏将过去了，公差复又喷了凉水。囚徒二番苏醒过来，觉着疼



的透骨钻心，实挺不住了，只得尽情招认，口说：“小的原与佟六相交至好，表妹夫又种着他的地亩。前者，佟六下来起租子来咧。白富全请他到家吃过饭。谁知佟六瞧见他妻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意。要想偷情，白富全又在家里，朱氏的秉性节烈，心如铁石，不能顺手。佟六无奈，千方百计，同小的商议，许了我二百银子，先给我五十两。小的见财起意，与他定计，天天同白富全在一处吃喝，常往他家走动。后来熟咧，又商量作买卖。佟六的本钱，我二人去作，白富全中计。佟六又给我五十两银子，托我把他害死。小的不肯，他又许了我一百两，一共得三百两纹银。如事成之后，跟他上京取银。总是小的贪财该死，我把白富全诳到琉璃河住在店内，只说北乡探亲。路过酒铺，饮到天晚，已下了蒙汗药。走到半路，药性行开，白富全麻倒在地。小的用绳子把他勒死，捺在一座破窑之内是实。并不知佟六怎么又被朱氏扎死。”恶人说罢，叩头在地。刑房在旁记了口供，叫恶人亲自画供。把一个朱氏哭得死去活来。公座上贤臣只气得浑身打战，只说：“真是万恶，真是万恶！”说着，把签筒签全摔在堂下，教几个皂隶轮换着打，把恶人打了个昏迷不醒。

忠良又望州官，说：“你听听，你这境内有这大逆之人，你竟不能办理。险些儿冤屈了良民，教凶徒漏网。”州官吓的只是打躬，说：“卑职愚蒙，望大人宽恕。”贤臣又问：“佟六的亲戚与店家，可曾传到了没有？”州官说：“俱各传到。”贤臣说：“带上堂来。”州官答应，立即把二人带上来跪下。贤臣说：“蓝田玉，查验佟六的行李，都是些什么东西？”店东说：“回大人，州尊太爷同差役亲查的。佟六的衣服等物，银子三十两，地契数十张，外无别物。”贤臣点头说：“冯浩，你外甥佟六，此处别无亲故，就是你一人么？”



冯浩说：“是。”贤臣说：“那凶徒在世胡作非为，已遭凶报，死之当然，纵再有尸亲前来找问，有州官一面承当。这些地契，你拿一张去，将尸首领了去罢。”冯浩答应，忙磕头，爬起来出衙。不表。忠良又叫蓝田玉：“你无故被屈，身受官刑，乃是月令低微。若非本院到此，只怕你还有性命之忧。你把纹银三十两拿去作生理去罢。”蓝田玉说：“谢大人天恩。”言罢，叩头爬起，出衙去了。不表。

且说贺重五罪犯，拟斩决。贤臣一面请王命，将恶人问斩。一面写本，表朱氏贞烈，奏明圣上。写完，眼望州官开言说：“贤契以后办事，须要留神仔细。倘再粗心，本院一定参奏。再者，白富全已死，朱氏现在缺少儿女供奉，所有佟六地土交官府照管，每年起租银钱全交朱氏，作为养赡之资。本院亲赐朱氏‘侠烈流芳’匾一面。朱氏收殓他丈夫尸首，一切葬埋所用银钱等物，罚你捐俸自备。”州官答应。

诸事办理毕，施公不敢久停，吩咐搭轿伺候，本日起身。赶紧进京为是，面君引见黄天霸等升官。所有面君升官一切节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七三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畅春园见驾诉功

话说施公，在涿州审清蓝家店一案。把朱氏贞烈奏明康熙佛爷，详请旌表。将凶徒贺重五拟罪，请王命立斩决。恶人佟六业被朱氏扎死，置之不议。朱氏收殮他丈夫白富全的尸首葬理，一切费用，派州官捐俸自备。朱氏终身养贍之资，均派州官照管。诸事办妥，即日起身进京面君，保举天霸等的功名。乘轿来到北关，吩咐文武官员各归本衙，不必远送。出北关，过大石桥，顺大道，竟奔北京而来。

黄天霸、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寻店，主仆安息，不表。到了天交子时，施公吩咐外边：“快快备马！”说罢，站起，迈步出了下处。贤臣上马认镫，随后众人也都上马。天霸在前，众在后，齐撒坐骑，竟奔御花园而来。

须臾红日东升，老佛爷驾临安乐亭，众内臣侍立，就有该值奏事的内臣启奏：“皇爷，施仕伦放赈回都，候旨见驾。”老佛爷闻听说不全山东赈济回来，龙心大喜，降旨召见。这名御前太监领旨出禁地，来召施公，到禁门外，看贤臣在外候旨，高声叫道：“施仕伦，旨意下！立刻教你进见面君。”贤臣闻听，不敢怠慢，跟随着一瘸一点的紧走。到了园门，遥见老佛爷在御花园安乐亭中高居宝座，两边的文武官员，鹓班鹭序，鹄立森排。正是君明臣良，千载之奇逢



也。

内侍带领施公，进了辕门，行见主大礼。三跪九叩参驾毕，口呼“万岁”三声。康熙老佛爷怜施不全身带残病，龙意要问贤臣山东赈济之事，时候多了，怕跪的腿疼，扭项望着内侍，降旨说：“朕要问施不全山东放米之事。拿凳子来赐坐，朕好件件问他。”梁九公答应，转身忙取凳子，放于龙驾下边。贤臣忽闻皇上降旨，连忙叩首，说：“奴才谢主天恩。”且单言老佛爷心中喜爱不全，龙面含春，漫吐玉音，开口望贤臣降旨说：“朕差你山东赈济军民，且闻山东于六、于七二名强盗，劫夺赈米，不知爱卿如何将他拿获？详细奏来。”

贤臣闻听，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我主听奴才细奏。奴才奉旨赈济山东，出京改扮经商，关太保着奴才在后私行，大轿让于长随施安坐着先行。一日走至漫洼，离村庄甚远，居中有一座三义庙，奴才此时焦渴，遣关太寻水。奴才正在庙中等候，忽然进来一群人，将弓箭利刃摘下，挂在庙内柱上，马匹拴在庙外，忽听众人说：‘怎么大哥还不见到？’又听说：‘咱们先进殿坐等，一定少时必到。’又见他们一个个下马前行，走到殿内。忽见一人听见为臣哼了一声，他把众人复又叫出殿外，他们叽叽喳喳不知说些什么。忽一声一拥齐入，跑进殿来，用手指着为臣，开言大喝说：‘施不全！我等乃是绿林中的好汉。你在江都县作官，拿我们的人竟自问斩。正要伙众拿你报仇，哪知你命不该终，逃走进京。内中又有黄天霸跟随，因此未得下手，让你逃回京去。只说你今生不能见面，冤仇难报。闻听你去山东赈济，因此知会众人。寻你不见，哪知你又改扮私行，又不知你是安的什么心！但只好瞒哄愚人，哪知终难瞒过好汉的神眼，见面将你点破。施不全，造定你今落在我们手内，此乃是狭路相逢。



你恰是笼中之鸟，网中之鱼，束手受缚，瞑目而死。”贤臣言犹未尽，把一位英明佛爷吓的一声大叫“阿拉！”叫声不全：“你的伙伴不在，他又人多势众，如何是好？你把脱身之情，细奏朕听。”不知见驾何以对言活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七四回 旨宣黄天霸面君 敕赐安乐亭演武

话说贤臣，将山东放赈路途所办之事，一一奏明。佛爷闻听，龙心大悦，说：“施仕伦，你道黄天霸自江都县就保护于你。他染病在招商店中，你将他瞒过，谎奏身亡。以往之事，朕全不究，一概宽免。将黄天霸、关小西等宣来见朕。”贤臣闻听，叩头起来，退出安乐亭，来到御园外，将旨宣了一遍。

黄天霸等闻旨，即将兵器交给跟班的看守。整冠束带，立即跟随老爷，进了园门，至安乐亭下。五个人站在禁地台阶以下。贤臣走上金阶。佛爷传旨高卷湘帘。贤臣来至御驾案前，双膝跪倒，口称：“万岁，奴才奉旨召下役五人随旨朝参。”万岁一摆龙腕，贤臣站起，退闪一旁。圣驾与随侍文武一齐观看，但见个个少年是豪杰武将打扮，都在亭子下跪倒。皇上看罢，龙心大悦，降旨宣传说：“单宣黄天霸见驾。”

看官，贤臣已把朝礼教演熟练。众人今见施公呼唤，不慌不忙来至驾前，双膝贴地，行三跪九叩朝王礼毕，俯伏金阶。

表过康熙皇爷喜爱英雄好汉。一见天霸，龙心甚喜，叫声天霸：“朕素日闻名，并未眼见。今日你朝参寡人，朕问



你祖上籍贯，从实回奏。”好汉答应，口呼万岁：“民子祖居福建，后又徙居绍兴。民祖是良民之后，姓黄，名叫玉龙。民父黄三太，不守祖业，家道凋零。自幼好武，异人传授单刀一口，甩头一子，外习飞镖，败中取胜。民父因绿林人不分皂白，赌气单路独马上京。叩乞万岁赦民子无罪，方可实奏。”佛爷降旨说：“赦你无罪，从实奏来。”天霸连连叩头，口呼万岁：“民父在皇城沙泥滩放过响马，曾劫过爷家库银。提起民父当灭九族，罪该万死，安心要劫皇爷，可巧万岁进海子猎围已毕，銮驾回宫。民父独骑出了海子红门，走至漫洼，四顾无人，截住老佛爷，单要爷的黄马褂。皇爷不唯不怪，反而开恩，将马褂赏与民父黄三太。民父领赏回家，将马褂供奉佛堂。后来旨意要民父进京，民父自行投首，封官不做，情愿归籍务农。蒙皇爷恩准，放回原籍。民子天霸看破绿林无好，改邪归正，投往江都知县。今日得见天颜，求恩宽恕，举家大小都感天恩不尽。”天霸奏毕，连连叩头。佛爷闻奏，暗暗夸奖，不由天颜带笑点头，叫道：“天霸，朕问你可曾将兵器带来？”英雄答应说：“现在御园门外，民子见驾，无旨不敢擅带兵器。”佛爷点头，座上传旨，急令梁九公：“引领黄天霸快把他的兵器取来，朕好御览。”梁九公答应，带领天霸到安乐亭取兵器不表。

皇爷往下传旨：“召见关小西见驾！单等天霸取了兵器来，好叫他们当面演武。”内侍官等传旨，立刻宣进关太。引领前来，也是三跪九叩之礼，拜毕，至驾前跪倒。佛爷往下观看，但见小西年貌当令，英英耀耀。叫关太：“你把以往从前之事，实实奏来。”小西答应：“尊旨。”未曾奏事，他先照着施大人昨日传授节目，朝上叩头，口呼万岁：“民子原籍山西太原府。祖父买卖出身。民子关太，小西是民子别名。在京西门头沟开设两座煤窑。民子好赌博，将窑输



尽。倚仗武艺，投入绿林。因偷盗入桃花寺，遇见恶僧，来到顺天府告状，后保大人奉旨擒拿恶僧。也曾在通州巡粮，当过海巡。大人奉旨放赈，保护大人前往山东，沿路敌挡众寇。差满回京，拿过许多盗贼。民子功不敌罪，望万岁开恩，宽恕重罪。”关太奏罢，连连叩头。佛爷闻奏，往下开言叫关太：“你与黄天霸所奏略同。今朕定封你等官职。”言罢，令人带下去。

看官，康熙佛爷乃是一位明君，什么事瞒不过这位爷去，只用一问便知详细，此乃闲言不表。侍官领下关太去，忽见梁九公带领黄天霸，从园外将兵器取进来放在亭下。天霸跪倒，口呼万岁：“民子将兵器尽都取来。”

老佛爷才要传旨，教天霸演武，忽见施公上前拜倒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微臣有短表冒犯天颜。”皇爷说：“奏来。”贤臣奏道：“我主御览天霸金镖，必须垂下帘来，方保无事。”老佛爷闻奏，在宝座上微微冷笑，叫声不全：“你乃文职官，有些胆小。难道天霸心怀别意不成？”施公叩头起来退出亭外。佛爷叫声天霸：“把兵器取来，献上与朕过目。”好汉答应，连忙叩首，平身上得亭来，把兵器拿上来与皇爷过目。老佛爷留神观看，原是一口利刃，金镖一十二只。猛见好汉手拿一物，又把虎躯一挺，身形直立，用手往上一举，口尊：“万岁，请看。”言罢，用手一抖，只听哗唧唧一声，铁链响亮抖开，竟有六尺多长。皇爷与文职一齐闪目，借着日光留神观看。但见把儿有一尺，接着铁链儿，铁链上的那头儿，有酒盅子大的铁疙瘩。皇上就问：“此物是何名？”好汉回答，口尊我主：“此物名叫甩头一子，打出去忙跟一步，管取敌人之胜。”皇爷传旨，即叫天霸先耍利刃。

好汉尊旨，把甩头一子放在地上，将刀拿在手中。但见他蹿蹦跳跃，那口刀耍得上下飞腾，光华一片，如雪片绕身



一般。开手耍得一路“朝天子”，二路就是“一统天下定太平”，又耍一路“双手捧日月”，然后又耍一路“童子拜观音”。恍似那七星宝剑腾空，彩凤抖翎，春风摆柳。后耍一路“玉女纫双针”。佛爷观罢连声喝彩，暗说道，黄天霸武艺精强，实然不错。

且说那些合朝文武、内外群臣，一齐观看天霸这路刀法，令人喜悦。要想那文职官，不过是观瞧热闹，但见来往蹿蹦的灵便。那作武官的人，观看天霸那样舞刀，刺砍劈剁，蹿蹦跳跃，体态轻灵，实然的便利，井井有法，人人夸奖，个个喜欢。正看着，猛见天霸将身一纵，这一路刀法更不相同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舞来秋水雁翎刀，闪烁寒光浪欲淘。  
海马朝云身屡仰，犀牛望月首同搔。  
漫空飞白迷江练，映日摇红叶彩毫。  
六合尘氛应已净，趋朝奏捷系征袍。

天霸在亭下耍舞，但见刀光上下翻飞，并看不见身躯隐在何处，宝座上老佛爷不住夸奖，两边文武不住点头赞叹。内外群臣正自称赞天霸武艺高强，安乐亭上忽然又听佛爷降旨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七五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钦派施仕伦擎杯

话说内臣梁九公，高声叫道：“黄天霸，快些放刀！佛爷有旨。”他这才跟随梁九公同到安乐亭，在宝座前双膝跪地。老佛爷往下叫一声天霸：“你的这口刀，寡人观瞧实然不错。朕意要看飞镖如何？”天霸答应道：“民子遵旨。”当下就令梁九公：“去在对面树上，两边拴定黄绒绳一道，下面挂起射箭鸽子，朕好看天霸的飞镖。”梁九公答应，领旨，登时将诸事办妥。老佛爷金腮带笑，叫：“天霸，你言金镖百发百中，悬针不错。你就立刻下亭去，当面试来，寡人过目。”好汉答应：“遵旨。”叩头爬起，转身走下亭来。一屈膝，从褡裢内取出金镖，来至对面看了一眼，绒绳上悬了三个鸽子。暗说，活该今日成功，等我格外留心，镖打红心。天霸心中正在打算，忽听皇爷高声叫道：“天霸快些发镖。”好汉答应，左手托镖，怀中抱月，右手对准鸽子，把手一松，飞镖打出，只听嗖一声响亮，正中鸽子红心。宝座上老佛爷龙心大喜，两旁文武不住喝彩。又听皇爷传旨，叫黄天霸打第二只镖。好汉答应，又发二镖，又中红心。复又连发三镖齐中红心。那些文武官员齐声夸奖。

且说皇爷见天霸连中三镖，由不得龙心欢喜，立刻把黄天霸召进亭来。英雄先把打出的飞镖找回收起，这才在驾前



拜倒。

宝座上的老佛爷，望下叫黄天霸：“你的金镖，朕已看过，当真不错。你再把甩头一子施展施展，与朕过目。”当下英雄叩头，口说：“民子遵旨。”皇爷望下问道：“天霸，你这宗兵器，是怎么个施展法呢？”英雄见问，口尊：“万岁，若施展甩头一子，乃是一宗绝兵器。要轻，轻似鸿毛；要重，重似泰山。可是两样劲儿，一样打法，悬针不错。夜晚之间，专打香头。如今皇爷要瞧此物，取过一个小茶碗。皇爷遣一位大臣，叫他高举茶碗，站在亭子下边；一面还得抬过一块顽石来。民子按着门路，先打顽石，后打茶碗，不能伤着举杯之人。这是轻似鸿毛，重似泰山。民子话不应口，情愿领罪。”说罢，叩头起身。佛爷点头，传旨准奏，扭项望梁九公叫道：“快取茶碗一个，抬过一块顽石。”梁九公答应：“遵旨！”转身出去。不多时。诸事办毕，回来复奏不表。

且说两旁文武官员，方才一闻天霸所奏，一个个又惊又喜，暗暗私语。这个说：“年兄，这件事，还不知皇爷派着哪一位官员呢？举着茶碗这可不是玩的。一失了手，打不成茶碗，人叫他打死了呢！”

不说众官害怕。且说宝座上皇爷降旨道：“宣召仓厂总督见驾。”但见忠良施公越众出班，进了安乐亭，慌忙拜倒。那老佛爷带笑叫声不全：“今日黄天霸要施展甩头一子，与朕过目。寡人命你托茶碗，站立在亭下顽石对面，好叫天霸施展甩头一子，朕当面验看。”贤臣闻听，登时吓了个面目更色，暗道，不好，这件事活该害我仕伦。若要举碗站立亭下，万一天霸失手，伤损手腕，还是小事，只怕皇爷动嗔，诬君罪难免。若说不举茶碗站在亭下，抗旨不遵，也有罪名。



不说施公暗自沉吟。且说满朝文武，一闻圣上降旨钦派仓厂总督，一个个快意称愿。暗中说道，这宗事正当派他。内中有被他参过的，心怀旧恨，说道：“列位年兄，留神请看。但愿老天睁眼，今朝显显报应，一下打死他，才称平生之愿呢！”众人闻听，笑而不答。猛见宝座上老佛爷传旨，叫施仕伦下亭去，高捧茶碗。贤臣无奈，只得遵旨下亭。

内侍将茶碗递与贤臣。贤臣接来退出亭外，站在顽石对面，手擎茶碗，叫声黄壮士：“依我说，你再打别的罢！可贵的单打茶碗，还叫人举着。你想，这不是叫人出丑么？”好汉腹内说，“我索性吓吓这位施老爷，叫他老人家出出丑，给众官看看。”想罢，带笑口尊：“老爷，何必这样害怕担惊？一个手罢，纵然是打掉了，也不过慢慢的长出，又要不了命。”言罢，连忙来至大人跟前。一弯腰，将甩头一子拿将出来，用手拿定此物。一抖擻，只听哗啷一声，铁练抖开，手中提定。文武观瞧，但见黄天霸将身一纵，施展武艺。把施老爷吓了一跳，哪里还顾亭子上的皇爷、两边的文武，高声叫道：“黄壮士，千万的留神，可不是玩的。瞧着手上可是茶碗，下可是我的手，你估量着，可不是玩的！”你说这一路嘱咐，招的满朝文武暗笑。忽听天霸答应，说道：“老爷只管放心罢，管保要不了你的命。”正说着，一抖铁练，甩头一子一晃，照定顽石吧的一声响，打得顽石四下飞迸。忠良暗说“不好”，又见他一回手，照定茶碗打来。又听吧，哗啷啷——茶碗粉碎。施公拍手打掌，高声喝彩。把一位英明的帝王，只喜得金腮带笑，在宝座上翻着满洲话，不住夸奖。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七六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康熙佛爷怪罪含嗔

话说康熙佛爷，见黄天霸把甩头一子试完，只喜得龙颜带笑，开言传旨，叫黄天霸见驾。梁九公领旨，来至亭下，高声说：“旨下！黄天霸见驾。”天霸随内侍进了亭子，来至驾前，双膝跪倒，连连叩头，口呼“万岁”。座上老佛爷笑吟吟的要封天霸官职。忽听一人高声口尊：“佛爷，奴才见驾。”皇爷闪目一观，原来是达木苏王。众官一见王爷，不由失惊，俱都说道：“这位王爷膂力过人，昔在景山打过虎。天霸虽是英雄，大料非王爷对手。”

不言群臣私相议论。且说王爷进亭，在驾前拜倒，口尊：“佛爷，奴才要比试较量武艺。”皇爷忽然想起一计，往下传旨，叫声达木苏王：“你与天霸不可比武，你是寡人一家王子，天霸是区区一草莽之民。纵然他有满身武艺，也不敢近你身体。万一被他打一二下，岂不是当面取辱？”佛爷言词未尽，把王爷气得面黄失色，也顾不得皇爷归罪，口尊：“主子开恩降旨，也别论我是王爵，他是庶民，只管叫天霸有什么本领，与奴才较量较量。俗云：‘当堂不让父，举手不留情。’那天霸有过人武艺，就打死奴才，不致叫他偿命。”皇爷想罢，往下降旨，叫：“达木苏王，就准你二人比较，朕有一件，寡人要问问天霸，他要情愿比试，你两个



就在亭下较量较量。”只见达木苏王平身退后。宝座上叫道：“天霸，你乡民村庄之子。达木苏王他乃金枝玉叶，若是比试略伤着他些，当有罪名；再说他的神力无比。依朕看，不与他比试，可保平安。”天霸闻皇爷之言，口尊：“佛爷，王子既要与民子比武，民子焉敢退缩。再者，‘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’，即使佛爷待民子天恩浩荡，民子无命，要皇恩也是枉然。今朝既蒙佛爷这番隆恩，命民子与王爷比武，少不得与王爷较量较量。一来权当与佛爷解闷，二则也得看一看民子的本领。”言罢，叩首在地。且说老佛爷一闻天霸这些言词，不由龙心大悦，点头夸奖说：“小厮巴图鲁咋啦吗！寡人倒要看看黄天霸与王子较量倒是如何？”

不说佛爷心中暗想。单言仓厂总督施仕伦心中不悦，暗说，眼看天霸封官受赏，偏逢达木苏王要与天霸比武。天霸虽是英雄，怎能敌得过王爷？施公心中正自沉吟，忽听老佛爷叫声“王子”。达木苏王答应，转身来至驾前跪倒，口尊“佛爷”。佛爷说：“如今你与黄天霸比武。他乃是一个草莽，你是朕的王子。寡人有三件事，要你依从，方许你们两个比武。”王爷叩头，口尊：“佛爷，奴才不知道是哪三件事？”佛爷说：“头一件，你的力大无穷，不许伤着天霸的筋骨皮肉，你要损着他，朕要归你的罪名。第二件，只许天霸打你，你不许打他，若要无有这道旨意，他也不敢近你的身体。第三件，寡人只要天霸在，不要天霸坏，如若伤损天霸的性命，定要叫你抵偿。”达木苏王闻听佛爷的旨意，他也不敢不遵，迈步退出亭外。

且说天霸久闻王子勇猛无比，讲动手未必能服他，心想要使稳当计。来至王爷面前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王爷，宽恕小民。”磕头碰地，竟把王爷哄的一肚子全消，自己倒后悔了。暗说，哎哟，我错咧！黄天霸乃是个草民，好容易随



施不全进京，面参圣驾，实指望得个一官半职的。谁想我心怀不平，一定与他要比武。这岂是孤为国家亲王坐大位的行止？今朝若损伤了天霸的性命不大要紧，倒教满朝文武取笑，说孤胆量狭窄。只得当着御前走上几步，好遮掩满朝耳目。想罢，叫声：“黄天霸不必害怕，有什么本领只管施展，我给你拳脚上留情就是了。”黄天霸闻听，连忙叩头，说：“谢过王爷！”说罢，天霸站起身来，掖上衣服，要与王爷比武，望王爷口呼千岁：“要容让小民。”言罢施展浑身艺业。两个人一时之间合到一处。天霸仗着身体灵便，蹿蹦跳跃，来回游斗，不教王爷抓住。宝座上的老佛爷看得明白，见天霸没教王爷抓住，不由龙心大悦，连连点头，夸奖天霸说：“真是个巴图鲁好小厮！若不教王爷抓住，料想王爷也就无能咧！朕倒要看看他两个胜败。”

且不表老佛爷在宝座上观看。单言天霸，再不肯近王爷身体。王子在御园中来回追赶天霸，只跑得口中发喘，满脸通红。龙心急躁，也顾不得身在御前，口中大骂：“哎哟，好一个控不鲁！气死人也！”言罢，扎煞两只手，圆睁二目。但见天霸站在迎面，说：“王爷请啊！奴才一步儿也不敢多走，奴才上过当咧。来呀，有什么武艺只管使罢。奴才也没什么要紧的本事，只会蹿蹦跳跃。”他这话，反把达木苏王只气得怪叫怪嚷，口中大骂。且说亭子上皇爷，一见王子如此，又是恼又是笑，夸奖天霸身体灵便。

不说老佛爷夸奖天霸。且说王爷见天霸来回跳跃，不能近身，只说：“控不鲁，坏了我半生英名！”言罢，一个箭步扑上去。黄天霸见王爷要下毒手，着意留神，等王爷身临切近，只听嗖的一声，轻轻又纵到别处。这位王爷，叫天霸闹的没有办法，浑身是汗，口内发喘，也不似从前那样英勇咧！也不肯与他蹿跳了，腹中暗说，好个天霸，我竟不晓得



他这样身形轻利。我想赢他，只怕有些费事，这可怎么好呢？达木苏王一旁暗打主意，要想赢天霸，想不出个计策来。抬头忽见天霸迎面站立，满面赔笑，口尊：“千岁，奴才只见输了，要不咱俩算了罢！我瞧爷浑身是汗，必是身体乏倦咧！同到御前奏主，奴才情愿认罪。”

黄天霸这一片软硬话，把王爷气的直愣了半会。猛抬头一看，但见西北旮旯里可是配殿，一面是倒厅，不由满脸添欢，暗说，要赢黄天霸，何不如此这般，将他挤在旮旯之中，料想他身轻也难逃出去。王爷想罢，跳至东边，假意要抓天霸。谁想天霸他只顾躲避，往后就退，直往旮旯里避去。黄天霸再想不到王爷要下毒手，他只顾往后倒退，堪堪退至旮旯之中，你说把个王爷乐了个喜不有余？连忙往前紧走了两步，竟把夹道门就遮住了。王爷把龙体一抖，拉了个蹲式架子堵在口。你就往前多走一步也不能，把天霸吓了个惊魂失色，猛抬头见大殿内房子高大，椽子是两层，见明明露着。天霸看罢，暗暗喜欢，腹内叫着自己的名字说，黄天霸，你在江湖之中，不是一年半载的工夫，活了二十八岁，跟随施公却有七八年的光景，学成满肚子艺业无曾施展。到如今蒙施大人抬举，把我领到帝王驾前，引见圣主，有本事不在此处施展，还想往哪里去卖？说不得我今把那作贼的本领使将出来，也叫当今万岁看看我黄某，二则惊吓惊吓合朝众文武。想罢，浑身蹶一蹶劲，往上一纵。只听嗖的一声，起在空中。两手一抓，抓住了椽子。复又用脚往上一翻，身子贴在房子前沿。

且说王爷，才要伸手去抓，一展眼不见踪迹，不知天霸何处去了，只顾留神往前找。天霸上面一松手，将身一纵，轻轻落在尘埃，脚站实地。站在王爷背后，口呼“千岁受惊。”王爷一闻此言，吓了一跳。一转身，面带嗔怒，暗说，



好个天霸，亚赛猴猕一般！我不但无面见驾，岂不教满朝文武耻笑，达木苏王正自羞怒，忽然天霸口呼：“千岁，以奴才看，爷驾枉费气力，不如同去面君，只用圣旨一道，传与奴才，包管当下被爷擒住。要像这样较量，只怕使坏了王爷，也不能胜了奴才。”达木苏王一听，大叫一声：“好个黄天霸！我若不把你活活摔死，誓不为王。”言罢，将龙体一蹿，竟奔了英雄而来。王爷心中一怒，哪里还顾在御前安乐亭上现有当今万岁，这会子早把自己的命不要咧！只出这口气才好。将身一纵，往上举起手来，只要打死天霸。

且说亭子上老佛爷一见天霸从上跳下尘埃，还是英英耀耀，由不得龙心大悦，才要传旨宣召他两个前来见驾，见达木苏王又去动手，要打天霸。天霸又是照前跳跃不止，教王捉拢不着。宝座上喜坏了老佛爷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好个巴图鲁哗啦吗！”众臣一齐随着佛爷龙音，大家齐笑。声音太大了些，把位达木苏王笑黄了脸。立刻羞恼成怒，满面发烧，浑身是汗，举目观瞧。你说上面笑声震耳，把个天霸弄的不知什么缘故，只得回头往上观看，不及提防了，一个大空，后又一扭项，但见王爷蹿至跟前。他喝声：“天霸，你还往哪里跑！”相离不远，把个天霸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不好！”浑身蹿劲，要想跑出圈外，怎能得够？早被王爷一伸手，抓住了衣衿。好汉着忙。王子一见抓住天霸衣衿，心中大悦。他想着，若将黄天霸捉拿住，用双手举到驾前献功。万岁要死的，活活摔死；要活的，饶他不死。不过是堵堵皇爷的嘴，显显本领。谁料，竟被天霸摔衣走脱！只气得王爷骂骂咧咧，赌气将衣衿捺在地下，还想前来动手。

忽听亭子上皇爷传旨：“宣王子、天霸齐来见驾。”王爷一听传旨，不敢动手，只得来见老佛爷。黄天霸这才随后跟来，一个个尽礼磕头。佛爷见王子气的满面含羞，叫道：



“梁九公，传朕旨意：宣仓厂总督。”梁九公领旨，来至亭外高声喊道：“旨意下！宣仓厂总督施仕伦见驾。”下边有人答应说：“遵旨。”但见贤臣越众出班，来至驾前，山呼万岁，拜首已毕。佛爷叫道：“施仕伦，朕只为你保奏黄天霸，前来引见，朕当面看他演武，果然不错。才要封官，谁想王子心中不服，不遵旨意，要与天霸比武，以为定操必胜。谁知天霸的身体轻便，虽无胜过王子，王子总不算赢。如今同着你等文武，寡人要问问他，也教王子自己后悔，也才知道一勇之夫，终久是祸。”言罢，带怒传旨，下问达木苏王。王爷答应：“奴才在。”佛爷说：“你可知罪不知罪？”王子方才在下面听见皇爷对施公那派言词，心中已知佛爷动怒。他羞愧无地，摘了帽子，连连叩头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悔无及矣！”老佛爷座上带怒，传旨快把王子送在高墙问罪。不知这达木苏王罪过到底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七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施总漕择吉赴任

话说康熙佛爷龙颜大怒，传旨把王子送到高墙问罪。王子摘下帽子，连连叩头。吓的合朝文武互相观望，不敢进言。

且说施大人在一旁暗想道，我如今引见黄天霸、关小西等，所为教他等升官受职，方显施某不负勤劳。谁知达木苏王心中不服，又要与天霸较量武艺。谁想王子又不敌天霸之胜，皇爷心中动怒，归罪于王子。这要叫王子为天霸受罪，一来黄天霸不能升官，二来我施某的名头儿不美。不如我在驾前奏明，将王爷免罪。再请皇爷加封天霸，岂不一举两得。

施公想罢，往前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万岁，奴才有短章启奏吾皇圣驾。”佛爷说：“爱卿有本，对朕奏来。”贤臣说：“圣主要为天霸归罪王爷，天霸罪该万死。不唯天霸负罪，连我奴才也该归罪。望乞皇爷千万开恩！放了王爷，赦免其罪。既然怜惜天霸，要不赦免王爷之罪，黄天霸怎能身受皇恩？”言罢叩头，口呼万岁。满朝文武心中大喜，个个点头。不表。

且说皇爷宝座上闻奏点头，叫声：“仓厂总督施仕伦，保本赦免王子，依卿所奏。”贤臣闻听准奏，叩头谢恩。又



闻皇上降旨，叫：“王子听朕谕旨：国法无私，本当归罪。朕看亲王面上，赦了你罪，罚你半年俸禄，赔补黄天霸衣衿，寡人一概不究。”老佛爷这道圣旨下，达木苏王焉敢不遵？敬礼叩头，口说：“谢主宽宥之恩。”谢毕平身，立刻出了安乐亭，将半年俸禄令人取来，交还内侍，启奏万岁。不表。

单说当今皇上在宝座上往下观看，见黄天霸跪在亭下。身上的衣服撕去半边，令人难看。皇爷点头，暗暗夸奖，望下叫道：“黄天霸，朕见你武艺精通，本领不弱。与王子较量，他将你衣服撕破。朕罚他半年俸禄，料想够了你那衣裳的本了。并非朕偏袒于你，寡人爱你武艺高强，少时朕加封于你。第一要野性收起，不比江湖中任意胡行。第二食朕之禄，须当报效尽忠，莫负雨露之恩。”嘱咐天霸已毕，天霸叩头谢恩。佛爷又望着忠良，叫声施不全：“你保荐黄天霸等，可见你是一派忠烈。从前蒙君之奏，一概不究，理当按功加封。还有余者之人，总算下役，不比天霸、关太二人功劳，由你委派用职。朕封你总漕粮务，巡查河路，查访那赃官污吏。钦赐赤金龙牌一道，上写‘如朕亲临’四字，不论督府提镇一概钦遵。倘有不遵，许你参奏。赏俸一年，赏假三个月，择吉起身，不必面君请训。”贤臣敬礼叩头谢恩。

只听宝座上佛爷降旨，叫黄天霸、关太听封。老佛爷喜爱忠良好汉，龙心大悦。加升施公总漕巡按，外查河路一带府州县道，惩办贪官污吏、土豪恶霸。王、郭等下役几人，凭施老爷委用何官，另行奏章。贤臣谢恩站起。老佛爷传旨，叫道：“黄天霸、关小西再听朕封加：黄天霸为漕运副将，关太为漕运参将，一同总漕办事，听仕伦调用，与国效力，有功再行升赏。”二人谢恩站起。皇爷封官已毕，龙袍一挥，文武散出园来。施公与合朝文武拉手道喜，俱各不



表。

贤臣与天霸、小西等众人上马，回到私宅，与合家大小见过了礼。同僚亲友贺喜不表。三个月假满，打点起身。老爷将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暂行委漕运守备，妆着施公，坐轿先行，到天津驿等候。老爷进内辞别父母、兄嫂、妻子，带领天霸等，俱是买卖人打扮。下人服侍贤臣等众人上马。小西、天霸俱各上马，穿过街巷，出了齐化门，要从通州奔天津而行。

正走之间，贤臣猛然想起一件事情，眼望计全，开言说道：“你快快回去，把施孝叫来，我在八里桥打尖等候。”计全答应，拨马回走，去叫施孝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与天霸等，复又催马，行不多时，早到八里桥。路旁有座饭铺，三人一齐下马。铺中跑出两个小伙计来，把马拉去。主仆三人迈步进铺，刚要坐下，好汉回头一看，瞧见一个人。不知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七八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何路通十字街比武

话说施公主仆三人，进铺饮茶。天霸伸手擎壶斟了一盅，递与贤臣，然后才是小西与自己各斟一盅。忠良手内擎茶盅，口内讲话：“二位，你们看这铺中好茂盛的买卖，满桌上净是要酒要菜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此处离京三十多里，正是打尖的地方。”好汉的言犹未尽，只听对面座儿上，有一人大喝：“过卖的，太瞧不起人咧！太爷进铺坐了这一会子，也不来问问，是要什么东西，难道吃了不给钱么？”跑堂口中说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连忙的往那边走去。天霸这边留神，观看那个人。却是怎生的打扮。但见他：身上穿黄色小夹袄，一条搭包系在腰间，下穿紫花布的鸡腿裤子，绑在磕膝盖中，鱼鳞靴子足下紧登。又见外有一顶草帽，放在行李上面，小小褥套捆着链绳，旁边掖着双拐。拐头是明晃晃的露着枪尖，还有个钩儿带在枪上，这样兵器甚是眼生。细看他年纪，不过四旬开外。身材不高，约有四尺有零。鹰鼻相配微须，两扇薄片嘴，眼大眉浓。天霸看够多时，不是客商买卖，不是庄农人家，又不像江湖绿林。看样也不过黑夜挖窟窿，作些营生而已。听他言语，很像外路声音。

且说堂倌听见呼唤，来道：“要什么东西，请爷快快说明。这铺中伙计短少，说完了，我还照应别的主儿来呢。”



那人听见这些话，心中不悦，带怒开言说：“你怎么忙，你就替我要了饭罢。”堂信说：“我的爷，我知道你老人家吃什么东西？”那人说：“我知道你铺子里可卖甚么东西？”堂信说：“你老人家要上个饴渣豆腐，烙上两张饼，盛两碗饭，作一个常行汤，就很够吃咧！”那人说：“这是好主意呀！我问你那盆内的鱼，案上的肉，都不是卖的么？”堂信说：“爷，这么着省钱。难道我们卖饭还怕大肚汉不成么？你老人家要吃鱼呢，是糟鱼，是酥鱼，锅贴鲇鱼，溜鱼片，烩甲鱼，烩白鱼；要吃肉呢，烧紫姜盐煎肉，排骨，丸子，炸肉骨碌儿。”那人说：“不过这几样么？这还没有我们南边小豆腐铺子菜多呢。听我告诉于你，买卖人和气为本，哪个吃了不给钱？别论衣服品貌，别欺负外乡人。在下教导于你，往后不可如此。我今日就是依你主意，给我个常行饴渣，两张家常饼，两碗合汁面汤，还要宽大碗盛着，越多越好。吃完了好登程。”堂信闻听，照样传下去，这才照应别人。

这边的施公、天霸、小西用茶已毕，放下茶盅。贤臣说：“我们三人要用饭。四两酒，给配四样菜，饼饭一齐来。”堂信答应，先把碗筷、酒杯、菜碟拿来，然后酒饭一时端来，放在桌上。天霸拿壶先给大人斟了一杯，放在面前，然后与关小西合自己斟上。施公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我还要走路，咱们就是这四两酒哇！我就是这一盅，你们俩把那一壶喝完，吃点东西好走路。”二人齐声答应：“很是，很是。”正然说话，只听铛响，大人望着跑堂的开言说：“伙计你来，如有现成饼拿一张来我吃。”过卖答应：“有哇。”说着，走至柜内拿了两张饼，放在两个碟子里头，给贤臣放下一张，那一张才拿到那人桌上放下。

那人一见，带怒开言说：“我要了两张饼呢？”堂信说：“爷爷，先吃着这一张，赶吃不完，就得了那一张与你。”那



人说：“我要了两张，你们刚才要真忘了烙了一张，我倒没的说。分明烙得了两张，你们为什么卖与别人？别人给钱，难道我是白吃么！我也给钱。此处离京不远，难道就不讲礼了，也没个先来后到的吗？任凭是谁，自己既要吃饼，就该自己要。为什么人家要的，他吃现成的呢？我想这个吃现成的人，就睁着不开眼。”

看官，这人因为腹中饥饿，才进铺内打尖。偏偏的跑堂的瞧不起他，他就一肚子气，有心要望跑堂生气。心中想着他又不值，满肚内存心要斗气。他见施公把他要的饼，留下了一张。他又见老爷那种相貌儿，很无人样，他心中就有好些不悦。方才说的这些话，何尝不是冲跑堂的说呢，正是冲着这边桌上说呢！忠良一是一位文官，又是人臣极品，自尊自贵，宽宏大量，还恕的过去。像黄天霸、关小西他二人，如何忍耐？听见那人说些闲话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互相观望，窃窥大人之意。但见施公总不动气，只管自己吃饭，二人只得权且忍耐。

猛见那人眼望堂倌，复又开言说：“你这是怎么样呢？”堂倌回说：“少不得给爷另烙张饼。我本来错了，望爷爷宽容，不然另要点别的吃。在下情愿候了爷吃。”那人他更动了怒，站起身来用手一指，说：“你满口胡言！太爷有钱才进铺吃饭，什么要你候？打谅太爷无钱。”说着话，将银拿出，说：“这银子全给烙饼。”将银往桌上一摔，说：“可恨堂倌瞧不起人。给我烙出来，摆开凉着，零碎吃点心。”那人越说越气，往堂倌脸上打了一巴掌，口鼻鲜血直流，只听叭的一声，堂倌咕咚倒在地下。掌柜的过来，满脸赔笑说：“我的伙计错了，望爷抬举一二。爷照顾我一文钱，你就是我的财神爷来了。”说着弯腰打了一躬。那人一见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掌柜的，你家伙计我倒不恼，我只恼那个人吃现



成的。既知道吃饼，不会要吗？算是学吃学穿。”施公闻听此话，眼望小西、天霸说：“二位伙计，你们听听，那边那人分明是说你我呢！”天霸要去问他去，施公未曾答言。小西先就立起身来，眼望那人，说道：“你休要胡言乱语，此乃天子脚下，若讲豪横不成？管教你吃苦，不服就咱俩试试，打完了，给你个地方。”那人闻听，说道：“来来来！咱俩出铺去较量较量。”说罢，一齐跳出铺去，就动开了手咧！

看官，那人也是江湖中一条好汉。他却不在绿林里，前已表过，也不掇门挖洞，也不偷猫盗狗，却在水中凿船。皆因此条河路中，常时有船行走。他探得有什么上任的大官在某处上船，他好在后跟随，得便下手。这些闲话暂且不表。

且说天霸，又站在铺门口高埠之处观看，但见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，竟不见输赢。豪杰心中暗想说，这个人使的拳脚全是我家的门路，那是打哪里来的呢？从未见过这么一个人。好汉惦记着老爷，复又进铺，看了看旁边的人，俱各出铺瞧热闹去了。忠良见好汉来至跟前，低言问说：“小西胜败如何？”天霸说：“大小只管用饭。小西若是不能取胜，大略也不能吃亏。”贤臣说：“你还出去瞧瞧，要不然，给他们和解了罢。”天霸说：“大人只管放心，那人进铺子的时节，我瞧着他就有些眼岔，皆因他长了个贼样式。就是小西不能取胜，我还要并力擒拿，要问他的姓甚名谁，家乡住处？”贤臣点头。天霸转身出去，来到饭铺门口，留神观看。但见二人在十字街前，还是争斗。此乃是通衢大道，登时聚了人山人海，如上庙一般，拥挤的铺门风雨不透。掌柜的说：“合该今朝倒运，这买卖还怎么作？众位爷们劝劝，只当行好。”来瞧的人们，个个相视，不敢上前。

且不言铺门口争斗之事。再说计全奉大人之命，回京叫施孝去，登时进了齐化门，来到施侯爷府门前下马，望着门



上之人说了一遍。门公闻听，入内回禀了太老爷。这太老爷叫施孝说：“你二老爷叫你有事，就同来人前去。”施孝答应，连忙备马。二人门外搬鞍，登时出了朝阳门，顺着大路，竟扑八里桥而来。不知计全怎么认识那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七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鱼鹰子扶保贤臣

话说计全同施孝来至八里桥铺门口外，但见人山人海，如上庙的一般。见天霸也在高处立着观看，叫声：“老兄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你先见了大人，回头再说罢。”计全同施孝进铺门，走至上房见了，请安行礼毕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关太哪去了？”贤臣说：“关太在铺门口，与人争斗了半天咧，不分胜败。你也看一看去。”计全翻身出上房，走到铺门口外，见围着一遭人。用手分开众人，挤将进去。留神一看，连忙说道：“关爷，别动手，是自己一家人，怎么打起来了？”小西住手。

那人回头一看，认得计全，连忙紧步几步说：“多年没见了。如今现在哪里，作什么勾当？”计全说：“说起来话长。且到铺中，有话再讲。”说罢，又望瞧看的人众讲话，说：“列位，散了罢。一家人拌嘴，也没什么瞧头。若不散，我就说别的了。”众人闻听，除了本铺中吃饭打尖的，余者剩下的，俱各散去。

黄天霸也来到眼前。计全用手指着天霸，望那人讲话说：“老弟，你怎么不认的这位黄爷吗？”那人说：“小弟总在南边，当时到了此处，又搭着小弟眼拙，竟有些难认了。”计全说：“拿耳朵来，我告诉你。”那人附耳到计全的嘴边。



计全说：“他是你师傅的儿子，名叫黄天霸。四霸天中的第一霸。十五岁出马为绿林，后来改邪归正。现跟着总漕施大人，新近引见万岁，封他巡漕副将。只因大人私访，改扮作经商客官行景。我在后边有点公干，这才来到。方才与你争斗的，姓关，名太，别字小西，也是跟随总漕大人，官封巡漕参将。劣兄先在直隶一带，后也洗手归了正咧！因在郑州遇见天霸，多承他引见，跟随大人进京。如今又往淮关去，催趲粮船，沿路访拿赃官污吏，霸道强梁。不知老弟因何来到这里？如今意欲何往？”那人低声说：“我在南边专走水路。所作之事，难道老哥不知道吗？去年冬天有点积蓄，尽都输净。这如今河路开通，来到这边，想作些营生。因打尖，就斗起闲气来了。谁知又遇恩师之子？要不是老哥说破，一家不认的一家咧！”那人拉住天霸，亲热了亲热。计全说：“黄老弟，不认的这位么？此处人多也不必细讲，等你见过了大人，路上再讲罢。”二人齐说“言之有理”。计全叫小西也与那人拉了拉手儿，解和了，这才一同进铺。

计全先到施公身旁，附耳说了句话。忠良心里这才明白，点头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先不用见我。我同他与施孝大家用饭。”计全答应。那人与施孝回到那张桌上，一齐坐下。饭铺里掌柜的，上前开言说：“大太爷，你的银子、行李，全都交代明白。其错全是我们伙计错。那个嘴巴，算是他白挨了。但愿你们爷们无事，也就罢了。”说罢，拱手而去。但说众人，两桌上俱各将饭用完，算明饭帐。贤臣把施孝叫到跟前，附耳说：“你把你骑来的马留下。你雇一个牲口赶到前途，告诉施安等，叫他们路途之中别延误，准在天津等候本院。快去罢！”施孝答应，雇驴前去。不表。

且说天霸，打开行李，拿出衣服来给那人，更换衣服已毕，然后请贤臣出铺，服侍贤臣上马。又将行李搭在马上，



叫那人骑上。大家也都搬鞍上马。计全紧靠施公的坐骑，关小西在马上拉着驮子，离了八里桥，竟往东奔。贤臣在前，众人围随在后。计全马上躬身，低声口尊：“大人，那个人家住江南常州宜兴县，跟随黄三太学习武艺。因为绿林之中人多，故此在水路单身独行，自作营运。提起来此人本领不小，手使双拐，拐上带着枪钩，无人敢挡。水内能睁睛看人。如有仕官行台、买卖客商一切船只，专使枪拐凿漏船底，劫夺金银。水内能住三日三夜，饿了活吞生鱼，因此外号作鱼鹰子，本名叫何路通。就是旱路上，拐枪钩也能抵挡四五十人。大人今往淮关，常住水路之中，难保无事。若依小的愚见，不如收他一同前去。”

施公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说道“就依你的主意，何不与他当面讲明此事？”计全点头答应，带笑连忙勒马，让过施公去。扭项望着何路通，带笑开言道：“劣兄有句心腹话告诉贤弟：为人须习正道，世上百艺俱能养人。想你我幼年之间，不务正业，打劫为生，空混了半生。年纪都不小了，须当想个养老的主意，才能保得住，收个结果。你瞧那一个挣下房屋土地咧？一辈子不落人手，这就算头等的光棍。谁能像黄三爷硬劫当今圣驾，成就此名，洗手不干咧！又养了个好儿子，十五岁上就出去露面，四霸天中数第一，江湖尽晓。难为他去邪归正，挣了个副将前程。年才二十余岁，又搭着他那一身武艺，又有施老爷提拔，何愁不高升？我如今跟着他吃碗闲饭，冻不着，饿不着，我就算知足。像贤弟，依我的拙见，何不跟着大人南巡？路上但能立一两件功劳，大人回京地时见驾面圣，只要当今圣主一喜，你的功名有份，强似一生落个贼名。不是愚兄小看老弟，你未必能到金镖黄三太、红旗李八太爷那等份上。把这个事你得看破，难道你就不是江湖中人么？但只一件，如今的时事，又与我年



轻的时候光景改变了好些个。怎么说呢？你我也老了，王法也紧了，这时候想不出个收场结果来，也就难为了一世男子。我说这个话，是与不是，老弟自己酌量而行。”那人闻听计全之话，回道：“老哥不忘旧日交情，才领小弟正道上行。多承老哥指教，小弟情愿跟随大人南巡，烦老哥回复大人去罢。你说我不为保举升官，但愿饱食暖衣，到老善终就足了意咧。”计全答应，前来回禀大人，就把那人情愿跟随的话，回了一遍。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。一同催马东行。

忽听行路之人说道：“明日涇江寺庙热闹非常，各处之人烧香，贤愚不等。你我进香是善士，内中就有趁势作恶的。”贤臣马上闻此话，腹内说，久闻此庙热闹，招聚凶徒匪类。再者，又有船只来往，是五方杂地，其中必有凶徒恶棍，倾害庄村黎民。何不去暗访？忠良想罢，开言说：“众位伙计，你我去到涇江寺附近左右，寻找个房子住一夜，明早进香还愿。”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八〇回 贤臣私访□江寺 主仆偶住杏花村

话说主仆催马前行，直奔湮江寺走。走不多时，忽见前面人马车辆往来，行人不断。独有一人，在路口站着不动。是什么缘故呢？

前已表过，贤臣先教小西前去在湮江寺附近庄村找房，将房找妥，在三岔路口等候。每逢这湮江寺开庙的时节，各处的人，俱来进香还愿。这座圣母庙，叫作护国佑民宁河保运观，有船来往，再无不来进香的。人烟凑集，甚是热闹，房屋店口不好找。可巧离庙不远，有座小乡村，名叫杏花村，属通州管。此处有个埋名的财主，姓刘，名好善，为人老实忠厚。他家的房屋最多。见湮江寺开庙进香的人不少，他就想了个生财之道，腾出些闲房来开店。关小西找到此处，见房屋干净，与他的家童说明，将上房留下。小西将马拴好，到三岔路前来等贤臣。不多时，忠良与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俱各来到。贤臣看见小西，开言便道：“你找的房间如何？”小西说：“有了。”说罢，回身退步，当先引路，登时来到村中。施公在马上举目观看，但见村中夏木荫荫。来到刘家庄，仔细看瞧，青堂瓦舍，门楣焕然可观。门前四棵龙爪槐，用架望上托着，树旁黑漆大门。贤臣在马上满面堆欢，说道：“此处最好。”小西拉缰接过鞭来，服侍贤臣下



马。众人俱各都下马，派店中搬运行囊。不表。

且说贤臣，进店来到上房，举目留神。但见芦苇扎棚，正面高悬一匾，上写“致中和”三字。匾下挂着一轴画，原是《韩文公走雪图》。左右相配一副对联，一边是“一窗佳景王维画”，下边是“四座青山杜甫诗”。字画下，放着条案。炉瓶三式，放在中间。案边放着四张圈椅，堂中是铺炉子火炕，炕上铺着白毡。客房两间，暗着一间。里间屋，一张红桌，放着胆瓶、帽架。旁边也有两把椅子，蓝布椅垫。靠着南窗，一铺大炕，炕上也有一条大毡。老爷看罢，椅子上坐定。天霸高声叫道：“来个人！”但见有年幼的人，走进房中。他本是刘家的安童，生来伶俐，连忙带笑说：“若要茶，登时就开；洗脸水也温上了。”天霸说：“你把我们的马，叫人拉出去遛遛，天也不早了，即刻收拾饭来。不论什么，只要爽利现成，休得迟误。快去！”店小二答应，连忙走去。不多时，先将茶、洗脸水送来。贤臣与众人净面吃茶。不多时，天色已晚，秉上灯烛。店小二进房说：“众位太爷，是一席吃，还是各自用？”贤臣说：“我们是一席用。”又说：“先烫半斤酒来。”店小二答应前去。

贤臣居中，四人陪坐，分为左右。店小二将盅、筷、小菜端来，放在桌上，又将蜡烛拿过来放在桌上，这才端酒菜。天霸把壶斟酒，先给贤臣一盅，又将二盅与何路通斟上，口尊：“兄长，担待我小弟愚蒙，当面不识，多有得罪。”何路通连忙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这算贤弟多心，愚兄也跟随大人，更算一家人了。”贤臣点头。天霸又斟三、四盅与计全、小西，然后自己斟上一盅。大家把杯饮酒。店小二端上菜来，放在桌上，恰好俱都爽口。鱼鹰子又斟三四盅酒，奉敬贤臣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八里桥饭铺之中，多惊钦差爷驾，望乞宽容。”忠良接杯，带笑开言：“四位壮士，听我



告诉。这一去淮关上任催漕，大家须当努力齐心，帮助施某办事情。差满回京，本院面圣乞奏当今，有功之人一定加封。但能身沾恩宠，封妻荫子，强似身在绿林。”四人一齐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爷天恩，如同再造。”说罢，复又斟酒。大家齐饮，叫店小二添汤添饭。大家饮毕吃饭。用完饭，店小二撤去家伙，擦抹桌案献茶。贤臣擎茶杯开言说道：“此事蹊跷，中心纳闷：明白是处娘娘开庙门，可别的进香人，为什么不住此处？难道有人走漏风声，知道施某是钦差按察，故此不来此处住店？”天霸说：“此处大略无人知晓。离此不远有大店，差不多的都住在那里。”好汉言犹未尽，只听店外喊叫，有人口中直骂：“店小二，狗娘养的！太爷们来到，你不伺候，看起来豺狼摘爪，吃了你的心！”天霸闻听，心中内闷：必是来了一伙绿林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 第一八一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众绿林群争店房

话说施公与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讲话，忽听厅外有人大骂说：“店小二，你这狗娘养的！明知太爷们来到，不能早去接驾。”说着，要动手来打。店小二急忙跪下，说：“太爷息怒，小人叫那上房人躲避就是。”那人说：“快去！快去！你叫那香客，即时让过上房。否则，将杀过去，性命不保！”小二连声答应，抱头鼠窜的去了。不进上房，竟自咕咚跑进内宅客堂，见了主人，哽咽不止，放声大哭，正不知所为何事。

且说店主人，姓刘，名望山。祖居此地，幼读诗书，稍知礼义。娶妻李氏，亦能持家。当时，见了小二慌张而来，恸哭不止，大家吃惊，连声问道：“是谁难为与你？所因何事，如此悲恸？细细说来，我有主意。”小二见问，拭泪，开言说道：“今有五位香客，俱有马匹，让在上房居住，岂不是一件好买卖？却不想去年那伙恶霸，今天晚方才进店。被他一顿吆喝，骂个不了，硬要上房。我以好言答应说：上房早有香客住下。他立时抓住，拳打脚踏，闹个不了，依旧不饶，立时要叫香客让他上房。小人不才，请主人去作主。”刘望山听这一段言词，倒觉作难。且按刘望山之为人，纵有大难之事，自彼处之不甚难。其为人也惯于应酬，巧于机



变，奔走趋承，随高就低，因此有个绰号称刘祷告。此时，他同小二出了内宅，不提。

且说施大人在上房中，虽然不知原委，却是件件听真，心中纳闷。天霸虽亦自沉吟不语，何路通、计全满心不悦，关小西忍耐不住，叫声众弟兄们：“都听见么？天下哪有这等无情无理之事，哪有这等霸道行凶之人？我关某若不是保着总漕大人，定拿了他，送到地方官处，锁押正法，亦不为太过。”言犹未尽，大人坐上带笑开言，说：“众位英雄，不必如此，事情看冷暖，莫逞一朝之忿，方是远大之谋。”

正议论间，忽见一人走进房门，见了大人，打躬行礼；众人都带笑谦让。你道为何？一则康熙年间尚无顶戴之赐；二则大人与天霸诸人，俱是香客打扮。施大人是不知者不怪罪，故店主人一同对平常香客称呼。当时行礼已毕，店主口尊：“列位爷台，小人有一事相商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大人故做不知，说是：“有话请讲。”这刘望山本村人，都称他刘祷告，果然名不虚传，专能弄乖使巧，心苦嘴甜。当时见问，说道：“十方香客爷们，我有一事，甚难出口，值此万不得已，只得前来奉禀，准与不准，但求容申一言。外面来了几个豪气客官，甚是凶恶，不讲礼义。去年香火之间，就住在这店里，俱各骑跨大马，身佩弓箭，好似凶神一般，还是硬要上房。望求爷们开恩，让他一让，小民举家不敢忘恩。”说犹未了，那关小西早止不住，喊叫一声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可气死我了！你快快出去，叫他前来抢夺上房，我关某不怕他三头六臂，定要见个胜败输赢。理有短长，事有先后，天下哪有这样不懂情理的人！这岂不是惹事，出人意外？”店主闻听这般言词，只是发愣，不敢作声，痴呆呆站立一旁。不言店主迟疑不决，再说何路通见了光景，开言说道：“店家，像你这等没主意的，如何办得了事？”



你再回去细细看他什么模样，姓甚名谁？或者是久闯江湖，闻名震耳，我们就让他上房。他若是无名小姓。凑胆子欺压平民的小辈，你叫他赶紧爬开，莫令老爷动怒，那时节玉石俱焚！快快出去问他。”

且说刘店主，人称祷告。到此时，无所祈祷，无门控告，嘴甜也不济事，心苦也无所施。事到其间，只得强忍，思用反间之计，或者脑袋可保，也未可定。只得同小二来到厢房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太爷容禀一声。”那些人正等得着急，见了店主，喊骂不绝，说：“狗娘养的，你有话快快来。”刘望山口尊：“太爷不要动气。不是小民怠慢，只因那小房住的香客，更加来得凶猛，出言不逊。他叫我问问爷们姓名，如果是天下驰名的，便可相让。若是声名不重，小民就不敢说了。”只是磕头不语。那人越发着急，举起刀背打到肩上。店主好不疼痛，“唉呀”一声。他见刀举起，只得爬半步说：“小民说是了。”那人喝道：“快快来！”店主说：“那人言道：‘若是无名小姓的，休想要住上房，叫你早早溜了为上，若稍迟慢，他便打进房来，碎尸万段，马匹全都留下。’这是上房之人说的，小民一句也不敢虚言。”那人听罢，说是：“你且起去，与你无干。你回去说：太爷们本是江湖客，提起名来，天下皆闻。你叫他一步一拜，磕上房来，便就无事。不然杀进上房，一刀一个，尽夺他们行囊财物，那时后悔也就迟了。”

店主听罢，急转上房，一句加两句的诉说了一遍。施大人将始末根由思量，说：“此等必是绿林中人。众伙计们，不必与他较量，即让他上房，又便何妨，何须生此闲气。不知你们意下如何？”小西闻听大人一段言语，说：“我有一计，可擒拿此辈，更无他虑。烦计大哥前去跟随店东认他一认，果是江湖有名之人，其中必有认得的，那时便好晋接礼



让，不失义气。倘若一位不识，必是无名小辈，土豪下流，那时再拿治罪，也不为迟。”施公闻言说：“此乃两全之计，就烦神眼一往如何？”计全带笑起身，随着店主往外厅行走不提。

且说店主刘祷告，此时心中一发疑惑，无所区处，想上房中这伙人的言语，也必不是好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好歹。亏得他们量宽，日后切不可想此外财。正在胡思乱想，一抬头时，早听得那个人大骂说：“这忘八羔子！一去又是不来。”正骂时，隐隐似有两人走进房来。店主旁边一闪。后面计全抬头举目，看不真切，猛听一人声音甚是耳熟，忽然想起，说道：“那不是公然李五爷么？”李昆闻言，忙答道：“你是何人，知吾草字？店家再点些灯来。”及时又点一灯。计全已到公然身旁，两下一看。李昆连忙问道：“老仁兄，因何至此，这一向可好？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有何贵干，到了此地？”神眼见问，口呼：“贤弟，想咱们哥们自从任丘县内见面，多亏贤弟助咱，拿住了‘一枝桃’。成功之后，扶保大人进京。圣上一见大喜，加封施公升为总漕之任，黄天霸升为副将，小西随漕赴任，却是参将。今日假满出京，先派人天津理事。施大人扮作商人，暗暗访查事情。今晚寓此店内，却不想与贤弟相逢，真乃万幸。不知贤弟因何到此？”李公然带笑开言，说：“愚弟此来，为别人事情。这天津每因粮船一到，必要争帮打仗。愚弟应邀约情，意在助一阵，因此方来。既是施公与众好汉大驾到此，烦仁兄回禀，在下愿求一见，不知如何？”神眼闻听，连道：“好好，贤弟略候半刻，我回去一提，天霸必然出来迎接，就好拜见。”公然连称不敢：“但求容我拜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神眼回身转入上房，未及开言，天霸忙问道：“看看却是如何？”计全说：“你料量着是谁人？先猜上一猜。”天霸



摆头不知。计全说：“莫要性急，我给你一闷字，看你聪明如何？说起那屋里，闹的却是个神。”天霸猛然省悟，说：“莫不是神弹子李爷。”计全笑说：“正是此人。”天霸说：“既是公然，何不同来一见？”计全说：“他有此意，要求拜见大人，与贤弟们一会。因是许久不见，未敢造上，故遣计某前来回禀。”施公闻言，说道：“李公然真异人也！自任丘县拿谢虎的时节，合朱光祖助我成功，飘然而去，真是一尘不染。今于此地邂逅相逢，亦为有幸。黄副将理当出去接迎，前来一会。”话犹未尽，只见天霸转身出来，连说：“李公然李五爷在哪里？”李昆闻言说：“那不是黄老弟兄么？”你看，两相趋承，一团话笑，真是同声相应，叙离别渴想之情。公然遂将同伙人一一指出，都与天霸叙礼已毕。二人即转身同进上房，参见大人，说：“言语上冒犯尊颜，伏望包涵为幸。”施公连忙说：“壮士请起，休得太谦。前者拿捉谢虎，多亏壮士助我成功，未当面谢，时刻不忘大德。今于此地相逢，真乃三生有幸。”李昆复又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外面还有在下同类之人，共十九个，皆是久仰大人贤德，无由拜谒，不知肯容纳否？”施公开言说道：“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。既与壮士相交，必然也是豪杰，请来一见，便有何妨？”李公然闻言，告退出门，招呼朋友，一同进了上房。见了施公，一齐跪倒，高叫：“大人在上，我等都不是好人，俱在绿林为响马。今晚得见钦差大人，真乃万幸。”大人说：“不必行礼，请坐。”众寇闻听，一齐起身，各按次序归座。天霸又叫鱼鹰子相见，各通姓名，序了年庚，互相问好。店东在外听得这等称呼，不等吩咐，忙叫小二搭抹桌椅，设摆杯箸，立刻叫人设摆酒席。明灯高烛，不亚如肉山酒海，设摆数桌。众人敬施公首座，然后挨次坐下。众人斟酒上菜，满屋的大说大笑，各吐衷情，尽倾肺



腑。正在喧哗之间，猛听外面连连敲门。不知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施大人复遇宾朋

话说李五，闻听外边敲门，站起口尊：“大人与众位，俱莫须动。来者又是江湖中朋友，等我出去看看。”随叫店小二提灯引路，走至大门。

小二将门开放。李五观看，说：“那不是七侯贤弟么？”白马李七看见公然，叫手下人一齐下马进店。小二将门关好。公然口呼贤弟，说：“这个店中，住着钦差施大人和飞镖黄天霸。劣兄方才会过大人，真是礼貌谦恭的封疆。贤弟须要拜见，不得轻慢。”李七开言说：“有理。你我虽在绿林中，最喜忠臣孝子。况有黄老兄弟，犹属令人可敬。”言罢，转身往里就走，口呼：“黄老兄弟在哪里？一向别离，未得相逢。李七今日亲来拜望。”天霸闻言，翻身向外迎接，手拉李七，说是：“久违仁兄尊颜，一向可好？今日天遣相逢，何等万幸！你叫众伙计前来，一同参见大人，然后叙礼。”李七一声招呼，一字儿排开，跪倒在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在上，李七等叩头。”大人连忙站起身来，说是“不敢不敢，本院有何德能，敢劳壮士行此大礼？快些请起。黄副将，请众位叙坐饮酒。”李七等起身，再与天霸、计全、小西等一一叙礼，各通姓名。依旧让了座位，重整杯盘，再添酒菜，欢呼畅饮。



施大人不知众人之来意，擎杯带笑，口呼壮士：“施某有一言请教，众位之来意何如？”李昆闻言，欠身应道：“老爷不得尽知，请听一言。因为粮船来到天津，各要争帮先交，皆不落后。故此，各帮皆有约请的人，预备打仗。我被苏州帮约来。杭州请的白马李七，大约各帮都约下人来，只等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战。句句实话，一字不敢蒙哄。”大人闻听，不知英雄们前来聚会，主何意思。天霸说：“列位，请讲明白。即有不妥，大人也不怪。”七侯说：“杭州帮上约会我，苏州请了李公然，如若不来，便是失信于人。来时，各站一帮，恐伤兄弟义气，因此约下杏花村相会中，再审区处之计。”施公闻言，连忙说道：“真义士也！从古豪杰不过如此。”李昆说道：“大人过誉。”施公说道：“某有一言，说来大家商量。到了日期，各执兵刃上船，只是虚张声势。我发文书，调拨人马兵将来助威，威镇河蛮，不须动手。那时出示晓谕各帮。哪个不服，拿他治罪。平安之后，酌为定例，政平人和，永无争帮之患。众英雄代为审量可否？”众人听了，各个称能道善。

李七复开言说：“还有一事，未禀大人得知。杭州帮内有位姓侯的，名叫花嘴。生得五短身材，使两根李公拐，闻说他是异人传授。苏州帮内有一北方人，身在绿林，手使一根亚靶枪，身高体大，外人多称他蒋门神。此两个人另宜防备。”大人未及开言，天霸一旁不悦，口称：“仁兄，休道他人武艺，灭却自己的威风。据我看来，不过狐鼠小辈。你们制住船蛮子，莫使混乱了战场。我与关小西专拿此二人。若有疏虞，从重治罪。”施公听罢，暗暗忖度道：“大事成矣！”口称：“众位助我，平定此事，上报国恩，下救多少人命，俱有功德。须尽心力而为之。今日天气将晓，且请自便。”

单表五月十三日，在三岔口会面。店小二收拾了。施公



叫不必算帐，赏了一大锭银子。众寇各备能行，奔了大路。天霸吩咐店家勿得漏泄，恐有大祸。请大人上马，然后众人各跨能行，簇拥着大人前行。计全此一路上笑语闲谈，不觉日色西沉。天霸说：“你们保护大人缓行。”

霎时，来到公馆门前，天霸与众人下了坐骑。门内挂着灯笼，看不真切。门上的不知是谁，见这个光景，只得站起身来，一齐迎下台阶。天霸说：“你等俱是什么人？”那些人闻问，说道：“我等是本处官兵衙役，派了来伺候大人的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，这是大人驾到，你等还不跪接，等到何时？”众人闻听，一齐纳闷。心内想着，前日大人就来了，就是身有贵恙，并不办事，也不会客。怎么今日又有大人来了？令人测摩不出，只得跪下。只说：“天津的兵丁、差役跪接大人。”磕头站起来。就有人报将进去。顷刻间，但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施安、施孝，一齐接出门，好不威严。内外人等，眼见总漕大人突如其来，即从天降。各个传宣，说是前日来的是假，这才是施大人驾到。又说，施公专好私访，前日不来，必是私访的事。人人害怕，各个担惊，只得坐轿乘马，都奔公馆门前来投手本，一齐禀见。

又有天津盐院德老爷，前来拜望。这个老爷，虽是钦差长卢盐院，兼管钞关事务，他却与施公在京就相好，原是镶黄旗的包衣满洲，在三山行走，后来升在天津的盐院。听说施公来到，即来探望。门上之人回禀了贤臣，将名帖呈上。老爷吩咐：“余者官员外面待茶，请盐院德老爷、天津镇总兵李老爷相见。”门上人将话传出，德老爷与总兵往里就走。贤臣往外迎接，二门以里见面，先与盐院拉手，带笑开言，说：“早闻贤弟到此，兼管钞关税务，劣兄想来探望，因为奉旨赈济山东，未得其便。如今皇上点我总漕，昨晚方才到此。我正要去拜贤弟，反劳贵步来看愚兄。”盐院连说不敢。



施公说：“请坐。”说着，那边盐院归了客位，总兵次之。

须臾茶毕。施公说：“我有一事不明，与贤弟请教：这各省的粮船来到关上，是怎么样的过去？”德老爷说：“若问粮船到关，如单帮有，立刻开关叫他过去。若中三帮五帮，撞在关上，却又难了。若一开关，他就你抢我夺，榔头杠子，刀枪并举。去年那场就伤人不少，谁敢把他留下不成，只得任他们争斗，胜的在先，然后再开关。”施公听罢，眼望李公说道：“你管辖此处兵将，就该镇压地方。粮船争帮，为何不管？”李总兵见问，躬身曲背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管辖马步兵丁，没有皇上文书，谁敢私动官兵？这粮船争帮一则，前后未有定例，都想先交，早行回程，谁肯落后？其中有这些难处，故历年淹留，未有定例。今年总漕贵驾到此，必有嘉谋，乞酌量万全之策，不易之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，答道：“本院自出京以来，沿途私访，已访知有苏州、杭州两帮，最为刁恶。杭州有个侯花嘴，苏州有个蒋顺，这两处船来还许要争。咱只治服一帮强蛮，余船亦必畏法，再示以明条，令其遵守，有何不可？”总兵闻言，曲背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说的是，下官不才，听凭大人驱使，无不从命。”施公带笑开言说：“虽是闲谈，按理亦如此。”复问道：“每年粮船上坝，亦应有限期？”德爷说：“历年大约中秋以前，全粮船俱交纳已完。八月十五日后粮船要净；如若不净，应该参革有罪。今年天意水浅，重船难行，故来得迟慢。”施公眼望总兵说话：“中秋节后，我要进京。”总兵点头道：“是。”

说话之间，门上人前来跪倒说：“禀明老爷，今有苏杭粮船来到关上。”施公摆手。再说施公回至庭堂坐下，叫内侍传出话去，余者的官员各自回衙理事。众官闻言，各自散去。只见人来回话，说：“外面有两个姓李的求见。”施公知



是白马、公然来到，不由满心欢喜，便唤参将关太出门迎接。关太来到门前，瞧见李昆同七侯，笑嘻嘻急趋了数步，携手进了大门，直到上房。二人见了施公，倒身下拜。施公忙起身，拉起二人，带笑开言说：“二位将士，何必行此大礼？快看坐。”二人告罪坐下。李公然茶罢，曲背开言说：“苏杭船前日虽在店中商议，今至临期，仍请大人示下，我们方才放心。”施公说：“苏州帮请的神弹子，杭州是白马七侯。不知二位见过船家没有？”二人道：“见过了，是约定五月十三日，要争胜败。”施公说：“二位的聘礼，必是十三日以前交代。交代之时节，便收下寄放在别处。到了临期，二位各站一船。待本院亲去验船，派下两人，虚与二位交战。再派两个人，在两位身后拿人。拿住蒋顺、侯练，那些从犯自然懈怠，不思逞强。单等两帮平定，那时本院再定漕规。谁先谁后，永不许争。”即吩咐说：“快来，摆酒席伺候。”应役人答应下去，须臾之间，杯盘满盘，酒饭齐备。施公说道：“今日算是个家宴，黄副将、关参将，郭、王两员守备，计全、何路通二位壮士，俱各前来陪二位李壮士，大家痛饮一番，勿得推辞。”众人闻听，一齐告坐。施公居中，众人挨次坐下，欢呼畅饮。施公陪着笑，毫无骄奢，恰如同气一般。

且说这一群勇猛之人，各各虎饮狼餐，心中叹服，一齐哈哈大笑，直吃到天交二鼓。李昆合七侯二人告辞，说罢辞出，往外就走。施老爷令天霸等人一齐送出大门。二人自去。不表。

再说天霸等人，仍回上房用茶。施老爷开言说：“这神弹子所言，你等须得酌量万全之策之才好。不然，我就要多调官兵，以防不测。”不知计全商议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三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浮桥怒打运粮官

且说计神眼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不必调用官兵。当令何路通、黄天霸，上苏州船擒拿侯练。何贤弟可防其水遁；若在船上，黄贤弟自不让他。关小西同着郭起凤，战那杭州船的蒋顺，大约可以擒拿。不知大人以为何如？”施公点头，说道：“甚好，甚好。”诸位俱各无言。天交三鼓，各去安息。不表。

次日清晨，施公起身。光阴似箭，不觉到了五月十三日的期。那李七侯神弹子，早把两船上聘礼诳到手中，净预备着动手。这一日早，施公袍褂鲜明，靴帽齐整，众壮士早已整束齐备，伺候两旁。施公说道：“天霸虚战李七侯，何路通擒拿侯花嘴。小西虚敌神弹子，郭起凤要争蒋门神。各要小心奋勇，不得误事。拿住两个头目，镇住余党，别帮自然不敢放肆。”

施公迈步出门。刚往外走，忽见一人翻身跪倒，说：“启禀老爷，外面来了苏、杭两帮运粮官叩见，有手本投献。”施公用手一指，内司接过手本来，随吩咐门上人起来，传出去叫他进见。复至大庭正位话坐，天霸等站立两旁。长随呈上手本，施公看来，却是五个。掀开看时，头一个，上写：苏州大帮，重运千总贡士隆、空运千总怀英，叩大人天



喜；第二个，苏州小帮，重运千总李胜、空运千总叶法，叩大人天喜；第三个，是苏州太仓帮，重运沈波安仁、空运陆祥；第四个，是杭州头帮，重运张捷、空运李世雄；第五个，是杭州临安帮，重运孙安、空运孔如虎，俱有叩喜之字。共千总十名。施老爷看毕，一抬头，就有人掀起竹帘。十名运粮官走进庭堂，都是纱马褂纱袍，头戴纬帽红缨。见了施公，一齐跪倒，自己口诵花名。施公说：“平身。”重运、空运分立两旁，施公说：“船到关上这几日，为何今日才来？莫非不重钦差。”这重运五人见事不好，一齐复跪尘埃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，皆因是淮上见过了总漕，方敢催船前来。听见转牌请出，又点钦差。屡次寻问，听说大人私访未回，昨日晚间方得实信，望大人宽恕。”施公说：“你等既知新点钦差，粮务驻扎天津，船到住时，就该来公馆投下手本才是。粗心玩法，暂记捆打。”五人叩头，谢大人天恩。施公说：“你们船不是随到就过关么？为何故意停留，耽误漕限？”五人齐叩头，说：“大人容禀，船到抄关，不能即过，皆因历年没有定例，俱各争先，皆不落后，都想早完早回。谁想就有人包揽，管许争先。因此船到浮桥，每致打仗相争。船到之时，就把揽头聚齐商量。内有侯练、蒋顺，为刁恶首，最难治服，他们早已约定，今年争帮打仗。请大人示下定夺。”施公带怒手指，说：“你们竟是一派胡说！此离北京不远，辇毂之下，就敢如此逞凶？你们这运粮千总，应管的何事？”只见五人连连叩头。贤臣又说：“你们先回去，就说本院随后就去查验，明日方许过关去呢！”千总叩头，鼠窜而去。

施公随即起身走着，行不多时，到了浮桥。轿夫撑住轿杆。天霸等分立两旁，众兵丁衙役雁子排开。施公闪目留神，但见一带江河粮船密摆，桅杆若麻林一般。单有两只大



船在前，直抵浮桥。施公正然细看，忽听一片声响，不知哪里来的，原来盐院德老爷早有谕帖传到，如施大人来验船，叫关上人役一同伺候，故尔一见施公轿住，众人声扬：“天津关的德老爷家丁人役，给大人叩头。”施公带笑说：“又劳你们，回关上去罢，各治其事。”众人答应，复又叩头，方才起去退后。不表。

再说重运、空运十名千总，各有私心，早已上船，各人嘱咐各帮：须要听大人吩咐，要是怪下来，无人敢担。船户亦自面面相觑，揽头微有忿色，亦言不出，你道此弊如何至此？属下人皆是作官当差的，皆知王法，一则揽头最是祸苗，无他不行，有他便是，挑搏逞能，从中取利；二则运粮官亦各愿本帮先交先回，兼有私弊，故意纵容。一概是自逞私心，而网其利耳。今日见了施公，素知其刚直，又好私访，又有圣旨敕令，如皇上亲自到此一般，因此皆是毛发悚然，静等大人吩咐。大人轿到站住，每一船来人两个，一齐轿前跪倒，自己口中报名：甚船、甚号、甚旗下，叩大人天喜！一片声音震耳。施安招呼：“平身。”从旗丁叩头起身退入船中。施公吩咐唤张捷、贡士隆前来。

头里传嚷一片声喊。只见重运、千总两员急趋轿前，俯伏跪倒，连连叩头。施公说：“这两只船因何并行？”千总口尊：“钦差大人，这两船并行，实有原故。他来已有数日，皆因两不相让。请讨示下，令人让路。”施公说：“谁先到的谁先走，哪个不遵，命他问罪。”贡士隆忙道：“是苏州船先到。”张捷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大人！千总杭州的帮先到关口，住下一盏茶时，他们的船才到。”施公闻言，断喝说：“髻！满口胡说。在本院面前还敢如此抵赖！不用说了，你们分明是私贿，哪有王法？”便叫：“人来！”衙役跪倒二、三十名听令。吩咐：“先将这两名千总各捆打二十。”青衣上



前按倒。贡士隆声声求饶，大人只做不闻。军士举起军棍，一五一十，只打得血溅浮桥。打完放起一旁下跪。又把张捷照样行事，一并打完放起，轿前跪倒谢恩。

施公又吩咐黄副将招呼苏、杭两帮，谁先到的先走，后到的算争，如敢故违，罪加一等。黄天霸高声嚷去。声犹未了，只见船上蹿出两个人，手执钢刀。一人嚷是苏州帮先来，一人嚷是杭州帮先到。一个就说：“你们烦了总漕来，也不管事，还是照旧例，谁杀得过谁先走！”一个就说：“你们弄了钦差来压我们。咱们有例不增，无例无减，还是杀败了的在后。”两个人越说越近，赶到面前，各举钢刀，呐喊如雷。施公在轿内看的明白：双刀并举，门路不一，都是擀身汗褂，薄底快靴，身材雄壮。施公看罢时，认得是神弹子、白马二人，好生得畅快，知其假意争战。施公看的目呆，忽听李昆说道：“太爷受的苏州聘，到此争帮来显名，也该访访神弹子的名头。江湖之中哪个不晓？若知好歹，让我先过去罢了；倘若不肯，管叫你尸丧江河。”李七侯微笑说：“李昆，你也曾晓得我白马李的名么？天下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。倘你稍知时务，我劝你早早回去，让我帮先行，是你万分之幸。迟则死于钢刀之下，后悔也就晚了。”公然满面含嗔，二人复又动手。你来我往，翻上翻下，远接近迎，钢刀闪闪，真是杀得好看。不知如何拿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四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何路通水底轻敌

且说那张捷、贡士隆满心怨恨，站起来观看船头打仗，正愿船上人不服。他心中暗想，看他麻脸如何办事？猛听得施公轿内高声喊道：“人来！”只听面前有人应声而至。施公说：“你俩把船上的人拿来。”那人答应，大踏步走到河边，喊道：“那船头两人休得动手！我奉钦差大人命令，要把你们拿回，问把持之罪。”李公然、李七侯闻听此言，一齐住手。各人站在各人船头之上，手内擎刀，望下一看，原来是黄天霸、关小西。神弹子说：“什么钦差，也管得我的事？要来拿，就比比武艺，若是胜我，我就永不想这宗邪财。”小西、天霸二人闻听此话，不由大怒，高声喊道：“好无王法的野人，如此大胆！”说着赶紧几步，纵身上船，两岸观瞧的一齐喝彩。这关小西，直扑神弹子。黄天霸手执钢刀，望七侯说道：“像你这无法无天，真是大胆！皇粮是当今用的，把持漕粮，罪过不轻。总漕大人现在此地，还敢无礼？将你拿住必是割头。”李七闻言，说：“黄天霸，别小觑我等，看刀来！”劈面就是一刀，天霸随手挡开。只见刀架刀迎，咯当当响不住声。关小西合白马李，也在那边动手厮杀。真是将遇良才，直战了有一个时辰，胜负未分。

猛见杭州船舱中蹿出一人，手使李公拐，帮助李七。这



苏州船舱也走出一人，手使亚靶枪，来助神弹子。两岸上人山人海，一齐乱嚷，说是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船上又添了人。这跟随大人的，恐怕不能取胜。”议论纷纷不一。且说施公看的明白，吩咐：“再去两人把船上匪徒拿来！”郭起凤、何路通一声答应，飞身上船，一涌跳上船去。郭起凤在苏州船上，截住了蒋门神，铁尺挡住亚靶枪，何路通上了杭州船，与侯花嘴交战，钩枪拐挡住了李公拐。共是两对假战，四个真战，八人分在两船头上。先表那苏州船上李公然假战关小西，郭起凤真斗蒋门神。一则在大人面前，又是人烟稠密，众目所观，由不的不抖精神，一则今年包揽粮船，争些银两，以为活计，一有疏虞，下年便无人雇了，失去养命之源，只得拚命相争。那边何路通合侯花嘴二人，也只如此，各人奋勇，蹿蹦蹦跳越，谁肯让谁？各船上都有一对真、一对假。其余各船，两岸观者，目瞪口呆，不分真假。唯杭州船蛮子，专盼白马李得胜；苏州也望神弹子得胜。这闲散观者越聚越多，真杀假战的越斗越勇。

正在酣战之际，李公然丢个眼色，虚砍一刀，“噯呀！不好！”往船后就跳。蒋顺一见，又气又恼；他仗着神弹子助胆，不料竟如此怯战，使了多少聘礼，尽听他说些大话。你会打弹子，百发百中，何不施展？李昆在船中，又叫喊：“蒋门神听真！与我交战的，姓关，名太，久保施公，天下驰名。我不能取胜。你若不服，合他比试，你若胜的了他，情愿退回你的聘礼。”说罢又不言语。弄得这蒋门神神魂不安，进退不得。心中想道，李五本事，虽未见过，这江湖人都交他。想这关小西必是武艺精通，不然众目所观，又挣我们银子，竟自败退？想来实不能胜他，方才退败，剩我一人，双拳难敌四手。想了多时，说道：“你们两个人，我是一人，必须单比，方为好汉。姓关的战败李五，咱俩单比



武，不许别人帮助。”小西闻言，哈哈笑道：“像你这胆大奴才，真是可气，竟敢合老爷论输赢？伙计退后，待我擒这奴才。”郭起凤收了铁尺。蒋门神方才放胆，以为得意，遂说：“姓关的，快来动手！”将枪杆拧了又拧，想此人战败李五，必不平常。下年的买卖成败，只在此人身上。抖擞精神，尽力扑来，分心便刺。小西看准，一抡折铁倭刀，只听咯当一声，枪头落地，枪杆削去半截，门神大大吃惊。

且说施公，看得明白，想着拿着两名揽头，也只在今日，早些平定粮帮，好奔淮安赴任。正自思想，猛听咕咚一声，船上倒了一人。乃是郭起凤等得不耐烦了，上前照腿上一铁尺，蒋门神栽倒。关小西向前按住，郭起凤随手又是几铁尺把两膀卸了，喊声：“拿绳过来。”青衣紧跑，将绳递过，把蒋门神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。提将起来，往船下一撂，摔了个昏迷不省。施公连忙吩咐：“把这奴才送到公馆，等着把那个也拿住，好一并正法。”手下衙役抬起来，送到公馆看守。不提。

再说李七侯见了公然退败，自己早闪到一边去了。又见小西拿住蒋顺，连声喊：“拿去了，拿去了！”意在威吓侯练。花嘴闻听，益发动怒，把李公拐抡起，直与何路通打个手平。连那旁小西、起凤一同观看，天霸也不动手。看来花嘴真不在鱼鹰子之下。战够多时，不分胜败。看看天已晌午，黄、关、郭三位英雄袖手旁观，都要看侯练的武艺，暗中赞叹，可惜此人不入正途。再等个时候，看他是谁胜谁败，那时再动手不迟。哪知施公内心着急，见何路通独战侯花嘴，鏖战多时，不由心头火起，说道：“一齐动手，将这奴才拿住，勿得怠慢！”黄、关、郭听得吩咐，一齐着忙，各举刀兵，前来擒捉侯练。这花嘴一见势头不对，更是奋勇招架。往来冲突数合，一翻身跳入水中。天霸、小西、起



凤，各自束手无策。鱼鹰子大笑一声，一扭头也钻入水中，追下去了。

单说何路通能在水底睁眼，可住三日三夜，专会水底拿人，故人都叫他鱼鹰子。本在八里桥饭店相遇，与关小西生回闲气。计全认得，相劝归附大人，并无寸功，今日见了花嘴入水，喜不自胜，所谓南人坐船，北人骑马，正是立功之所，甚觉得意，故一扭头沉下去了，不提。

且说那众船户合两岸人等，闲杂看的真多，各各惊讶喝彩，深服施公用人之周。正不知水底如何打仗，人人纳闷。猛听得一人跑来喊叫：“黄副将，大人请你回话。”黄天霸闻听，大踏步赶至浮桥，轿前躬身侍立，施公说：“你吩咐船家，莫留闲人，只是够用就得。先来在前，后来在后，勿得乱走。”天霸答应，翻身复上船头高声道：“各船旗丁庄头听真！方才大人吩咐，那船先到先过关，后来在后，永不许相争。皇粮乃是国家要务，王法所关，勿得轻视。少时拿侯练与蒋门神一并开刀正法。再有不服的，早些出来放刁，别等没人时候撒赖。”并不闻一人答应。偶见两船上各来一人，直奔黄天霸说：“我辈求见大人。”那两个人来到轿前跪倒。施公一见，开言问道：“你两个是什么人，姓甚名谁，为何来见本院？”二人叩头，口尊：“钦差大人容禀：我们姓李，本是好人，因一时不明，又被他买嘱，帮助他们争帮，却不知此等厉害。方来知道后悔，故此前来请罪，身该万死。”施公闻言，冷笑三声，说：“这粮船，乃是国家养兵所需要务。满、蒙、汉八旗兵丁，尽赖此粮。把持漕粮，即是违逆圣旨。你等务宜知罪，以后切不可再犯。人来，把这两名投降的人带回公馆，伺候再审。”手下跟随领着李公然、李七侯到公馆。不提。

再说侯花嘴逃在水内，指望逃灾避祸，哪知道就遇见了



鱼鹰子正在水底行走，猛然背受一拳打着。他不知是人是鬼，是鱼是龙，心中胡思乱想，口内还得换水。不知不觉臂后又着一下，比前觉重，更是吃惊。急中生智，用尽平生力量，抡动铁拐，乱打一阵，一下也没捞着什么，使的四肢无力。何路通想道，他水里不能睁眼，何不赶紧拿去交差完事。想罢，用右手钩枪拐，伸过去看准他脚跟上的筋，尽力一钩，拉起便走。何路通用踏水法儿波上行，如若平地，拉着侯花嘴在水面上半沉半浮。至于小西、起凤，无不暗暗称奇。

唯有苏杭两帮揽头、梢公、舵公等人，顾不得道好，只是咬指伸舌，探头缩颈的，各顾自己幸逃罗网。当时若与他相争，各个俱得遭擒。这时，不住说：“你看，你看。”快到桥边，只见何路通纵身上浮桥，把一个侯花嘴倒栽葱的。双手拽上桥去。两岸上人又道“好——”，喊声振地。只见两个人是水淋淋的。何路通怀抱钩枪拐单膝跪在轿前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小的奉命将贼拿到。”施公说：“把侯花嘴捆结实，带到公馆。”一摆手，何路通站起。

施公又吩咐：“起轿，且回公馆。”只见执事行走，队伍各自排开。早有人牵过马来，黄副将乘上前行。又听得轿内传出：“那十名千总，随到公馆听候。”一言传出，千总们闻声丧胆。哪敢怠慢？连忙下船，跟随轿后，俯首随行。吩咐打道，八人抬起，一阵风相似，来到公馆。施公下了大轿，走到厅中，升了公座。天霸等人两旁伺候。下役排班，喊过了堂。十名千总跪在上面，蒋顺、侯练跪在下面。施公带怒叫：“蒋顺、侯练，你俩可知罪吗？”两个跪爬半步，说：“知罪，是小人的错，不该收他们这几两银子。情愿领罪！”施公嗟叹不已。又叫人把蒋、侯枷号起来。不知究竟何如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到静海又接民词

且说忠良爷拿住蒋顺、侯练，枷号浮桥，单等粮船定规之后，仍然要从重治罪。施公传令：在前的，先过关，各按次序而行；在后的，勿得逾越，违令者斩。一言宣出，众人畏服，按着次序，各不敢争强。

公馆又传出话去，说明日起行。一言传出，霎时间文武众官皆知，齐来至公馆，俱要伺候饯行。施公推辞不受，教地方官预备。当时头里一只小船，喝道打锣，前站顶马开路而行，后是太平大船，是施公与众亲随人等。后跟九只小船，装载伙食器具、行囊私用诸物。不表。

且说沿河一路两岸来往人，以及近河军民无不夸奖，瞻云望日一般。各处文武官员，无不畏惧。一路该汛官兵更相护送。行到曹家庄，又过杨庄村。那一日，到了新口。顺风帆起正走得急，隐隐有人连声喊叫“冤枉”。顷刻船近，越听真切，乃是一妇人。众人早看见，不敢多言。忽然一声传到舱中，惊了大人的贵耳。猛见施安跑出说：“此何地名？”撑船人说：“前面离独流不远，有喊冤之人。”施公吩咐说：“带鸣冤之人。”水手解开纤绳，举竹篙撑船傍岸。招呼告状人来见。那妇人，急忙走到河边上船。水手顺篙摇上，立时



赶上大船。船近岸，看那妇人上了官船，俯伏跪倒。施公上下一看：乌绫罩发，珠泪滚滚，穿一件蓝布褂，下面系着青布裙，年约四旬上下。施公看罢，开言说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来到此地？”妇人说：“小妇人是静海县人，特来告家主曹步云。”施公带怒说：“赶下船去！以仆告主，我却不准。”那妇人站起，转身说道：“只可闻名，不可会面。人称天上神仙一般，竟不想也是平常。可惜康熙万岁，尽用些无能之人。”随说随走，到船边，将身一扑，落在水内。吓得众水手齐声说道：“不好！”

施大人在船舱内听见此言，一怔。且想，翰林院曹步云，为人耿介自持，不肯用钱打点，故未显达，一气告假回家，田园自乐，施公素知此人。旁人告他，未可深信，况且是他的奴婢，本无告主之理，故此喝退。哪知妇人有天大冤枉，因此听见施公路过此处，早等数日。暗想，此时一见施公，如见青天，哪知推脱不准。她想如此清官不管，天下更无人管了。我丈夫冤沉海底，何时得报？必然有死无活，苦无出路，故此跳入水内。

施公猛然惊疑，说道：“快去救她。”何路通一声答应，来到船头，早只见有几名水手已经将人托出水来，放在船头。控了多时，方才渐渐苏醒。人役进舱回明。施公说道：“带进舱来！”人役答应一声，二人扶着她进舱里。可怜那妇人，浑身水淋淋的，跪倒在船板之上。施公吩咐停船，水手连忙将船摆岸下锚。一阵锣响，船已稳住。施公说道：“你莫怨本院不管。世界以上哪有奴告主人之理？你果然有天大冤枉，要从实诉来。”妇人见问，口尊：“大人容禀：小妇人李氏，年四十岁。嫁夫曹必成，年四十二岁。本是主人家中生养的，家主相待恩情非浅。前日忽然差他县中下书，县官一看此书，立刻升堂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当堂夹问，严刑处治



半死，送到监中。小妇人前日往监中送饭，见他憔悴如鬼。小妇人夫主言说，他受刑不过，竟画招认承勾引强盗打劫主人。小妇人听见人说，总遭大人代巡按，惯断无头案。因此舍死忘生，拼命奔来，望求老大人施天地之恩，从公一断，问准是何情由。我们作奴婢的，虽死无怨。”

施公听罢妇人之言，暗道，曹步云为人，与此妇人相貌，皆不是奸邪刁恶之人，此事叫人纳闷。猛想：“其中必有关于名节，不便明言，故陷之以盗贼。此事若不审明情节，有玷我的贤名。”想罢，开言说：“鸣冤妇人暂且回家，三日后听本院传，必定将事与你辨明。”那妇人望上叩头，站起身来下船，登了岸扬长而去。

施公说道：“开船，今晚往静海奉新驿歇马。”从人答应，赶紧吩咐水手，说：“大人谕下，奉新驿歇马。”官船要开，忽见前面一人，身穿蟒袍补褂，高擎手本，后面有几名从人跟随，拉着坐骑，远远站住。那穿官衣的，紧跑了几步，迎着官船，跪倒岸上，拿着手本，说：“静海县知县陈景隆，迎接老大人。”官船上有人进舱回话。大人说：“叫他公馆伺候。”将此话传出，陈知县起身上马，竟奔公馆去。施公催着水手，急忙快走。不多时，来到奉新驿前。

早有本地守备带了手本，前来伺候面谕。吩咐传出：守备归汛，陈知县来公馆。知县参见大人毕，一旁侍立。施公带笑开言，说：“贵县，你是什么出身？”知县见问，曲背躬身，说：“卑职是一监生。”施公说：“你是捐的功名，到任几年？”知县说：“卑职到任一年。”施公说：“前者，有一个曹翰林的故事，你可记得否？”知县说：“有书来到，上写：‘家人曹必成，夤夜勾引强盗入宅打劫主人，故此叫他自去投首。招认口供，立杖毙大堂，待领尸首。’卑职虽然审明口供，暂行收监。”施公带怒说道：“你见书审问，就动大



刑，屈打成招。他曾问他勾引强盗是谁，共有几名，打劫是什么财物？”若知大人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六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送义仆绝情处死

且说知县陈景隆，见施公话问的根切，满面通红，直磕得俯伏称罪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卑职该死，未问及此处。”施公说：“再请问贵县，将那余者盗贼可曾拿住？”知县只是叩求大人宽恕，施公说：“陈景隆，你也须知诬良的罪名，大料你也难辞。暂且回衙，明日大早，将曹必成连你衙役刑具一并带来，勿得有违。”陈知县连说“是是”，起身而去。施公看天气不早，就在公馆安寝。

次日清晨，贤臣起身，净面更衣，点心茶罢。家丁传进说：“陈知县带领三班人役，各样刑具，连曹必成一并带到，现在外面伺候，请大人示下。”施公吩咐：“衙役排班，刑具列在厅前，等候本院审问此事。”将话传出，知县连忙预备停妥，又吩咐衙役各要小心伺候。

霎时，施公升公座，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计全、何路通等站在后，黄天霸、关小西线纓纬帽，蟒袍补褂，各带腰刀，在公案前面分班侍立。一声叫堂，施公吩咐说道：“先传知县。”下面齐声说：“传知县！”知县闻听，连忙跑到公案前，双膝跪倒，叩头已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又吩咐带曹必成上来回话。青衣答应出去，不多时将曹必成带到。施公说：“解去项锁。”曹必成跪倒尘埃。



施公望下一看，见此人身穿布衣，慈眉善目，倒是个老实的长者。施公坐下假意带怒，说是“好大胆的奴才，你可是曹翰林的家奴曹必成么？”下面答应说：“是小人。”施公喝道：“髻！你既是家奴，与人主有何仇恨，竟敢勾引强盗打劫家主财物？把从前的缘故，一一说来。若有半句虚言，立追你的狗命。”两旁站堂的，一齐喝道说：“大人吩咐，快些讲来！”义仆曹必成，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大人容小人细禀。小人自幼生在主人家中，看待如同父子，娶了妻子。前于五月节，有人来请家主同去饮酒。临行之时，家主说，今晚怕不能回家，令小人照看家务。家主去后，小人也人来约会，因此在朋友家饮了一夜，次日清早方回到家。听说主人半夜间就回来了，细看好像有什么事故，急入房中问了妻子。小人的妻言说，家主爱妾，夜间吊死。小的听说，魂不附体。不知何因，正在纳闷，有人来说，老爷叫曹必成。小人连忙去见，家主拿着一封书子，叫我送到县衙，面交县太爷。小的正因二主母吊死，想必紧要出气，不知是对谁。小的拼命跑到公堂，哪知来到枉死城中。老爷看书，登时变脸，问小的说：‘你是曹必成么？为何勾引强盗打劫主人，与我从实招来！’小的闻听，竟不知因何缘故，只得跪下分辩冤枉。说破舌尖，那县太爷竟自不听，只是百般拷问，苦苦的来打，叫小的招承。小人受不过，屈打成招。关入监内，有死无生。不想今日青天提审，也是该当拨云见日。老大人判明此案，分清是非，小的死个明白，生死不忘大德。”说罢，磕头碰地。

施公暗想：听这一片言词，察言观色，分明是屈，但是翰林爱妾又是因何吊死？左思右想，必须如此这般，才得明白。施公说道：“将他带去！”下役答应，带到一边。施公吩咐知县说：“你拿我的名帖，亲身急去把曹翰林请来。就说



本院有话与他商量。”知县答应走出公馆，上马加鞭赶进城来。到曹翰林门首，门上人将帖递进。主人看是钦差名帖，又是本县来请翰林，纵不知何事，必得前去。忙令家人备马，一同本县出城，来到公馆门首，甩镫下马。来到厅前，施礼已毕。施公吩咐看坐。曹步云谦让多时方才坐下。

施公带笑道：“有个曹必成，是贤契的家人么？”翰林说：“正是。”施公说：“你写书叫他自行投首，说他勾引强盗，不知贵府失去多少财物？我想其中必有别情。贤契你可千万实说，不可冤枉无罪之奴。”曹翰林见问得真切，料想隐瞒不住，便说：“钦差老夫人若问，废员也不敢不从实说来。奈因此事说出，与我脸上无光，老夫人休得见笑。前者五月初五日，有人邀我饮酒。原说今夜不回，只因牵挂，故此四鼓时回来，直走到后园，见得小妾房中并无灯烛，听得屋内有打呼之声。废员走到里面问他是谁，猛见一人起来抱住废员叫周氏。废员吃惊，大呼‘快来捉贼’。那人一松手，跑出房门越墙而去，家人追之不及。屋内撒下两只鞋。家中众人正忙乱之间，周氏同丫环回来。问他，他说：‘花园内避暑，听得有人乱嚷，方才回来。’使女立时点灯，帐下一瞧，这双鞋正是曹必成的。”施公听罢，哼了几声，说：“后来怎样？”曹翰林说：“后来我对小妾冷笑几声，将鞋藏起。恐怕羞名宣扬有玷门户。我便走到前面书房，越想越恼，事有可疑。又想起白天给周氏一支金钗，废员使人去要，他竟自弄没了。废员想，这金钗没了，鞋是曹必成的，这周氏必嫌我年迈，与家奴私通。越想越是可恼可恨，废员心中动怒，又恐怕传扬出去，故此想出一拙计，将小妾处治：就写休书一封，合那双鞋，都装在一匣内，叫丫环玉凤送与小妾。哪知小妾含愧自缢，废员倒乐其刚强。久闻老夫人明镜一般，今日相逢真乃三生有幸。废员说的俱是实情，并无半



句虚言。”

施公带笑开言，说：“贤契，那如夫人也必是死后含怨，再想曹必成这件事，未尝无冤枉。”又说：“贵县，你可也听见？”知县听得话语不顺，连忙跪倒，说：“卑职听见。”施公说：“曹必成，他是勾引强盗打劫主人么？若据来书所断，书上写他杀人，你就叫他偿命，你也不问是杀了何人，尸首现在何处，你这官做的倒也省心！”知县连连叩头，说：“卑职才疏学浅，望大人担待。”曹翰林连忙站立，曲背躬身，说：“此事实实废员之错，与知县太爷无干。望老大人高抬贵手。”施公微微冷笑，说：“贤契，本院若将此案问清，你难逃无故逼人，误陷家奴之罪。贤契，且请坐下。”曹翰林复又坐下。施公望知县说：“你速差妥当人去接玉凤，用车接来，一路上勿许惊吓于他。再把曹必成那双鞋带来，晚间要到。”陈知县叩头起身，往外便走。若知如何发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总遭折狱生死冤明

且说施公吩咐将曹必成带下去，立刻退堂。到后厅同曹步云去用酒饭。酒饭已毕，天已将晚。知县进内回话说：“启禀老大人在上，卑职将玉凤合曹必成的鞋带到。”施公说：“吩咐堂上掌灯，先排班伺候，把那双鞋放在公案上。”

施公同翰林，来到前面公案旁，依次而坐。衙役一声喊堂，排班侍立齐整。施公说：“带曹必成。”下面答应，不多时，将曹必成带到，公案前跪倒。施公说道：“你的言语，句句有理，并无欺主母之意。这里现有你的对证，拿下去，叫他自己去看。”关小西拿鞋，放在曹必成面前。曹必成拿起看了看，口尊：“大人，是小人穿过的鞋，为何拿到这里？”施公说：“鞋是你的，为何放在你主母房中？你这还不实说！”曹必成跪爬半步，口尊：“青天大人，此鞋是小的五月初四，穿着街上闲游，偶来一阵暴雨，小人紧跑了几步，将鞋陷入泥中。回到家内，叫小的妻刷洗干净，晒在外面。小的穿着布靴，于次日端阳，家主被人请去，不多时小的也有人请去，就是穿的靴子。一夜未回，次早回来，才知主母身亡，不知何故。及至到县投书，受百般严刑，那时就穿的靴子。县太爷那时当堂叫画招，小的不是就穿着靴子么？这双鞋，为何在主母房中，我是一点不知。”施公说：“将他带



下去，再把玉凤带来。”玉凤跪倒公案前，下役解去项锁。施公带笑开言，说：“你叫玉凤？”下面应声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问：“你在曹家所做何事？”玉凤说：“小人是曹家的使女，伺候周姨娘不离左右。”施公点头，又说：“你在主母处伺候，前者五月初五，你老爷有支金钗交与汝夫人，此物不知有无？你主母自缢的情由，要 you 从实说明，不得错误。”

玉凤见问，说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婢最不会撒谎。我家老爷也在这里。本来他老人家在我周主母身上也太过宠，有点应时新鲜物件，必要买来与他先吃。衣裳就不必说了，皮棉夹纱单，有数十箱。首饰各样俱全，也有数十个匣子，还不够戴吗？那天端午节，不知哪里打了一根金钗，他自己拿着，来到花园凉亭交与姨娘。姨娘接过，放在桌上茶壶内。那一天因花园中穿廊的栏杆坏了，叫个木匠收拾。赶到晌午天气，木匠直是嚷热，被我主母听见，遂问我家老爷，把这香亭饮赏他点喝。老爷答应，就叫小婢给他送去。小婢不知，就着拿那有金钗的茶壶泡满了送去。那香亭饮，是解暑去热的，我老爷早已给姨娘预备了好些。那时，小人给木匠送去，说是周姨娘赏的。随后老爷合周姨娘手拉手儿回房去了。那日晚间，我家老爷说是人请去，大料今夜不能回来。到晚上，老爷不用跟人，自己去了。赶后主母叫我跟他到花园避暑去。说着，走到凉亭，乘凉避暑，不觉天交二鼓，甚是凉爽，二人都在那里睡着。猛听得喊嚷，主仆二位惊醒，急忙跑到房中一看，原是自家老爷半夜回家来了。奴婢们忙着打火点灯，见得老爷面带怒气，颜色改变。又见他对姨娘冷笑几声，竟往前面书房去了。”

施公听到此处，说是：“玉凤且住，本院有话问你。你家主人饮酒去，不带跟随，这一夜你可知道曹必成在哪里？”玉凤说：“回大人，我们家主人去后，曹必成妻子曾对我说



道：‘玉凤，今日老爷不在家，你大叔也有人请去，临走就说今夜不回来。你好好扶持主母，我在前面去照应。’再说，我们老爷在房中喊叫有人，我同主母跑到房中，李氏也来瞧瞧。我问他，他说：‘你大叔尚未回来。’”施公听得玉凤这些言词，心内明白，说是“后来如何？”玉凤说：“后来老爷在书房把我叫去，叫我合姨娘要金钗。奴婢去问主母，主母只是发呆，他说‘放在凉亭茶壶内’。奴婢闻听，吃一大惊。木匠早已走了。急忙拿灯去看，穿廊下有把茶壶，里面却无金钗。事出无奈，回到书房，真话实说。家主闻听，沉沉大怒，随着递我一个木匣，叫我交与二夫人。奴婢回来交代。姨娘开看，就是一双鞋，一封书子。他拆开看了多时，没甚言语，叫我再上凉亭内外，仔细找找金钗去。奴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，我去找了许久方回。进房一看，将奴婢真魂吓掉——我家主母竟自吊死，想必是这金钗失去的缘故。”

施公听罢，眼望知县，说道：“你听见没有，这内中的曲折？不懂审问，只据一书子，就将人处死，叫你判得屈死含冤。不是他妻子舍死告到本院手中，险些曹必成性命死在你手。周氏死不瞑目，曹翰林恼悔含辱，都算你做得好事。”知县只是磕头。施公说：“贤契，你暂带玉凤回家，不许难为于他。”又望知县说：“你带曹必成回去，好好看待，不可有误。”此时各自带人回去。

施公退堂，下役各自退去。晚间灯下，施公说：“此案即可问结，就是祸根难寻。分明是木匠得金钗起淫心，留祸于曹家，却不知其人姓甚名谁？吾意去三个人暗访，我想此木匠大料不远，访着下落，好结此案，好去赴任。你们大家以为何如？”计全说：“访访也好，大人费了多少心机，我们就去访一访，何妨呢。”及至次日，黄天霸奔独流，关太到静海，计全上双塘儿。三人分路暗访木匠去了。



内中单言神眼计全，都称飞腿，这双塘儿相隔十五里之遥，片刻便到街上。寻了一酒铺坐定，要了酒菜，口虽饮酒，二目留神。见此地方靠河有几帮粮船湾住，买卖喧哗好闹热。计全暗想，并无岔眼之人，似乎难访。忽见一和尚走进里面，对面坐下，要酒四两，鱼一碟，急速快来。走堂的不敢怠慢。计全见那头陀甚是凶恶，两道重眉，一双大眼，胡子是连鬓落腮，凶恶殊甚。计全不住留神，见他什么急事的一般。僧人问走堂的：“此地离杨村多少路程？”走堂的说：“大约二百余里。”正说间，又见外面来一僧。他口呼：“师兄，进来一坐。”那僧带笑说道：“我方才到你庙中，说你方才出去，直到这里才赶上，真是快得很。你还有个外甥吗？”先来的僧人说：“有。那日也不知甚么事，躲在我庙中安身。他是一向做木匠手艺。”后来僧人说：“不错，他是静海县人氏。”后来那僧人又说：“师兄，你往哪里去？”先来的说：“咱俩知己好友，有话不能瞒你。我要上杨村报成寺里，找当家静成和尚。我们相好，闲走一遭。不知师兄要往何处去？”那僧人叹了口气，二目留神，看见计全人物虽不惊人，心中暗想，也要小心为是。看了看左右无人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兄弟三人，是山东绿林客，俱被施公捉拿。先把家兄问斩。我因大风中得逃活命，隐姓瞒名作了僧人，至今怨恨在心。闻听施不全放了总漕兼署部院，奉旨南行。我要在船底用功。”那人说：“师兄何必如此费事！待我今夜去，手到成功，将他刺死。”未知如何行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八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疑计全钦差遇险

且说二僧，商量行刺施公，要报前仇。计全一听，毛发悚然。二僧抬头一看，见他人物有异，听话带神，就不言语，即刻改变，尽说些绿林中的反话。说的时候，以为无人知觉，那晓得计全无一不懂。二僧言罢，看看天晚，会了钱钞，起身便走。计全也会了酒钱，暗地紧紧跟随。走至大街，遇见有人相打，围住许多的人瞧看热闹。一转身时，计全瞧不见二僧，紧赶几步，竟不见踪影。心中好不着急，只是无法，只好回公馆知会众人，各要小心。

霎时到公馆，想要到上房先瞧一瞧，纵身上房，身轻如猫，走到施公的卧寝，不见灯光动静，上房找遍无人。忽见一片灯火，乃是天霸居住的厢房。不打口号，轻轻落地，哪知天霸耳快，悄悄走出一看，回手取镖。计全慌忙说：“老兄弟。”天霸吃惊，说：“计大哥，做的什么事？险遭一镖。”计全遂往里走。关小西欠身离座，说：“计大哥，何不敲门？竟敢逾墙。”只见计全把脸一沉，说是“不好”，就将酒遇僧人商量行刺，跟随如何落后，上房瞧看，从头至尾细说一遍。众人都不能睡，不住在院中偷看。一夜未眠，刺客未来。次日天明，不见动静，各人都说计全说话不实。计全说：“你们不知，昨日一路上着了多少急呢！”天霸复又开



言：“计大哥虽爱说笑话，此必然是实。那麻脸和尚，不是别人，想必是被斩于六的兄弟。风大迷失，就是于七。既然漏网逃命，就该远遁他方，改恶从善才是，怎么为何复作此逆事，残害忠良？真是可恶。但此事不许对外人言讲，大家多加小心便了。”

候至施公起身，茶罢时候，计全等回话说：“昨日未曾访出下落，启禀大人，今日再去查访。”施公吩咐黄副将说：“你今日带两名兵丁，前往天津看验苏、杭的船帮，走到何地，遇有何事，探访个明白，急来回话。”天霸即刻收拾，唤来兵丁，上马而去。施公又令计全等，再去查访此案，日限一多不结，又恐怕耽搁漕运事务。计全说：“大人且莫着急，我等再去细细查访。”说着即去更换衣服。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郭起凤、王殿臣五人，分头按各路而去。

且说计全想，昨日那和尚说他有个外甥是木匠，又说在庙里藏身，此必不是好人。他仍来双塘儿酒铺坐下，要酒饮。寻问走堂的，昨日那两个和尚，他也不认得。计全无奈，只得又往南走。路上走着，心中暗想，直往南走，逢庙就问，或者问出和尚根由，那木匠就算有了。又想，不可沿路打听，万一和尚知晓，即便难拿，画虎不成，反倒类犬。再者去远，晚间难以回来。他们不信，必不精心，倘来行刺大人，必无人保护。想到此处，不由两脚如飞，甩开大步，登时来到公馆。进了大门，绕过茶厅，抬头一看，施公在院中坐着，才得放心。

计全上前跪倒。施公赶紧扶起。计全说道：“今日我去访查，又无踪影。”霎时四人也来回话，俱是如此。施公说：“众位辛苦，各自回房歇息去罢，明天再作道理。”四人答应而去，来到自己房中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掌灯用饭，诸事已毕。大人主仆安寝，各屋都自宽衣大睡。唯有计全独自支



更。不提。

再说那麻面和尚，真是于七。于六因抢粮被擒遭杀，于七趁风逃走，恐怕查拿，改姓薛，名酬，带发出家，法名喜静。来到沧州地方，有座薛家窝。薛家大户有数十家，内有一家弟兄五人，称作薛家五虎，常在河路上做些打劫的买卖。见于七身量高大，又会些武艺，就与他叙了同宗，叫他在本村关帝庙中居住。闻听施公钦点了总漕从此经过，这贼要与他哥哥报仇。仗着他水性不低，要凿船底，谋害施公。那一日，走至双塘儿，才遇见那和尚，也是个高来高去的飞贼。无奈身备重案，也带发为僧，俗家姓吴，名成，法名静修。住唐官屯正乙玄庙内。因为路过杨村，走双塘儿歇息。因与于七在山东相识，素日最厚，故此才叫住于七铺中饮酒。听见于七要与他兄长报仇，水底凿船，他便不悦。他要替朋友出气，在旱地行刺。于七恐他莽撞，不叫他去，他却依。直饮到天晚出铺，于七说：“师弟真心为朋友，请到庙中商量个万全之策，再来不迟。”

吴成无奈，只得同于七赶着月色，走至二更时，才来到玄坛庙。徒弟点上灯光，自己放下包袱，叙礼归座。吴成叫声师兄：“若想报仇，全在为弟身上。我的本事，你也知道，飞檐走壁，手到成功。”于七说：“非也！若要行刺，必不能成功。他手下许多英雄保护，日夜必准备的。不如凿船为上，他手下尚无会水之人。”吴成说：“师兄，你把我太看的轻了。他纵有人保护，不过是衙役兵丁。我一虎可敌千羊，明日晚间，我定要前去。”于七见他执意不听，素日又知他是个浑人，便不复拦，只得点头依从，莫要亏负他好心，只说：“明日晚间，你就辛苦一回就是了。”吴成见他应允，喜不自胜，遂拉着于七，说：“师兄，你跟我来，瞧瞧我的兵器。”徒弟秉灯，二人走至大殿，推开隔扇。吴成手一指，



于七一看，原是玄坛神龛前面有个木架，挂一把竹节铜鞭。本是村中修庙完了供献之物，长三尺半，重九斤，横竹节排十三段。于七看完点头。吴成说：“我已习熟门路。”于七说：“此物只可临敌招架，行刺何用？”吴成说：“有，有！”遂即走出大殿，到了卧房床边，拉出一把刀来，明晃晃的，灯下一看，是好刀，长有二尺。于七点头，连说“好刀。”吴成接过，放入鞘中。徒弟收拾酒饭，用毕安寝。一夜晚景不提。

至次日，又同吴成的木匠外甥一同饮酒。到午后，吴成打点应用之物，拿好铜鞭利刃，辞了于七起身，竟奔大路而来。一气走了四十里，看看日落，又赶了一阵，离双塘不远。天交一鼓时分，又往前走。忽然间风声大作，阴云四起。吴成心中暗想，真是天从人愿。走至公馆后面，坐在树下歇息。

等到公馆交到三鼓，吴成穿了衣服。不用的物件，捆好挂在树上。听得更夫转过，纵身上墙，轻轻跳在里面，公馆后墙，里面是一层房，乃亲随居住所在。他轻轻爬到上房，见更夫又来。吴成伏在瓦垄，听得更夫过去，又爬到房脊上，探头望对面观瞧：东厢房尚无灯光，细听有打呼之声；但见西厢房灯光闪烁，却无坐更之人。吴成即轻轻跳下房来，走至上房门首，用刀撬门，门随手而开。这贼走入房内，看见大人卧榻之处。照准贤臣，用刀一扎。不知贤臣死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至于富明失金钗，擒拿于七，薛家窝并捉五虎，张桂兰盗金牌，黄天霸联姻，大战郝素玉，李海坞锁拿郎如豹，施公私访刘家村，铁匠行路害人，烈女当堂豁肚子，诬拿假知县毛如虎，殷家堡天霸去寻万君召，私访秦梁红，于亮困施公于落马湖，众英雄擒拿猴儿李佩，安东县打擂，捉拿蔡天



化，淮安府上任丢印，贺人杰盗印归施公，海州私访费得功，米龙豆虎帮恶霸，梁家庄武举全家被害，贺人杰追马虎聚夹峰……这一切热闹节目，施公一生所断案卷，全在二续、三续、四续书中。

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胡秀才告状  
猪鸟梦鸣冤 ..... ( 1 )
- 第 二 回 暗探人头案  
公差得消息 ..... ( 9 )
- 第 三 回 王仁请九黄  
守府进县署 ..... ( 15 )
- 第 四 回 观音庵访尼  
白水獭告状 ..... ( 17 )
- 第 五 回 县主判断曲直  
民妇言讲道理 ..... ( 19 )
- 第 六 回 施公审银子  
断姜酒烂肺 ..... ( 21 )
- 第 七 回 瞒银倒罚银  
碰死真烈妇 ..... ( 24 )
- 第 八 回 审讯真情用刑具  
替前夫伸冤雪恨 ..... ( 26 )
- 第 九 回 捉拿僧尼盗  
土地祠判鬼 ..... ( 28 )
- 第 十 回 诱哄恶人吐实言  
吩咐重刑讯凶徒 ..... ( 31 )



- 第十一回 拿王婆结案  
僧尼等念佛 ..... (34)
- 第十二回 县衙念经办会  
僧尼行香游街 ..... (36)
- 第十三回 施食台上斗法  
军民进衙瞧会 ..... (38)
- 第十四回 二役复入莲花院  
两官再三定宁计 ..... (39)
- 第十五回 众寇饮酒在高楼  
二差定计倒扣门 ..... (41)
- 第十六回 小和尚实诉  
遭难妇有救 ..... (43)
- 第十七回 状告泥土地  
哑巴喊冤枉 ..... (45)
- 第十八回 告土地人诉苦  
哑巴着急难言 ..... (47)
- 第十九回 地藏庵出异事  
尼姑隐撻人头 ..... (50)
- 第二十回 审老道追逼首级  
转拿人究问真情 ..... (52)
- 第二十一回 判头异事相连  
人命又套命案 ..... (54)
- 第二十二回 贤臣判结案  
行文斩众囚 ..... (56)
- 第二十三回 判案已毕等回文  
断女子亲父收领 ..... (58)
- 第二十四回 螃蟹鸣冤枉  
飞签拿老宠 ..... (59)
- 第二十五回 当堂申文详报  
判哑巴打手式 ..... (61)



- 第二十六回 清官参透手式  
巧判哑巴奇冤 ..... (63)
- 第二十七回 俟天明往审土地  
问老者赖亲结案 ..... (65)
- 第二十八回 解开螃蟹情弊  
差人访拿凶犯 ..... (69)
- 第二十九回 戚胡子告妻  
黑犬闯公堂 ..... (73)
- 第三十回 飞贼书房行刺  
施公言明大义 ..... (76)
- 第三十一回 庆贺三官唱戏  
栋梁巧遇拿“我” ..... (78)
- 第三十二回 王梁要伏旧路  
王栋劝解粗心 ..... (80)
- 第三十三回 义士保贤臣  
私访关家堡 ..... (82)
- 第三十四回 风吹檐前瓦  
七人告土豪 ..... (84)
- 第三十五回 施公收民状  
改装又私访 ..... (87)
- 第三十六回 王仁巧遇车乔  
豪奴识破贤臣 ..... (89)
- 第三十七回 贤臣入虎穴  
吊打问口话 ..... (91)
- 第三十八回 回县审豪霸  
举监闹公堂 ..... (95)
- 第三十九回 严讯三片贼  
细问受害情 ..... (97)
- 第四十回 施公修家书  
差施忠上京 ..... (100)



- 第四十一回 州文催办事  
县尊瞧来文 ..... (104)
- 第四十二回 贤臣审木柜  
戚胡子弃妻 ..... (107)
- 第四十三回 书吏出柜外  
施公回县衙 ..... (109)
- 第四十四回 贤臣审竹床  
判断告妻案 ..... (111)
- 第四十五回 气恼黄杰士  
智擒三水寇 ..... (114)
- 第四十六回 巧折辩服众  
救孤寡回家 ..... (121)
- 第四十七回 仗乡绅巧言折辩  
差二府追问奸夫 ..... (124)
- 第四十八回 讲古典服众  
验寒暑明冤 ..... (126)
- 第四十九回 众商人堂前请拜  
不白人洗却沉冤 ..... (128)
- 第五十回 遵古验寒暑  
因节赐旌表 ..... (130)
- 第五十一回 施安报凶信  
施公痛义士 ..... (135)
- 第五十二回 水寇孤店贪杯  
施忠展艺擒贼 ..... (138)
- 第五十三回 群寇得凶信  
会议江都县 ..... (140)
- 第五十四回 杀场斩众犯  
响马闹江都 ..... (142)
- 第五十五回 州县官闻志  
捉风审小鬼 ..... (145)



- 第五十六回 州官罚县把门  
硬驳众官礼物 ..... (148)
- 第五十七回 传四邻问话  
各人报姓名 ..... (153)
- 第五十八回 三衙奉命催审  
蛮人心怀忿恨 ..... (157)
- 第五十九回 奸夫与尼对词  
判结人头公案 ..... (159)
- 第六十回 判明妇人头  
回复见州尊 ..... (161)
- 第六十一回 皇恩诏贤臣  
回京都引见 ..... (165)
- 第六十二回 三人意懒心灰  
商议告归林下 ..... (169)
- 第六十三回 十里亭乡宦饯行  
桃花店得信心慌 ..... (171)
- 第六十四回 恶虎庄遇寇  
聚义厅报仇 ..... (174)
- 第六十五回 见骡夫驮轿心惊  
越墙找寻施县主 ..... (179)
- 第六十六回 镖死武天虬  
自刎濮天雕 ..... (181)
- 第六十七回 好汉救贤臣  
天霸叙旧言 ..... (183)
- 第六十八回 施忠见二嫂  
火烧恶虎庄 ..... (185)
- 第六十九回 贤臣心下疑  
侧耳细听音 ..... (188)
- 第七十回 顺天府到任  
秧歌脚出境 ..... (191)



- 第七十一回 施公准告金  
退堂回私宅 ..... (194)
- 第七十二回 贤臣跪提督  
陶公求贤臣 ..... (197)
- 第七十三回 撞见陶提督  
私放对子马 ..... (199)
- 第七十四回 见书收礼物  
面君奏国律 ..... (201)
- 第七十五回 皇上准题本  
恩赏一年俸 ..... (204)
- 第七十六回 兄欺弟昧银  
告当官恢心 ..... (207)
- 第七十七回 拿火头门斗之妻  
因奸情究出陈蛮 ..... (210)
- 第七十八回 当堂审张氏  
张氏吐真情 ..... (212)
- 第七十九回 瞎子生心讹钞  
清官审断铜钱 ..... (215)
- 第八十回 淫妇忘八进衙  
母女当堂对词 ..... (219)
- 第八十一回 贪色借年貌  
替娶亲得妻 ..... (222)
- 第八十二回 小西来报机密  
男女进衙告状 ..... (225)
- 第八十三回 王振吐实情  
玉山道真语 ..... (228)
- 第八十四回 翁婿当堂实诉  
贤臣问得隐情 ..... (233)
- 第八十五回 二衙役投批  
开中门迎接 ..... (237)



- 第八十六回 凶僧掳少妇  
锁拿李太岁 ..... (241)
- 第八十七回 关太施英勇  
倭刀破双拐 ..... (244)
- 第八十八回 施公回奏圣君  
顺天当堂发放 ..... (247)
- 第八十九回 为政有功升仓厂  
行路偶遇盗官粮 ..... (250)
- 第九十回 访恶霸仓厂除害  
行善事罗汉临凡 ..... (254)
- 第九十一回 索御史潞河巡漕  
众官员射箭赌钞 ..... (259)
- 第九十二回 施贤臣设计请客  
索御史暗恼忠良 ..... (263)
- 第九十三回 索御史惧参请罪  
施贤臣假审庖人 ..... (266)
- 第九十四回 至尊下郊祈甘雨  
番僧妄想讨御封 ..... (269)
- 第九十五回 张洪教擒拿妖怪  
甘忠元控告渚龙 ..... (274)
- 第九十六回 张洪教暗进雨坛  
傻和尚明警世界 ..... (277)
- 第九十七回 众水怪行雨助威  
金甲神持鞭保驾 ..... (283)
- 第九十八回 惧诏问妖僧谎奏  
破邪术天师出班 ..... (287)
- 第九十九回 张手雷法台驱邪  
掷铁牌龙潭致雨 ..... (290)
- 第一〇〇回 王灵官拿妖缴令  
番僧法坛现原形 ..... (295)



- 第一〇一回 施贤臣遵旨求雨  
傻和尚闭锁空房 ..... (300)
- 第一〇二回 念歌谣助雨济世  
种银苗遁迹归山 ..... (305)
- 第一〇三回 众仓户巧蒙作弊  
施大人复申牌示 ..... (310)
- 第一〇四回 奏条陈仓上守法  
施大人领命出巡 ..... (313)
- 第一〇五回 入京师贤臣陛见  
扮客商私访民情 ..... (318)
- 第一〇六回 少妇送殡露破绽  
恶霸行路逞威风 ..... (323)
- 第一〇七回 走漫洼小西取水  
逢贼寇贤臣遇灾 ..... (328)
- 第一〇八回 众盗寇嘲笑对句  
关小西闻信惊心 ..... (331)
- 第一〇九回 商家林贤臣被困  
三义庙义士发风 ..... (336)
- 第一一〇回 施大人被绑明柱  
关义士独闯贼巢 ..... (339)
- 第一一一回 关小西轻冒锋刃  
施按院暗惊魂魄 ..... (343)
- 第一一二回 小银枪鏖战关太  
众绿林箭射施公 ..... (346)
- 第一一三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 
众草寇拜叩大人 ..... (351)
- 第一一四回 贺义士随往山左  
施钦差住宿济南 ..... (355)
- 第一一五回 请天霸行路遇险  
施贤臣住店逢贼 ..... (359)



- 第一一六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 
张豹儿一旦遭擒 ..... (364)
- 第一一七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 
施大人觅径求贤 ..... (368)
- 第一一八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 
新坟一祭旧恨方消 ..... (373)
- 第一一九回 朱蠢妇直言无隐  
郑公差应变随机 ..... (380)
- 第一二〇回 传邻右曲直共证  
听堂词泾渭皆分 ..... (384)
- 第一二一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 
金有义提审出监 ..... (387)
- 第一二二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 
千总报漕运米粮 ..... (391)
- 第一二三回 贺天保备兵擒寇  
方小嘴设计抢粮 ..... (395)
- 第一二四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 
贺天保力追于六 ..... (399)
- 第一二五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 
赛袁达中镖落马 ..... (403)
- 第一二六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 
听民词新闻恶霸 ..... (408)
- 第一二七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 
求闪批家口收监 ..... (412)
- 第一二八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 
王朝凤饮酒得差 ..... (417)
- 第一二九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 
探隐情偶遇佳人 ..... (421)
- 第一三〇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 
韩道卿恶满遭擒 ..... (426)



- 第一三一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 
黄庄头闻名添喜 ..... (431)
- 第一三二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 
赛郑恩暗算忠良 ..... (435)
- 第一三三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 
黄天霸信义全交 ..... (440)
- 第一三四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 
施大人诓捉恶霸 ..... (445)
- 第一三五回 关小西押送回衙  
施大人候旨问罪 ..... (450)
- 第一三六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 
接皇宣审吴进孝 ..... (454)
- 第一三七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 
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..... (459)
- 第一三八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 
赴市曹囚徒梟首 ..... (463)
- 第一三九回 贤臣遣小西请客  
天霸寻王栋出城 ..... (468)
- 第一四〇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 
州衙看案卷察情 ..... (471)
- 第一四一回 主仆闲谈说梦境  
贤臣改扮访民情 ..... (475)
- 第一四二回 酒肆闻霸道名姓  
路遇得恶徒真情 ..... (478)
- 第一四三回 恶阎王诓请相面  
施贤臣巧用说词 ..... (483)
- 第一四四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 
恶霸拷打施大人 ..... (488)
- 第一四五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 
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..... (492)



- 第一四六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 
救恩官暗探吉凶 ..... (498)
- 第一四七回 黄天霸采访贼宅  
恶家奴谋害贤臣 ..... (504)
- 第一四八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 
白狐大仙引路途 ..... (509)
- 第一四九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 
奉差黄壮士追亡 ..... (515)
- 第一五〇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 
金大力巧遇英雄 ..... (520)
- 第一五一回 王栋解群围认友  
李兴救家主勾人 ..... (524)
- 第一五二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棍  
黄天霸镖伤六和尚 ..... (530)
- 第一五三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 
施贤臣回衙审案 ..... (535)
- 第一五四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 
恶阎王罗四正法 ..... (539)
- 第一五五回 商家林费玉鸣冤  
河间府施公接状 ..... (544)
- 第一五六回 二官府告假钦差  
五大人住河间府 ..... (551)
- 第一五七回 设谋诓捉五林啊  
派差遍访一撮毛 ..... (554)
- 第一五八回 讨限期连累家属  
说谐话访出情由 ..... (560)
- 第一五九回 得虚实姜成送信  
扫巢穴众寇伏诛 ..... (564)
- 第一六〇回 驿馆立拘牛腿炮  
郑州采访一枝桃 ..... (570)



- 第一六一回 白云庵计全泄底  
玄天庙天霸寻踪 ..... (574)
- 第一六二回 和尚开山门答话  
天霸追谢虎中镖 ..... (578)
- 第一六三回 天霸回公馆养伤  
朱李投郑城望友 ..... (582)
- 第一六四回 贤臣任丘县调兵  
朱计李家务求救 ..... (586)
- 第一六五回 金亭馆豪杰定计  
归德驿谢虎被擒 ..... (592)
- 第一六六回 旅馆婆替夫告状  
蓝田玉提审出监 ..... (597)
- 第一六七回 施贤臣卖卜访案  
白朱氏问卦寻夫 ..... (604)
- 第一六八回 消灾孽朱氏求神  
访情由天霸装鬼 ..... (610)
- 第一六九回 探消息施公净宅  
办差使吴徐领签 ..... (615)
- 第一七〇回 公差访拿贺重五  
凶犯巧遇琉璃河 ..... (620)
- 第一七一回 马快头奉差违命  
朱节妇诉状陈情 ..... (625)
- 第一七二回 贺囚徒画供结案  
朱节妇旌表流芳 ..... (630)
- 第一七三回 施巡按回朝缴旨  
畅春园见驾诉功 ..... (637)
- 第一七四回 旨宣黄天霸面君  
敕赐安乐亭演武 ..... (640)
- 第一七五回 复宣黄天霸见驾  
钦派施仕伦擎杯 ..... (644)



- 第一七六回 达木苏王抗旨比武  
康熙佛爷怪罪含嗔 ..... (647)
- 第一七七回 老佛爷降旨封官  
施总漕择吉赴任 ..... (653)
- 第一七八回 施总漕八里桥打尖  
何路通十字街比武 ..... (656)
- 第一七九回 计神眼巧逢故友  
鱼鹰子扶保贤臣 ..... (661)
- 第一八〇回 贤臣私访湮江寺  
主仆偶住杏花村 ..... (665)
- 第一八一回 施贤臣假扮香客  
众绿林群争店房 ..... (668)
- 第一八二回 众绿林店内畅饮  
施大人复遇宾朋 ..... (674)
- 第一八三回 两岸仰瞻施按院  
浮桥怒打运粮官 ..... (679)
- 第一八四回 李公然船头重义  
何路通水底轻敌 ..... (683)
- 第一八五回 赴淮安初经水路  
到静海又接民词 ..... (688)
- 第一八六回 宠美妾乐极生悲  
送义仆绝情处死 ..... (692)
- 第一八七回 县主徇情主仆疑忌  
总漕折狱生死冤明 ..... (696)
- 第一八八回 怕刺客神眼留心  
疑计全钦差遇险 ..... (700)

